

北平風俗類徵 上冊

李家瑞編

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四  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四  
李家瑞編

北平風俗類徵

上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  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

## 序

民國二十一年，我的北平俗曲略寫成之後，先師劉半農以爲我對於北平掌故的書比較的有興趣，因此他叫我將這種書裏記載風俗的部分鈔撮出來，看能不能成一本書，我當時很喜歡的答應了試作這種工作。及至回家把日下舊聞翻開一看，我立時就灰心了，因爲朱竹垞用十數門生之力（據燕臺筆錄跋項維貞分得風俗之部，則全書十餘部，當是十餘學生合成之。）參考書至一千多種，但所輯得的風俗材料，只是薄薄的幾百，總共不到一萬字，我想我一個人能夠看得了多少書，還能比他們鈔得多嗎？但這種不長進的想法，我也不能拿牠回復劉先生去，只得再翻一翻朱氏門人看不著的書，以及康熙以後的人的著作，不久就發覺後來的人對於風土人情的注意，比較以前的人來得多，而且越是通俗的書，越喜歡記載士風民俗等細事，從此我的灰心漸漸的就變成高興了。做到一二年後，反覺得要看的書太多了，到劉先生去世前，我已鈔得三十多萬字，雖曾一度寄去請教，但他已在病榻上不能看了。最近這兩年，我又補鈔得十萬多字，已經可以成一部七八本頭的書，而劉先生已不得見了。

當時劉先生教我編這書的用意，我也時常聽他講過，歸納起來，約有以下三事：

一、我們平常看北平掌故的書，總覺得記建築、古蹟、名勝的部分太多了，而記人民生活習俗的部分太缺乏，要是古今書籍裏零碎記着北平風俗的材料，輯聚成一書，也可以補償這種缺陷。

二、記載民俗細故的書，在以前是不大有人注意的，所以康熙年間人還可以看見的歲華記遊覽志之類的書，在現在也不容易得到了，但這種書以後是很重要的，爲保存牠們起見，編一種記載風俗的文字的總集，也是應當做的。

三、記述民情風俗的書，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士著平民做的詳細確切，例如京都竹枝詞、都門紀略、京都風俗

志、朝市叢載、燕市賸弊、一歲貨聲等書，無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做的，但他們所記的風俗，往往比名人學士們詳實，這一類的書，也可以收集起來，紹介於世。我們編這部書，那這種工作就可以包函在內了。

編這書的方法，說起來很簡單，就是把所有的材料，依牠的性質分爲十三部：一歲時，二婚喪，三職業，四飲食，五衣飾，六器用，七語言，八習尚，九宴集，十遊樂，十一市肆，十二祠祀及禁忌，十三雜綴，每一部的材料，都依牠們年代的先後，順序排列起來，每一條的上面，都標一小目，中有數條同記一事者，則只在最早一條上同標一目，以下各條即屬於此一目，同一小目之諸條，其次序亦按時代排列之。歲時之部則依時日的次序編排之，每月內所應有之氣節，即冠於該月之前，都是爲要便於檢查的原故。

鈔撮材料的方面，也有三點意思應當在這裏申明的：

一、元明以後的人所稱「北方」、「北人」者，往往以北平爲中心，所以遇有只稱「北方」、「北人」的風俗，知道牠現在還存在北平的，也一一收錄之。

二、所收風俗材料中，常有夾敘幾句方言俗語的話，則此種風俗材料已收入別部外，其記方言俗語的部分，復摘入語言之部中，故語言之部，有複見的材料。

三、鈔輯材料沒有限定時代，只要是發表過的東西，都在收取之列，所以報紙、雜誌、歌謠、唱本，也斟酌的收了一些。

編這書的時候，我已住過了三個地方，由北平到上海，又由上海到南京，這於我的工作上，加多了很多好處。在北平時，使我得到了許多冷攤上的通俗用書；到上海後，又買了些書局報館在清末民初翻印的古書；到南京來，又得看了些此間所藏的善本書籍；要是固定住在一個地方，那有些書或者得不到的。

最後我有一個希望，希望這書永遠不要成爲夢華錄、夢梁錄等供人憑吊的書，只要牠永久當爲類書或遊行

指南等書應用就好了。

羅辛田、傅孟真兩先生，或替我到處借書，或替我閱看稿子，我都在這裏很誠懇的謝謝他們。

二十五年雙十節後二日，李家瑞寫於北極閣下本所。

# 目錄

上冊

歲時

婚喪

職業

飲食

衣飾

下冊

器用

語言

習尚

宴集

遊樂

市肆

祠祀及禁忌

雜綴

## 北平風俗類徵

### 歲時

北人打圍，一歲間各有處所：正月釣魚海上，於水底釣大魚，二月三月放鴿號海東青打鷹，四月五月打麋鹿，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，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，自此至於歲終，如南人趁時耕種也。（便遠錄）

歲除，簷樑插芝麻糍，院中焚柏木柴，名曰「燭歲」。元旦起擲門樓於地者三，曰「跌金錢」。以小棧盛驢肉，食之，曰「嚼鬼」。立春日無貴賤食蘿蔔，曰「咬春」。二月二日用黍麵蒸糕，以油熬之，曰「煮蟲」。三月食鮓，曰「挑花鮓」。四月八日進不落夾，用葦葉方包糯米，長可四寸，闊一寸，味與粽同。六月六日食銀苗菜，即藕苗也。九月食迎霜兔。臘月八日賜饗百果粥。（燕史）

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，望西苑，旂檀寺看跳喇嘛，打莽式，打鞦韆。元宵節前門燈市，琉璃廠鐘市，正陽門摸釘，五龍亭看烟火，唱央歌，跳鮑老，買粉團。十六夜女子出遊，謂之「走百病」。燒金鑿玉，棘石獅牙，以療牙疾。十九日集邱長春廟，謂之「燕九」。廿五日謂之「添倉日」，大小之家，俱治具飽食。二三月高粱橋踏青，高柳堂聽鶯，弄鏡後，涿州廟進香，迎釵。四月西山看李花，海棠院看海棠，豐臺看芍藥，煮豆子結緣，送春賽會。五月遊金魚池，中頂進香，樂王廟進香。六月宣武門看洗象，西湖賞荷。七月中元夜，街市放篋口，點蒿子香，燃荷葉燈。八月中秋夜踏月，買兔兒王。九月登高，花兒市訪菊，城牆下觀八旗操演，婦女簪挂金鏡，九日歸寧。十月上坟燒紙，拜叫由子。十一月跳神。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，打太平鼓。（京師偶記）

正月全月

至於節令，如人日，二月二日，三月三日，寒食，八月一日，今亦不復爲節。而今人中秋，唐人亦無之也。（天咫偶聞）

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，民間插芝梗柏葉於戶，小兒女鵝烏金紙作蝴蝶戴之，名曰「鬧嚷嚷」。初八九日陳設燈市，至十八而罷。人家用粉棧塞具饋送，徧市鬻之，五花帶爲號。宴席間尚王瓜、豆莢、一瓜之值三金，豆一金。點茶用椿芽蒲筍，發之冰下。牡丹芍藥薔薇俱有花，較春時薄小，一瓶值數千錢。貴戚倡家插茉莉花。官裏放燈假五日，夜行不禁。（北京雜事記）

正月初一日正旦節。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竈之後，宮眷內臣，即穿荷蘆景補之及蟒衣，各家皆蒸點心，儲肉將爲一二十日之費。三十日歲暮，即互相拜祝，名曰「辭舊歲」也。大飲大嚼，鼓樂喧闐，爲慶賀焉。門旁植桃符板，將軍炭，貼門神，室內懸掛福神，鬼判，鍾馗等畫。牀上懸掛金銀八寶，西番經輪，或綉結黃錢如龍，簪纓插芝蔴荷，院中焚柏枝柴，名曰「煨歲」。正月初一，五更起，焚香，放紙礮，將門檣或木植於院地上，掩擲三度，名曰「跌千金」。飲椒柏酒，吃水點心，即扁食也，或暗包銀錢一二於內，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。是日亦互相拜祝，名曰「賀新年」也。所食之物，如曰「百事大吉盒兒」者，柿餅、荔枝、圓眼、栗子、熟棗，共裝盛之。又鹽頭肉亦以小盒盛之，名曰「嚼鬼」。以俗稱鹽爲鬼也。立春之前一日，順天府於東直門外迎春，凡勳戚內臣，選官武士，赴春場跑馬，以較優劣。至次日，立春之時，無貴賤皆嚼蘿蔔，曰「咬春」。互相請宴吃春餅和菜。以綿塞耳，取其聰也。自歲暮正旦，成頭戴鬧蛾，乃烏金紙裁成，畫顏色裝就者。亦有用草蟲蝴蝶者，或綉於首，以應節景，仍有真正小葫蘆如豌豆大者，名曰「草裏金」。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，皆貴尚焉。初七日，人日，吃春餅和菜。自初九日之夜，即有耍燈市，買燈吃元宵，其製法用糯米細粉，內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，瀝水滾成，如桃核大，即江南所稱湯圓者。十五日曰上元，亦曰元宵，內臣宮眷，皆穿燈景補子，蟒衣燈市至十六更盛，天下繁華，咸萃於此，勳戚內眷，登樓玩看，了不畏人。（酌中志）

正月元旦，百官入朝慶賀，民間亦焚香禮天地，祀祖考，拜尊長，及嫗友，投刺互答，曰「拜年」。放爆竹，點天燈，燴



綵勝。立春前一日，迎春於東郊。次晨糶土牛，遵古送寒氣之意也。具小芒神，土牛，官生昇獻，曰「進春」。八日至十七日，商賈於市集燈光百貨，珠石羅綺，古今異物，皆賤糶運賣，曰「燈市」。元宵前後，嘗燈夜飲，金吾禁弛。民間擊太平鼓，跳百索，婦女結伴遊行過津梁，曰「走百病」。以詩詞隱語，粘於屋壁，曰「商燈謎」。夜以小盞點燈，徧散井甍門戶，曰「散燈」。十九集白雲觀，彈射走馬，曰「耍燕九」。二十五日大嘆餅餌，曰「填倉」。(康熙天長縣志)

八日至十六日，商賈於市集燈花百貨，珠石羅綺，古今異物，皆賤糶運賣，曰「燈市」。傳在東華門外燈市街，今散置正陽門外，及花兒市、菜市、琉璃廠店諸處，惟舊市口南爲盛。元宵前後夜，金吾禁弛，賞燈夜飲，火樹銀花，星橋鐵鎖，殆古之遺風云。民間擊太平鼓，跳百索，耍月明和尙，男婦率於是夕結伴遊行，親隣相過從，至城門下摸釘兒，過津梁，曰「走橋兒」。又曰「走百病」。數日中有以詩詞隱語，粘於屋壁，令人破其謎，曰「商燈」。至夜，各家以小盞點燈，徧散井甍門戶，曰「散燈」。十九集白雲觀，彈射走馬，曰「耍燕九」。二十五日大嘆餅餌，曰「填倉」。(康熙宛平縣志)

燕臺新月令正月云：「是月也，飯店閉，瓜子解圍，喇嘛打鬼，秧歌鬧於市，白鴨樂奏，鬪將入夜化爲妓，烟九訪仙，和菜填倉，沐始伐。」(見水滸清駁錄)

正月初一日，子刻後祀神，謂之「接神」。徧至戚友家拜於堂，謂之「拜年」。初二日祀財神，初三日旂檀寺打鬼，初五日名「破五」。以前五日，禁婦女往來，初六日歸寧，琉璃開市，初八日夜以油鏡百八盞祀星，十三日試鏡，賣寺打鬼。自初一至十五日，遊大鐘寺，十九日遊白雲觀，二十日雍和宮打鬼。(天咫偶聞)

北平俗曲十二景云：「正月裏家家慶賀新年，元宵佳節把燈觀，月正圓，華觀寺院，抖了抖衣裳，花盒子處處扭，炮竹陣陣喧，惹的人大街小巷都遊串，夜半歸回轉家園，彈唱又歌舞，擲骰子又搖擲，天呀兒，咱會神仙遊一行白雲觀。」(資本漫談本調子曲)

京師各廟，概有市集，百貨充盈，游人紛沓，俗謂之「逛廟」。逛，遊也。逛廟有定期，京師廣寧門外財神廟，廟貌巍煥，報賽最盛。每歲正月初二日（九月十七日亦祭。）傾城往祀，商賈妓女尤夥。廟祝更神其說，謂借神前紙錠，俟得財當十倍以酬神，故皆趨之若鶩也。初三日看筋壇寺打鬼，自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大鐘寺，十九日遊白雲觀，觀元之長春宮也，爲城外巨刹，花木甚多，俗稱正月十九爲「燕九」，亦稱「鬧九」，又稱「會神仙」。前數日游人已多，而奄人夥以元代邱長春乃自宮者也。二十看雍和宮打鬼。（清曉類鈔）

北平俗尚，謂元旦爲「大年初一」，居民於子初後，焚香接神，供水餃，放鞭爆，通宵達旦，市巷皆然。事畢，飲椒柏酒，食水餃，餃中暗藏以制錢，以下順利，家人得食者則終歲大吉，並備乾鮮果品，肴饌雜拌以助酒，謂之「食團圓飯」，并食年糕（糯米麵爲之），取年年高陞之意，佛前亦供之。飯畢，先至東嶽廟拈香，歸而祀祖，供品用水餃，祀畢焚紙鏢，闔家互拜。卑幼拜尊長，則與之錢，名曰「壓歲錢」。家禮畢，乃出賀戚友，親者登堂，疏者投刺，途中相遇，則互以作揖請安爲禮，更以「新禧」、「發財」、「順當」、「一順百順」、「吉祥如意」等語相祝。街市則車水馬龍，極呈太平景象。家家看饌，大率爲素，皆於除夕做成，蓋俗以是日禁刀剪裁割，掃除傾水等事故也。二日晨，居民商肆，均祭財神，焚香放炮，供以雄雞鯉魚豬頭羊肉等品。同時燻酒杯中酒盞，持財神馬（神馬者，即紙繪之神像也），置於庭中之松柏枝芝麻糶上，與黃錢阡張元寶等並焚之。亦有赴財神廟焚香借元寶者，謂借之則財旺，次年加倍還之。初五日謂之「破五」，「破五」之內，不得以生米爲炊，婦女自元旦至是日不出門，雖同院合居亦然，謂之「忌門」。初六日始賀戚友，新嫁女子亦於是日歸寧，最忌損壞什物，及煎烤食品。初七日謂之「人日」，蓋俗以是日天氣清明者，則人生繁衍。初八日黃昏後祭星神，以棉紙粘成花形，蘸以油，共一百零八盞，焚香祀之，謂之「順星」。十三日至十六日，由堂與以至大門，燃燈而照之，謂之「散燈花」。又曰「散小人」，亦避除不祥之意也。是月如遇立春，婦女多買蘿蔔而食之，曰「咬春」，謂可以解春困也。富家食春餅，備醬熏及爐燒鹽醃各肉，並各色炒菜，如菠菜、韭菜、豆芽菜、

正月茶果

迎春

立春

乾粉、雞蛋等，而以麵粉烙薄餅捲而食之，故又名薄餅。自十三以至十七，均謂之「燈節」，十五日謂之「正燈節」，商店廟宇，多懸花燈，上繪古人故事，及山水花卉等圖，或以冰凍成山石人物樓閣瓜果等，燃燈於中空處，曰「冰燈」。又有以麥苗和棉絮紮成人物魚龍，上置燈燭者，曰「麥燈」，華而不侈，樸而不俗，殊可觀也。近年商肆多以彩色電燈綴成種種物事，以炫耀人之耳目，亦廣招徠之一道也。此五日中午，每薄暮，遊人雜沓，謂之「逛燈」。十五日爲元宵正節，居民咸以元宵供佛，並燃放烟火，以慶佳節。十九爲筵九，西便門外白雲觀走馬博賽，遊人最盛，間有留宿觀中者，曰「會神仙」。諺以是夕有神仙下降，度化凡人，迷信者冀得一遇也。二十五日，糧商米販致祭倉神，居民不盡致祭，然亦均烹調盛饌，以勞家人，謂「打大填倉」，乃別於二十三日之「小填倉」也。是月也，居民商肆，多以擲骰打牌爲戲，兒童以風箏、口琴、琉璃喇叭、空箏爲應時之玩物。商肆率於元旦閉戶，初六始開，謂之「開市」。清晨燃放鞭炮，恭祀關公，亦有遲至元宵節始開市者。蓋因終歲勤勞，藉此佳節而實行休息之意也。此半月以內，非賀年遊玩，卽於肆中敲鑼擊鼓以爲樂。填倉後，居民有所謂「送供尖」者，卽以供佛前伊品相餽送，如蜜供月餅等是也。（民社北平相聞）

一歲貨變「喫的香，嚼的脆，茶果」，註云：「實一正月。」

故事，先春一日，大京兆迎春，旗幟前導，次田家樂，次勾芒神亭，次春牛臺，次正佐耆老，耆師儒府，上下銜背騎，承尹爽，官皆衣朱簪花，迎春自揚入於府。是日，塑小春牛芒神，以京兆生男入朝，進皇上升春，進中宮春，進皇子春，舉百官朝服賀。立春候，府縣官吏具公服，禮勾芒，各以綵仗鞭牛者三，勸耕也，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。（帝京叢書）

錢謙益立春詩有云：「迎春春在鳳城頭，儀仗衣冠進土牛；鋪展烟光來紫陌，追隨笑語到紅樓。」（初學集）

遼俗立春，婦人進春書，刻青稍爲幘，象龍御之，或爲蟾蜍，書幘曰「宜春」。（遼史禮志）

王百穀長安立春詩：「城上高樓五鳳凰，春雲春日轉年芳；錢金作勝家家帖，剪綵爲花樹樹粧。太液池中波早

綠，昭陽殿裏柳生黃，隴梅消息無人寄，斷盡江南思婦腸。」（見燕遊詩）

立春之儀，前一日，順天府尹往西直門外一里，地名春場，迎春牛芒神，入府署中，搭蘆棚二，東西各南向，東設芒神，西設春牛，形象彩色，皆按干支，准令男女雜觀，至立春時，官吏阜役，鼓樂送回春場，以順天道兼役打焚，故謂之神。

「打春。」（京師風俗志）

打春即立春，在正月耆居多。立春先一日，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。立春日，禮部呈進春山寶座，順天府呈進春牛圖，禮畢回署，引春牛而擊之，曰「打春」。是日，富家多食春餅，婦女等多買蘿蔔而食之，曰「咬春」，謂可以却春困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打春寶曆

咬春

一歲皆聲「牛兒芒兒，過年的小黃曆。」註云：「春牛圖，一文錢兩張，自十月間賣，年外打春間必賣。（見元旦錄）

立春日咬春餅，謂之「咬春」。立春後出遊，謂之「討春」。（陳檢討集）

立春後饒食生蘿蔔，名曰「咬春」。半夜中，街市猶有賣者，高呼曰：「養過脆梨。」（順北集詩註）

立春日都人多買蘿蔔生食之，謂之「敲春」。又作春餅。（燕京雜記）

葉德園敲春詩：「暖律潛催臘底春，登筵生菜記芳辰；靈根剛土含冰脆，細縷堆盤切玉勻。佐酒暗香生七棧，加餐清響動牙唇；帝城節物鄉園味，取次關心白髮新。」（上書房清室詩錄）

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咬春詞云：「蘿蔔辛，名咬春，此是古人菜根意，可愧一食萬錢人。食萬錢，恣遊戲，笙歌盡裏朝朝醉。不到山村水邊寺，九十韶光睡夢中，春人誰識春滋味？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立春食紫蘿蔔，名「咬春」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京師渴處，得水便飲。安定門外五里，有滿井，初春士女雲集。予與吳友張度往觀之，一亭兩井，其規五尺，四窪而中滿，故名。滿之貌，泉突起，如珠貫貫然，如蟹眼睜睜然，又如魚沫吐吐然。靡蒼草鬢鬢其濕。遊人自中貴外貴以下，

初春滿井

巾者帽者，賤者負者，席草而坐者，引頸勾肩，履相錯者，語言嘈雜，賣飲食者，邀詞「好火燒，好酒，好大飯，好果子。」貴有貴供，賤有賤需。勢者近，弱者遠，宦家奴媼逐態甚熾。有父子對酌，夫婦勸酬者；有高髯雲鬢，覓鞋尋母者；又有醉習潑怒，生事禍人，而厥天陪乞者。傳聞昔年有婦，即此坐席，各老嫗解圍以帷者，萬目睽睽，一捩爲笑。而予所目擊，則有軟不壓，驢厥天扶掖而去者；又有脚子抽登復墮，仰天露齒者；更有喇嘛恚橫，強取人衣物，或押人妻女；又有從旁不平，鬪毆血流，折傷至死者；一國惑狂。予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，看盡把戲乃還。（文報小品）

查慎行鳳城新年詞：「繭紙輕敲作鼓聲，啣環絡索鐵錚錚，踏歌連臂同兒戲，何限年光付送迎。」（飲堂集）

皇八子詠太平鼓詩：「六街擊鼓散春聲，繭紙圍圍擊貼平，不比花腔傳樂府，祇須信手打愁城。鴿籬遠近來相和，竹馬前頭白迎，臘後大舖剛十日，果然雨點落輕輕。」

錢載詠太平鼓詩：「聽得鬧堆繭紙輕，左持右擊作童嬰，喧如荅臘高低節，響徹衙衙內外城。白索戲連仍習俗，唐花催遍應昇平，那知燈市今年盛，燕九前頭不住聲。」（以上上海揚州雜詩錄）

內外城皆尙擊太平鼓，蓋以鐵條作腔，糊繭紙，用箸擊之，綴鐵連錢，隨擊隨搖，錚錚有聲，新歲尤甚，在處聞擊擊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彭德章幽州土風吟太平鼓云：「太平鼓，聲瑟瑟，白光如輪舞索童，一童舞索一童唱，一童跳入光輪中。廣場併集四方客，曼衍魚龍鬧元夕，姮娥弄竿竿百尺，驚鴻宛轉凌風翼。今夜金吾鎖鎖開，銅街踏月人不歸。」（松風閣詩影）

年鼓者，鐵爲圈，木爲柄，柄繫鐵環，圈日以皮擊之，瑟瑟然，名「太平鼓」，京師臘月有之，兒童之所樂也。（續釋類）

京師人烟稠密，甲於天下，富家竟購千竿爆竹，付之一炬，貧乏家即謀食維艱，索通孔頭，亦必爆響數聲，香焚一柱，除舊年之瑣瑣，卜來歲之蒸蒸，此習尙頑然也。（靈天錄）

北平的確是神祕的，在舊曆的新年，更有許多婆婆媽媽的事情，就是近於迷信的禁忌。初八日要喝臘八粥，不喝將來會窮得連粥都沒有喝的。廿三日是灶王昇天的日子，供些黏性的糖瓜，把灶王的嘴粘住，省得說家裏的壞話。供完就將灶王像焚化，放鞭炮，給他送行，這些事不許女人做的。除夕以前，須把用剩的漿糊扔掉，男子要洗澡整容，女子也要修飾。除夕這天，有許多貧苦的小孩，到你家門口「送財神」，幾個銅元可以買進一張財神像，除夕子夜，送祖宗，接財神，要焚化黃錢紙，叫做「發神紙」，是不許女人動手的。在未焚紙錢以前，要放五個二錫子（雙響），一掛鞭，最後放三個二錫子。元旦拂曉，迎財神，向財神方行百餘步。這一天不許花錢，說是花了錢一世會受窮。早餐吃餃子，包餃子的時候，把一個小制錢包在餃子裏面，誰要吃着，將來就有福氣。元旦日婦女不許出門拜年，俗語叫做「忌門」。孩子不許哭，不許說不吉利的話。初一是要打碎傢俱，便是破產的預兆。無論有甚麼病，不許接醫生。初一到初四，不可動刀（主凶殺），針（主長針眼），剪（主口舌），及掃地（主掃窮）。這四天之內，只吃早蒸好的饅頭和年菜。初五以後，舖戶開張，要放鞭炮，謂之「崩鬼祟」。開張之後，第一位主顧是男子，便認為興盛的預兆；如是女人，便認為衝了財神，一年會不順利的。（大公報）

歲首團拜

京師於歲首，例行團拜，以聯年誼，以敦鄉情，誠善舉也。每歲由值年書紅訂客，飲食宴會，作竟日歡。是日，盛聚梨園，若輩應召，謂之堂會。色伎俱優者，每點至多齣，獲標頭無算，過所識，或於例費外，別有所贈。（倒樹餘談）

都中春初，同鄉同年，會宴最多。（梨園佳話）

正月初賣金魚

「歲貨聲：『大小的金魚兒來，』」註云：「矮窮魚挑，貯水，蓋覆，正月初間便賣，取「吉慶有魚」意。」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正月都城寒料峭，除非上苑春光到。元旦班行相見了，朝回早，開前機袖歌相抱。漢女妹娥金搭腦，國人姬侍金貂帽，繡轂雕鞍來往鬧，開馳驟，拜年直過燒燈後。」（圭齋集）

京師風俗，每正旦，主人皆出賀，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，賀客至，書其名，無迎送者。（齊東野語）

元旦拜年

京師元旦後，上自朝官，下至庶人，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，謂之「拜年」。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，多出實心，朝官往來，則多汎愛不專。如東西長安街，朝官居住最多，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，望門投刺，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，令人送名帖者，遇點僕應門，則皆却而不納，或有閉門不納者。在京仕者，有每旦朝退，即結伴而往，至入更酣醉而還，三四日後始暇，拜其父母，不知此何風俗，亦不知始於何年間。天順間尙未如此之濫也。（夜蘭雜記）

正月元旦，五鼓時，不臥而嘯，嘯則急起，或不及衣，曰臥墜者病也。不臥而語言，或戶外呼，則不應，曰「呼者鬼也」。夙興盥漱，啖黍糕，曰「年年糕」。家長少畢拜，媼友投箋互拜，曰「拜年」也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：「昨宵酒醒半朦朧，未燼天燈高影紅，忙趁鷄鳴妝飾了，先來堂上拜姑翁。」

又：「疎狂隨影暫矜奇，怯好心多處處疑；未語迎人先半笑，新年惟道百般宜。」（以上青箱堂詩集）

正月元旦，民皆盛服焚香禮天地，拜祖考，尊長媼友，投刺互拜，曰「拜年」。比戶竿標燈樓，揭以松柏枝，夜燃之，曰「天燈」。（輿地記）

正月元旦，五鼓時百官入朝，行慶賀禮，民間亦盛服焚香禮天地，祀祖考，拜尊長，及媼友，投刺互答，曰「拜年」。比戶放爆竹，徹晝夜，竿標燈樓，揭以松柏枝，夜燃之，曰「點天燈」。市井男女，以纓穿烏金紙，畫綵爲闍蛾兒，簪之。立春前一日，迎春於東郊春場，鼓吹旗幟前導，次田家樂，次勾芒神亭，次春牛臺，引以耆老帥儒，縣正佐官，而兩京兆列儀從其後。次晨鞭土牛，道古送寒氣之意也。是日五鼓具數小芒神土牛，官生泉獻大內諸宮，曰「迎春」。（輿地記）

元旦祀神及先祖，剪紙不斷，至丈餘，供於祖前，謂之「阡張」，焚之。正月初旬，拜者隨門，疾呼「接帖」。投一名刺，思恩馳去，多不面晤主人，司閽者記其姓名於冊，多有不識者，倘無司閽者，客到嫌於啓門，貼一紙畫於門外，外寫「請留尊東」四字，拜者投刺於中即去。（燕京雜記）

北平俗曲新年到來云：「新年到來，諸事安排，見家家貼着門神掛錢對子，插着芝麻糰，爆張紙兒放的滿地白，

新年新衣添新氣，只見滿街上鬧鬧烘烘，拉拉扯扯，把年拜，「發萬金罷，老爺。」「不敢太爺，」「好說太爺，」「豈敢太爺，」「太爺新春大喜，就大發財。」（舊俗雜話）

京中士大夫賀正，皆於初一日，例不親往，以空車任載一代身，借便用梅箋裁爲小帖，約二三寸，寫單款，小注寓邸款下，各門遍投之，謂之「片子」。吏部郎韓開雲，余同年友也，善謔戲，作京月令，其正月元日云：「是日也，片子飛，空車四出，」聞者絕倒。（溫卷編）

京師元旦賀歲，奔忙可笑，然禮設已久，臺垣雖門貼「概不賀節」公約，而不能止也。（藤陰雜記）

尤西堂云：「吳俗拜年，無論識與不識，望門投帖，賓主不相見，登簿而已，答拜者亦如之，一月中奔走如織，是何禮也？甚或有帖到而身不到者，可一笑也。」按今此風京師亦盛，大抵慶弔二事，俱染吳俗耳。（曝書堂雜錄）

道光都門雜詠名片云：「新正投刺古遺風，小楷端書樣若窮，羨慕翰林名字大，也將紅紙印來工。」（道光都門雜詠）

又元旦云：「元旦首祚啓芳辰，律轉星回斗建寅，名片往來新喜賀，香車寶馬惹風塵。」（見節令門）

又拜年云：「家家名柬賀新年，門簿書來住址全，惟有謙垣常謝客，免教拜謁費車錢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新歲拜節，各省皆同，而都門酬應更繁。（音聲堂談）

京都正月初一日子時後，家家長幼先詣佛前焚香叩拜，謂之「接神」。次設奠於先人祠堂，禮畢，家長登堂，衆人依序相率拜賀，老幼互作慶祝語，婦女設酒菜不托，家中長幼成聚飯相慶，亦有食素不御葷酒者。自接神後，凡刀剪箕帚之類，皆忌用，不吉之言，不善之事，口皆不道，而糞土污水，俱不輕棄，或以爲不祥耗財之義，亦有如常而不戒忌者。黎明，人易新服以待賓客，市中舖肆，無論大小，皆陸續接神，施放鞭爆，聯絡之聲，至晝不斷。或有貧者，俟爆竹聲畢，向舖高聲作喜慶之歌，詞韻可聽，得錢數百始去，其舖肆即閉門，罷市五日。士商往來拜謁，或登門投刺，謂之



一日敬飯  
元且東嶽  
廟

「拜年」近日此禮亦懈，往往多遣人代理，而不親往。自此少年遊治，演習歌吹，兒童鳴鑼擊鼓，踢球舞棒，以及竹馬風箏，不論晝夜，隨意所之。（京報風俗志）

遼俗，每年正月一日，以糯米炊飯，用白羊髓和丸，如拳大，行宮殿帳內，各散四十九丸。（燕北雜記）

都城齊化門外故有嶽廟一區，建不知所始，入國朝，載在祀典。每歲當春秋，祠官以時禮祭，而都人士相率以祈禱，殿殿請者，神往往若有孚答。（松石齋文集）

正月元旦，燒香東嶽廟，賽放炮仗，紙凡寸，東之琉璃廠店，西之白塔寺，賣琉璃瓶，盛朱魚，轉側其影，小大俄忽，別有啣而噬吸者，大聲嗷嗷，小聲啾啾，曰「倒掖氣」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望三益齋詩稿東嶽廟竹枝詞九首：「大家三五喜同遊，服飾清華迥不侔；忘却鬚眉名士派，行行一例邊風流。品藍衰絳任情穿，的是多情美少年；只未蛾眉同淡掃，却隨閨閣鬪嬋娟。東方作鎮乘元圭，崇禮儂文古與稽；爲有揮毫諸會友，仰遊福利拜齊天。焚香以後遨遊久，卓午相逢寶殿中；極少年郎滿酒甚，面前認作炳靈公。阿姊相約喜晴朝，嶽廟閒遊知不謫；弱女當前講足小，俏雙妝飾更嬌嬌。燒香少女詠如雲，衣帶何嫌團扇羞；爲有東風吹習習，相依微倖挹清芬。檀郎病愈謝慈悲，滿把香花許散司；阿祥如花阿繡雅，翩翩絕世好丰姿。繡衣花貌門新妝，步步輕盈許拜香；上殿爲酬仁聖帝，人生誰謂小毛蠟。少年少婦觀輕益，繫絳焚香乘至誠；豈有娟妍如黛玉，豈無韶秀比神瑛。」

都門贊語東嶽廟詩云：「七十五司信有無，朝陽門外萬人趨。也知善惡終須報，不怕官刑愧鬼誅。」

東嶽廟有七十二司，司各有神主之，相傳達報司之神爲岳武穆，最著靈異，凡屈含冤，心迹不明者，率於此處設誓盟心，其報最速，階前有秦檜跪像，見者莫不唾之，已不辨面目矣。後開有梓潼帝君，亦著靈異，科舉之年，祈禱相屬，神座右有銅驃一匹，顯能愈人疾病，病耳者則摩其耳，病目者則拭其目，疾足者則撫其足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北平的東嶽廟是平市有名大廟之一，尤其算得是最古的一座廟。據聞這個東嶽廟，還是在宋末年間修建的。

最後一次重修，也遠在廣清嘉慶年間。這個廟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兩日都開放山門，任人去燒香，不過在春節間，一連開放十五日，不但燒香人多，去逛的人也不少。記者昨日抽了一點閒空，到東嶽廟去了一趟。這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半里許，面南坐北。廟的前面，有一座很偉大的玻璃燒料大照壁，很雄壯美觀。廟的門前，有兩根很大的旗杆，高立空中，很爲人注目。大門首用黃紙寫了「由此門入」、「由此門出」，幾個指路條子。大約是怕赴廟人多，亂擠的緣故。其實記者昨日去的時候，連燒香和逛廟的人，共總還不到二十人，真是冷落異常。廟的東西兩廊下，修建了七十二司，什麼「速報司」、「福壽司」等司，每個司裏，塑了許多奇怪的泥人。有的長鬚及胸，像有禿壽的樣子。有的窮兇極惡，生的極難看的樣子。並且還有身首異處，手裏提着自己的腦袋，還有身體露成兩半，種種慘狀的。七十二司中，如福壽司等司前，都懸了許多善男信女還愿的匾額。但那些「速報司」等司前，一塊匾額也無。偏殿子孫娘娘殿中有兩匹雄馬。一匹馬是瓷身，一匹馬是銅身，據俗神話：若是缺乏後嗣人，到這裏燒香許願，是非常靈可以得子的，尤其是這殿上的那一匹銅馬在他頭上摸一把，在他腹下摸一把，求子得子，那是更靈不過的，所以常常有一般迷信婦女，在殿中沒有人的時候，就在那銅馬身上，偷偷地摸上幾把，因此那銅馬身上有幾處，被人摸得光亮，簡直可以鑑人。記者到這殿中，注意了那馬一番，果然和傳說一樣，可是那匹瓷馬，灰塵遍體，真有相形見絀之概。廟裏的東偏門，靠著東邊牆上，挂着一把碩大無朋的木質大算盤，那算盤共有二十九格，算盤子共有二百另三個，交遊廟的人，知道這廟古蹟的，總要對這廟來個仰首禮。這廟西廊裏當中，還夾了一個百子娘娘殿，木塑泥雕的小男娃娃，手裏抱的，肩上的，袋裏裝的，一個個都是肥白可愛，煞是好看。離這廟數武地，還有一個小廟，這廟的後進，修了十八層地獄，奇形怪狀的泥雕的人，那就更多，什麼上刀山下油鍋，銅柱烙人，割舌頭的，都在這個十八層地獄裏，尤其是投生那輪迴殿中，泥塑了一個老婦人，身旁擺了一鍋「迷魂湯」那老婦拿着一把勺子，裝着要舀湯，情形很是逼真。到東嶽廟來逛一趟，一個總感想，不過是參觀了一回「迷信圖」罷了。（大華晚報）

元旦燈塔

元旦天燈

元旦進花

元旦至三日，男女於白塔寺繞塔。

元旦至晦日，家家竿標樓閣，松柏枝蔭之，夜燈之，曰「天燈」。是月也，女婦問，手五九，且擲，且承，曰「抓子兒」。丸用象木銀礮爲之，競以輕捷。

草橋惟冬花支盡三季之種，坏土窖藏之，繼火坑驅之，十月中旬，牡丹已進御矣。元旦進椿芽黃瓜，所費一花，幾半萬錢，一芽一瓜，幾半千錢。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施閏章都下歲首見盆桃作花詩有云：「層冰幕體體，燕市繁花開；釐入列侯第，權傾上客杯。花時尤未至，火力競相催；拍手笑春風，待汝笑爲哉；人巧凌節序，熏炙移根蓂；芳菲豈不早，咄嗟隨彫摧。」（愚山先生詩集）

京師燈市已有牡丹。（松泉詩註）

今京師北肆，爭先獻早，秋天開梅花，冬天開牡丹，春天開梔子，鬱氣熏蒸，早榮先悴，利其速售，不顧根傷，名爲花之催粧，實乃花之受厄也。（履善堂筆錄）

花匠於煖窖中，正月鑿節棋出瓜茄等菜，葉上各有草蟲，巧奪天工矣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今京師唐花有牡丹，歲籥將新，取以進御，士大夫或取飾庭中，及相餽送，有不惜費中人之產者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凡賣花者，謂熏治之花爲唐花。每至新年，互相餽贈。牡丹呈豔，金橘垂紅，滿座芬芳，溫香撲鼻。三春黠治，盡在一

堂，故又謂之爲堂花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元旦日，小民以鬚穿烏金紙，畫綵爲鬪蛾。辨之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燕地上元節用烏金紙剪成飛蛾，以豬鬃尖分披，片紙貼之，或五或七，下縛一處，以鍼作柄，婦女戴之，名曰「鬪蛾兒」。此古之遺俗也。（遺說）

今京師凡孟春之月，兒女多剪采爲花，或草蟲之類，插首，曰「鬪孽孽」。（余氏雜錄）

元日  
元日  
元日

元日  
元日  
元日

元日  
元日  
元日

查慎行鳳城新年詞：「巧裁幡勝試新羅，畫綵描金作鬧蛾；從此剪刀閒一月，閉中誠綠歲前多。」（散樂堂詩集）

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：「西鄰東舍任相違，寫門花牌輸幾錢，向晚歸來重警覺，看人門內笑扶肩。」

又：「薄將脂粉試春輝，花勝斜欹半闌扉，聽聽人聲多帶笑，東家接得女郎歸。」（以上皆散樂堂詩集）

張鼎學初春琉璃廠燈市鑿開觀者甚盛詩：「天寶傳遺事，華燈帶關東；即今多錦樹，依舊領春風。簫鼓千官暇，樓臺百戲中；小侯金彈子，斜百落雕弓。」（定山堂詩集）

新年朝元會罷，士大夫聯袂接襪，以纏游觀，至收燈而止，謂之「光廠」。百戲之屬，則有演書、跳繩、料虎、馴熊、幻技、喬妝、窮變盡巧。（有正味齋日記）

琉璃廠在正陽門西，蓋造內用琉璃瓦窰也，廠門樓名瞻雲閣，廠內有官署，廠外餘地頗廣，樹木茂密，有石橋，度橋而西，土阜高數十仞，足供登眺，街長里許，百貨畢集，玩器書肆尤多。元旦至十六日，遊者極盛，奇景異觀，車馬輻湊。

（本曹詩叢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琉璃廠句（正月五日）正月五日（正月十日）正月十日（正月十五日）正月十五日（正月二十日）正月二十日（正月二十五日）正月二十五日（正月三十日）正月三十日（正月三十日）又新開，異寶奇珍到處排，婦女摩肩車塞路，都言看象早回來。」（每益得）

（見遊覽）

琉璃廠，正月遊人雜沓，名曰「逛廠」。（藤陰雜記）

方朔廠肆詩：「都門當歲首，街衢多寂靜，惟有琉璃廠外二里長，終朝車馬時馳聘。廠東門，秦碑灑帖如雲屯；廠西門，書籍箋素家家新。橋上雜技無不有，可嫌不見何戲惟喧聲。搗土人物飾繡服，剪綵花卉安泥盆。紙鸞能作美人與甲士，兒童之馬皆爲燈。一溝兩岸香車滿，與人擁處惟餘喘。宋解來意亦何爲，油壁珠簾臥至晚。寸土尺地皆黃金，火神廟前擲如星。順道斜入山門去，美哉士夫宜此行。左右不外書畫耳，妙能雅俗兼古今。趙子固蘭頗有致，米友仁山或存形，松雪行楷間亦是，衡山華亭尤多畫以贈。最可笑者徽宗鷹，宣和玉璽孫描成，并跋百軸茲最神。此間雖曾

樓道君，作廚未必常心清，縱或心清斯可許。諸城相國固近人，冷金箋字多低成。俗手祇云摹賀捷，不知楮中合映畫如書種之精神。後院圍圍多寶玩，品隴五陵年少慣。淺飽豪士鬪風流，攜回漢鏡兼唐劍。書生逐隊亦何歎，除夕楮錢刺百子，笑談偶擊雞林使，買得江南未見種。」（金瓶梅學草）

同治都門紀略廠甸詩：「新開廠甸值新春，玩好圖書百貨陳；裝馬翩翩貴公子，往來都是讀書人。」

都門雜詠廠甸云：「琉璃廠甸起新正，玩景燒香認不明，回首溝西車並列，紛紛男女鬧春情。」

又火神廟云：「火神廟起值新春，玩好圖書百貨陳，裝馬翩翩貴公子，往來多是讀書人。」

官而雜俎遊琉璃廠詩云：「新春相約踏琉璃，古玩琳琅列整齊；但是玉人心愛物，解囊那計值高低。」

都門雜詠廠甸詩云：「拜罷新正事更忙，紙花風裏鬥韶光。京都市廟知多少，熱鬧開春第一場。」

京師書提，今設琉璃廠火神廟，謂之廟市。考康熙朝諸公，皆稱慈仁寺買書，且長年有書提，不似今之廟市，僅新

春半月也。（恩齋紀聞）

朝市叢載琉璃廠詩：「琉璃廠久四馳名，若遇春闈貨倍精，字畫名人書舊板，觀來各自請公評。」（見古蹟門）

廠甸正月竹枝詞：「學生放學放風箏，觀是神威不著名，啾啾蜈蚣聲不響，廠橋今日換蒲棚。」又「火神廟接

呂祖祠，懸寶新書歸去迎，價比坊中平日貴，兩人笑向說便宜。」又「仙境蓬萊琉璃坊，六壬相法說荒唐，殷殷猶問

明年運，兩鬢新活昨夜霜。」又「香墨春聯福祿林，沙蛇一道泉溝深，樽蒲骰子探懷中，袖手高呼買口琴。」又「雜

香遊人裙屐同，陽和煙景鳳城中，更尋西北城邊路，觀上仍名曹老公。」又「雪晴滿路是泥塘，車畔呼兒走不忙，三

尺動搖風欲折，荷蘆一串燕冰糖。」又「狗熊傀儡互喧闐，汗粉淋漓跑漢船，抖起空竹人雲表，千人仰面踏溝沿。」

又「眞贗圖書辨日工，清風明月一錢同，宜知鼠璞無昂值，笑指留系考相公。」又「藍布長衫兩腿盤，三河小婦跨

車轎，金錢拋出珠塵鴉，竹馬泥孩撥一攏。」又「花盆鞋底樣翻新，扁擔長琴入座人，到耳一聲「糖豌豆」，蔗霜五

色雜瓜仁。」（朝市誌載）

正陽門外琉璃廠，西直門內曹公觀等處，俱於是月，陳設雜伎，鑼鼓聒耳，士女車馬，蜂擁蟻聚，闐塞街市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琉璃廠諸肆，爲朝士退直之所，輿諸書賈講求時代板槧，若孤本精本，雖一二卷價有至數十金者，且爭購之，或賞鑿書畫，辨別古器碑版泉刀，亦成一種之學宮。（都門懷舊記）

廠甸在正陽門外二里許，古曰海王村，即今工部之琉璃廠也。街長二里許，塵肆林立，南北皆同，所售之物，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爲正宗，乃文人鑒賞之所也。惟至正月，自初一日起。列市半月，兒童玩好在廠甸，紅貨在火神廟，珠寶品疊，鼎彝羅列，豪富之輩，日事搜求，冀得異寶。（舊京雜記）

自國初罷燈市，而歲朝之游，改集於廠甸。其地在琉璃廠之中，密廠大門外，百貨競陳，香車櫛比。自初二日至十六日，凡半月，午前遊人已集，而勾欄中人輒於此炫客，必竟日始歸。蕩子輩絡繹車前，至火鼓間君家，亦所弗禁。門東有呂祖祠，燒香者尤衆，晚歸，必於車畔插相生紙錢，以及串鼓，或連至二三十枚，或以山查穿爲糖壺處，亦數十，以爲游械，明日往，又如之。（天咫偶聞）

廠甸，昔之海王村，今工部之琉璃廠也。曠市林立，以古玩、字畫、紙張、書帖爲正宗。自初一系列市半月，童玩在廠甸，紅貨在火神廟。（香明采風志）

今京師之琉璃廠，乃前明官窯製琉璃瓦之地，基址尙存，在元爲海王邨，清初尙不繁盛，至乾隆間始成市肆。凡骨董、書畫、字畫、碑帖、南紙、各肆，皆廣集於是，幾無他物焉。上至公卿，下至士子，莫不以此地爲雅遊，而消遣歲月。加以每逢鄉會試，放榜之前一日，又於此賣紅錄，應試者欲先覩爲快，倍形擁擠。至每年正月初六起，至十六日止，謂之開廠甸。合九城之地，皆聚廠之隙地。而東頭之火神廟，則珍寶、書畫、骨董、陳列如山阜。王公貴人，命婦嬌娃，車馬闐塞，

無插足地，十日乃止。此廠肆主人，皆工應對，講酬酢，甚者讀書考據，以便與名人往還者，不知凡幾，不似外省肆舖之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也。（清代野記）

琉璃廠廠甸，每歲正月自元旦且至元宵，例有會市，一歲之中，僅此數日，故遊人之繁，遠勝各處廟會，而剪綵之流益夥。（東華瑣錄）

京師琉璃廠爲古叢書帖書畫香萃之地，至乾隆時而始繁盛，書肆最多，悉在廠之東西門內，終歲塔扉，間亦有古叢書畫之店，而每歲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，則廠地皆有冷攤，古叢書畫，就地陳列，四方人士之精鑒賞者，至都輒問津於廠焉。（清稗類鈔）

歲朝之遊，向集廠甸，相沿二百餘年，久而未替，晚近廠肆商人，於其地改建海王村公園，而廠甸遂廢矣。地在琉璃廠中。廠廠大門之外，百貨競陳，香車闐咽，自歲朝迄上午，歷時半日，每當辰巳之交，遊人已集，勾欄姊妹，輒薰沐妝，至此招搖，少年好事，又多追隨香車，甚至夾袋調笑，亦所不禁。東有呂祖祠，香火極盛，佞佛者萃焉趨之。道與園游倦，買步借返，則必購相生紙花，及大串糖葫蘆，插於車旁，疾駛過市，途人見之，咸知爲廠甸游歸也。（京華雜錄）

俄國義茲柏阿則特義迭思記北平新年云：「本國正月初七日，爲中國元旦，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，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，陡開皇城內鐘鼓特起，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，沿街勿論官民士庶，門放各種花炮，以示新年之意。各鋪閉戶，鼓樂放曹，庵觀僧道喇嘛各衆，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。從亥正起，直至次午，如兩軍對壘，各領十萬之衆，炮聲震天不絕。白晝街市，多有執事人等，扛擡佛像，各處巡行。喇嘛則提爐拈珠，伐鼓擊鈸，吹號，絡繹於道，游人如蟻。各鋪三日內不開市，罪人停刑，決句之間，街市男女甚夥，婦人或騎驢，或乘車，車乃二輪，上作圓棚，前面爲門，使女坐後，或吹或唱，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。」（俄使臣官原日記）

元旦至五日，初無屠豕，初六日始有賣物者。（燕京雜記）

元旦鼓樂

元旦鼓樂

元且曹公

京都竹枝詞：「曹公觀（在皇道大街，自）起自新正，奇巧花燈認不明，堪笑兒童無見識，偏於此地要風箏。（紙俗）」  
（見遊覽門）

曹老公觀在西直門外路北，每至正月，自初一日起，開廟半月，遊人亦多，惟殿宇坍塌，牆垣不整，古法零落，殊無可觀。（燕市歲時記）

元且貼封

道光都門雜詠選避云：「門前週避貼重重，同考官條十字封，房主不教元且揭，紙殘猶帶墨痕濃。」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
元且貼春

京師人家，元且門首俱貼春聯。（續經書會考選）

元且開戲

京都戲館，俱於元且開市。是日各部梨園，扮元壇登場，呈金書「開市大吉」四字為賀，各館咸以先至為榮。除夕子夜，即張燈火以待。（燕鳴漫錄）

元且紅棗

「歲貨聲」精米粥」註云：「自元且粥中帶紅棗兒，破五徹，每碗必盛一二枚。光緒中興，賣甜漿粥者，羣訟勝，後始帶賣烘餅，油炸果，端午添涼粥。」

元且素包

又「香薷蘇餡的素包子……」註云：「挑兩套細長籠屉，咸同年間，一叟長賣通年，自元且開張，一文錢兩個。」

初一食品

又「蜂糕來咬，愛窩窩。」清真回教，掙長方盤，敲小木梆，必於初一日開張，紅白蜂糕，棗窩窩，糖窩窩，白糖，芝麻，澄沙三樣，愛窩窩，江米粘糕。

元且賞賜

每至元且，凡內廷行走之王公大臣，以及御前侍衛等，均賞八寶荷包，懸於胸前，部院大臣，不預此例。

初一祭生

大鐘寺本覺生寺，以大鐘得名，蓋歲時求雨處也。每至正月，自初一日起，開廟十日，十日之內，遊人彙集，女士如雲，長安少年，多馳驟車馬以為樂。起應逐龍，勞瘁不辭，一騎之費，有貴至數百金者，豈獨有金臺市駿之遺風歟。



初一接神

京師謂元旦爲大年初一，每屆初一，於子初後焚香接神，燃爆竹以致敬，連霄達旦，絡繹不休。接神之後，自王公以及百官，均應入朝朝賀。朝賀以畢，走謁親友，謂之道新喜，視者登堂，疏者投刺而已。貂裘蟒服，道路紛馳，真有車如流水馬如遊龍之盛，誠太平之景象也。是日無論貧富貴賤，皆以白麵作角而食之，謂之煮餅餅，果園皆然，無不同也。富貴之家，暗以金銀小鏤及寶石等藏之餅餅中，以下順利，家人食得者，則終歲大吉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元旦饗供

蜜供，用麵切細方條，長寸許，以蜜煎之，每歲暮祀神敬祖，用充供果，亦有相餽送者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正月元旦至五日，俗名「破五」，舊例食水餃子五日，北方名「煮餅餅」，今則或食三日，二日，或間日一食，然無不食者，自巨室至閭閻，皆遍待客，亦如之。十五日食湯團，俗名「元宵」，則有食與否。又有蜜供，則專以祀神，以油麵作夾，砌作浮圖式，中空玲瓏，高二三尺，五具爲一堂，元旦神前必用之。果實蔬菜等，亦疊作浮圖式，以五爲列，此人家所同也。（天咫偶聞）

新年祀神，例用麵果合糖製成之供品，曰「蜜供」，其形如塔，爲每戶人家所必需。其價亦昂，故凡製賣蜜供者，每歲春季，照預約券法，收訂購者之資，分月攤收，至歲底而款齊，而蜜供交購者持去，蓋較一次購買者爲賤也。（舊都文物略）

元旦閉市

舊俗元旦至上元，各店例閉戶半月，小肆亦閉五日，此五日中午，人家無從市物，故必於歲底烹飪，足此五日之用，謂之「年菜」。近年各肆多不如前，初二日即交易，或初一日即然，謂之「連市」。然不開門，買者叩戶而入。蓋此半月中，買人或拜年，或出遊，肆中人少在者，故爾。（天咫偶聞）

元旦年菜

元旦，雖極繁盛之街衢，皆閉門息業，惟見有婦女進香於寺廟，游行於通衢而已。午後，則茶館戲園，游人甚多。元旦至上元，商肆例閉戶半月，或五日，此五日中午，人家無從市物，故必於歲杪烹飪，足此五日之用，謂之「年菜」。

（以上清神類珍）

元日走喜  
神方

初二借元  
寶

院中有俗，元旦黎明，攜帕友走喜神方，謂遇得喜神，則能致一歲康寧，而能遇見自無常者，向其乞得寸物，歸必財源大開。（京華春夢錄）

彰儀門外有神祠三楹，俗呼「五哥廟」，塑五神列坐，皆披甲持兵，卽南方之「五通神」也。好事者高其閭閻，窮其廊宇，以紙作金銀錠，大小數百枚，堆疊几上，求富者齋戒沐浴，備牲醴而往，計其所求之數，而懷紙錠以歸，謂之「借」。數日後復潔牲醴，更製紙錠，倍前所借之數，納諸廟中，謂之「還」。或還或借，趾錯於途，由來久矣。（魯明齋叢書）

都門雜詠紙元寶云：「一生貧乏命難回，元寶如何借得來，可笑世人窮不起，偏於五顯去求財。」註云：「時向在五顯財神廟借元寶供奉，發財加倍酬謝，多效。」（遊光都門紀略）

都門雜詠五顯財神廟云：「靈應財神五弟兄，綠林豪傑舊傳名，焚香都是財迷客，六部先生心更誠。」（同治都門紀略）

廣寧門外財神廟報賽最盛，正月二日，九月十七日，傾城往祀，商賈及勾欄尤夥，廟貌巍煥，甲於京師，廟祝更神其說，借神前紙錠擲歸，俟得財則十倍酬神，故信從者益多，而廟祝之利甚溥。（天咫偶聞）

天寧寺之南有財神廟，廟址倪陋，而香火甚盛，人心好利，趨者蟻集。每值朔望朔日，長耳公啣接於途，青馱娟娟者，則皆勾欄院盆盆姊妹花也。龜鶴博利心者，亦多窺窬而往，以元旦越晨，最稱盛況。廟內西偏，小室片楹，卽財神所，在。相傳神最靈異，有求必應，神座下榮然燦然，皆紙質銀錠，苟能背人竊得一枚或數枚者，歸必財源大開，陶朱殷富，不難立致，額手自慶。若真可信，特須於次屆完愿，什倍相趙，倘逾此盟，神必不佑。以故北里醜姝，多覩觀施其妙手，間得數枚，歸實箱篋，靜待靈顯，而卒不驗，勞心自誣，不疑神之相欺，徒責己之欠誠，一再懺轉，終不稍悟，輸却紙箔，欲博銀錠，天下事豈真有如此便宜者，祇見負負能呼耳。（京華春夢錄）

新年之二日，則於廣寧門外五顯廟祈財，爭燒頭一炷香。傾城男婦，均於半夜，候城趨出，借元寶而歸。元寶爲紙

神(祭財)

製，每出若干錢，則向廟中易元寶一二對，不曰「買」而曰「借」，歸則供之齋中，更飾以各色紙製之綵勝，蓋取一年之吉兆也。(舊都文物略)

一歲貨聲「噯活鯉魚呀」註云：「初二日祭財神，多紙糊魚日，生祭畢，送河中。」

正月初二日，人家市肆，成祭財神，或食餛飩，謂之元寶。遠近鞭爆之聲，盛於除夕，以此可見祭財神之虔，即貪利之心勝也。(京福風俗志)

初二日致祭財神，鞭炮甚夥，晝夜不休。(燕京歲時記)

北平俗曲祭財神云：「新正月初二，大祭財神，點上香蠟把酒斟，供上了公雞豬頭活鯉魚，一家老幼行禮畢，鞭炮一響驚天地。」(百本張鈔本空曲)

年飯用金銀米爲之，上插松柏枝，綴以金錢棗栗龍眼香枝，破五之後，方始去之。

初五日謂之破五，破五之內，不得以生米爲炊，婦女不得出門，至初六日，則王妃貴主，以及各宦室等，冠轎往來，互相道賀，新嫁女子，亦於是日歸寧。春日融和，春泥滑澀，香車繡轎，塞巷填衢，而閨閣諸商，亦漸次開張貿易矣。

初七日謂之人日，是日天氣清明者，則人生繁衍。(以上燕京歲時記)

月月八日，石燈籠放生，籠禽雀，盆魚蝦，陰螺蚌，羅堂前，僧作梵語，數千相向，縱羽空飛，尊者落屋上，移時乃去。水之類投皇城金水河中，網罟笱師所希至。(帝京景物略)

正月八日，俗傳諸星下界，京城內外，菴觀寺院僧道，多擗檀越施主年庚，陳設祭品，爲壇而禳，冀得香儀，亦有本家庭院，燃燈自祭，燈數以百零八爲度，間亦用四十九盞，習以爲常。(亦舊清暇錄)

一歲貨聲「數燈支碗來」注云：「泥燒如酒盞，大高足，中可燃燈，初八日祭星，燈節用。」  
初六日鬧市，大半祭神如元日儀。古之七日爲人日，以占泰否，今於初八日祭本命星君，以糯米爲麩，裹糖果餡，

初八祭星

初八放生

初七日人日

初五日破

初五日破

謂之元宵爲戲，以其形肖星象也。自此親友餽送，以元宵爲新品，至殘燈始止。（京師風俗志）

初八日，黃昏之後，以紙蘸油，燃燈一百零八盞，焚香而祀之，謂之順星。十三日至十六日，由堂奧以至大門，燃燈而照之，謂之散燈花，又謂之散小人，亦辟除不祥之意也。（燕京雜詠）

順星：初八日祭星，元宵上供，剪燈花紙粘成雞爪樣，蘸油置燈支碗中燃之，初供四十八盞，繼與家下各人按值年之星數形式燃之，謂之順星，然後再散置於門戶井窺各處，謂之散燈花，或謂之散星，辟除不祥之意。（清明采風志）

白雲觀在舊京西便門外左二里地的地方，八日俗爲祭星之日，遊人極盛。這天，以下巫者流的生意爲最佳，卦攤命館，觸目皆是，他們扮得僧非僧，道非道，故作種種奇怪模樣，藉惑那些趨利避害之徒，無不市利三倍。我們常想，世上真有不少的人肯討錢買聽那胡言嚶語的調誡，而自以爲得計，真覺得他們可憐可笑！觀內有順星殿，列有二十八宿和七星像，祭者向己命所屬星宿虔誠叩禮，敬獻香燭並油錢，能消害致福，確有待考，此種風氣，至今未泯。晚上有祭星大典，在大殿香案上排列百零八盞燈，兩邊有二十八宿和七星星盞。方丈率領全體道士，衣法服，鳴鼓擊鐘，誦玉樞經，祈禱災除福降，國泰民安，這種派頭頗似前幾年所聞的負有救國使命的時輪金剛法會，但不知是佛學道，還是道學佛也。許他輩都有這股勁兒！凡星燈以蠟爲度，不再添油加燈心，不知何故。此風民間多有學之者，不過儀式稍有差別耳。（白雲觀廟市記）

十一日九  
曲燈

十一日至十六日，鄉村人縛秫秸作棚，周懸雜燈，地廣二畝，門遙曲黠，歲三四里，入者誤不得還，卽久迷不出，曰「黃河九曲燈」也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燕都雜詠：「鐵樹銀花外，燈宵樂事多，隔離人一笑，九曲轉黃河。」註云：「縛秫爲籬數層，故迂其還，入入其中，迷不易出，名「九曲黃河」。」（見都城雜記）

十三日放燈

十四日放燈

正月十三日，家以小錢一百八枚，夜燈之，徧散井竈門戶砧石，曰「散燈」也，其聚如盤，散如星，富者燈四夕，貧者燈一夕止，又其貧者無燈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燕都燈市，十四日羣兒索繩爲圓城，空中方丈，城中兩兒，輪以帕蒙目，一兒持木魚，時敲一聲，旋易其地以誤之，蒙目者聽聲猜摸，以巧遇奪魚爲勝，則羣擊執魚者，出之城外而代之執魚，又輪一兒入摸之，名曰「摸睛魚」。至十六日，小兒羣集中爲戲，首以一人爲鬼，繫繩其腰，羣兒共牽之，相去丈餘，輪次躍而前，急擊一拳而去，名曰「打鬼」。若爲繫者所執，謂爲被鬼執，聞然其笑，捉以代擊者，名曰「替鬼」。又有以長繩丈許，兩兒對牽，飛擺不定，合雜疑視，若百索然，其實一索也，羣兒乘其動時，輪跳其上，以能過者爲勝，否或爲索所絆，聽掌繩者以繩擊之示罰，名曰「跳百索」。其夜婦女羣遊，祈免災咎，前一人持香牌，名曰「走百病」。凡有橋處，三五相率以過，謂之「度厄」。（宛署雜記）

望前後夜

望前後夜，婦女束草人，紙粉面，首帕衫裙，號稱姑娘，兩童女掖之，祀以馬糞，打鼓，歌馬糞香歌，三祝，神則躍躍，拜不已者，休不起，乃咎也，男子衝而仆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：「迎得神姑深閉門，殷殷擊鼓一聲喧，含心暗欲前來卜，姊妹多猜難不言。」（曹蕪堂詩集）

查慎行鳳城新年詞：「添得樓中幾日忙，簇新裙帕紫姑裝，一年休管憑伊卜，拍手齊歌馬糞香。」（飲美堂詩集）  
燕都雜詠：「敝帚掛紅裳，齊歌馬糞香，一年祝如願，先拜紫姑忙。」註云：「正月閏中用帚插花穿裙，迎紫姑神於廟，以占休咎。」（見都城瑣記）

王崇簡上元前夕詩：「元宵舊俗歎仍在，燕市遊人先夕催，一片風光乘月上，幾重春色逐燈來，鼓聲搖亂肝城動，花影參差火樹開，深夜漫勞思爇燭，蘭膏處處照人回。」（曹蕪堂詩集）

上元前夕

孟浩然薊門看燈詩：「異俗非鄉俗，新年改故年。薊門看火樹，疑是燭龍然。」（東陽集）

何景明元夕懷都下之遊詩：「憶昨長安元夕來，五侯絃管上樓臺。已見炬如千樹列，更看燈似百花開。」

又「龍岫層城接御溝，香車寶勒夜深遊。花坊競買千金帶，綺陌皆懸五色毬。」（以上大復集）

呂高元夕詩：「三五成佳夕，長安樂未央。月華侵畫彩，火樹鬪春光。花覆天街上，星臨閣道傍。大酺隨地賞，廣樂自天張。禁池金吾宿，更分玉漏長。雕輿公子傳，寶馬少年行。燭燭移龍照，吹簫集鳳翔。燈搖環珮影，風散綺羅香。地接宜春苑，人遊不夜鄉。太平真有象，歌舞頌時康。」（江華雜稿）

劉士驥元宵行：「長安城頭明月吐，長安城裏喧雷鼓。正是太平全盛時，共欣佳節逢三五。三五良宵春色濃，金吾不禁九關通。百枝飛焰青霄滿，千炬搖光白日同。隱隱將闌飄巷陌，微微絲管出房櫳。塵生寶篋風才緩，泥染羅衣雪乍融。玻璃屑摩人似蟻，交衢蔽擊馬如龍。肩摩鼓擊爭馳驟，一天烟霧沾雙袖。梵宇鯨鐘響未殘，酒壺鷺盞香初透。此日嬉遊卸玉鞍，此時談話催銀酒。談笑嬉遊樂事頻，千門兒女鬧芳辰。何處不歌落梅曲，何家不賽紫姑神。別有豪華五侯宅，鑄玉鏗金開綺席。絳蠟輝連十二欄，蓬尊香撲三千客。座上蒙茸集翠裘，燈前宛轉塗黃額。宮移羽換調方新，斗轉參橫情正適。參橫斗轉露華寒，問道君王宴鎬京。鳳街雙闕形雲麗，龜架三山紫霧明。雜沓魚龍爭夜色，繽紛鶯燕競春聲。金蓮却向空中現，玉樹翻從火裏生。侍臣共效長年祝，聖主偏含公樂情。由來聖德如春育，省耕應使家家足。燈影花光幾萬重，不如一寸光明燭。」（蠶蜂軒草）

白胤謙燈夕行：「憶昔少年燈夕東，觀燈走馬黃門同。王侯錦帳列雲際，蕭鼓競競噪山紅。豈知彈指二十載，世代變遷諸物改。淚眼遮燈不敢窺，六街風俗相沿在。雪霽月圓天破黑，華燈翠管俱不息。玲瓏幻巧百色備，潦倒流連萬端極。長安貴人子，鞞錦垂貂纓。彩綵照席花映肉，珠鬕卜夜開傾城。善果好燈光正灼，珠盤履迹爭相錯。誰家部卒馳怒馬，馬鞭着處千金落。老夫閱之淚交墮，萬事盈虛他經過。但願燈光歲歲繁，寧深不禁哀安臥。」（東谷集）

王崇簡元夕詩：「寶馬金貂簇錦新，追歡士女擁香塵；笙歌幾處樓臺月，燈火千門簾幕春。往事已同昨夜夢，白年重見太平人。通宵不斷天街鼓，剪燭傳杯莫記巡。」（青箱堂詩集）

高珩元宵詩：「絳紗燈隔玉河微，金鳳軀棲淡曙暉；大似初秋臨水見，流螢巧作鷹行飛。」（鶴雲閣詩）

王鴻緒元夜詩：「今夜皇州月，春風第一場。金吾弛禁鑼，繡閣出紅粧。火樹家家點，蓮燈處處光。那知宦遊者，對景暗思鄉。」（橫雲山人集）

施閏章元夕詩：「燕臺夜永鼓逢逢，蠟炬金檣爛熳紅；列第侯王燈市裏，九衢士女月明中。玉簫偏唱江南曲，火樹能禁塞北風。惟有清光無遠近，它鄉故國此宵同。」

又燈夕同諸公月下口號詩：「令節良宵草草過，天街燈少看人多。論文結伴渾無賴，占盡風流踏月歌。聽憐誰聽玉漏催，前門紅袖摸釘回。太平鼓靜鼙山暗，錦粉香車不斷來。燈市常年靈佑宮，今年燈市散春風。聖朝罷却天魔舞，烽火休教照夜紅。」（以上惠山先生詩集）

馮溥元夕詩：「風和烟霧舊神州，紫陌笙歌徹畫樓。珠絡雙鬟爭墮馬，貂榆叢轡盡牽牛。梅花曲度邀明月，楊柳春生媚御溝。火樹星橋何處是？衣香履跡不知愁。」

又元夜春詞：「滿街簫鼓月華澄，墮馬粧成只自矜；更得男兒遮護好，偏身香汗看珠燈。」（以上佳山堂詩集）

西苑張燈，自正月十四夜起，至十六夜止。（人海記）

趙吉士帝京雜錄：「張燈不用錦爲棚，花鳥魚龍手自鑿；引出靈樞羊鼓隊，唱歌消盡一更更。」

又「南苑人人帶醉迴，太平園裏歇歌臺；紅燈競買琉璃小，更向廠東門內來。」（以上萬善堂自訂詩）

楊允長都門元夕張燈記：「京師燈市，始正月八日，至十三而盛，十七而罷，市規也。張燈亦如之。張燈之地，以正陽橋西廊房爲最，巷有五聖祠，康熙祭叩，里人燃燈祀神，來拜觀者如堵，因廣衍爲闔世之燈，巷隘而衝，不容並軌，車

旋轉馬，仕商往來經之者，十率八九。向夕燈懸，遠近遊觀，不下萬人。施放烟火，鼓吹絃索，走橋，擊唱秧鼓，粧耍大面具，舞龍燈諸戲，亦趁喧雜，蟻聚蜂屯，紛沓尤甚。非多樓居，燈影上下參差，輝燦如晝。燈之類，流珠、料絲、畫紗、五色明角、麥積、通草、百花、烏獸、蟲魚、水壑、及走馬、蠶山等，巧變殆盡。又巷俱業買遷者，日則交易百貨，夕即戲以所業，翦紙爲燈，懸門楹記焉。更闌後，他巷陌遊人散盡，獨此馮影歌聲，沉沉味旦也。——（見廣聚宛平縣志）

近年上元張燈，惟前門外各大店中，及西河沿綢緞舖人參舖，打磨廠東西江米巷中，稍有可觀，而大柵欄火寶塔，鐵門之火判官，則每歲必設也。

上元乾清宮大宴，設蠶山燈，預於上年秋時，收養蟋蟀，明燈時置其中，宴畢樂止，唧唧蟲聲自燈中出。（以上水曹

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火樹銀花繞禁城，太平鑼鼓九衢行，今年又許開燈戲，貴戚傳柑到四更。」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遊人頗湧徧天街，元夜紗燈處處排，名戲已多殊取厭，一清二日盡聊齋。」（見遊賞門）

都門雜詠上元云：「金吾不禁往來頻，春鶴良宵氣象新，銀燭影中明月下，相逢俱是踏燈人。」（見箇令門）

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，祭神，以元宵爲獻，俗謂之「燈節」。三街六市，前後張燈五夜。其燈有大小、高矮、長短、方圓等式，有紗紙、琉璃、羊角、西洋之別，其繪人物，則列國、三國、西遊、封神、水滸、志異等圖，花卉則蘭、菊、梅、桂、資、竹、牡丹，禽獸則鸞、鳳、龍、虎，以至馬、牛、貓、犬、與魚、蝦、蟲、蟻等圖，無不顏色鮮美，妙態傳真，品目殊多，頗難枚舉，而最奇巧者爲冰燈，以冰琢成人物、花鳥、蟲獸等像，冰以藥固之，日久不消，雕刻玲瓏，觀者嘉賞。而豪家富室，演放花盒。先是市中搭蘆棚於道側，賣各色花盒爆竹，堆掛如山，形式名目，指不勝屈，其盒於晚間月下，火燃機發，則盒中人物花鳥，墜落如掛，歷歷分明，移時始沒，謂之一層，大盒有至數層者。其花則萬朵零落，千燈四散，新奇妙製，殊難會意。近日亦有洋式製造者，尤變幻百出，窮極精巧，不可名狀。又有好事者，於燈月之下，爲藏頭詩句，任人猜搨，謂之「燈謎」。俗曰：「燈虎。」



此五夜，凡通衢委巷，燈光星布珠懸，皎如白晝，喧闐徹旦，人家舖肆，鐘樂歌吹，市食則蜜食糖果，花生瓜子，諸品果蔬，王孫貴客，士女兒童，傾城出遊，謂之「逛燈」，一車馬摩聲，幾無寸隙。茶樓則低唱高歌，酒市則飛觴醉月，笙簧鼓樂，嘯采狂呼，斯時，聲音鼎沸，月色燈光，而人不覺為夜也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朝市叢載上元詩：「滿城燈火耀街紅，絃管笙歌到處同，真是昇平良夜景，萬家樓閣月明中。」（見節令門）

自十三以至十七，均謂之燈節，惟十五日謂之正燈耳。每至燈節，內廷筵宴，放烟火，市肆張燈，而六街之燈，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，工部次之，兵部又次之，他處皆不及也。（兵部燈於光緒九年經開文介禁止）若東安門、新街口、西四牌樓，亦稍

有可觀，各色燈彩，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為之，並繪畫古今故事，以資玩賞。市人之巧者，又復結冰為器，栽麥苗為人物，華而不侈，樸而不俗，殊可觀也。花炮棚子，製造各色烟火，競巧爭奇，有盒子、花盆、烟火杆子、線穿牡丹、水澆蓮、金盤落月、葡萄架、旗火、二踢脚、飛天十響、五官鬧判兒、八角子、炮打襄陽城、匣炮、天地燈等名目。富室豪門，爭相購買，銀花火樹，光彩照人，車馬喧闐，笙歌聒耳，自白晝以迄二鼓，烟塵漸稀，而人影在地，明月當天，士女兒童，始相率嘻笑而散。市賣食物，乾鮮俱備，而以元宵為大宗，所以點綴節景耳。又有賣金魚者，以琉璃瓶盛之，轉側其影，大小俄忽，實為他處所無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明季，都門燈市甚盛，流寇亂後，此舉遂罷，然流風所及，餘韻未泯，終清之世，每屆新正，十三上燈，十八落燈，民間猶以之點綴元宵節景也。鼎革以後，百事維新，前門一帶商店，雖仍例行不廢，而大率乞靈電機，非不眩奇鬪巧，終嫌味同嚼蠟。今惟大柵欄之瑞蚨祥，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，尚有絹燈數百盞，應時而懸，任人品評。其製作絕精，綵畫又多出名人手筆，西廂、三國、水滸、紅樓之類，摹繪全書事實，栩栩如生，是真無愧為美術者歟。（京華香夢錄）

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街西，互二里許，南北兩廡，凡珠玉寶器，以速日用微物，無不悉具，衢中列市，莖置數行，相對俱高樓，樓設雕籠，為燕飲地，一樓每日貨值至有數百緡者，夜則燃燈於上，望如星衢。市自正月初八

日起，至十八日始罷，鬻燈在市西南，有冰燈，細弱百綵，澆水成之。（燕都遊覽志）

尤思謙燈市行有云：「皇州自昔稱佳麗，況復垂裳當盛世；富貴嬌奢溢里閭，考鐘擊鼓迎新歲。新歲融和春色妍，華燈爭市上元前；珠宮瓊瑤臨長陌，瓊島瑤光散市廛。萬戶千門懸未足，拂檻緣廊復相續；競巧呈奇弗少休，迷心奪目紛成俗。遙望渾疑錦綺針，側身恍若彩霞居。紅花灼灼高仍下，玉樹森森密復疎。金羊魚枕懸文蓋，珠箔銀毬縹畫帶。閩海瀛池新製奇，珊瑚寶玉殊汪洋。高樓歌舞逐芳時，接踵駢肩詎有涯。雕鞍未轂爭馳逐，繡履羅襪共遙遙。旭日初升已紛集，嚮晦營營猶未散。金穴承恩善價沽，玉樓鬪靡勞求急。須臾皎月上層城，懸向華燈寶炬晶。共權節序誇奇麗，隨曲徵歌送遠聲。」（慎修堂集）

王家屏燈市詩：「帝京春色盛元宵，圍闌門東架綵橋；五鳳樓臺天切近，三陽時節凍全消。銀鑿菌萐香球結，玉盤芙蓉絳帶飄；燦燦崑山粉綺綬，玲瓏珠樹縷瓊瑤。金蓮巧擬宮中製，銅馬新從海外雕；雲斂畫屏開翡翠，煙霏朱幌護綃綃。雀張富貴飛甍殿，寶灌豪華走馬驕；萬井歌鐘騰笑語，九衢冠蓋雜塵囂。月當清夜光逾滿，時直豐年樂更饒；柏酒劇於燕市飲，蘭膏豈獨漢宮燒。聖皇有道民同樂，窮谷荒簷玉燭調。」（復齋山房集）

燈市雖無所不有，然其大端有二：一，執素珠玉，多宜於婦人，一也；華麗妝飾，多宜於貴戚，二也。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，與假古銅器耳。余在燕都，四度燈市，日日遊戲，欲覓一古書古畫，竟不可得。（五雜俎）

燕城元日以阡張供祖考之前，三日後撤而焚之。佛前則供以果麪，阡張至元宵後乃焚之。阡張暨紙爲條，與冥紙同類。正月十日至十六日，結燈者各持所有，貨於東安門外，名曰「燈市」，價有至千金者。商賈輻集，技藝畢陳，冠蓋相屬，男婦交錯，市樓賃價騰湧。十四日夜試燈，十五正燈，十六日罷燈。（宛署雜記）

謝泰宗燈市竹枝詞云：「燈市千工百巧新，高臺歌舞月留人；金輪踏水魚龍戲，玉樹飛華錦繡春。海上六龍山可駕，雲邊雙鳳響天鈞；雕鞍嬾上思公子，翠鈿鋪金逐馬塵。此日踏歌已先賞，門賈王孫繡籠帳；上帝樂神息肉中，波



二童子引索略地，如白光輪，一童子跳光中，曰「跳白索」。婦女相率宵行，以消疾病，曰「走百病」。又曰「走橋」。金元時三日放偷，偷至，笑遺之，雖竊至妻女，不加罪，夷俗哉。（以上各處景物略）

沙張白燈市歌有云：「靈佑宮前落日黃，車馳馬驟通都忙；燈市賣燈燈欲盡，八珍五彩交輝煌。大燈一架百夫昇，輿臺呵衛喧箱坊，詎止中人十家產，好當僻縣三年糧。」（定華集附）

燈市舊在內城東華門外，今移正陽門外靈佑宮傍。至期，結簾舍，懸燈高下，聽遊人查觀，蓋京師坊巷，元夕不放燈也。（人海記）

八日至十七日，商賈於市集花燈百貨，與古今異物，以相貿易，曰燈市，舊在東華門外，今散置正陽門外琉璃廠，而靈佑宮爲盛，元宵前後，金吾禁弛。（輿地記）

燈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，燕都遊覽志所稱「相對俱高樓，樓設氈簾幕，爲燕飲地，夜則燃燈於上，望如星衛」者，今則無是。憶余昔年，尙見路南樓六樓，踴然無恙，今不可問矣。每上元五夕，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，有鐙棚數架，又各店肆高懸五色鐙球，如珠球，如霞標，或間以各色紗鐙，由鐙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，相銜不斷，每初月午升，街塵不起，士女雲集，童稚歡呼，店肆鑼鼓之聲，如雷如響，好事者然「水繞蓮」「一丈菊」各火花於路，觀者如雲，九軌之衢，竟夕不能舉步，香車寶馬，參錯其間，愈無出路而愈進不已，蓋舉國若狂者數日，亦不亞明代鐙市也。此外地安門東安門外，約略相同，六部皆有鐙，惟工部最盛，頭門之內，鐙彩四環，空其壁，以鐙填之，假其廊，以鐙幻之，且鐙其門，鐙其室，鐙其陳設之物，是通一院皆爲鐙也，此皆吏胥匠役輩爲之，遊人闐咽，城內外士女畢集，限爲之穿，近日物力銷耗，漸不如前，鐙景游塵，均爲減色矣。（天咫偶聞）

元夕夜撰  
釘

京師元夕，遊人火棚，沿路說發，而婦女多集玄武門抹金鋪，俚俗以爲抹則却病產子。（長安客話）

橫雲山人集帝京春詩：「璧月初圓夜，金吾徹禁宵；鮑吞蘭炬轉，露借玉笙調。遊伎皆珠璣，王孫盡紫貂；天門魚

綸迴，聯袂度星橋。」白註云：「燕京風俗，元夜婦女上正陽門橋摸城門釘爲戲，諷宜男也。」

燕京風俗，元夜婦女戲往正陽門，摸釘爲戲，相傳諷宜男也。（《陝西詩集》）

彭龜章幽州士風吟夜摸釘云：「春宵刻骨銷，誰畫蟾蜍形，畫蟾蜍起遊俗戲，後來宜男夜摸釘。夜摸釘，女子行，

走橋踏穿雙繡履，入市不徧千珠燈。月斜星散諸燈落，歸倚紅燈飲羊酪。」（《松風閣詩集》）

上元立春

王崇簡上元立春詩有云：「京國逢春風尚嚴，芳辰燈夕宵相兼，辛盤齊俗陳生菜，玉陞新恩罷進柑。」（《實齋

詩集）

馮溥元夜春詞：「寶珠貂袖是內粧，香車冉冉過垂楊；共說今年春意早，玉河已見柳絲長。」

又：「欲換羅衣尚怯寒，元宵烟火滿長安。軍中只是懸刁斗，那識花燈帶笑看？」（以上俱山陰詩集）

元宵烟火

上元夕，西廠舞燈，放烟火最盛。清晨，先於圓明園宮門，列烟火數十架，藥線徐引，燃成界鬮欄杆五色，每架將完，

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，並有龍鶴及喜鵲數十，在盒中，乘火飛出者。（《履歷雜記》）

都門雜咏放盒子云：「花燈徹夜是元宵，盒架高支望去遙，最怕層層分不斷，連皮帶骨一齊燒。」（見時尚門）

上元燈謎

初二至十六間琉璃廠，上元設燈謎，猜中以物酬之，俗謂之「打燈虎」，謎語甚典博。上自經文，下及詞曲，非學

問淵深者弗中。（《燕京雜記》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鬧猜燈謎雅如何，齊社何嫌日日過，爲有同心思盡興，元宵尤自掛燈多。」

元宵巡城

京師正月十四至十六爲燈節，外城各懸燈結綵，以應節氣，三日內金吾不禁，每夜有巡城御史，至市查點，禁醉

酒譁曠者，本坊以紅燈數十導引，人多觀之。（《香齋詩話》）

上元火判

趙翼戲咏火判官詩註：「京師人於上元節以泥塑鬼判，虛其腸，燃火於中爲戲。」（《陝西詩集》）

宵上元隨元

都門好，圍館鬧元宵，看部登場歌錦瑟，闌臺勝會聚雲輜，人老一枝簫。（《望江詞話》）

上元調將

京師每遇上元節，五城各設燈棚，寶馬、香車、極承平歲華之麗。是夕三鼓後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，以燈繩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，謂之「調將」，二百年來舊例也。（王奕藏札記）

上元食元

一歲貨聲「桂花元宵」註云：「挑擔前設鍋爐，由查白糖奶油，加果各餡。」

湯圓一曰湯潤，北人謂之曰「元宵」，以上元之夕必食之也。然嘗嘗年有之，屑米爲粉以製之，粉入水，沈澆之使滑而製成者，爲掛粉湯圓，有甜鹹各餡，亦有無餡者，曰「實心湯圓」。（清稗類鈔）

元宵放燈

王永積踏燈詞註云：「都城元宵，舊放假十日。」（心蓮室遺集）

十五夜籠燈節

催燈柳：五夜街市人海，常恐滋生是非，官廳暗囑更柳，三更便打五更。早先步營僱乞兒作柳夫，行則結隊。北新橋心，西滿北蒙，東關漢軍，五夜二更時，三隊數十夫，相遇於橋間，各列其隊，喊號一聲，羣柳敲起，遞換柳點，如曲牌然。笑語雜還，聲聞多遠，游人奔赴，四面體嚴，皆看柳而不看燈，而燈不散則不已也。（春明夢風志）

燈節宵棍

北平俗曲姑娘拌嘴云：「剛過了燈節兒，香樓正是豔陽天兒，姐兒們沒有賣買，很得閑兒，吃罷了早起的飯兒，漱了漱口，剔了剔牙兒，喝了碗香片茶兒，含上一根長烟袋兒，裝一荷包定子烟兒，無是無非的說閑話兒。」（百本張鈔本馬頭調）

鈔本馬頭調

十六日放

金國治盜甚嚴，每捕獲，論罪外皆七倍責償。惟正月十六日，則縱偷一日以爲戲，妻女寶貨車馬，爲人所竊，皆不加刑。是日人皆嚴備，遇偷至則笑遣之。既無所獲，雖春鐺微物，亦攜去。婦女至顯入人家，伺主者出接客，則縱其婢妾盜飲器，他日知其主名，或偷者自言，大則具茶食以贖，（謂之贖者）次則攜壺，小則打餅取之。亦有先與室女私約，至期而竊去者，女願留則聽之。自契丹以來皆然，今燕亦如此。（松溪紀聞）

正月十三日，放契丹作賊三日，如盜及十貫以上，依法行道。（燕北誌記）

金與元國俗，正月十六日謂之「放偷」，是日各家皆嚴備，遇偷至，則笑而道之，雖妻女車馬寶貨，爲人所竊，皆

不加罪。聞今揚州尚然，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橋，恐亦遺俗也。（上海風俗）

毛西河放偷連韻云：「渤海向北，有個風俗，平日禁偷極嚴，至每年元夕，各許里巷放偷一日，以爲歡樂。」（毛

西河全集）

燕都雜詠：「上元良夜水鏡火暢遊，守戶勞黃犬，金吾正放偷。」注云：「元夕小竊，元時不禁，名「放偷。」」

揭傒斯結羊腸詞：「正月十六好風光，京師兒女結羊腸。焚香再拜禮神異，剪紙九道尺許長。燃成對館雙雙結，

心有所祈口難說，爲輪爲鏡復苦多，忽作羊腸心自別。隣家女兒聞總至，未辨吉凶憂且畏。須臾結罷起送神，滿座歡

欣難顯稱。但願年年逢此日，兒結羊腸神降吉。」（欽定四庫全書）

婦女結羊度一條，對解之名，「解羊腸」，舊俗也。（漢魏雜詠注）

周用走百病詩：「都城燈市出來盛，大家小家同節令。諸姨新婦及小姑，相約梳妝走百病。俗言此夜鬼穴空，百

病盡歸塵土中，不然今年且多病，臂枯眼暗兼頭風。踏穿街頭雙繡履，勝飲醫方二鍾水。誰家老婦不出門，折足蹣跚

曲房裏，今年走健如去年，更乞明年天有緣。鞞州艾葉一寸火，只向他人肉上然。去年同伴今希有，幾人可卜明年走

長安主人肯居停，寂寂關門笑後生，但願中秋不見月，博得元宵兩打燈。」（周若甫集）

正月十六日夜，婦女俱出門走橋，不過橋者云不得長壽。手攜錢賄門軍，摸門鑲，云卽生男。（北京歲時記）

八日至十八日，集東華門外，曰燈市。貴賤相逐，貧富相易質，人物齊矣。婦女著白綾衫，陰而背行，謂無腰腿諸疾，

曰「走橋」。至城各門，手暗觸釘，謂男子祥，曰「摸釘兒」。擊太平鼓，無昏曉，跳百索，無稚壯，戴面具，耍大頭和尚，聚

觀無男女，有以詩隱物，幌於寺觀壁者，曰「商燈」，立想而漫射之，無密焉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十六夜詩：「上元昨已過，風俗重今宵。擊鼓多當巷，搥燈徧走橋。銀花爭月豔，寶馬趁人驕。聯袂羣遊子，

相矜拾翠翹。」

又王正誥俗竹枝詞：「兩三四日即元宵，望欲翹翹不盡嬌；別理新妝稱燈月，恐人約伴夜遊橋。」（以上青箱堂詩集）

汪琬走百病行：「正陽門外芳菲節，月明如雪鏡如月；有鏡有月恰宜人，街鼓擊擊鳴不絕。長安女兒最傾城，口脂面澤含芳情；一生不識長安道，試向鏡前踮月行。怪得年來瘦無力，頻邀待詔施方術；只因未上正陽橋，百病交加減顏色。白綾衫，曬曬新，爭從橋畔步纖塵；小姑扶嫂姊將妹，惱殺長安輕薄人。三三五五同游伴，共指腰身祝強健；終年不賽藥王祠，育女生男悉如願。從來不怕漢金吾，何況坊司吏卒呼。歸來夜半渾無事，又覓荆箕候紫姑。」（注錢箋全錄）

正月十六日夜，京師婦女，行遊街市，名曰「走橋」，消百病也，多著葱白米色綾衫，爲夜光衣。（城北集詩註）  
馮溥元夜春詞：「一望平沙萬里遙，月明何處尚吹簫；旁人爭說前門好，姊妹牽衣過小橋。」（佳山堂詩集）

京城元夜，婦女連桂而出，踏月天街，必至正陽門下，摸釘乃回，舊俗傳爲「走百病」。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，詞云：「華燈看罷移香履，正遇陌遊塵絕。素裳粉袂玉爲容，人月都無分別。丹樓雲淡，金門霜冷，纖手摩挲法。三橋婉轉凌波躡，斂翠黛，低回說。年年長向風城遊，曾望蕊珠宮闕。星橋雲爛，火城日近，踏遍天街月。」（鳳樓）

歲時記燕城正月十六夜，婦女羣遊，其前一，持香餅人，名爲「餅人香」。凡有橋處，相率以過，謂之「走百病」。又暗摸前門釘，中者兆□宜子，至今猶然。（曹韻）

元夕，婦女聯臂出遊，曰走百病，過橋，謂之度厄。又向正陽門上摸索銅丁，云宜男也，相習成風，不知何據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北平俗曲正月正云：「正月正，呀呀啲，娘家接我去看燈，問了婆婆問公公，婆婆說去了你蚤蚤的，回媳婦說是我還要走走百病，媽媽呀！你也去罷，走走橋兒不腰疼。」（笠翁續語）



十六夜觀

十八日開

十九日白雲觀

何景明燕京十六夜曲：「御河橋畔千尺臺，燕京女兒踏歌來；臺上歌鐘日夕起，橋頭酒壺深夜開。」

又：「九衢車馬似山河，萬金買燈不道多；已留華月照歌舞，更放香風吹綺羅。」（以上天復集）

十八日謂之殘燈末廟，然後市井如常，工人反肆，商賈各執其業，至開印之期，則學子攻書，官兵執差如平日，此

半月餘，德勝門外正覺寺遊人甚多。（京都風俗誌）

吳寬燕九日詩：「京師勝日稱燕九，少年盡向城西走；白雲觀前作大會，射箭擊毬人馬蹂；古祠北與學宮依，簫

鼓不來牲醴稀；如何義士文履薄，不及道人邱處機。」（續雲峯雜錄）

十九日名「燕九」是也。都城之西南，有白雲觀者，云是勝國時邱真人成道處，此日僧道福帳，凡聖瀟灑，勳成

內臣，凡好黃白之術者，咸遊此訪丹訣焉。（酌中志）

正月十九日，都人集白雲觀，游冶紛沓，走馬蒲博，謂之「燕九」節，或曰「闌邱」，或曰「宴邱」。相傳是日真

人必來，或化冠紳，或化士女，或化乞丐，於是羽士千百，結坐松下，莫幸一遇之。

十九日集白雲觀曰：「耍燕九」，彈射走馬焉。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燕九遊白雲觀詩：「道院巍然歷劫灰，羣遊雜沓擁難開；相傳此日真人至，不見凌風駕鶴來。寶馬嘶馳

猶紫陌，青山旋繞舊荒臺；偕君且向樽前醉，莫笑黃梁夢未回。」（青丘堂詩集）

燕九，京師舊俗也，相傳為長春真人邱處機得道日，白雲觀遊人最盛。（松蘿詩話）

出西便門八里，有白雲觀，元時邱真人修道於此，後因其某為廟。上元之日，為真人生辰，其前數日，住持道士，即

酒掃殿庭，滌除院宇，賣香楮及百貨者成集，遊人往來，自朝至暮無停軌。道士之狡黠者，衣衲手棕屨，或門或廊廡間，

注目凝視，不言不笑，終日跣坐蒲團作仙狀，而人亦蟻集叢視，儼若真仙降臨，惟恐失之交臂，吁！何世人好異而喜於

傳會若此也？（春明叢說）

京都行枝詞：「繞過年宵未數天，白雲觀裏會神仙。」（正月十九日俗語） 沿途多少真人降，個個真人只要錢。」

（見遊聖門）

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燕九節云：「白雲觀中燕九節，跳丸舞劍訪方術。盡言是日真人來，或化冠纓或行乞；冠纓行乞皆神仙，著意求之無風緣。赤龍不敢陶安治，紛紛羽士青松下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長春觀在西便門外，今名白雲觀，每歲正月十九日廟會，名「燕九」。（燕都雜詠注）

都門舊語白雲觀詩云：「清明時節臨陽天，鶴引鳧飛會法筵。要識真仙行處有，年年錯過總無緣。」

西便門外白雲觀，爲道衆聚會之所，每年正月十九日致醉祠下，謂之「燕九節」。男女至觀，焚香持齋，徹夜達旦，謂之「會神仙」。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觀，此風俗之不善也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都門打油歌白雲觀詩云：「奇巧紗燈掛滿牆，春風微燕一爐香。山頭亭畔多花木，遙隱疏鐘響夕陽。」

白雲觀祀元長春真人邱處機，正月十九日，都人遊此，名「燕九節」。（京師地名對註）

十九日謂之筵九，每至筵九，皇上幸西廠子小金殿，筵宴，看玩藝，賈蒙古王公，請公告歸。巨工之得着貂裘者，盡於是日脫去，改穿白絳毛矣。民間無事可紀，遊賞白雲觀者，謂之會神仙焉。

白雲觀在阜城外西南五六里，其基最古，自金元以來卽有之，觀內「萬古長春」四字尙存，爲邱長春所書。每至正月，自初一日起，開廟十九日，遊人絡繹，車馬奔騰。至十九日爲尤盛，謂之會神仙。相傳十八日夜內，必有仙真下降，或幻遊人，或化乞丐，有緣遇之者，得以却病延年，故黃冠羽士三五成羣，跌坐廊下，以冀一遇，究不知其遇不遇也。

（以上燕京雜詩記）

白雲觀，元之長春宮也，昔在城中，今則爲城外巨刹，猶可冠京師。正月十九日，俗稱「鬧九」，前數日，卽游人不絕。士女昌丰，而羣奄尤所趨附，以邱長春乃白宮者也。（天咫偶聞）

會神仙，游賞白雲觀之謂。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真下降，或幻遊人，或化乞丐，有緣遇之，却病延年。（香明采風志）

京師西便門外有白雲觀，每年元宵後開廟十餘日，傾城士女皆往遊，謂之「會神仙」，一住持道士，發費無數。（清代野記）

白雲觀在西便門外，院落以千數，都門之首觀也。相傳乃元時邱長春得道處，明季闖亂，爲一于道人所保留，雖滄桑頻經，而卒未稍受影響。觀內多老道，自稱年逾百歲，第亦未可盡信。小靈山者，在觀東，以碎瓦砌成。養老院居觀西，百歲之老人，老豬、鷄、鴨、鵝等，皆蒼萃於是。馬場在其右側，風華少年，頗有據鞍游此者。觀之外院，有一白石橋，橋下無水，得石室二，東西對向，兩老道服藍布裳，各據其一，不食不飲，閉口枯坐，前懸一鐘，鐘前一木錢，謂能以錢幣擊中木錢之方孔，可博一歲之吉利，實則老道藉此斂錢，愚者不察，適中其計耳。其地清幽絕倫，世外桃源，歲首十九日，車塵馬跡，絡繹不絕，於是幽壑而成人海矣。厥名「燕邱會」，與元旦之廟旬，上元之觀燈，同稱上林盛舉。北里羣花，趨者甚衆，曉粧初罷，每昵所慵，命駕同往。至則禮神佞佛，以祈默佑，且有自按芳齡，就所司歲神前，虔誠進香，名曰「點星宿」。櫻口喃喃，殆皆祝早得如意郎君，採登彼岸耳。或逕叩其意，則含情微訴，欲得星宿作月老。雖爲諛詞，亦殊動聽。（京師春夢錄）

京師正月十九日，游白雲觀，曰「燕九節」。野獲編以爲「烟九」，云以烟火得名，又曰「淹九」，則燈市十八日，取淹留之義，又曰「鬧九」，相傳全真是日就鬧。（香齋瑣記）

郊西白雲觀供邱真人，相傳十九日生辰，亦求賽之會也。橋下懸一銅鏡，其大逾蓋，凡人祀神畢，皆於橋欄杆上擲錢，如中其孔，則大利市，中與不中，均無下捨之疑。十日閉會，同阿堵盈萬，則爲道人終歲之儲。（舊都文物略）

十八日爲會神仙之日，白雲觀內最有趣味最熱鬧的一天，俗傳是夕，必有神仙下降，神仙們，照集神仙大成的

中國的人的說法，向來是不輕易現露本相的，他們下臨人世的時候，或化爲繒神，或化爲乞丐，或變成老嫗，或變成童穉，唯有緣者能遇之；這晚，神仙們也不會例外，雖然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到底變化成什麼人物，一般迷信男女，和迷信男女，如富室妾姬，執袴子弟，下等痞棍，率信於觀中，澈夜不眠，有的在床上輾轉反側，有的在各偏僻地點藏躲，期與神仙一晤，謂之會神仙。有些老道們喜作狂態奇行，假冒神仙，以釣衆愚，迷信男女們除了會着這般假神仙外，不知會着真神仙沒有？不信的男女們，都抱着「醉翁不在酒」之意，因此每每發生了風流趣聞，成就了男女的好事，將一座梵王宮當作了楚陽臺。其樂不減於會神仙。會神仙是其假借之名義也，神仙們亦知之乎？十九日爲長春真人誕辰，觀爲邱祖闡教之地，是日當然爲一重要紀念日。凡善士檀越，好黃白術者，往往不遠千里而來，進香上供，愈聽茶香室三鈔說：「此日僧道輻輳，凡聖瀾集，助臣內感，凡好黃白之術者，咸游之，訪丹訣焉。」可見此日盛況，此風今日稍替。在昔每有不少官富人等在此日散錢布施，動輒耗數萬，此類豪舉，今日無有矣，即連到處求錢的乞丐也沒人理會得，亦人心不古之一證歟？俗稱燕九節，或稱燕邱，筵九，闌九，淹九，其義多不可考了。觀內商販，多設席棚，賣食物與玩具者最多，以小漆佛爲最出名，游者多樂購之，藉留遊觀紀念。（自雲觀廟市記）

十九以後  
開印

開印之期，大約於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三日之內，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，先行知照，朝服行禮，開印之後，則照常辦事矣。（善堂歲時記）

二十三打  
鬼

喇嘛打鬼者，即占「鄉人醜」之意耳，喇嘛最尊者爲呼必辣吉，人稱之曰「胡圖克土邁」，說再來人也。次爲朝爾吉，次爲勺撤，次爲喇木占巴，次爲喇卜處，次爲溫則武，次爲德穆齊，次爲哈楞，次爲哈絲規，次哈素爾，次班第，次哈由巴，次戴由巴，次骨松爾，次頓嗎，女喇嘛爲尺巴甘赤。打鬼，喇嘛話曰「部勺」。每歲打鬼有數次，是日喇嘛廟中，殿上燃燈數百盞，豎大旗於殿之四角，旗畫四天王像，命戲由巴鳴金，傳執事者齊集。設大喇嘛座於殿之東，朝爾吉以下皆列坐，一喇嘛名茶勃勒氣，散淨水於衆喇嘛手上，名曰「打淨」，几案上設胡郎八令，蓋以醜陋拮据，像人獸行，以

供鬼食，左右二甲士監之，甲士以帛束口，防人氣觸八令上，則鬼不食耳。班第裝二鬼，跳躍一夜又側臥之，向其一呼則潛匿，諸喇嘛隊撒鷄，以嚇人眼，殿上隨吹鋼凍，其聲甚慘。鋼凍者，以人骨爲之，似籬籬類，諸樂器皆奏，大鼓柄鼓，聲震屋宇。哈素爾十二人，戴假面，裝天神天將，雙雙跳舞，出殿庭而下。又哈榜十人，裝十地菩薩，花翎錦衣，鞭之而出，手執天靈蓋，獨體棒，又杵等物，旁立喇嘛數百人，各持鼓鏡敲擊，鼓鏡之疾徐，隨舞之節奏。跳訖，溫則忒宜開經，佛喇嘛朗誦祕密神咒，咒聲如雷，鈴聲如雨，喇木占巴以胡郎八令擲於地，二喇嘛裝牛鹿假面，持刀斫地，作殺鬼之狀。一喇嘛戎裝，持方天戟，吐火吞刀，云有神附於身，觀者皆膜拜，奉界單于神以問休咎。界單者，稻山也，又名哈塔。跳舞畢，哈由巴以糖一鉢候於戶外，抹衆喇嘛之口，而打鬼佛事終焉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京城番寺極輾峨，佛事新奇喇嗎多，（黃衣）」（在德勝門外，正月）」（佛事，名曰打鬼。）也曾瞧打鬼，未沾白土又何？（打鬼但以白土打人。）（見遊覽門）

查得德勝門外黑寺喇嘛廟，每年正月內，各喇嘛等在寺前跳舞撒灰，並捨給觀者錢文，驅鬼逐疫，原係舊習相沿，每歲逢期，聚衆至萬餘人之多，爭接捨錢，擠擠滋事。（金吾事例）

廿三日，德勝門外土城關東北慈度寺，俗呼黑寺，黃衣番僧，誦經送祟，謂之「打鬼」。城中男女，出郭爭觀，寺前教場，遊人蟻聚雲屯。又有買賣趕趁，香茶食果，及綵粧傀儡，紙鸞竹馬，串鼓蝴蝶，頭碎戲具，以誘悅童輩者，在在咸市。至時僧衆出寺，裝扮牛頭鹿面，星宿妖魔等像，旛旗傘扇，擁護如天神，與鐘鼓法器之聲，聒耳炫目。其扮妖魔像者，皆番僧年少者數人，手執短柄長尾鞭，奔於稠人中亂擊之，無賴者謔語戲罵，以激其怒，而僧奔擊尤急，以博衆笑。喧鬧移時，黃衣歸寺，則遊人星散，絮陌飛塵，輕車駟馬，魚貫入城，而日已近山矣。其浪蕩之人，或藉看打鬼爲名，往往潛入青樓耳。（京都風俗述）

打鬼本西域佛法，並非怪異，即右者九門總體之遺風，亦所以禳除不祥也。每至打鬼，各喇嘛僧等，扮演諸天神

將，以驅逐邪魔，都人觀者甚衆，有萬家空巷之風。朝廷重佛法，特遣一散秩大臣以隨之，亦聖人朝服降階之命意。打鬼日期，黃寺在十五日，黑寺在二十三日，雍和宮在三十日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黃黑寺皆有跳步扎之舉，金剛力士，天龍夜叉，奉白傘蓋佛以遊巡。先有黑面如進寶回之狀，及白骷髏二人，或四人，到處鞭辟，有難之遺意焉。每歲正月，黃寺十三日，黑寺十五日，雍和宮二十一日，旂壇寺初六日。繡表面具，皆由內制，王公大臣，朝服隨之，雖近兒戲，典至重也。（東燕瑣錄）

黃寺有二，皆在北城附郭，爲黃教喇嘛卓錫之所，因以是名。（二字一在安定門外，名普濟寺；一在德勝門外，名慈渡寺，舊別之。）西黃寺內，華殿五楹，傳係遼太后蕭氏臨政之殿址，予得之於司喇嘛所云，姑存此說，以待考證。每屆

上元節序，各喇嘛演習舞蹈，或戴面具，或擊鼓樂，牛鬼蛇神，聚在一堂，口唱番歌，似有節奏，名曰「打鬼」，能辟不祥。是日萬人空巷，裙履難選。按打鬼本西域俗例，今蒙古西藏，多有行之。（京華春夢錄）

二十五填倉

二十五日，人家市牛羊豕肉，恣餐竟日，客至苦留，必盡飽而去，名曰「填倉」。（北京歲華記）

二十五日曰「填倉」，亦醉飽酒肉之期也。（酌中志）

二十五日大啖餅餌，曰「填倉」。（帝京叢物略）

京師正月二十五日，進酒食，名曰「填倉」，貴賤皆然。（燕之題天啓文詞註）

燕都雜詠：「佳節近填倉，灰龍引更長，女紅停一月，針黹歲時忙。」註云：「正月二十五日爲填倉日，具酒食，門引灰龍，女工停作。」（見都城雜詠）

每至二十五日，糧商米販，致祭倉神，鞭炮最甚，居民不盡致祭，然必烹治飲食，以勞家人，謂之「填倉」。（燕京歲

時記）

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，鞭炮相接不斷，居民烹治飲食，謂之填倉。（春明夢風志）

二月余月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二月都城春動野，引龍灰向銀床掛，士女城西爭買架，看馳馬，官家迎佛官闈若。水暖天鵝粉欲下，處房夾纈催車駕，却道海青逢燕怕，纔過社，柳林飛放相將罷。」（圭齋集）

燕臺新月令二月云：「是月也，鷄糝祀日，山桃華，城笳鳴，春香會攢印，冰盞鳴，陀羅轉，燈車賣豆，塚土加，溝始臭。」

（見水滸清眼錄）

陳舜爲指揮，善詞曲，又善謔，常居京師，戲作月令，惟記其二月下云：「是月也，壁盡出，溝中臭氣上騰，妓轉化爲鞋，」最善形容，「化爲鞋」更可笑也。（寄座語）

是月北城官員士庶，婦人女子，多遊南城，愛其風日清美而往之，名曰「踏青」。（新津志）

二月菠薐，於風帳下過冬，經春則爲鮮赤，口菜老而碧，葉尖細，則爲火籬赤，根葉同金鈎蝦米，以麩包合，烙而食之，乃仲春之時品也。（帝京歲時紀勝）

二月，都人進香涿州碧霞元君廟，不論貴賤男女，額貼金字，結亭如屋，坐神像其中，楯旗瓶盃前導，從高梁橋，有雜技人，騰空旋舞於橋岸，或兩馬相奔，人互易之，或兩彈道擊，迸碎空中。（北京歲時雜記）

京師二月淘溝，穢氣觸人，南城棚棚尤甚，深廣各二丈，開時不通車馬。（寄園寄所寄）

京城二月淘溝，道路不通車馬，臭氣四達，人多佩大黃、蒼朮，以避之。（燕臺雜記）

蔣士銓京師樂府詞調溝云：「井田雖壞古法留，街衢下列行水溝，道旁錯落露溝眼，積穢所入淤不流，一歲一開夏政修，五城官役役溝頭，溝頭斂錢按門籍，溝夫舂鑪啓溝石，窳然深黑惡氣騰，往往溝夫死絡釋，左溝先開右溝遲，街而土作街心池，溝中洋穢汲萬斛，傾注池內日曝之，康莊坎坷行不得，一月車輪暫休息，官人騎馬權昏黑，陷附在旁君可識，左溝將閉右溝開，驗溝官吏次第來，疫氣流行借溝氣，月令觸犯人身災，君不見路人握椒相引避，掩鼻如遊鮑魚肆，江南此日夏初臨，紫陌風傳蘭麝氣。」（思雅堂詩集）

方朔開溝詩：「二月三月春凍流，九門提督傳開溝。初由城外繼城內，令所下處無夷猶。水源顯出鉅函集，隨道暗伏鋪亦投。渾沌擊破石齒見，穢濁一露如脂浮。入坎每疑不出坎，十步之外幸昂頭。底土下吞泥滑滑，陳水當風波油油。顧恐積注橫溢無界限，短隄一尺二尺時相周。上已風，寒食風，春和宜導沉鬱通。桃李雨，杏花雨，街得糞污無處所。祇嫌餘氣逼人薰，一病經旬十三五。吾鄉到處溝多明，隨棄隨剔淤無存。或教仿照江城式，更見燕山大好春。土宜自古分南北，如此車塵經不得。膝盤首類正沉吟，又聽前途叱路塞。叱路處處爲何人，大半揀鼻合香行。季春自有天家令，利在何須發恨聲。恨亦不必恨，愁亦不必愁，大柵欄前早已輸銀數百與街卒。極平極淨，有歌有舞，何不日尋斯處遊？」（金華游學草）

每春，各街挑溝，車馬難行，諺云：「臭溝開，狀元來。」（燕都雜詠註）

都門雜詠開溝云：「二月開挑遍地溝，佳人偏愛站門頭。可憐直眼貪花子，陷入深泥未轉眸。」

燕臺爲帝王之都，而數百年來，街道失修，河渠湮塞，每年二月，各街開溝，臭穢觸鼻，夏初始竣，故俗有「臭溝開，舉子來；臭溝塞，狀元出」之諺。街中泥沙積尺許，沒蹠膠輪。春間少雨多風，每風起時，黃埃蔽日。易石甫詩：「十日九風偏少雨，一春三月總如烟。」真善狀燕京風土。光緒季年，始修馬路，自是王道蕩平，無帶水拖泥之苦矣。（覺花繁雜記）

春分祭祠

二月初王

瓜

二月初獻  
生子  
糕  
初一大

春分前後，官中祠廟皆有大臣致祭，世家大族，亦於是日致祭宗祠，秋分亦然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王瓜，出燕京者最佳，種之火室中，逼生花葉，二月初即結小實。（學圃餘疏）

二月初，民間用奇葷造百穀瓜果稱，曰「獻生子。」（城北集詩註）

二月初一，街上賣太陽糕，歲一次，買之以祀日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二月初一，俗稱爲中和節，云起於唐李泌，市中貨太陽糕，以祀太陽星君。（水滸清暇錄）



一歲貨聲：『供佛的太陽糕』，註云：『白米麪加糖，初一日祭。』（見二月）

二月朔日，唐後爲中和節，今廢而不舉，相傳爲太陽眞君生辰，太陽宮等處修崇醮事，人家向日焚香叩拜，供夾糖糕，如糕乾狀，上竒麪作小雞，或數雞形於糕上，謂之太陽糕，亦有持齋誦太陽經者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二月初一日，市人以米麪團成小餅，五枚一層，上貫以寸餘小雞，謂之太陽糕，都人祭日者買而供之，三五具不等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二月初一日太陽宮進香，人家以米糕祀日，糕上以彩麪作雞形。（天咫偶聞）

二月初一日，市人以米粉團成小餅，五枚一層，上貫以寸餘小雞，曰『太陽糕』，居民祭日者買而供之。初二日，古之中和節也，俗呼『龍抬頭』，人家各置飲食，食水餃曰吃龍耳，食春餅曰吃龍鱗，食麪條曰吃龍鬚，聞中停止針黹，謂恐傷龍目也。（按此北平慣習）

廬師山，二月二日，南北二城遊賞如燕九節。（析津志）

都人呼二月二日爲『龍抬頭』，鄉民用灰自門外蜿蜒布入宅廚，旋繞水缸，呼爲『引龍過』。（宛陵雜記）

二月二日曰『龍抬頭』，煎元旦祭餘餅，薰牀炕，曰『薰蟲兒』，謂引龍蟲不出也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二月二日曰『龍抬頭』，因戲非之餘，家各爲葷素餅餠，以油烹而食之，曰『薰蟲兒』，謂引龍以出，且使百蟲伏藏也。十五日曰『花朝』，小青綴樹，花信始傳，睡人韻士，唱和以詩。（世說新語）

二日爲土地眞君生辰，城內外土地神廟，香火不絕，遊人亦衆，又有放花盒燈香供獻以酬神者，俗謂此日爲『龍抬頭』，此日飯食皆以龍名，如餅謂之龍鱗，飯謂之龍子，餛飩爲龍鬚，扁食爲龍牙之類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二月二日，古之中和節也，今人呼爲『龍抬頭』，是日食餅者謂之龍鱗餅，食麪者謂之龍鬚麪，聞中停止針黹，恐傷龍目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初二龍節  
山

龍擺頭二月二日，古之中和節也，是日食餅，爲龍鱗餅，食麪，爲龍鬚麪。閩中停針，恐傷龍目。又以祭餘素燭，循照壁間，有「二月二，照房樑，蠟子蜈蚣無處藏」之語。（晉明采風志）

二月初二日，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，各家用黍麪棗糕，以油煎之，或曰麪和稀攤爲煎餅，名曰「薰蟲」。是月分菊花牡丹，凡花木之喜藏者，開隙放風。清明之前，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，食河豚，飲蘆芽湯以解其熱，各家羹過夏之酒，此時吃鮮，名曰「桃花鮮」也。（酌中志）

二月二日，因薦菲之餘，家各爲葷素餅餌，以油烹而食之，曰「薰蟲兒」。十五日曰「花朝」，小青纓樹，花信始傳，市所賣花，出自窖藏，已爛煨矣。（康熙大輿圖志）

二月一日爲中和節，八日爲季達太子生辰，雕木爲象，儀仗百戲導從，循城爲樂。（遼史禮志）

世祖至元七年，以帝師八思巴之言，於大明殿御座上，置白傘蓋一頂，用素殿泥金書梵字於其上，謂鎮伏邪魔，護安國利。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，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，用諸色儀仗，直迎引傘蓋，則遊皇城內外，云與衆生祇除不祥，導迎福祉。歲正月十五日，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，先期中書省移文樞密院八衛，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，殿後軍甲馬五百人，接昇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，宣政院所轄宮寺三百六十所，亭供應佛像、壇面、幢幡、寶蓋、車鼓、頭旗、三百六十壇，每壇擊執擡昇二十六人，鉦鼓僧一十二人，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一百二十餘，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、杖鼓、篳篥、龍笛、琵琶、箏七色，凡四百人，與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，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，鳳儀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，每色各三隊，凡三百二十四人。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，袍服，器仗，俱以鮮麗整齊爲尚，珠玉金繡，裝束奇巧，首尾排列三十餘里。都城士女，閭閻聚觀，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，刑部官巡繚喧鬧，樞密院官分守城門，而中書省官一員，總督視之。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遊四門，昇高塑像，具儀仗入城。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，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，奉置寶輿。諸儀衛隊仗列於殿

初二書蟲

初八太子  
生辰  
十五遊皇

十五花朝

十九觀音  
生辰

下旬雜鴨

一三三  
月間  
勝游

三月全日

前，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對於崇天門外，連引出宮，至慶壽寺具素食，食罷起行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，入厚載紅門，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，帝及后妃公主於五德殿門外搭金育五殿綠樓而觀覽焉。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，復恭設御榻上，帝師僧衆作佛事，至十六日罷散，歲以爲常，謂之「遊皇城」。（元史紀事本末）

燕都雜詠：「白傘迎諸佛，皇城幾度游，帝師多福利，膜拜遍王侯。」註云：「元每歲白傘迎佛，名游皇城。」（見歷代香閣）

二月，時至花朝，小青綴樹，花信始傳，騷人韻士，倡和以詩。（輿地記）

十九日爲觀音生辰，僧寺健會，誦經齋醮，人家亦有食素喫經者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二月下旬，則有販乳雞乳鴨者，沿街叫賣，生意暢然，蓋京師繁盛，雞鴨之屬，日須數萬隻，是皆以人力百之，非自乳也。執此業者，名曰「雞鴨房」，在齊化門東直門一帶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豐台芍藥，在昔爲勝游，今則二三月間，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，來賞者車馬極盛。城內龍爪槐，城外極樂寺，皆遊春地也。游人皆自攜行廚，惟陶然亭，小有餘芳二處，有酒家，陶然亭暮春即挂帘賣酒，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。（京塵雜錄）

蘇都拉京城春日詩：「三月京城飛柳花，燕姬白馬小紅車。旌旗日暖將軍府，絃管春深宰相家。小海銀魚吹白浪，層樓珠酒出紅霞。寒蟻破帽杜陵客，獻賦歸來日未斜。」（燕天稿詩集）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三月都城遊賞競，宮牆官柳青相映，十一門頭車馬並，清明近，豪家寒具金盤釘。燔祭流連芳草選，歸來風送梨花信，向晚輕寒添酒病，春烟暝，深深院落鞦韆道。」（圭齋集）

上巳日土土贊祠，清明日始賣冰，以兩銅盞合而擊之，次日花木皆出窠，播瓜菜種於地，後三日，新茶從馬上至，至之日，官價五十金，外價三十金不一，二日即二三金矣，二十八日賽東岳廟。（北京雜錄記）

三月三日，風和景麗，載酒出野，臨流醉歌，有修褻遺風焉。清明日，男女簪柳出掃墓，揜符檮，掛楮錢，既而誇芳擇地，歡飲而歸。二十八日，太常寺致祭東嶽廟，民間結會，盛陳鼓樂，旗幟前導，覲者夾路。（康熙大興縣志）

燕臺新月令三月云：「是月也，樂枝紅，丁香白，炷火遷於爐，蘆芽入饌，灌根肥，黃瓜重於珍，榆錢爲糕，蟠桃會，餓師報祖。」（見亦齊清暇錄）

三月初三日遊蟠桃宮，十五日遊東岳廟，清明日南城隍廟，人家上塚。（天咫偶聞）

三月初三日遊蟠桃宮，十五日遊東嶽廟，清明遊南城隍廟，城隍廟屬壇。（清稗類鈔）

三月初一至初三日，蟠桃宮開廟三日，遊人甚多，梳豆黃與雜抓（糖拌山查等類各種果品購時各抓少許）爲應時之食品，俗又以栽種葫蘆，必於三月三日下種，否則結實不繁。清明前後多祭掃墳塋，車馬往來，不絕於道，輒插柳於車柵以歸，兒童多戴柳枝編成之帽圈，謠曰：「清明不戴柳，死後變黃狗。」十八日梨園行祭于精忠廟，戲館多休息，曰「戲子會。」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三月食龍鬚菜

三月採食天壇之龍鬚菜，味極清美。（帝京歲時紀勝）

天壇生龍鬚菜，清明後，都人以鬻於市，其烹食之甚脆。（析津日記）

三月撒錢

是月，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，剔錢泥，片片錢狀，字幕備具，曰「泥錢」，書爲方城，兒置一泥錢城中，曰「卯兒」，拈一泥錢遠擲之，曰「撒」，出城則負，中則勝，不中而指杖相及亦勝，指不及而納城中，則撒者爲卯，其勝負也以泥錢，別有撲用韋綳用指者，與撒略同，有撒用泥丸者，與錢略同，而其畫城郭遠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三月齋僧

俗云：「南橋北寺」，北方之寺，多出於明時內監創建，有一寺費至數萬者，聘工極巧，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，每春三月，太監齋僧，在平常齋套，不過蔬食果餅而已，太監輩甚有用厘者，潛佐以酒，斯已奇矣，更有甚者，子遠近攜尋娼妓多人，量道里遠近，以草席爲圍棚，納妓於中，任諸僧人淫媾，名曰「大佈施。」（在聞雜志）

三月黃花

黃魚，京師呼「黃花魚」，從天津來，鮮者味尚佳，然至大者不過六七寸，而其值數倍南中。（食味雜詠注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黃花魚到要爭先，多費無非早一天，正是檢鼓纜鼓後，聲聲巧藥賣街前。」（見飲齋門）

黃花魚，卽石首魚，京師名「黃花」。（張世堂詩注）

都門雜詠黃花魚詩：「黃花尺半腰紗廚，纔是河鮮入市初，一尾千錢作豪翠，家家彈缺鬢烹魚。」

京師三月有黃花魚，卽石首魚，初次到京時，由崇文門監督照例呈進，否則爲私貨，雖有挾帶而來者，不敢賣也。

四月有大頭魚，卽海鯽魚，其味稍遜，例不進呈。（燕京雜詠）

黃花魚亦名黃魚，每歲三月初，自天津運至京師，崇文門稅局必先進御，然後市中始得售賣，都人呼爲黃花魚，

卽石首魚也。當廣漢鐵路未通時，至速須翌日可達，酒樓得之，居爲奇貨，居民飲之，視爲奇鮮，雖江浙人士之在京師

者，亦食而甘之，雖已餒，而有惡兒，亦必謝於人而贊之曰「佳」，謂「今日喫黃花魚也。」（清稗類鈔）

三月開溝

京師三月開溝，行者甚苦。故宋世注京亦然，梅宛陵淘渠詩：「開春溝，賦春泥，五步掘一壟，當塗如壞隄，車無行

跡馬無蹤，遮蔽門戶雞犬迷，金吾司街務欲齊，不管人死獸顛啼，宛然今日風景。」（舊唐書注）

都下寒食，遊人於水邊以柳圍成護。（研北雜志）

寒食成禮

都人謂清明日風作，則一月內無日不風，亦無日不沙矣。（遼史廣志）

清明風作

遼俗最重清明，上至內苑，下至士庶，俱立鞦韆架，日以嬉戲爲樂，自前明以來，此風久革，不復有平仙之戲矣。

清明歌舞

清明寒食，宮庭於是節最爲富麗，起立綵索鞦韆架，自有戲鞦韆之服，金繡衣褲，香囊結帶，雙雙對蹠，綺羅雜

進，珍饈甲於常筵，中貴之家，其樂不減於宮闈，達官貴人，豪華第宅，悉以此爲除穢散愆之樂事，然有無各稱其家道

也。（以上新津志）

王崇簡清明詩：「盡說遊行好，春深桃李大，香車旋曲水，寶馬踏荒烟，風雨偏今日，爲花又一年，誰家歸去晚，疎

索尙鞦韆。〔曹穎詩集〕

永樂中，禁中有翦柳之戲，卽射柳也，元人以鴿鴿貯葫蘆中，懸之柳上，轉弓射之，矢中葫蘆，鴿飛出，以飛之高下爲勝負，往往會於清明、端陽。（漢小雅）

鄭露步出崇文門詩云：「步出崇文門，清明七貴歡；遊女千蝶衣，弱息雙珠髻。噴沙白玉馬，殷殷瑞玉鞍。馬是宛委龍，人是夷朝安。馬後朱纓絡，馬首玉蓮冠。馬鑣金連轡，鞞鞞珊瑚緣。七香石崇牛，千金韓憑彈。鸞飛將落，五劇逐相籠。收雉西山側，盤馬南郊壇。」（雙雅集）

高粱橋在西直門外，京師最勝地也。兩水夾堤，垂楊十餘里，流急而清，魚之沉水底者，鱗鱗皆見。精藍棋置，丹樓珠塔，窈窕綠樹中。而西山之在几席者，朝夕設色以娛遊人。當春盛時，城中士女雲集，縉紳士大夫，非甚不暇，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。（瓶花齋集）

歲清明，桃柳當候，岸草遍矣，都人踏青高粱橋，輿者則蹇，騎者則馳，蹇驅徒步，既有挈攜，至則棚簾幕青，鹿地藉草，騎妓勤儉，和劇爭巧，厥有扒竿、筋斗、喇筒子、馬彈、解數、烟火、水嬉。扒竿者，立竿三丈，髹而緣其頂，舒臂按竿，通體空立移時也，受竿以腹，而項手足張，輪轉移時也，喇筒子身平橫空，如地之伏，手不握足無垂也，背竿髹夾之，則合其掌，拜起於空者數也，蓋倒身忽下，如飛鳥墜。筋斗者，拳據地，俯而翻，反據仰翻，翻一再折至三折也，置圈地上，可指而仆，爾翻則穿一以至乎三，身徑容而圈不動也，疊案焉去於地七尺，無所據而空翻，從一至三，若旋風之離於地，已則手兩圈而舞于空，比卓于地，項膝互掛之，以示其翻空時手足尙餘間也。喇筒者，拍撥數唱，諧難以譚焉，嗚哀如訴也。筒子者，三筒在案，諸物械藏，示以空，發藏滿案，有鴿飛有猴躍焉，已復藏于空，捷耳，非幻也。解數者，馬之解二十有四，彈之解二十有四，馬之解，人馬并而馳，方馳忽躍而上立焉，倒卓焉，驚懸躍而左右焉，擲鞭忽下，拾而登焉，鑣而腹藏焉，轍而尾贅焉，觀者岌岌恐將落而踐也，彈之解，九空二二，及其墜而隨彈之疊碎也，沿九重頂，彈之碎矣，童不知

清明高梁

清明射柳

也，雖凡反身彈之，移踵則碎，人見其碎，不見其移也，兩人相彈，九適中遇而碎，非遇是俱傷也。烟火者，魚鱉鳧鱉形焉，燃而沒，且出于溪，煙出則燔，中乃其兒雛，衆散亦沒，且出烟焰滿溪也。是日遊人以萬計，簾地三四里，浴佛重午遊也亦如之。

邵彌遊高梁橋詩：「彼美都人士，出郭清明遊，高梁橋西畔，柳軟莎亦柔。各攜朱罍坐，飲啖彈箏篴。又入水邊寺，又登柳邊樓。誰家高興過，隨從皆驕驩。回策妙如瀼，錦繡紫城鞞。誰家俠少年，使酒視公侯。箕踞古道邊，閃閃白雙眸。我踏芳芷去，獨爲青溪留。坐看花影水，遠人而親鷗。」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雜懷詩：「宴樂書時修禊地，高梁橋畔甲西郊。傍溪門啓疎鐘徹，夾岸鶯啼碧柳交。選勝笙歌張繡幕，倦遊士女藉春茅。至今河水依然綠，落日樓鴉遶舊巢。」（青箱堂詩集）

龔鼎孳清明郊行因遊海甸意日詩：「風俗高梁勝，驚心三十年。河山春草後，朋舊酒痕邊。海燕巢荒謝，棠梨發野田。五陵遊冶客，又鬪錦連錢。」（定山堂詩集）

清明雜詠

清明戴柳枝於髮，夏至戴草麻子葉，長命菜，卽馬薺也，立秋日戴楸葉。（雜史）

燕都雜詠：「晴日清明暖，長河柳色勻。鬪蛾妝已換，插髻綠穉新。」註云：「簇紙蠶戴之，名鬪蛾兒，清明戴柳芽，有「清明不戴柳，來生變黃狗」之語。」（見都城雜詠）

三月清明日，男女掃墓，擔提尊榼，騎馬後掛楮錠，饗饗然滿道也。拜者，酌者，爲墓除草添土者，焚楮錠，次以紙錢置墳頭，筐中無紙錢則孤墳矣。哭罷不歸也，趨芳樹，擇園圃，列坐盡醉，有歌者，哭笑無端，哀往而樂回也。是日禱柳，遊高梁橋，口踏青，多四方客未歸者，祭掃日感念出遊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祭禮：士大夫廟祀，率如文公家禮，民間不敢立祠堂，禮多簡樸，清明祭於墓，七月中旬祭於墓，十月一日祭於家，或祭於墓，冬至，歲暮忌日，俱祭於家。（輿地記）

清明雜詠

清明日，男女將柳出掃墓，擔糝，掛紙錢，拜者，酌者，哭者，爲墓除草添土者，以紙錢置墳前，既而趨芳樹，擇園圃，列坐饒餘而後歸。（燕巖宛平縣志）

清明，人家上墳，於市上買盒子菜以祀之，卽南邊之饌盒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新葬者祭掃較早，在清明前，俗謂「新墳不過社」。（燕節雜詠）

都門雜詠清明云：「滿懷憂恨鎖乾坤，佳節憑誰記泥痕？只見驅車芳草路，紙錢燒去更消魂。」（見節令門）

清明，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，卽其節也，前兩日爲寒食節，禁烟火等儀，京皆不舉，惟清明日，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，斯時柳芽將舒苞如桑椹，謂之柳苟。諺云：「清明不帶柳，死後變黃狗。」其義殊不可曉，或曰：「清明不帶柳，死在黃巢手。」蓋黃巢造反時，以清明日爲期，帶柳爲號，故有是諺也。是日傾城上塚，九門城外，自晨至暮，處處飛灰，其野店荒村，酒食一罄。或云此日有風，則過四十五日始止，諺云：「清明刮了墳上土，大風刮到四十五。」農家猶多占驗。

（京都風俗志）

清明卽寒食，又曰禁烟節，古人最重之，今人不爲節，但兒童戴柳，祭掃墳墓而已。世族之祭掃者，于祭品之外，以五色紙錢製成幡蓋，陳於墓左，祭畢，子孫親執于墓門之外而焚之，謂之「佛多」，民間無用者。（燕京雜記）

燕京春詠有云：「春店烹泉開錦棚，日斜宮樹散晴鶯，朝來慢點黃柑露，馬上新茶已入京。」故事，茶綱入京，各衙門獻新茶，今尙循故事，每值清明節，競以小錫瓶貯茶數兩，外貼紅印籤，曰「馬上新茶」，時尙御皮衣，暖之，曰「江

南春色至矣。」（四河詩話）

清明城隍廟

都門雜詠南城隍廟云：「神廟還分內外城，春來賽會盼清明，更兼秋始冬初候，男女燒香問死生。」（見古蹟門）

有著名勸慶者，著都門清明竹枝詞九首，並加略註，錄之可以概見都門敝俗之一斑。其一云：「真個銷魂是帝京，喜逢上巳恰清明，城隍廟裏南護拜，一炷馨香玉手擎。丙辰三月三日，值清明節，都門舊俗，例往邑廟拈香，求神庇



三月初八  
上巳迎神

佑，頗極一時之盛，而婦女尤誠。」其二云：「十分春色上眉梢，粉面油頭賣弄嬌，跪罷也如西子捧，日成幾箇踏歌曹。粉白黛綠，豔抹濃粧，大有顧影自憐之態，一般登徒子，蜂狂蝶逐，矧俟途旁，逆日橫波，不自知其醜也。」其三云：「紅袖輕盈奠酒漿，迎神何幸近堂皇，張牙舞爪金吾子，不讓開關護粉妝。進香多良家子女，戎裝叱咤者，保護不遑，綠廟內即警察署，故取緇顏嚴，登嚴禮像，眉眉無分焉。」其四云：「車走雷聲馬似龍，相逢一笑與匆匆，陶然亭上蕭條甚，不及園繆廟食豐。香車寶馬，絡繹如雲，少艾王孫，多情送盼，而陶然亭相距咫尺，獨無命駕一覽者，俗可知矣。」其五云：「舞蝶紛飛化紙錢，誰家少婦哭墳前，行人輕薄爭相謔，笑謂嚶嚶似杜鵑，時有青年女子，縞裳淡服，泣弔於白楊黃土間者，狂奴見而嘲之，謂爲嚶嚶聲，然可動聽。」其六云：「老梅南摩貌亦恭，歡迎都爲子孫勸，千聲太太萬聲福，故獻殷勤近玉容。寺僧好貨，見大家婦女至，則合十而前，力求佈施，猥瑣醜態之狀，令人齒冷，而鼠日灼灼尤可怪焉，子孫銅郎迷信家所謂香火資，或周濟貧寒，爲兒孫祈福者也。」其七云：「荒塚壘壘觸眼驚，生芻一束淚盈盈，臨風吊鬼兒何解，翻問阿爺作麼生。邑廟一帶，荒涼寂寞，爲城外義葬之所，斷碑殘碣，臥沒於荆棘泥壤間，在在引人悲邑，而兒童無知，反於此嬉笑跳舞，致掃墓者爲之破涕。」其八云：「香廠蟠桃莫漫誇，黑霧遊風亂紛華，誰知芳草香妃墓，却在荒涼南下窪。邑廟在南下窪，與陶然亭畔之香妃塚，相去密邇，踏青於此者，竟不知有古跡，良堪浩歎，黑霧廠亦與該處毗連，蟠桃宮在東便門內，近日亦點綴佳節，猶新年之白雲觀也，香廠亦外城賽集之所，今已改新開街矣。」其九云：「社會教休說改良，破除迷信費平章，蒼生不問親神鬼，畢竟春明五色光。京師爲國之首都，種種陋俗，反甚他處，有司漫不加禁，豈改良社會之道耶？」（續都門風話）

一歲貨幣：「藕來成，白花藕來。」註云：「溫泉藕，三月初便賣。」（三三）

每遇上巳日，令諸嬪妃戒於內園迎祥亭，設碧池，戒畢，則宴飲於中，謂之「爽心宴」。池之旁一潭，曰「香泉潭」。至此日，則稻香水以注於池，池中又置溫玉狻猊，白晶鹿，紅石馬等物，嬪妃浴澡之餘，則騎以爲戲，或執蘭蕙，或擊球

筑，謂之水上迎祥之樂。（元氏雜處記）

三日修禊

三月三日，風和景麗，載酒郊遊，有古修禊遺風焉。（輿地記）

三日射兔

遼俗，三月三日，以木雕爲兔，分兩朋，走馬射之，先中者勝，負者下馬，跪進勝者酒，勝者於馬上接酒飲之。（燕京雜

記）

初三蟠桃宮

京都竹枝詞：「蟠桃宮裏看燒香，蟠桃宮在東便門內，頑耍河沿日正長，童冠歸來天尙早，大通橋上望糟糧。」（見各書門）

都門雜詠蟠桃宮云：「三月初三春正長，蟠桃宮裏看燒香，沿河一帶風微起，十丈紅塵匝地飄。」（見古蹟門）

都門賢語蟠桃宮詩云：「暮春天氣最和清，如蟻遊人夾岸行。多少仙姬爭豔冶，不知誰是計飛瓊。」

三月三日，相傳爲西王母蟠桃會之期，東便門內太平宮，俗呼蟠桃宮，所居羽士，修建佛事，自初一至初三日廟

市，士女拈香，遊人甚衆，輕浮執袴之徒，於郊野馳馬驅車，往來衝跑，以誇奇鬪勝爲樂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蟠桃宮，東便門內橋南太平宮俗名，每歲三月初一至初三日有廟市。（京師地名考註）

太平宮在東便門路南，門臨護城河，因廟內有西王母之像，故曰蟠桃宮。每屆三月，自初一日起，開廟三日，遊人

亦多，然較之白雲觀等，則繁盛不如矣。（燕京雜處記）

太平宮在東便門內，廟極小，歲上巳三日，廟市最盛，蓋合修禊踏青爲一事也。地近河墻，了無市廛，春波瀉綠，鞦

土鋪紅，百戲競陳，大隄入曲，衣香人影，搖颺春風，凡三里餘。余與續恥菴遊此，輒歎曰：一幅清明上河圖也。按查業昌

詩有云：「正是鬧亭修禊節，好看曲水麗人行，金梁風景真如畫，不枉元宮號太平。」國初已然矣。（天咫偶聞）

蟠桃宮在東便門內，上巳良辰，傾城士女，較擊肩摩，或挾所歡，或偕巾友，小溪左右，聲色頓喧。宮後有廣場，五陵

豪貴，裝輔遊快，咸盛飾名驪，馳逐於香塵軟草間，競誇捷足，博得美人芳彩，未嘗非衆香國中之一段韻事也。（京華香

夢錄）

初二夜盪

初四換衣

初旬食楸

十八觀子

二十前後  
換帽

二十八祭  
撤廟

三月裏三月三，繡桃宮外好入烟，作買作賣人人亂，各樣玩藝擺的全，冰盤球棒跑旱船，跑熱車，一溜烟，瞎看人兒站立兩邊，車上掛着一串大沙雁，揚揚得意跑的歡，車沿上跨着一個小丫環。(北京祭曲十二景)

俗謂歲壹盧者必於三月三日下種，否則倍實不繁。(燕京雜記)

三月初四日，宮眷內臣換穿羅衣，清明則糶饅節也，帶楊枝於髻。(酌中志)

三月初旬，榆夾方生，時官廚采供御饌，或和以粉，或和以麩，內直詞臣，每蒙賜食。(人海記)

京都竹枝詞：『都言戲子會(三月十八)，當若，抬閣中旛也壯觀，(京師大會必有中)，惡少花娘齊亂擠，不與惡猴看來難。(見靈燈門)

來難。

三月十八日，諸旦色賽會迎神，曰『相公會』。(金瓶梅詞話)

每至三月換戴涼帽，八月換戴暖帽，屆時由禮部奏請，大約在二十日前後者居多，換戴涼帽時，婦女皆換玉響

換戴暖帽時，婦女皆換金簪。(燕京雜記)

換季，白鋒毛後，換灰鼠袍褂，染銀鼠冠，換銀鼠袍褂，氈冠，絨領，白袖頭，換珍珠毛袍褂，骨種羊冠，換綿袍褂，繡線

冠，換夾袍褂，絨領，章絨，在綿夾之間，換單袍褂，呢冠。每至三月二十前後，換戴涼帽。(春明采風志)

三月二十八日，燕京祭歲廟，民間集衆爲香會，有爲首者掌之，盛設鼓樂旗幡，戴甲馬，奉迎神以往，男婦有跪拜

面行者，名曰『拜香』。(宛署雜記)

二十八日東岳廟進香，吃燒笋熟，吃涼餅，糯米麩蒸熟，加糖碎芝麻，即糞巴也，吃雄鴨腰子，大者一對可值五六

分，傳云，食之補虛損也。(酌中志)

三月二十八日，東嶽廟帝誕辰，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，導仁聖帝遊，帝之遊所經，婦女滿樓，士商滿坊，肆行

者滿路，踴觀之，帝遊畢歸，導者取醉松林，晚乃歸。

二十八日東嶽神聖帝誕，傾城趨齊化門，鼓樂旗幟爲祝，觀者夾路。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三月二十八日，都例禱東嶽廟，在東便門外，乘輿雜出，時不能辨。（食滷雜聞）

二十八日東嶽誕辰，太常寺致祭，民間多結香會，盛陳鼓樂，旗幟前導，亦有裝小兒爲故事，名豪闊者，以彰祭祀之儀，觀者夾路。（廉野寬平雜志）

三月十五日起，朝陽門外東嶽廟，日士女拈香，供獻、放生、還願等諸善事，及各行工商建會，亦於此廟酬神，蓋此廟水陸諸天神像最全，故酬神最易。至二十八日，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，特建擅慶等會，其遊人與修善事者，較平日稱爲更甚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東嶽廟在朝陽門外二里許，除朔望外，每至三月，自十五日起，開廟半月，士女雲集，至二十八日爲尤甚，俗謂之「擅慶會」，其實乃東嶽大帝誕辰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四月都城冰碗凍，含桃初薦，漢盤頁，南寺新開羅漢洞，伊蒲供，楊花滿院鶯聲弄。歲幸上京車駕動，近臣準備鑾輿從，健德門前飛玉轡，爭持送，葡萄馬乳歸銀甕。」（東齋集）

四月初一日，戒壇開，城中人多往西山，初八日各寺浴佛，十三日上藥王廟，諸花盛發，白石莊三里河高梁橋外，皆貴戚花場，好事邀賓客遊之。（北京雜記）

四月初四日，宮眷內臣，換穿紗衣，欽賜京官扇柄。牡丹盛後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。初八日進不落夾，用菜葉方包糯米，長可三四寸，闊一寸，味與糗同也。是月也，嘗櫻桃，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。吃筍雞，吃白煮豬肉，以爲冬不白煮，夏不燒也。又以各種精肥肉，蓋蒜到如豆大，拌飯，以萬蓆大葉裹食之，名曰「包兒飯」，造甜醬豆豉。初旬以至下旬，要西山香山碧雲寺等，要西直門外之高梁橋，涿州娘娘，馬駒橋娘娘，西頂娘娘，進香。（酌中志）

四月一日至八日，遊戒壇、潭柘、香山、臥佛寺、碧雲、玉泉、天寧寺諸名勝，爲浴佛會也。十日至十八日，遊高梁橋西頂，

草橋之中頂，弘仁橋里二洞學髻山，爲碧霞元君誕也。（廣靈苑平縣志）

燕臺新月令四月云：「是月也，民禁屠，佛豆出，芍藥主於街，茉莉出宮，馬虎賣，成壇閉，酒肆臨池，妓攜伴了愿，蓮蓮來。」（見水曹清暇錄）

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，藍靛廠廣仁宮進香，西直門外萬壽寺有廟市。初八日各寺浴佛，人家煮青黃豆結線，二十八日遊北頂。（天咫偶聞）

四月初一日遊西山，（亦名妙高峯）山有天仙聖母廟，同治間，孝欽后曾爲穆宗祈痘於此，先期預詔廟祝，必俟宮中進香後，始行開廟，詔之頭香。初一日至十五日，藍靛廠廣仁宮進香，遊西直門外萬壽寺，二十八日遊北頂。（北方山、廟必在山極頂，連類而及，故謂廟亦曰頂。）（清樵雜錄）

四月初一日起，妙峯山開廟半月。開廟前有雨者，謂之「淨心雨」。香火之盛，甲於天下。廟址雖屬昌平，而平市之往拈香者，昔時真有萬人空巷之勢，今非昔比也。初八各寺浴佛，曰「浴佛會」，俟佛者於是日濟貧放生，並取青黃豆數升，宣佛號而拈之，拈畢煮熟，散之市人，謂之「捨緣豆」。受者亦每食一豆一念佛，謂可結來世緣，他生不爲人所棄。是月也，榆夾生，居民多取以和糖麪，蒸食之，曰「榆錢糕」。又以玫瑰藤蘿等花和糖爲餡，蒸餅食之，曰「玫瑰餅」，「藤蘿餅」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青蒿爲蔬菜，四月食之，三月則採入藥爲茵陳，七月小兒取作星燈，諺云：「三月茵陳四月蒿，五月六月秋菜燒。」（帝京歲時紀勝）

是月榆初錢，麪和糖蒸食之，曰「榆錢糕」。（帝京歲時紀勝）

三月榆初錢時，採而蒸之，合以糖麪，謂之「榆錢糕」。四月以玫瑰花爲之者，謂之「玫瑰餅」，以藤蘿花爲之者，謂之「藤蘿餅」，皆應時之食物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四月榆錢糕

四月製香

四月花事

景陵御擇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遊宴海澱園詩：「燕地三四月，江南二月時。物色淹春寒，此時花妍姿。豈曰桃李後，遂無鶯花期。所以臨眺事，春夏正攸宜。」（帝京景物略）

四月末，花事將闌，易增惆悵，惟柳陰中鶯聲婉啾，如鼓笙簧，殊有斗酒雙柑之樂，惟月餘則去，不能久住耳。古詩云：「黃栗留鳴桑棋美。」黃鸝既鳴，則桑棋垂熟，正合今京師節候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四月嘗櫻桃，以爲一歲諸果新味之始。取麥穗煮熟，去芒殼，磨成條，食之，名曰「捻轉」，以爲一歲五穀新味之始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四月中，蘆筍與櫻桃同食，最爲甘美，古詩云：「蘆筍生時柳絮飛，紫櫻桃熟麥風涼。」均與今京師時令最爲符合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櫻桃、朱櫻、蠟櫻。方言謂帶把爲櫻桃，無把爲山豆。立夏見櫻桃，小滿見山豆。豆出十三陵者色紫味甜，未出北道者色白。（香明采風志）

黎士弘燕京四月歌：「牡丹四月賤如蕘，十五青銅買兩枝。」（龍溪齋詩集）

一歲貨聲四月云：「花兒呀，玫瑰花呀，抓玫瑰瓣。」又云：「芍藥來，楊妃來，賽牡丹來，芍藥花……。」註云：「楊妃，儂白，千葉蓮，南紅。」

京城四月間，芍藥開時，賣花者到處成市。（京師地名對註）

玫瑰，其色紫潤，甜香可人，閨閣多愛之。四月花開時，沿街喚賣，其韻悠揚，晨起聽之，最爲有味。芍藥乃豐臺所產，一望彌望，四月花含苞時，折枝售賣，遍歷城坊，有楊妃儂白諸名色。是二花者，最爲應序，雖加以燻熅之力，不能易極而開，是亦花中之強項令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玫瑰來自北山玫瑰溝，畏冬風，故種溝中，種平處須冬埋之，四月花開，沿街喚賣。（香明采風志）

四月牡丹  
四月玫瑰  
芍藥

四月涼妙

四月北風

立夏賣冰

四月麥初熟時，將麪炒熟，合糖，拌而食之，謂之『涼炒麪』。

北頂碧霞元君廟，在德勝門外土城東北三里許，每歲四月有廟市，市皆日用農具，遊者多鄉人。東頂在東直門外，與北頂同。（以上燕京歲時記）

立夏日啓冰，賜文武大臣，編民得買，手二銅鑿疊之，其聲『噹噹』，曰『冰鑿』。冰着濕乃消，畏陰雨天，以棉衣蓋護，燠乃不消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吳偉業冰詩有云：『清濁看都淨，長安喚買冰；見來消易待，欲問價偏增。』（梅丘吳藻補）

黎士弘燕京四月歌：『深黃杏子砌雕盤，燭焰青青照酒竿；一簇歌聲催月出，小姑冰鑿欲敲殘。』（託素齋詩集）

王士禎都門竹枝詞：『曾向西山見盛凌，于闐白玉色皚皚；櫻桃已過茶香減，銅碗聲聲喚賣冰。』（漁洋詩集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『兒童門外喊冰核，（京師諺其音曰：木蓋，從）蓮子桃仁酒正沽，西韻悲秋書可聽，（子弟書有東韻夢中夢下故事。）浮瓜沈李且歡娛。』（貞飲食門）

吳此神丹。（松心詩集）

張維屏買冰詩：『底用沖沖鑿凝然，許靜觀。青銅織入市，白玉已堆盤。漫向夏蟲語，恐驚秋士寒。朱門多酒肉，化

彭繡章幽州七風吟賣冰詞云：『銅盤噹噹玉有聲，寒食街前始賣冰。清君床頭午夢清，牛家貨客凍且死。銀壺

登筵鼓翅起，墨痕點點污銜紙。污銜紙，塵尾揮，冰寒不及重簾垂。』（松風閣詩鈔）

嚴繩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『京都夏日，荷花最盛，御溝無處無荷，尤以金鑿玉、練爲勝，不過遙望而已。德勝門內積

水潭之荷，則可約客往觀，且有酒家，買荷葉粥，清香可口。宴客之筵，必有四冰果，以冰拌食，涼沁心脾。且冰亦可以煮

食，謂之『冰核』。冰核開後，兒童昇賣於市，只須數文錢，購一巨冰，置之室中，頓覺火宅生涼，余嘗戲呼爲水晶山，南

中無此物也。』

初一四項

冰核：俗名日貧兒上客。羹冰，沿街賣之，頗亭詩謂「正陽門外喊冰核」，方言也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欲遊西頂（城隍廟燒香）順長河（此河通長）一路樓臺點綴多，萬壽寺（在長河）前須駐馬，此中山

子甚饑餓。（相傳地府）

張維屏日下春遊詩：「西頂嬉遊盛，經旬未不休；歡聲鬧車馬，妙技幻婆猴。地獄從人看，塵心借佛收。因來無健

者，虎餓亦垂頭。」註云：「見圍虎。」（松心詩集）

萬壽寺在西直門外五六里，門臨長河，乃皇太后祝釐之所。每至四月，自初一起，開廟半月，遊入甚多，綠女紅男，

聯編道路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山初一妙峯

都門雜詠妙峯山云：「還愿西山去進香，人疑孝子爲高堂，神前禱告低聲語，却是嬌妻病在床。」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濁流誰肯挽狂瀾，淫祀多多總逃難，獨有妙峯尤顯應，尿窩都是報恩潭。」（見市井門）

京師西有妙峯山，綿亙數千里，高不可以尋丈計。山腰有廟，路極紆徐，由南而上，計程四十里。廟貌巍峨，金碧輝映。廟供天仙聖母，靈應素著，上而王公，下而士庶，奉之甚虔。每歲四月初日開廟，望日始閉，半月中進香者，西直門起，

終海澱，南至大覺寺，數十里，車殆馬煩，絡繹不絕。山上之路有二，北道距廟較近，徑羅仄，下臨懸際，自上而下，壁立千仞，步履固難，由上而下，臨崖勒馬，收束尤不易，偶一失足，粉首碎身，七人以轎椅便客，四人昇之以行，時亦有傾跌之

患，然男女老少，來往不息者，固不畏也。其南道則途坦而遠，相距五六里，即有茶棚小憩，所由上下，而至磨刀石，而雙龍嶺，而仙花洞，而大風口，而磕頭嶺，無不有茶棚滄茗焉，棚內供莊嚴寶相，聲聲清越，凡想頓消。過此，既廟門，路仍繚

曲，往復不可以一蹴幾，檀煙繚繞，楮帛滿積庭除，香客皆屏足息氣，無敢少譁云。（靈天錄）

京北妙峯山，香火之盛聞天下，陳文伯頤道堂集中有詩詠之。山有碧霞元君祠，俗稱「娘娘頂」。歲以四月初開山，至二十八日封山，環巖三百里間，奔走絡驛，方軌疊跡，日夜不止。好事者聯朋結黨，沿路支棚結綵，盛供張之具，



謂之茶棚，以待行人少息。食肆亦設棚待客，以作厚利。車夫脚子，當日奔馳，得備值倍他日。無賴子又結隊扮雜劇社火，謂之趕會。不肯子弟，多輕服挾妓而往。山中人以麥秸織玩具賣之，去者輒懸滿車旁而歸，以炫市人。（天咫偶聞）

四月初一至十五日，京西妙峯山娘娘廟，男女客賽拈香者，一路不膩。山德勝門外蓮西松林關東，搭蓋茶棚，以避山上，曲折百餘里，沿途茶棚，凡十數處。其棚內供奉神像，懸掛旗幡，花紅綾緞，外列牌棍旗鉞。晝則施茶，夜則施粥，以備往來香客之飲。燈燭香火，日夜不休。助善人等，於焚香獻供時，或八人，或六人四人，皆手提長繩大繩，約重數十斤，以小棒擊之。其音如鐘，聲聞遠近，在神前起站跪拜，便捷自若。其式同儀，其音同節，亦彼之小技也。至於施粥茶之際，數人同聲高唱：「虔誠太們，落座喝茶喝粥」等辭，與鐘磬之聲，遠聞數里，以令香客知所憩息。而香客多有糞糶登山，不但粥茶憩息得所，及遇風雨，亦資休避。其豪富者，乘車至山下，則易二人肩椅，謂之「爬山虎」。夜間燈籠火炬，照耀山谷。城內諸般歌舞之會，必於此月登山酬賽，謂之「朝頂進香」。如開路秧歌，太少獅，五虎棍，杠香等會。其開路以數人扮蓬頭塗面，赤脊舞又秧歌以數人扮陀頭、漁翁、樵夫、漁婆、公子等相，配以腰鼓手鑼，足皆登擊木，謂之「高脚秧歌」。太少獅以一人舉獅頭在前，一人在後爲獅尾，上遮闊布，彩色絨線，如獅背皮毛狀，二人套彩襯作獅腿，前直上，後偃偃，舞動如生，有滾球戲水等名目。五虎棍以數人扮宋祖、鄭恩等相，舞棍如飛，分合中式；其杠香一人，扮轆頭玉帶，橫跨杠上，以二人肩抬之，好事者攔路鬧難，則詼浪判語，以致衆人歡笑。凡此等會，以曾經朝頂者爲貴，外此則西直門外斗府岡之萬壽寺五塔寺等，及西山中碧雲寺諸禪林名刹者，亦同時拈香，遊人麇集於山水林木間，實京都一鉅觀也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妙峯山，京西，山有娘娘廟，每四月初一至十五，晝夜香客不斷。（京師地名叢註）

妙峯山岩慶元君廟，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，山路四十餘里，共一百三十餘里，地屬昌平。每屆四月，自初一日開廟半月，香火極盛。凡開山以前有雨者，謂之「淨山雨」。廟在萬山中，孤峯矗立，盤旋而上，勢如繞螺，前可踐後者之

後可見前者之足。白始迄終，繼晷以夜，人無停趾，香無斷烟，奇觀哉！（燕京雜記）

北平俗曲妙峯山云：「有一位好善的賢良，心中只想把妙峯山上，老娘娘駕前去進香。清晨起晚海窰，吩咐來喜與老王，叫他們速去套上車一輛，要大鞍兒搭後轎，套上銀騾子帶着荔枝黃，支上寶蓋洋綉的過涼帳，倭縷圍子亮紗窗。」吩咐已畢，纔把樓上，淨面巧梳妝。這佳人打扮的齊整，時款相樣，烏雲巧挽，過梁的翠，金耳挖子玉扁方。穿一件綿紗的襯衣，是綠色，週圍的縲子把邊扇，上套坎肩是蝦青的縲縲，時興的纏縲八吉祥，帶上金刻套的瓊羅扁，登上薄底兒福字履一雙。海棠回來忙跪稟：「諸樣兒事俱已停當，請問太太往何處遊？奴才好去預備行囊。」主人施恩賞一個地方。」大奶奶聞聽他心中喜，我許下願朝頂進香快備行裝，惟恐怕外面多寒冷，多帶綿衣裳。早晨的點心也不用，只要一碗燕窩湯。伙食車叫他頭裏走，早齋就在八里莊。丫頭們過來聽吩咐，帶着秋桂與蘭芳；兩個老媽足已夠，就是媽嫂兒和老黃。借此爲由我逛一盞，散悶樂非常。」急忙忙步出儀門將車上，頭裏的頂馬在車傍，後面的僕從圍圍嚷，蜂擁恰似一窩狼，車原代步如閃電，霎時來至八里莊。遇見了一當兒子弟頑藝，小廣子的花磚與禪子王。村外的茶園都有雅座，款步走進小茶坊。衆僕人纔忙設酒宴，各餚擺擺列成行。用畢之時纔寫上賬，一路走慌忙。不一刻來至了三家店上，丫頭傳說找地方，大奶奶有話喝乾榨，僕從個個盡着忙，揀了一座清雅的乾淨茶館。預備主人飲瓊漿。迎面來了少林的五虎棍，人烟擁擠，塵垢飛揚，好藥的接住說賞個臉兒，耍的是對棍對刀與對槍。東馬市的獅子又來到，探海裨山帶着蹟房。這佳人纔輕舒玉腕，慢飲茶湯，眼望着一片汪洋，款步出茶舍，坐在椅子上，別名叫爬山虎，抬的更穩當。剛剛兒纔把浮橋上，「你們聽吩咐，別要走慌忙，今年我頭一盞，這可怕的慌，這河水好似芝麻醬。」過河上了岸，來至陳家莊，路北有茶棚，聲聲兒嚕嚕嚕，道了個虔誠把香降，拿出了萬人緣會頭拜求，衆人是聖人，行善的姓名香，預備下粥茶接來往，大奶奶善心動，接下了八百張，一個銀一兩。這還不算強，問明了門氏將齋誡，來至西北洲，布施了銀一箱，過了十八盤，陰山要歇涼，水泉的都管齊來看望，桃園走了半晌，過去到南

莊，來往的人不少，個個都請着香，櫻桃溝花炮天天兒放，天氣不早了，不久落大雨，找房歇歇氣兒，肚子裏餓的荒，伙食盒子齊都攤上，飽湊了一頓，復又走慌忙，來到仰山寺，供得是藥王，此處必須將香降，拳膝忙跪倒，求告一老靈光，叩首三進禮，弟子木姓郎，保佑我一生長無恙。」舉步往前走，聽見事兒一清，渾身三道鎖，爲母去拜香，孟常韻不遠真可逛，看見香風，山高路又長，來至洞深內，松棚裏擲香，聽見了秧歌，在茶棚裏唱，佳人說：「僂們快着往前走，看一看那熱鬧排場。」只聽見鼓鑼打得是「一等等」，小二哥唱的是喝喝腔，忽聽那邊又來了會，中旛鑼鼓合扛箱，這一樣兒我從沒見，騎着竹桿子喜樂非常，手內拿着一柄垂金扇，衙役三班鬧嚷嚷，後面二人抬着木櫃，上面繫着赤金鈴鐺，個個兒好似瘋狂，看罷了一回纔將山上，誠心頂禮去進香，可想着靈官殿上是頭一束，上去再拜老娘娘，來至山門忙下轎，從新復又整梳妝，傅老的槓子也來到，盤的是掖脖子倒掛紫金標。這奶奶上了丹旛忙跪倒，吩咐丫頭忙焚香，這一個獻上白檀與紫降，那一個火燃了真藏香，這佳人他忙取籤筒祝告：「娘娘，發慈悲保佑弟子百歲成雙，」求了一支「上上」，「一世永安康。」（日本雜抄本寫頭與）

善會又名文會，每值妙峯山廟會時，北平慈善家組織大規模之善會，沿路分設下處，以供香客休息之所。善會名目有八九種，茲述如下：（一）粥茶老會，專施粥施茶，所搭茶棚甚多，備香客人等之需要，粥茶棚內供娘娘駕（即布質阿盡），施粥茶者皆身穿黃衣，並呼口號，如「先參駕來，然後再喝粥來，哎！一香客人棚裏駕後，即隨意取粥取茶食用，作臨時休息，夜間並可住宿。」（二）獻鹽老會，此會備有大批官鹽，在山道各茶棚中，隨時供獻鹽食，以備茶棚中應用，及香客在善會之有施助者，在茶棚中亦可隨時用飯，故此種鹽食，在山道上甚爲需要。（三）拜膳老會，此會備有新膳若干，施給茶棚，如瞻拜用，香客之睡眼，各棚之貼補等，需用甚廣，有此會則大感便利矣。（四）巧爐老會，此會爲備京之器碗的所合組而成者，在山上專修各茶棚之碗具，及各磁器之破爛者。（五）茶葉老會，此會備有大批茶葉，供給各茶棚，以便香客之飲用。（六）盤香老會，此會備有各種大香盤，除白供外，並在

各茶棚懸掛，每盤燃點數日。(七)繞柱老會，此會爲舊京之皮匠所組合而成，在山北傍立候香客之鞋破者，皆任縫補，概不收費。(八)燃燈老會，此會備有大批紙燈籠及蠟燭，除擔任山路之燃燈外，並隨時施給茶棚香客燈籠蠟燭。(九)除以上八會當年豐的時代，尚有一種饅頭會，似附屬於粥茶棚內，香客入粥茶之時，並施饅頭，任香客取用，惟此會須有較多之資本，皆賴各大善士布施，近年則施主零落，已無此會矣。各善會皆有會規，在山上取合作精神，互助幫忙，於接交之際，各道「虔誠」，每善會俱有會號，如「子孫」「萬代」「公益」「長善」等詞，事雖涉迷妄，然亦末俗中所僅見者歟。(民社北平指南)

中頂西頂南頂皆有祀神之會，而四月妙峯山之娘娘頂，則香火之盛，聞於遠邇，環畿三百里間，奔走絡繹，方軌疊跡，日夜不止。好事者沿路支棚結綵，盛供張之具，以待行人少息，輒奉厚利。車夫脚子，竟日奔馳，得備值倍他日。而鄉社子弟，又結隊扮演燈火雜劇，藉娛神爲名，歌舞於途，謂之「趕會」。會期之前，近畿各鄉城鎮，皆有香會之集團，首事者製本會之旗，繡某社名稱，旗後則金漆彩繪之龍槓，以數人擔之而行，籠上綴彩旗鸞鈴，導以鼓鑼，擔者紫黃巾，衣黃色褂，喧然過市。凡在會之月，聞聲納香燭茶資如例，首事則簿記之，至期香客入山，各認所隸之旗，趨入隊中，一切瞻拜、休息、飲食、住所，由首事者指導招待，誠敬將事，從無期蒙之弊，故旗字均標明「某某老會」云。凡祭賽事畢，先後散於廟內外肆，攤購絨絨花采，插帽而歸，謂之「戴福」。造望人羣，則炫耀繽紛，招顯於青峯翠陌間，其風物真堪入畫也。(舊都文物略)

四月初一日，禮神於通州丫髻山。(金華縣志)

丫髻山，京東，山有娘娘廟，每四月初一至十五，香火極盛。(京師地名對註)

學峰山碧霞元君廟，在京城東北懷柔縣界，每至四月，自初一日起，開廟半月，繁盛亞於妙峯，而山景過之，都人謂之東山。(燕京歲時記)

八日食不  
落夾

先是，四月八日，梵寺食烏飯，朝廷賜羣臣食，「不落夾」，蓋緣元人語也。嘉靖十四年，始賜百官於午門食麥餅（慈都遊記志）。

朝廷每年四月八日，賜百官午門外食不落夾，曹御史宏云：「是麪食也。」醫官張天民云：「卽今之粽子。」  
（戒庵漫筆）

八日趕秋

四月八日，燕京高粱橋碧霞元君廟，俗傳是日神降，傾城婦女，往乞靈，祈生子。西湖、玉泉、碧霞、香山遊人相接，又傍近有地名秋波，都中伎女，競往逐焉，俗云「趕秋波」。（宛署雜記）

八日浴佛

高粱橋北，積藍棋盤，每歲四月八日爲浴佛會，旛幢錢吹，蔽空震野，百戲畢集，四方來觀，肩摩鼓擊，淡旬乃已，蓋若狂云。（吳安客話）

彭繼章幽州土風吟浴佛日云：「佛本清淨身，土木招埃塵。塵汚土木非污佛，浴佛奔走尋常人。尋常人，慕元妙，不誦藥師經，空詣紫王廟。紫王廟前桃李開，折花一枝騎馬回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八日遊戒

四月八日，要戒壇，游香山玉泉，茶酒棚妓棚，周山澗曲，聞初說戒者，先令僧了願如是，今不說戒百年，而年則一了願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都中道老，遊萬歷四西山戒壇，四月遊女之盛，御軍不絕，茶棚酒肆，接於路，至有挾妓入寺者，一無名子嘲以詩云：「高下出頭起佛爺，往來米汁雞魚籃，不因說法堅持戒，那得觀音處處參。」（辛書詩話）

八日結緣

四月八日捨豆兒，曰「結緣」，十八日亦捨。先是，拈豆念佛，一豆號佛一聲，有念豆至石者，至日，熟豆，人徧捨之，其人亦一念佛嘆一豆也。凡婦不見容於夫姑媿者，婢妾擯於主及媿者，則白答曰：「身前世不捨豆兒，不結得人緣也。」（帝京景物略）

京師僧俗念佛號者，輒以豆識其數，至四月八日，佛誕生之辰，煮豆，撒以鹽，逐人於路，請食之，以爲結緣也。

(晚志)

四月八日，都人煮葷，任人掬取之，謂之「結緣」。(齊浦縣風)

京都浴佛日，內城廟宇，及滿洲宅第，多煮雜色豆，撒灑鹽鼓，以豆鑿列於戶外，往來人撮食之，名「結緣豆」。

(餘響偶談)

四月八日，都人之好善者，取青黃豆數升，宣佛號而拈之，拈畢煮熟，散之市人，謂之「捨緣豆」，預結來世緣也。(燕京雜記)

八日放生

南城憫忠寺，歲之四月八日，爲放生大會，豪商婦女，顯官妻妾，凝妝豔服，蜂屯蟻集，輕薄少年，如作狹邪之遊，車擊轂，人摩肩。寺僧守門進者，索錢二百，否則拒之，於是品線題紅，烏交履錯，遺珠落翠，粉蕩脂流，招提闌若，竟似漆涸濮上矣。寺僧又於婦女所攜之小兒女，各與一撲滿，誘他帶回，滿載，令明年赴會輸之，以是一日間獲金至數千，其謂放生大會者，僅買數雀放之，實則一無所觀，後有某御史陳奏禁之，遂絕。(燕京雜記)

八日賽會

京都竹枝詞：「堪笑時逢芍藥開，上方善會請將來，(豐古考樂，四月盛開，長老請)禪堂酒肉公然吃，(名曰賽，其實則賽菜，其錢酒)二百猴頭是善台。(原謂風俗，割錢一文，名曰一文，二百錢，則四百矣，赴會者名爲善台，不遇割) (見風俗門)切題。)

都門竹枝詞：「善會心憂客不來，寫明三慶與春臺，充驢那解人難受，也向人前敬一杯。」(見時尚門)

方朔善會戲詩：「新春初屆天氣鮮，會館處處開歌筵。先宴師長後朋友，衣冠揖讓何周全。不謂末流墮淫亂，妖僧邪道借此歛金錢。初探飯莊空，再訪梨園暇。每先十日奔如飛，檀越家家將帖下。相識固爾來優游，因友及友還轉求。最難入座無分判，男婦倡優共一流。始繞園干間坐次，繼隔几席相遞帽。當其人滿去之遠，此可逃筵被下樓。鼓聲重，金聲高，自成眉語將心交。絲聲柔，竹聲輕，口講指畫如約成。風狂還有淫哇劇，每到幕微入細絕，似歌而和者幾千人。爾時主人在何所？繡帽黃冠將客數。可憐合掌念彌陀，拜得善男兼信女。座中豈無一二出良家，至此難分潔與瑕。」

含羞纒袖抽身早，尾後多隨惡少車。我開隨隨鼓舞小雅教，酒食禮樂西京說，勢苦歌詠自有時，善會如斯真可悼。得不得，樂宜終，有人相背誚冬烘，試看歌舞昇平地，豈有桑間濮上風。」（金瓶游學草）

都門雜詠善會云：「善會年年寺觀開，紅箋請客共施財，住持平日交遊廣，早有娼優漢份來。」

北平俗曲關大奶奶出善會云：「這一天正是四月初八日，庵觀寺院都辦佛事，尼姑廟裏擺席筵，請的是些個大門子，指佛喫飯，賴佛穿衣，叫下了字號，徽班兒一臺戲，善會辦的出奇。大奶奶清晨早起，梳洗已畢，換上了出門兒的新衣，先用了些個早東西，問管家「都是派了誰跟去？只要兩個丫頭，四個小廝，一預備帶了去的東西樣樣齊，涼扇打扇，烟袋荷包，榴榴烟料，鼻烟壺兒，牙籤子，手帕絹子，飯單，手盒兒，唾沫盒兒，漱口盂，兩個洋表是一對，對準了的，先送了去的是靠背引枕胖褥子，一大包袱是換替的衣，不過是些兩般毡毛大小呢，真乃是大家子的勢派，吹口之力，件件都整齊，後轎車早卸在門洞兒裏，僕婦髮鬟攙扶上車，去兩三個小廝搭車，穿上搭腰，套上騾子，趕車的拴好了夾板子，跟隨的後面把小車兒上，趕車的拉着小怪兒帶騾子，一邊兒一個是個雙飛雁兒，一炷香風擺荷葉臥廳兒如飛，走的俏皮，一霎時過巷穿街，展眼工夫，前面便是尼姑寺，說「勒住罷，騾子腳急，」大奶奶下車進了寺，尼姑迎接打問心，好規矩，大奶奶忙令交香資，尼姑接過道謝畢，又請大奶奶上殿去，參拜佛像，瞻仰神祇，又給姑子寫了佈施，出來歸座安席，三齣神戲聽畢，早飯吃些，不過是點景而已，漱口喝茶，聽幾齣戲，又到庫裏去更衣，略養一會兒精神，又要梳洗整理，從新入座，擺酒安席，尼姑帶着小孩子，呈上戲單，「求奶奶賞臉點幾齣唱去，要合奶奶的式，承應的好好兒的，」大奶奶帶笑說是「會事兒不當家的，隨便去唱罷我聽着，」那小且打着兒纏不起，說「奶奶賞個臉兒，奴才們好好兒巴結差使，」大奶奶臉上覺得過不去，「你說叫他們唱一出戲，一出教主，一出往期，唱好了賞東西，」小且磕頭，手捧牙粉纖站起，大奶奶說，「好個孩子有出息，又有伶俐，又有規矩，可惜了兒的唱了戲，白長的粉團花兒似的。」叫髮髻，把帶來的賞賜，齊理齊理，預備彩菓子。班兒裏見賞先唱點的戲唱完時，大奶奶吩

十八弘仁

附給賞用的東西，家下人搭桌子，各樣尺頭緞子袖子荷包，封兒裏是十幾兩銀子，等着他們謝了賞，然後起席，尼姑相送，丫頭們攙架扶持，大奶奶上車回家去，改日尼姑導乏取佈施。」（日本攝鈔本馬頭滿）

歲四月十八日，弘仁橋元君誕辰，都士女進香，先期香首鳴金號衆，衆率之如師，如長令，如諸父兄。月一日至十八日，塵風汗氣，四十里一道相屬也。輿者，騎者，步者，步以拜者，張旗幟鳴鼓金者，輿者，貴家豪右家騎者，游使兒小家婦女步者，賽人子酬願祈願也。拜者頂元君像，負楮錠，步一拜，三日。其衣短後絲視，光乍襪履。五步，十步，至二十步拜者，一日。至。羣從游開，數唱吹彈以樂之。旗幟鼓金者，綉旗丹旄各百十，青黃皂綉蓋各百十，鼓吹步伐鼓鳴金者稱是。入首金字小牌，肩金字小旗，昇木製小宮殿，曰元君駕，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。後建二丈早旗，點七尺，前建三丈繡幟，繡元君號。又夸儂者，爲臺閣，鐵杆數丈，曲折成勢，飾樓閣，崖木，雲烟形，層置四五兒嬰，扮如劇演。其法環鐵約兒腰，平承兒尻，衣綵掩其外，杆暗從衣物錯亂中傳，下所見雲稍烟縷處，空坐一兒，或兒跨像馬，蹬空飄飄，道傍動色危歎，而兒坐實無少苦。入復長竿綴餅餌，類類啖之。路遠日風暄拂，兒則熟眠。別有面粉墨，僧尼容，乞丐相，搨妓態，憨無賴狀，閱少年所爲，喧鬧嬉游也。橋邊列肆，擲麪角之，曰「麻胡餛」和炒米圓之，曰「歡喜團」。「稽編盜冠帳額，曰「草棍」，紙泥面具，曰「鬼臉鬼鼻」，串菜鬘鬘，曰「鬼鬘」。香客歸途，衣有一寸處，頭有草帽，面有鬼臉，有鼻有鬚，袖有麻胡，有歡喜團。入郭門，軒軒自喜，道擁觀者嘖嘖喜，入門翁嫗妻子女，旋旋喜繞之。然或醉則喧，爭道則毆，迷則失男女，聖日，頗有司審蹉焉。

四月一日至十八日，傾城趨馬駒橋，轎樂之盛，一如獄廟，碧霞元君誕也。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西山（天台此處）香旛又東山，橋上（弘仁橋俗名馬駒橋，橋頭有娘娘廟，故俗呼爲橋上）。娘娘也一般，道個「虔誠」卽問好，人人知是進香還。」（見遊龍門）

二十二日，城內宛平縣城隍神爲出巡之日，官隸迎祭，准令士女拈香，縣役扮判官鬼卒，抬神遊街，故謂之出巡。

二十二城隍出巡



二十八  
王廟

四五月  
寒茉莉

五月全月

或柳鎖紅衣爲罪人者，或露背掛燈者，或扮馬童者，遍原酬賽，以答神庥者，種種異節，鼓樂笙簧，喧震數武，觀者蓬頭，揮汗如雨，竟日始散。二十九，大興縣城隍神亦如此儀。（京報風俗志）

二十八日，興三廟進香，吃白酒凉水醋，取新麥穗煮熟，剝去芒殼，酌成細條食之，名曰「稔轉」，以答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。（酌中志）

長安四五月之交，市上擔賣茉莉，清遠芬馥。冬月盆盎種丁香花，花小而香，結子，難吞香也。丁香不甚翦佩，惟茉莉花雅客以點茶，婦人以纏首，爲首百端矣。（卷京遺事）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五月都城猶衣袂，端陽蒲酒新開臘，月傍西山青一搭，荷花夾，西湖近歲過蒼碧。血色金羅輕汗綠，宮中畫扇傳油法，雪腕綵絲紅玉甲，添香鴨，涼糕時候秋生榻。」（非露集）

五月朔日至旬杪，女兒豔衣，戴花滿頭。五日，前民間不得市蘇州扇子。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遺。挈酒遊高梁或天壇，壇中有決射者，蓋射柳遺意。薄暮爭門入，無賴子弟，以是日刺臂作字，或木石鳥獸形。民間是日生子，束一木或荆條，祭於堂，斬其木五六尺許，祝曰：「如是止，勿長抵戶。」（北京歲華記）

燕臺新月令五月云：「是月也，靈符靈，販蒜有稅，天壇摸壁，官插蠟，城隍廟有市，神盆添水，甜瓜始脆，角黍弄丸。」（見水曹清暇錄）

五月初一日至初五，崇文門外遊臥佛寺。初一日至初十日，都城隍廟廟市。初一日至十五日，南頂廟市。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，月壇外瓜市，至立秋止。沿街賣冰振酸梅湯，至七月。（天咫偶聞）

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南頂，（即於覺元君廟，不在永定門外。）舊有九龍岡，環植桃柳，南隣草橋河，是日遊人輒就河上茗棚小飲，且有歌者侑酒。初一日至初五日遊崇文門外臥佛寺，初一日至初十日遊都城隍廟，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，遊月壇外瓜市，至立秋止。（清稗類記）

五月胸魚

何景明鱗魚詩：「五月鱗魚已至燕，荔枝盧橘未應先。賜鮮偏及中環第，薦熟誰開淺廟筵？」日風塵地驛騎，炎

天沐雪護江缸。銀鱗細骨堪憐汝，玉筍金盤敢望傳。」（何大復先生集）

京城五月，幅湊佳蔬名果，隨聲唱賣，聽唱一聲，即辨其為何物品，何人擔市也。（舊京遺事）

五月紫台

瑤台即紫台，在正陽門外黑龍廠地方，時至五月，則搭涼篷，設茶肆，為遊人登眺之所。

五月清玩

京師五月，榴花正開，鮮明照眼，凡居人等，往往與夾竹桃雜列中庭，以為清玩。榴竹之間，必以魚缸配之。朱魚數頭，游泳其中，幾於家家如此。故京師諺曰：「天蓬魚缸石榴樹，一蓋識其同也。」

五月玉米

五月，玉米初結子時，沿街叫賣曰：「五月先兒，」其至嫩者曰：「珍珠筍，」食之之法，與豌豆同。

五月染指

鳳仙花即透骨草，又名指甲草，五月花開之候，閉關兒女取而搗之，以染指甲，鮮紅透骨，經年乃消。（以上燕京歲

時記）

夏至朝廟

夏至日謂之「朝節」，婦人進綵扇，以粉脂膏相贈遺。（津史雜志）

初一城隍廟廟市

廟市者，以市於城西之都城隍廟而名也。西至廟，東至刑部街止，互三里許，其市肆大略與燈市同，第每月以初

一，十五，二十五開市，較多燈市一日耳，今廟市以每歲五月初一日至初十日止，非復每月三日矣。（廣垣遺略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西城五月城隍廟，溢賤紗羅滿地堆，（廟外賣物衣者極多）鄉裏婆娘多中暑，為穿新買估衣回。」（見遊覽

門）

都城隍廟在宣武門內溝沿西城隍廟街路北，每歲五月，自初一日起，廟市十日，市皆兒童玩好，無甚珍奇，遊者

鮮矣（燕京歲時記）

北平俗曲遊城隍廟云：「人心難料，地皮兒消薄，北京城內盡出七包，每逢廟季兒他就鬻毛。」（鬻毛）（數唱）勾引那少年子弟，不把好學，也只因近來的風氣，愛滾個熱鬧，山廟盛開，次第都接着暗，追等到城台關閉，五月節又到

了，城隍廟一開，分外的亂糟，作買合作賣，鬧鬧吵吵，男女混雜，胡鬧糟糕，若問那如何的景況，聽我從頭兒說學。（疊斷橋）擇處看過了，嘍嘍嘍，初一先把香燒，嘍嘍嘍，沐浴齋戒，換上件花梢，這纔是爲還願，必須得起個早，嘍嘍嘍，手中香點着，嘍嘍嘍，趁勢兒又把籤搖，嘍嘍嘍，城隍老爺也太心焦爲你們過不去節，也向我來請告，嘍嘍嘍。老太太們都來了，嘍嘍嘍，小媳婦也跟着，嘍嘍嘍，未曾許願碎嘴子勞叨。受他們一炷香，樣樣兒都得保，嘍嘍嘍。王二爺太踉蹌，嘍嘍嘍，賺人的法兒更高，嘍嘍嘍，靴帽拐棍兒外帶着挂袍，都說他顯神靈更比城隍好，嘍嘍嘍。（太平年）過午後，等會暗遊人來往勢如潮，聽着熱鬧，看者有限，太平年，比上那送殯分外的糟，年太平。駕一到，亂糟糟，勢衆人多不能細暗，最是那婦女不着調，太平年，跨在車沿把眼看兒招，年太平。有扮鬼，也有插招，披枷帶鎖也都跟着，更有一等不害臊，太平年，得意洋洋把馬兒學，年太平。繞街走，大招搖，宛平縣的城隍也擲道，一羣老媽兒扶着轎，太平年，好像那嫖婆把他跟着，年太平。（羅江怨）也有那拜香隨會，扮像兒更彪，手擎板兒一步三搖，頭上也把那紅嘍紅絨兒帽，也有那貴官圖老上廟把香燒，方纔纓帽，補掛長袍，有玷官箴他還不遺不著要。也有那良家的少婦，臉皮兒又薄，未嘗遊慣，心裏發毛，一經人耻他還嘍還還害臊。也有那浪蕩子弟，擺擺搖搖，打扮得俏麗，爲勾引多嬌，背後抓格兒他可想嘍想想不到。也有那土豪惡棍，匪類毛包，羊羣狗黨，趁勢兒發彪，既裝雞屎，還爭南嘍南北道。（朝陽調）燒香已畢，兩廊去歇符，茶桌兒一滿，跑堂兒的調越高，手提着涼水硬把茶葉泡，若要是坐長了，嘍嘍嘍，定招着坐兒的薄。未從坐定，百樣兒的勞叨，要小錢兒的來往打鼓吹簫，不住的圍着桌子要，你若是給他們發，嘍嘍嘍，不發把神淘。兩旁的玩藝兒，鬧鬧吵吵，傢伙合那鑼鼓，亂打胡鑿，耳邊箱人聲兒是山嘍怪叫，招的那些遊人兒，嘍嘍嘍，兩眼不發暗。蜜釀果子，五個老錢一包，裝模做樣，混打胡敲，抽冷子一聲就讀人一跳，不過是爲錢，嘍嘍嘍，變法兒把人招。百子堂內分外的熱鬧，娘娘殿上供比山高，抽空兒還把那娃娃，爲的是回家，嘍嘍嘍，好把差使交。（四川歌詩齊外）一說去逛廟，小人都要跟者，一進山門內，鬧齋不開交，哭哭喊喊，他咱見甚麼都要，鬧嘍嘍嘍，嘍嘍嘍，一聽鑼鼓響，樣樣兒都

要賄，趁著天氣好，買買調更高，裏貨兒就得好幾吊，喇嗚呼嗚呼嗚，咳嗚呼嗚呼。喫食無多少，油香與涼糕，紙花兒合香草，揀樣兒往家裏捎，囉哩囉唆叫人拿不了，喇嗚呼嗚呼嗚，咳嗚呼嗚呼。一到初五初六兒，作坊裏放工了，夥計們都逛廟，學徒也跟著，楞楞何何胡亂跑，喇嗚呼嗚呼嗚，咳嗚呼嗚呼。數唱：「到太陽落，晚景兒倒也靜悄，老頭兒都來了，白日裏怕擠着，要買涼糕必須等末廟，喇嗚呼嗚呼嗚，咳嗚呼嗚呼。數唱：這都是廟中俗景，也不過大概說學，若要是盡情描寫，賦而徒勞，且把那逛廟的惡習，再表他一表：（紫羅絲）城內的虛子把兒，趁勢兒鬆了毛，拐騙坑騙也弄上件花梢，一頂香荷帽，兩貼太陽膏，狐朋狗友在一塊兒攪，叫聲老哥兒們，罷嗚咳，你我今日把好腦袋找，假充宗室，鑿上金腰，屎蛋球，把他托着，自稱是姓趙，綽號叫賽野貓，玩藝兒攤子他懂的不少，若遇着熱，罷嗚咳，今日茶錢定把你來擾。京師的婦女也不受教訓，年輕幼小，正派不學，說話太張大，打扮又輕飄，一心也要把虛子攪，約會上姐兒們，罷嗚咳，結黨成羣都上了廟。大殿之上先把香燒，寢宮以內，定走一遭，倚戲必得看，西湖景也要賄，十不閒兒場子弄上一吊，拉住寶玉兒，罷嗚咳，對袋烟兒，就把交情話。（高羅豆書）則見他舉止輕狂，生來的匪氣，自己甘心往下賤裏學，頭擺着青絲髮，髮青絲，青絲高挽元寶鬟。身穿着西湖色，色西湖，西湖水染綉羅幃。手帶着玲瓏玉，玉玲瓏，玲瓏八寶黃銅釧。足登着蝴蝶夢，夢蝴蝶，蝴蝶鬧梅瘦底而薄。打扮得上下無非是窈窕，爲的是衆人叢中把他愛賄。（數唱）似這等敗俗傷風，皆因爲少教失調，行香爲好，你把廟招，男女混雜，難免糟糕，奉勸諸君，身分宜高，這是非之地，終不保平。（曲尾）因此上，前思後想，無法可教，故此纔編就了曲詞。（鳳牛）把衆公開導，似這些無賴之徒，一概別學。」（百本張抄本牌子曲）

端一端五兩日，內外京城居民，不汲井泉，云避井毒也，日須皆預汲儲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但開南頂（五月初一日）極喧嘩，於此地生事）近水河棚數十家，執袴少年歸更晚，天橋南面跑新

車。」（兒遊覽門）

自宮間過齋詩稿南頂竹枝詞八首：「紅鬚御圍接長渠，隔岸人家盡草廬；一望青帘渾似錦，買春客到總停車。戲水兒童體態輕，兔驚隊裏任遊行；忽驚滅頂人何處，突起金錢手內擎。窄窄弓鞋裝紫裳，故將披扇狹容光；因何不許分明看，半是羞郎半怯郎。淡淡衫披薄薄紗，妝成端不藉鉛華；文君更比相如渴，也向松陰坐品茶。遇春坊裏繡鞋排，爭看王孫走馬來；寧起珠簾呈笑臉，今宵訂下合歡杯。紫貂玉虎號飛鷹，總屬王家一盞燈；上得鞍來爭縱轡，一聲「好」字萬聲應。多少觀優士女來，更從絕頂小徘徊；無端一陣狂風雨，爭脫羅衣裏笠回。歸途暮靄已蒼蒼，馬驟車馳笑太忙；却入禁城城社下，天街雨過水淋浪。」

都門打油歌南頂詩云：「席棚屋裏沽燒酒，柳樹陰邊嗜冷茶；不比城中貴公子，夕陽歸路跑飛車。」

吳嚴游南頂詩：「柳映紅亭水映橋，碧霞宮殿靜迢迢；年年五月開香社，大好風光想寂寥。龍岡委宛似卷阿，掖柳者風爽氣多；一帶葦棚臨水岸，酒徒豪飲妓童歌。」

南頂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五六里，西向，左右有牌坊二，左曰「廣生長養」，右曰「翠育滋蕃」；皆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時御書。每至五月，自初一起，開廟十日，士女雲集。廟雖殘破，而河中及土阜上，皆有亭幃席棚，可以飲食坐落。至夕散後，多在大沙子口看賽馬焉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永定門外碧霞元君廟，俗稱南頂，舊有九龍岡，環植桃柳萬株，南隣草橋河。五月朔，游人麀集，支葦爲棚，飲於河上。亦有歌者侑酒，竟日喧闐。後桃柳摧殘，廟亦坍塌，而游者如故。近年有某侍御奏請禁止，遂廢其事，與昔日金魚池相彷彿。（天咫偶聞）

永定門外蓮南，有積潦一區，名曰「南汀」，京音訛爲「南頂」，有廟市，每年五月初一日開市，至十五日閉止。市中茶棚節比，履鳥交錯，伊其相諠，比諸溱洧，實誨淫所也。舊有天橋跑飛車之習，近更拓開廣場，供人跑馬，競誇身手，迭起爭端。（新燕都）

南汀俗名南頂，在水定門外。向例五月有廟市，白駒泛望，喧異恆時。城中少年，輒多往游。且有天橋跑飛車之陋習。今自汽車通行，舊俗遂不復再舉矣。（京華雜錄）

四月初二日，宛平縣城隍出巡。五月初一日，大興縣城隍出巡。出巡之時，皆以八人肩輿，昇藤像而行。有捨身為馬僮者，有捨身為打扇者，有臂穿鐵鈎懸燈而導者，有披枷帶鎖，儼然罪人者。神輿之傍，又扮有判官鬼卒之類，才于而行。（燕京雜誌）

五月初一日，大興縣城隍出巡，八人肩輿，昇藤像而行，男女因病還願，有打扇者，扮馬僮者，藉衣枷鎖如囚者，臂穿鐵鈎懸燈者，扮一切判官鬼卒者，游觀隨行如塔，繞交道口回署。宛平縣四月二十二日出巡亦同。

五月初一，換質地紗袍褂，再換芝蔴漏紗，便章，著兩截衫，湖色洋縐春羅，七色縐綢，各下襟襖衣也。（以上春明采風志）

風志）

金因遼俗，重五日插柳毬場為兩行，當射者尊卑序，各以帕識其枝，去地約數寸，削其皮而白之。先以一人馳馬前導，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，既斷柳，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，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，或斷其背處，及中而不能斷，與不能中者為負，每射必發鼓以助其氣。已而擊毬，各乘所常習馬，持鞠杖，杖長數尺，其端如偃月，分其衆為兩隊，共爭擊一毬。先於毬場南立雙桓，置板，下開一孔為門，而加網為囊，能奪得鞠，擊入網囊者為勝。毬狀如小拳，以輕韌木枋其中而朱之。（金史禮志）

王士禛都門竹枝詞：「端陽賭柳足歡娛，霧殺新裁勝六銖，愛傍橫塘不歸去，披敘親市七足魚。」（漁洋詩集）  
燕都雜詠：「蘸柳過端陽，筵開艾酒香。巧分長命縵，縛得豆兒娘。」註云：「舊俗五日射柳，名蘸柳，絹帛縛為人形，以豆為首，為豆兒娘。」（見都城取暇）

五月五日午時，采艾摘葉，與棉相和，絮衣七事，遼主著之，番漢臣僚，各賜艾衣三事，渤海尉子進艾糕。（燕北雜記）

初一城隍出巡

初一換衣

重五射柳

五日艾衣

端午戲蓮

端午遊金  
魚池

五日五日，九月九日，太子諸士於西華門內，召集各衙萬戶千戶能擊毬者，咸用上等駿馬，繫以雉尾纒絡，繫纒鏡鈴，裝飾如飛。一馬前馳，擲大皮縫軟毬于地，羣馬爭馳，各以長藤柄健杖爭接之，而毬子忽掉在毬棒上，隨馬走如電，終不墜地。方捷而熟困者，以毬子挑剔跳躍於虛空中，而終不離於毬杖，然後打入毬門中者爲勝。（板津志）

京城端午，貴賤人等必買新蒲鞋，穿之過節，歲以爲常。（明陞山錄）

魚藻池在崇文門外西南，俗呼曰金魚池，畜養朱魚，以供市易。都人入夏至端午，結籬列肆，狂歌轟飲於穢流之上，以爲愉快。（燕都遊覽志）

金故有魚藻池，舊志云：「池上有殿，榜以『瑤池』，殿之址今不可尋矣。居人界池爲塘，植柳覆之，歲金魚以爲業。池陰一帶，園亭甚多，南抵天壇，一望空闊，每端午日走馬於此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飲金魚池詩：「都人夙昔歌遊地，此際猶然雜管絃；到處風光須共醉，從來得失有誰憐。平池薄暮寒烟起，古殿清秋落日懸。更喜西山出馬上，遙遙空翠落天邊。」（青箱堂詩集）

王鴻緒金魚池詩：「城南魚藻池，一泓蕩清碧；萋萋菰蔞翻，漠漠水雲積；都人競歡賞，絲管恣消戢。」

又燕京雜詠詩：「金魚池畔豔陽時，夾岸人家競酒旗；何處香車來女伴，銀箏低唱白翎詞。」（以上穠雲山人集）

劉體仁雜興詩云：「金魚池上柳煙闊，新穀環邊松氣高；十里疲驢一放眼，不教顏色對兒曹。肩輿車馬逐朝晴，徑仄泥深一道爭，嚼履推輪渾見慣，難甘尺寸讓先行。」（七頌堂詩集）

黎士弘燕京四月歌：「金魚會伴約行齊，隊隊紅衫駿碧溪；看岸上人花上豔，更無閒眼放池西。」（莊素齋詩集）

五月五日遊天壇松林，高梁橋柳林，滿井蔭蔭，結伴攜觴者甚衆。近成集於金魚池上，他處皆闕寂矣。（陔餘叢考）

都門雜詠金魚池云：「天壇北面水池深，大小金魚映柳陰，曲徑遊人欣玩賞，手持氣凸岸邊尋。」

金魚池崇文門外西南，畜養金魚，以供市易，都人夏日多藉飲於此。（京師地名考）

五日進解

五月五日，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，一人執旗引於前，二人馳馬繼出，呈藝於馬上。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騰躍踣捷，人馬相得，如此者數百騎。後乃爲胡服，臂鷹，走犬，圍獵狀，終場，俗名曰「走解」。（彭文忠公筆記）

重午遊天壇

京師最重午節，天壇遊人極盛，聯鑼飛轡，豪門大估之外，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，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。（野獲編）

五月五日，多集天壇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五日女兒

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，飾小閨女，盡態極妍，已出嫁之女，亦各歸寧，俗呼是日爲「女兒節」。（宛署雜記）

余有丁帝京午日歌：「都人重五女兒節，酒蒲角黍榴花辰。金鎖當胸符當髻，衫裙綉朵盈盈新。長安街道人人趨，三條九陌無斷塵。赤日中天萬戶動，樓籬清道騎官從。高肩大轎風奔馳，五侯七貴相迎送。陌上相望不相知，絡繹追尋海子濱。隱隱朱樓圍翠幃，深深金谷駐鶯雛。買笑追歡日不足，喧過通衢喧水曲。踴歸百草毒可禳，繫出五絲命可續。結縷仍將艾葉懸，祓禪却把蘭湯浴。我來成里列侯家，眩恍疑乘天漢槎。畫壁丹樓池砌白，朱魚翠鳥綺疏斜。竟日淹留天欲暮，紛紛駉駉紅塵度。公子王孫合香歸，摩肩擊轂忘來路。人生行樂須及時，汨羅之人非所爲。」

五月一日至五日，家家妍飾小閨女，飾以榴花，曰「女兒節」。五日之午前，羣入天壇，曰避毒也。過午出走馬壇之墻下，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，而亦爲角黍，無競渡俗，亦就游耍。南則耍金魚池，西耍高梁橋，東松林，北滿井，爲地不同，飲醴熙游也同。太醫院官旗物鼓吹，赴南海子捉蝦蟹，取蟪酥也，其法針葉刺蟪之眉間，蟪射葉上，以蔽人目，不令傷也。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五月五日，家懸五雷符，插門以艾，午具角黍，漬蒲酒，闔家飲食之。以雄黃塗耳鼻，取避蟲毒之義也。（輿地記）

五月五日，懸蒲插艾，幼女佩靈符，簪榴花，曰「女兒節」。日午具角黍，漬菖蒲酒，闔家飲食之。以雄黃塗耳鼻，避蟲毒。天壇墻下，走馬爲戲。金魚池草橋聚水潭皆樹蔭，可醴飲，相望不絕。（康熙大輿圖志）



北平俗曲：「五月五日把端陽慶，節屆天中，艾虎，物阜財豐，共樂太平。玉樓人酒醉，雄黃把肩並，臉裏芙蓉。石榴花鬢，斜襯釵頭鳳，血染鮮紅浮瓜沉李，水閣涼亭，陣陣荷風，划龍舟。賽橋競綵，相爭勝，鑼鼓叮咚採蓮歌，悠悠颺颺，颺真好聽，燕語鶯聲。」（白雲道音選）

彭蘊章幽州七風吟女兒節云：「女兒節，女兒歸，要青去，送青回。琵琶紛紛插楊柳，去看擊鞠牽裙走，紅杏單衫花滿頭，綵扇香囊不離手。誰采艾裝絮衣，女兒嬌癡知不知。」（松風閣詩錄）

五月初一日起，爲端陽節，又曰端午，即古天中節也。人家鋪肆，買粽子、櫻桃、桑椹，以獻神佛。買蒲艾插於門旁，貼畫虎、蝎蜈蚣，或天師等圖，揭之樓閣，謂之神符，遠家亦有書符以送檀越者。人家婦女，以花紅綾線結成虎形、葫蘆、櫻桃、桑椹及蒲艾、瓜、豆、葱蒜之屬，以綵絨貫之成串，以綉小者爲最，綴於小兒辮背間。或剪紙，或鏤紙，折紙作葫蘆、蝎蜈蚣字各式，總謂之「福兒」，雜五色綵紙以襯之，總謂之「葫蘆兒」。婦女買通草小虎、彩絨福兒，帶釵髻頭上。至初五日，惟神符福兒留之，其葫蘆等物，盡拋街巷，謂之「扔灾」。是日小兒額上，以雄黃畫「王」字，又以雄黃塗小兒鼻耳之孔，謂如此，夏月能辟諸蟲，亦有飲雄黃酒者。此日食黑色桑椹，或云夏月無食蠅之患。富家買糕餅，上有蝎、蛇、蝦蜈蚣、蝎虎之像，謂之五毒餅，餽送親友，稱爲上品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北平俗曲端陽節云：「五月端午街前賣神符，女兒節令把雄黃酒沾，櫻桃桑椹，糗子五毒，一朵朵似火榴花開端樹。一枝枝艾葉蒲葦懸門戶，孩子們頭上寫個王老虎，姑娘們鬢邊斜綉五色綵蝠。」（百本強音曲）

五月端陽小孩兒歡，艾葉靈符插在門前，人換衣裳，葫蘆釘在身邊上，石榴顏色櫻桃在佛前，無處找龍船。（北平俗曲十二景）

五月初一至初五日爲端陽節，又稱端午，家家於門前插蒲艾，貼五雷天師符，以禳不祥，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也。供角黍（即糗子）、櫻桃、桑椹、五毒餅、玫瑰餅等於佛前，祀祖先亦如之，亦慮其時食之義也，並有以之相饋送

者。巧婦秀女，以絨羅製成小虎、桑椹、葫蘆之類，以線串之，懸於敘頭，或繫於兒背，謂可避鬼，且不染痘，曰「長命縷」。一曰「積命縷」，又曰「葫蘆」，正午棄之，謂之「扔災」。以雄黃酒書「王」字於小兒之額，或塗其鼻耳，或墻壁，以避毒蟲。又有於是日午時以朱墨畫鍾馗像，以雞血點眼，俗稱「硃砂判」者，懸屋中，謂能驅避邪。亦有納古墨於腹，向日曬之，謂其墨可療疾，故有「癩蛤蟆脫不過五月五」之諺語。此五日中午，居民商肆，皆盛治酒饌，曰過端陽節。夏至日，人家多食麩條，且製糖蒜，以是時蒜適成熟也。又諺稱是月爲「惡五月」，禁造作等事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端陽捕蠅

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蠅螻蛄，以合藥製紫金錠。某張大其事，備鼓吹旗旛，喧闐以往，或嘲以詩曰：「抖擻威風出鳳城，喧喧鼓吹擁霓旌。穿林披莽如虺虎，捉得蠅螻剜眼睛。」（長安客話）

長安客話載明時太醫院例以端陽遣官於南海子捕蠅螻蛄，取酥製紫金錠，今端陽節，中官猶於端門灣內造紫金錠，是其遺製也。（居易錄）

故事，五月五日太醫院官具旗物，鼓吹赴南海子捉蠅螻蛄，取蠅酥，以針刺其兩眉，蟪多死。吾鄉朱公儒爲院使，俾兩眉止刺其一，蟪雖被刺得活，後遂因之。（聞史叢書）

端午預期

端午賜京官宮扇，竹骨紙面，俱齎翎毛，不工。綵羅一條，五色線編者，鬚頭作虎形。綵杖二根，長丈許，五色線纏繞。艾虎紙二幅，方尺許，俱畫虎，並諸毒蟲。（戒庵漫筆）

京朝官端午賜食粽，重陽賜食糕，一費可七白金，食時助以酒脯，取沾費而畢。諸臣享食之後，長班以餽餘納寶篋，與其官長，於龍御路，白皇極門至長安街，馬蹄洋洋，尋續不斷。（舊京遺事）

內廷王公大臣，至端陽時，皆得恩賜芍紗及畫扇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五月初一日起，至十三日止，宮眷內臣，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。門兩旁安蒿蒲艾盆，門上懸挂吊屏，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，如年節之門神焉，懸一月方撤也。（酌中志）

端陽懸符

都門雜詠端陽云：「櫻桃桑椹與菖蒲，更買雄黃酒一壺，門外高懸黃紙帖，却疑眼主怕靈符。」（見都令門）  
每至端陽，市肆間用尺幅黃紙，蓋以硃印，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，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，懸而售之，都人士爭相購買，粘之中門，以避惡鬼。（華居雜記）

都門習俗，每歲自五月初一日起，各宅結艾蒲於門旁，懸黃紙硃符於門首，其符或繪鍾馗進士，或繪張天師，或繪五毒蟲，奇形怪狀，極爲可晒，至初六日始揭去。都門紀略詩云：「櫻桃桑椹與菖蒲，更買雄黃酒一壺，門外高懸黃紙帖，却疑債主怕靈符。」蓋譏之也。（類語）

五日雄黃酒

初五日午時，飲硃砂雄黃菖蒲酒，吃糰子，吃加蒜過水麩，實石榴花，佩艾葉，合諸藥，畫治病符。（酌中志）

王鴻緒五日詩：「長安五日風景妍，蓬萊冠冕齊朝天，朝回邸舍開錦筵，滿庭的的紅榴然，烹鷲裹黍羅豆邊，蒲香雄精銅匾研，和以醇醪流朱泉。」（橫雲山人集）

五日雄黃

五月五日，漬酒以菖蒲，插門以艾，塗耳鼻以雄黃，曰避毒蟲。家各懸五雷符，符佩各小紙符，符或五毒五瑞花草，項各鏤繫，垂金錫，若鑿者，若鎖者，曰「端午索」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端午供佛

一歲貨暨五月云：「供佛的咬桑椹來，大櫻桃來，好蒲子，好艾子，江米兒的小棗兒的涼涼兒的大粽子來，咬，買神符。」

京師謂端陽爲五月節，初五日爲五月單五，蓋端字之轉音也。每屆端陽以前，府第朱門，皆以粽子相餽貽，並附以櫻桃、桑椹、李杏、桃杏及五毒餅、玫瑰餅等物。其供佛祀先者，仍以粽子及櫻桃桑椹爲正供，亦薦其時食之義。

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於門傍，以禳不祥，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。

每至端陽，自初一起，取雄黃合酒晒之，用塗小兒額及鼻耳間，以避毒物。

每至端陽，閨閣中之巧者，用綾羅製成小虎，及粽子、壺盧、櫻桃、桑椹之類，以線線穿之，懸於簾頭，或繫於小兒之

端午插蒲艾  
端陽彩畫  
端陽彩畫

背。

又端陽日，用綵紙剪成各種葫蘆，倒粘於門闌之上，以洩毒氣，至初五午後，則取而棄之。（以上燕京歲時記）

端陽節彩壺盧：閭閻剪綵羅做成櫻、榴、扁豆、小兒騎虎、壺盧諸狀，以線穿之，繫於小兒女之胸背，街頭亦有繫於橫竿賣者，又有剪紅紙作花壺盧式，粘於屋門水缸者，皆以避毒物也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端午應時

從前都中最講應時戲，如逢端午，各園必演雄黃神、逢七夕，各園必演鴛鴦橋會，此亦荆楚歲時之意，猶有古風，自庚子以來，專講新異，此等劇不演者多矣。（梨園佳話）

十一都城

十一日都城隍誕，太常寺預日致祭，居民香火之盛，不減於東嶽之祀。（漢魏宛平縣志）  
都城隍，位最尊，神又最靈，降祥殃，告吉凶，其應如響。都人上於國家秩祀外，誕辰有進香之會，盛夏又有浴室換

水之會，老幼男女，奔走惟恐後時。（以學集）

十一關帝廟開廟會

十里河關帝廟在廣渠門外，每至五月，自十一日起，開廟三日，梨園獻戲，歲以為常。（燕京歲時記）  
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，刀以鐵，重八十斤，馬以紙，高二丈許，鞍轡繡文，銜轡金銜，旗鼓頭踏導之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十三磨刀雨

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，刀以鐵，重八十斤，馬以紙，高二丈許，鞍轡繡文，銜轡金銜，旗鼓頭踏導之。（康熙宛平縣志）  
京師諺曰：「大旱不過五月十三。」蓋五月十三乃俗傳關壯繆過江會吳之期，是日有雨者，謂之「磨刀雨」。

下旬甜瓜

五月下旬，則甜瓜已熟，沿街吆賣，有旱金墜、青皮脆、羊角蜜、哈密酥、倭瓜瓢、老頭兒樂各種。  
京師謂五月二十三日為「分龍兵」，蓋五月以後，大雨時行，隔帷有雨，故須將龍兵分之也。（以上燕京歲時記）

二十三龍兵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六月都城備晝永，轉轡聲動浮瓜井，海上紅樓敬扇影，河朔飲，碧蓮花肺槐芽潘。綠鬢親王初守省，乘輿去後嚴巡警，太液池心波萬頃，開芳景，掃宮人戶撈漁艇。」（生齋集）

六月全月

燕臺新月令六月云：「是月也，儀官浴簾，案始交，果子乾成，棧子香，海茄大干盆，蟬始孕，壁風臭，桃奴出，閨觀業

解。」（見水滸清暇話）

二十三日，爲馬明王生辰，二十四日，爲關聖帝君生辰，此兩日，官府人家鋪戶，多焚香叩祭。迄日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六月初一日，草橋中頂進香，初六日，善果寺瞭經會，二十四日，各關帝廟賽會，二十五日，祀馬王。（天咫偶聞）

六月初六日，抖晾衣服書籍，謂可不生蟲霉，婦女多沐髮，謂可不膩不垢。二十三日，祭馬王火神，焚香禮拜，以雞羊麩桃爲祭品，二十四日，祭關公，祀品亦如之。入伏亦有飲食期，初伏水餃，二伏麩條，至三伏則爲餅，而佐以雞蛋，謂之「貼伏糕」，諺云：「頭伏餛飩（袁餛飩之簡易稱也）二伏麩，三伏烙餅攤雞蛋。」鄉村農民，則初伏種蘿蔔，二伏種菜，三伏種蕎麥。（民社北平掛面）

六月市場  
六月，京師中多市麻泥科斗粉煎茄炒菲煎餅，五更汲水，以備合醬之用，或謂此日水與臘水相同，仍以此日晒乾肉，猶臘味也。（祈津志）

六月暑氣  
六月，暑氣，食飲最喜清新，京師蓮實，積二，內河者嫩而鮮，宜承露，食之益壽；外河堅而實，宜乾用。（帝京雜記）  
高珩午衙開賣冰者唱云：「錢任飲也詩：『細塵不子愁亭午，監輿負擔同愁苦。』」  
六月，長安六月無好處，只喜寒冰汲水注，長鯨縱飲只一錢，不羨封侯移酒泉。」（西華雜記）

六月賣冰  
馮溥詩：「赤烏扇火放雲濤，六月凌陰價倍高；手說冰寒能救渴，十錢買得似葡萄。」（佳山堂詩集）  
燕都雜詠：「碓礮敲銅盞，街頭聽賣冰；浮瓜沈李脆，三伏絕炎蒸。」註云：「夏日沿街賣冰核，銅盞聲碓礮然。」

（見都門雜記）  
一歲貨雙六月云：「塊又大，瓶兒又高，咧，月餅的餡米，一個大錢來。」註云：「西瓜。」

又「管打破的西瓜呀。」註云：「推車挑筐，格實，買定後開看。」

六月初旬，西瓜已登，有三白黑皮，黃沙瓤，紅沙瓤各種，沿街切賣者如連瓣，如碗拳，冒暑而行，隨地可食，既能清

暑，又可解醒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六月老編

六月十刹

一歲貨聲六月云：「老鷄頭，機上河。」

十刹海俗呼河沿，在地安門外迤西，荷花最盛，每至六月，士女雲集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十刹海：地安門外迤西，荷花最盛，六月間士女雲集，然皆在前海之北岸。同治中忽設茶棚，添各玩藝及人景，曹張叟於翔鳳別墅之謎社中，談及蓮塘卽事諸謎，情稿久失，僅記其少半也。蓮塘卽事：「歲歲荷花嬌不語，無端闖著亂支棚，斜陽到處人如蟻，誰解芳心似水清。」付不綱：「作媚裝腔百樣貧，連敲竹板扭腰身，開言就是蓮花落，落了蓮花那有人。」酸梅糕：「翠輿車前冰盞碧，鴨油桶上月牙橫，梅糕不解何班次，揀選而今也列名。」賣茶叟：「行步蹣跚肩膀斜，有人一碰就斟茶，翻來復去塵浮碗，染指徒悲公子家。」托偶戲：「過去場頭云探母，歸時探母又翻新，洋布扶肩洋布褂，青蓮公主特清貧。」炸糕攤：「老頭小本爲生意，緊靠牆根倒把牢，就怕人多車卸滿，炸糕有信要糟糕。」四十年復爲臨時市業場，何日得往游，爲張叟補足數首以償之耶。（春明風采志）

什刹海地接噴市，游踪較便，裙屐爭趨，咸集於斯。長夏夕陽，火繖初斂，柳陰水曲，團扇風前，几席縱橫，茶瓜狼藉，琉璃十頃，捲浪溶溶，菡萏一池，飄香冉冉，想唐代曲江，景亦不過如是。（京華夢錄）

六月三伏好熱天，十刹海前正好賞蓮。男男女女人不斷，聽完大鼓書，再聽十不閑。迤河沿，果子攤兒全，西瓜香瓜杠口甜，冰兒振的酸梅湯，打水蓮蓬，轉回家園。（北平俗曲十二景）

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，凡遇連陰不止者，則閨中兒女，剪紙爲人，懸於門左，謂之「掃晴娘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六月掛晴

初伏洗象

略耽於暑月出口牧養，以避炎暑，秋涼始歸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象房在官武門西城牆北，每歲六月初伏，官校用旗鼓迎象，出官武門河內洗濯。（長安香話）

三伏日洗象，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，出順承門浴響閣，象次第入於河也，則蒼山之頰也。額耳昂同，鼻舒糾，吸噓

出水而矯矯有蛟龍之勢。象奴挽索據脊，時時出沒其肩，視者兩岸各萬衆，面首如鱗次員編焉。然浴之不能須臾，象奴則調御令起，云浴久則相離，相離難則狂。（帝京雜錄）

吳偉業題青銅洗象圖詩有云：「京師風俗看洗象，玉河春水清流潔，赤脚烏蠻纏雙帶，六街士女車填咽。」

（梅村家藏稿）

彭孫貽題洗象圖詩有云：「都中初伏看浴象，士女傾城御河上。羅綺生香大火天，錢歌部薄金吾仗。懸柱龍拖香海鱗，鳴雷吼橫波漲。才子爭妍鬪詞賦，畫師搦本成圖障。」（荅齊集）

六月六日，曬鬢駕，民間衣物悉曝之。三伏日洗象，鑾儀衛官以旗鼓迎象，出宣武門浴響岡，象次第入河，如蒼山之類也。額耳軒昂，舒鼻吸噓水面，矯若蛟龍。象奴挽索據脊，時時出沒，觀者如堵，浴未須臾，奴輒調御令起，浴久則相離，致狂。是月海淀迷甚盛，就蓮而飲者，探蓮而市者，絡繹交錯焉。（康熙大典縣志）

吳升東浴象行：「六月望後之四日，天街簇擁行人疾，爭傳浴象御河濱。畫鼓喧闐羅管集，金吾肅領飲飛軍，宣武門東隊隊出，象奴控馭何馴良。屈指約略近五十，來自六詔萬里餘，西南臣服諸邦國，不次恩從格外加，錦繡爲籠金爲飾。月給俸錢向水衡，九重拜爵同官秩，早朝立仗著勤勞，車駕前驅輾驚蹕。以此宜承眷顧殊，殿最無煩分黜陟。當茲盛夏苦炎蒸，塵懷苦氣或相逼。有水一泓澄且清，長流不斷亦不溢，薰風時至生穀紋，安瀾望去徹底濕。青柳綠槐千百株，波光掩映琉璃色。差堪浴爾於其中，如賜湯沐之世色。三兩成羣逐浪游，深者及肩淺過膝，巨牙利齒各分張，周身舒卷任鼻息。偶然噴沫動成珠，彷彿蛟人夜半泣。踴躍昂首欲長鳴，牝牡追隨自備匹。聚觀若堵崎縱橫，火岸紅裙雜蓮立。笑語沸騰辨莫真，羅衣香汗重重濕。四顧含情最可憐，指點樓頭誰第一？」（芝蘭堂詩選）

王士禛都門竹枝詞：「玉水輕陰火線槐，香車笳鼓錦成堆。千錢更賃樓窗坐，都爲河邊洗象來。」（漁洋詩集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伏頭洗象（德盛軒官員帶頭象奴裝）旗鼓樂，引象（旗鼓樂）馬（引象馬）。」（護城河，宣武門西婦女多，渠笑有情京兆筆，爲他今日畫雙蛾。）

(是日看象，命婦) (見遊藝門)

(尤多，故云。)

洗象詩，名家集中，歌行詞賦，無美不備，獨漁洋竹枝一絕云：「玉水輕陰夾綠楊，香車笳鼓錦成堆；千錢更賃樓前坐，都爲河邊洗象來。」可作圖畫。(康陵雜記)

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看洗象云：「宣武城南廩十丈，揮汗駢肩看洗象；象奴騎象遊玉河，長鼻捲起千層波。昂頭一數一天雨，兒童拍手笑且舞，行塞塞，日暮歸來洗貓犬。」(松風閣詩鈔)

方朔洗象行云：「六月三日初伏交，傳呼洗象西河均。方子乘輿出城去，車馬兩岸如風翻。喧囂寂處人爭讓，三匹兩匹追遞見。壯哉雄物此大觀，立地平山拖一綫。紅旗搖曳征鼓鳴，摧頹蹴踏驅之行。泥深水淺足力重，陡然潮漲東西平。一疊奴跨方騰越，衆蠻奴搏渾漿躍。雨作濤翻十丈飛，何處蛟龍掀大壑。前者未起後者趨，水中岸上交譁呼。金聲一震波成鐵，化出磨兵赤壁圖。蠻奴馴象如調馬，以鈞爲勒隨上下。蠻奴洗象如浴牛，拳毛濕透歸悠悠。最憐得潤尤更色，湖石攙峨不斷頭。」(金燕游學草)

六月十日，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，至則遊騎紛沓，列車如陣，如蜂房，如文閣，號會車中人，僮帷半掩，祇露頭面，如牡丹，如繡毼。道中食貨絡繹，百戲如雲，喧擾聞，忽見數人高與檐齊，冉冉前進，衆人左右辟易，有執紅棍者前導，則象奴雄踞象背，邱山不動，次第緩步而來。及河，伏其前足，俟象奴既下，司事者鳴鼓數通，然後入水。計先後二十四。遊戲徵逐，浪沸波騰，錢塘射潮，昆明習戰，不是過也。洗畢，鳴金登岸，猶以鼻捲水射人，都人知其馴習，異聲象奴。教以獻技，象必斜視，疑數滿意，乃俯首昂鼻，嗚嗚然作鶩梁銅鼓等聲，萬衆聞笑而散。(金瓶演義)

象房有象時，每歲六月六日，牽往宣武門外河內浴之，觀者如堵。

每至六月，自暑伏日起，至處暑日止，百官皆服葛絲帽，黃葛紗袍。(以上燕京雜記)

自初伏日，換萬絲冠，葛紗袍，亮紗褂，凡御前差免褂。(香樹采風志)



伏日暑湯

伏日，人家有食盛饌異於平日者，謂之「貼伏臘」，或以此日起，有捨冰水者，或有煎蘇葉、芹葉、甘草等湯，於市

中捨之，謂之「暑湯」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伏日賜冰

京師自暑伏日起，至立秋日止，各衙門例有賜冰，屆時由工部頒給冰票，自行領取，多寡不同，各有等差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時記）

三伏苦熱

王鴻緒三伏歌：「長安三伏苦午熱，日赤塵紅氣酷烈；開曹謝客不出門，汲水磁缸貯清冽。平頭搖扇尚揮汗，一

卷橫看眩欲折；五侯潭潭甲第深，湘簾梧檻留濃陰。水晶屏側冰作岫，寒光四射鋒欲豎；鄰家蒼蠅暗飛入，疑是白蟻可遺跡。鼓翼而上凍欲僵，附炎得冷良何益。君不見暑往秋來事如換，人生涼燠常參半，覆雨翻雲垂古謔。」（續雲山人集）

人集）

初一中伏廟市

中頂碧霞元君廟在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地方，每歲六月初一日有廟市，市中花木甚繁，燦如列錦，南城士女，多往觀焉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往觀焉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六日洗馬

每歲六月六日，中貴人用儀仗鼓吹導引，洗馬於德勝橋之湖上，三伏皆然。（燕都遊覽志）

六月十二日，御廄洗馬於積水潭，導以紅仗，中有數頭，錦帕覆之，最後獨角青牛至，諸馬莫能先也。（北京歲華記）

歲初伏日，御馬監內監，旗幟鼓吹，導御馬數百洗水次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燕都雜詠：「古潭連內苑，御馬洗清流，夾岸人如蟻，爭看獨角牛。」白註云：「德勝門內積水潭，伏日洗御廄馬，未有獨角青牛。」（見歷代舊聞）

未有獨角青牛。」（見歷代舊聞）

六日晒書

六月六日本非令節，但內府皇史宬晒曝列聖寶錄，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冊，每歲故事也。至於時俗婦女，多於是日沐髮，謂沐之則不膩不垢。至於貓犬之屬，亦俾浴於河。京師彙集，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，一年惟此一度。（野

日沐髮，謂沐之則不膩不垢。至於貓犬之屬，亦俾浴於河。京師彙集，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，一年惟此一度。（野

博編）

六月初六日，皇史宬古今通集麻曝曬，吃過水麪，嚼銀苗菜，即藕之新嫩秧也。初伏日造麪，惟以白麪，用菘豆黃加料和成，曬之。（酌中志）

六月六日，曬襪，民間亦曬其衣物，老儒破書，貧女敝繻，反覆勤日光，晒乃收。（帝京叢書時記）

善果寺在慈仁寺後，完然無恙。山門內左右廊有懸山，大殿頗卑，與藍淀廠廣仁宮相類，疑此皆金元舊宇。每六月六日有曝經會，實無所曝，士女雲集，駢闐竟日而已。（天咫偶聞）

六月六日，佛寺有曬經者，自是出郭遊覽者亦衆，城外一、二里，茶軒酒舍，上罩蘆棚，下鋪闔席，圍遮密樹，遠護碑離，遊人納涼其中，皆覺有趣。而市中敲銅鑿賣梅湯者，與賣西瓜者，鏗聒遠近。或深樹坦腹者，或柳陰垂釣者，或浴於溪臥於林者，蓋皆尋清涼而避炎熱也。（京師風俗志）

京師於六月六日抖晾衣服書籍，謂可不生蟲蠹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六日晒衣

王崇簡六月六日詩：「六月六日雲陰岑，感時觸景懷抱侵；此日曝物何所防，敝裘敗絮豈經心？旁有老人言遠理，此事說自先朝始；懸瀉庫內門盡開，錦衣官射色懽喜。幽藩大鷄倚高巖，香木鵝頭金四足；左之右之動高蹕，鸞旗豹尾光相燭。桃弓革矢避風車，丹鳥白鷺日月旗；金根之制作自商，黃鉞皇皇見周書。謀仗寶蓋燦珠斗，旂旄中央龍蛇走；金蕉葉上水蓮花，飲飛虞候象車首。輝煌陳列向日中，士民至今風俗同。一從賊變已數載，今日徒見雲彌空。高年語多聲帶泣，白首中官聞之泣。」（音韻彙考集）

六月六日，民間衣服悉曝之。是日海淀蓮盛，采而市於城者絡繹。（輿地記）

六月六，是日抖晾衣物書籍，可去蟲蠹。估衣、皮貨、喜帽等鋪，傍晚吹晾，一切稿勞夥友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二十三祭

馬王者，房星也，凡營伍中及蓋養車馬人家，均於六月二十三日祭之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祭馬王凡營伍及武職，有馬差者，蓋養車馬者，均於二十三日，以羊祭之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二十四祭

二十五祭

二十六祭  
二十七祭

南中於歲之六月二十三日恆祭炎帝，而都城內外驟車夫，皆隸錢以祭馬王。是日車價昂至數倍，向客楚索，名曰「乞福錢」。其祭品用全羊一腔，不用豬，謂馬王在教，不享黑牲肉也。其儀則四臂三日，豸獐可怖，其神牌則書「水草馬明王」字樣。（新嘉坡）

六月二十四日，致祭關帝，歲以爲常，鞭炮之多，與新年無異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歲之六月二十五日，則爲祭蟲王之期，四郊農民，焚香頂禮，受酢飲福，極其虔敬。（新嘉坡）

京師有草蟲，狀如蟋蟀，肥大而青，生於夏秋間，聲唧唧，其聒耳，京師人多籠以佩之，佳者十餘全一頭，其籠以小葫蘆去其上截爲之，四圍雕花鳥以通氣，精細工絕，價有貴至百金者。八旗滿洲婦人，多有空其鞋底以納之，使其聲與履聲相應，若行肆夏趨采齊者然，俗名此蟲爲「囉囉」。（燕京雜記）

晚秋，少年多畜咕咕，形類蠶斯而善鳴，天寒則漸僵，列瓠藏之於身，得暖，呱呱而啼，飼以銀硃，通體皆紅，爭誇笑樂，竟有能過冬者。（亦齊法異）

話話，北地多有，好事者率盛以葫蘆，溫暖處，可經冬不死。葫蘆長者如鷄心，截其半，嵌以象牙，或紫檀爲蓋，其扁者旁拓玻璃窗，以刀刻諸花卉，都下尤貴重之。（雙橋外史）

雖俗尤好蠅蠅，形如絡繹，以羽作聲，飼以丹砂，腹亦有光，能耐寒，洩以葫蘆貯之。葫蘆以色似蜜蠟者佳，雕刻花鳥，精緻絕倫，有貴值數十金者。每當酒熟香溫，諸伶出自繡襦，比較優劣，或日作玲瓏舞，蠅蠅即應聲歡鳴。（閩雜錄）

六七月間

七月全月

六七月間，滿街賣蟹，新肥而價廉，八月漸稀，待到重陽，幾幾乎物色不得矣。（京華百二竹枝圖註）

歐陽原功漁家傲詞：「七月都城爭乞巧，荷花嬌施新棚架，龍船嬌民兒女狡，偏相攪，穿針日下濃妝伎。碧玉蓮房和柄擲，鋪時飲酒醒時明，淋罷麻借秋雨飽，新涼稍，夜燈叫買雞頭炒。」（上卷集）

都中人民，七月祀先，用麻糝奠酒爲誠，買紙錢冥衣，燒化於墳，謂之「送寒衣」，仍以新土覆墓。市中賣摩訶羅巧神，泥塑人物，大小不等。富庭宰輔士庶之家，咸作大棚，張掛七夕牽牛織女圖，盛陳瓜果酒餅，蔬菜肉脯，邀請女流作巧節會，稱曰「女孩兒節」。視卜貞吝，飲宴盡歡，次日醜送還家。（折津志）

七夕節，宮中立巧山子，衣鵲橋補，初一至十四日止。中元節食銀苗菜，及水鴨菜，乃稱之嫩牙，鴨乃先一日煮熟，凝成膏，甜食房供佛波羅蜜，西苑作法事，放河燈。（秦徵蘭天啓宮雜記）

七月七日之午，婦女曝水日中，水腹生，投以繡針則浮，視水底針影，巧則喜，拙則嘆矣。十五日諸寺建盂蘭會，夜乃水陸放燈以度鬼，祭掃如清明時，曰秋祭也。（輿地記）

燕臺新月令七月云：「是月也，蟋蟀居於市，金鐘鳴，學堂開，青蒿結，香瓜皮鑊爲燈，砧杵始急，寒衣成。」（見水曹詩）

七月七日，俗稱牛郎會織女，閨閣女子，邀請女眷作巧節，曰「兒女節」。是日小女子以碗水曝日下，各投小針（以新籬蒂苗折爲小段），浮之水面，徐視水底影，則散如花，動如雲，細如線，蠶如椎，因以下女工之巧拙，謂之乞巧，又曰丟針。十三日至十五日爲中元節，俗稱鬼節，祭掃墳塋，一如清明，僧寺設盂蘭會，謂之超度孤魂，糊紙爲舟，長數丈，或丈餘，以鬼王鬼判官鬼兵鬼役乘之，寺僧相對誦經，至夜焚之，謂之「燒法船」。近年軍界超度陣亡將士，多在北海舉行，至夜深，於船上誦經，尤爲熱鬧。小兒則於是夕各執紙製蓮花，燃燭其上，亦有密縛香火於蒿梗之上，或執長柄荷葉，上插以燭而舉之者，繞街而走，羣歌曰：「蓮花燈，蓮花燈，今日點了明日扔，」蓋留之恐不祥也。東便門外二關，亦於中元設盂蘭會，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，入暮，河沿燃燈，謂之放河燈。二十九日，相傳爲地藏王誕辰，插香於地而燃之，並有放花燈於河心，任其浮游者。是月也，蟋蟀鳴，人多養而鬥之，曰「鬥蝻蝻」，或以之博錢。遇立秋日，有「貼秋膘」之俗，蓋例於是日食肉或水餃也。（見駐北平雜記）

七月關促

京師人至七八月，家家皆養促織，余至郊野，見健夫小兒，羣聚草間，側耳往來，面貌兀兀，若有所失者，至於瀾廟，污垣之中，一聞其聲，踴身疾趨，如饑貓見鼠。瓦盆泥罐，遍市井皆是，不論老幼男女，皆引鬮以爲樂。（長安客話）

是月始鬮促織，壯夫十人亦爲之，鬮有場，場有主者，其養之又有節，鬮盆皆罐。無家不貯焉。

秋七八月，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，詣藁草處，缺牆頹屋處，輒斃土石堆磊處，側聽徐行，若有遺亡，跡聲所棲，發而穴斯得，乃搽以尖草，不出，灌以筒水，躍出矣，視其躍狀而佳，遂且捕之。捕得，色辨形辨之，辨審養之，養得其性者，氣試之，試而才，然後以鬮。初鬮，蟲主者各內蟲乎比籠，身等，色等，合而內乎鬮盆，蟲勝，主勝；蟲負，主負；勝者翹然長鳴，以報其主，然必無負而偽鳴，與未鬮而已負走者，其收辨，其養素，其試審也。

促織或秋而生，其音商，其性勝，秋盡則盡。今都人能種之，留其鳴深冬。其法胥土於盆養之，蟲生子土中，入冬以其土置煖炕，日水澆綿覆之，伏五六日，上蟪蠕動，又伏七八日，如蛆然，置子蔬菜，仍灑覆之，足趨成，漸以黑，匝月則鳴，細於秋，入春反促也。凡都人鬮促織之俗，不直問巷小兒也，貴游至曠厥事，豪右以銷其臂，士荒其業，今亦漸衰止，惟媮媮兒女，鬮婦未休。（以上帝京雜語）

秋後鬮蟋蟀，鬧場賭彩，街巷或書「某處秋色可觀。」（燕都雜詠註）

都門好蟋蟀鬮空欲，燕雀頭顱微異種，琵琶羽翼貴兼金，羅豆一鐙深。（望江南詞）

「歲貨聲七月云：『乾火繩啊，』註云：『艾火繩。』」

又云：『約芋頭來，約甜葡萄來，脆棗兒來。』

七月，人民多用竹牀露宿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立秋之日戴楸葉，吃蓮蓬藕，曬伏蛋，費茉莉、梔子、蘭、芙蓉等花。（酌中志）

立秋日戴楸葉，七夕穿針乞巧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七月食品  
七月蠶俗  
立秋戴楸葉

巧不成  
生水

立秋貼秋  
盆

七夕五生  
盆

七夕乞巧

立秋日，相戒不飲生水，曰，呷秋頭水，生暑痲子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立秋日，人家亦有豐食者，謂之「貼秋臚」。亦有以大秤稱人，記其輕重，或以爲有益於人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七夕前數日，種麥於小瓦器，爲牽牛星之神，謂「五生盆」。（燕石集）

九引堂臺，七夕乞巧之所，至夕，宮女登臺，以五采絲穿九尾鍼，先完者爲得巧，遲完者謂之輸巧，各出資以贖得巧者焉。（元氏掖庭記）

燕都女子，七月七日，以碗水暴日下，各自投小鍼，浮之水而，徐視水底日影，或散如花，動如雲，細如線，納如椎，因以下女之巧。（宛署雜記）

七月初七日七夕節，宮眷穿鴛鴦補子，宮中設七巧山子，兵仗局伺候七巧針。（酌中志）

七月七日之午，玉巧針，婦女曝盞水日中，頃之，水膜生面，繡針投之則浮。則看水底針影，有成靈物，花頭鳥獸影者，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，謂乞得巧。其影粗如槌，細如絲，直如軸蠟，此拙微矣，婦或歎，女有泣者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王士禛都門竹枝詞：「七夕針樓看水痕，家家小婦拜天孫，明朝得巧拋針線，別買宣霽蟋蟀盆。」（漁洋詩集）

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卜巧鍼云：「浮鍼水面，視影百變，如花如雲，如椎如線。七月七日卜聰明，皓腕凝脂搖玉釧。曝衣樓頭笑語喧，願乞雲錦歲天孫，天孫巧被燕姬乞，採桑羅敷妒煞人。」（松蘿閣詩鈔）

七月七夕，人家多談牛女渡河事。或云是夜三更，於葡萄架下靜聽，能聞牛女隱隱哭聲，而穿針乞巧，今皆不舉，惟六日晚間，設水碗於花下，七日午中，婦女以細紙拋水中，視其影形，以占拙巧，此亦乞巧之別義也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京師閨閣，於七月七日，以碗水暴日下，各投小針，浮之水而，徐視水底日影，或散如花，動如雲，細如線，納如椎，因以下女之巧拙，俗謂之「玉針兒」。（燕京雜記）

七夕宮中最重，市上賣巧果，人家設宴，兒女對銀河拜。（北京雜記）

七夕雜錄

七夕供牛  
糜

七夕花瓜

中甸寒楚

十三迎節

十五祭廟

中元盂蘭

十五放河

七夕，各宮供象生牛、郎織女，從人麒麟、象、羚羊、海馬、獅子、獬豸、海味、糖果、糖菜，俱用白糖澆成。（光祿寺志）  
涼師七夕，以瓜雕刻成花，謂之花瓜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七月中旬，則菱芡已登，沿街賣曰：『老雞頭，纜下河。』蓋皆御河中物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十三日，天子於宮西三十里，草帳宿焉。前則備酒饌，翌日，諸軍部樂從者，皆動蕃樂，飲宴至暮，乃歸行宮，謂之迎節。十五日動漢樂，大宴，十六日味爽，復往西方，隨行諸軍部落，大謀三，謂之送節。（遼史禮志）

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，迎節、送節、笑節。（燕北雜記）

七月十五日，燕城鄉民，翫黍苗、麻粟苗、連根及土，縛豎門之左右，別束三義，立之門外，供以麩果，呼爲『祭麻穀』。（月令廣義）

中元節前，人家如清明，各寺設盂蘭會，以長椿寺爲盛。晦日，謂是地藏佛誕，供香燭於地，積水潭泡子湖各有水燈。（北京雜記）

歲中元夜，盂蘭會。寺僧集，放燈蓮花中，謂燈花，謂花燈。酒人水嬉，縛烟火作鳧雁龜魚，水火激射，至萎花魚樂。是夕，梵唄鼓鏡，與講歌絃管，沈沈昧旦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中元日，各寺院設盂蘭會，燃燈誦經，以渡幽冥之沉淪者。

運河二閘，自蠶陽以後，遊人甚多，至中元日，例有盂蘭會，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，晚間沿河燃燈，謂之放河燈，中元以後，則遊船歇業矣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七月裏秋爽天，盂蘭會上正好遊玩，玩賞最喜黃昏後，點上苦子燈，鬧了一院子烟，夜深沉，看法船，金橋銀橋，信女善男，僧道念罷經一卷，超度亡魂早升天。（北平俗曲十二景）

十五日中元，甜食房進供佛羅蜜，西苑做法事，放河燈。京都寺院，咸做盂蘭盆，追薦道場，亦放河燈於臨河去

處也是月也，吃鱸魚，爲盛會，賞桂花，副促織。（酌中志）

十五日，諸寺建盂蘭盆會，夜於水次放燈，曰放河燈，最其水關，次泡子河也。上填如清明時，或製小袋以注祭甫訖，輒於袋次掏促織。滿袋則喜，秕竿肩之以歸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清宗室文昭京師竹枝詞：坊巷遊人入夜喧，左連哈達右前門，繞城秋水河鐙滿，今夜中元似上元。（紫幢軒集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御河橋畔看河燈，法鼓金鐘施食能，燒過法船無剩鬼，月明人靜水澄澄。」（見諸聖門）

清宣宗中元河鐙詩：「萬盞蓮躑水面浮，中元佳夕盪輕舟，繁星朗月光同映，點綴前汀一段秋。」（養正齋局全集）

都門雜詠中元云：「采采蓮燈放滿河，燒船採酒誦彌陀，夜深婦女歸家去，螢火驚飛鬼火多。」（見節令門）

十五荷葉燈

燕市七月十五夜，兒童爭持長柄荷葉，然燈其中，繞街而走，青光熒熒，若熾火然。（庚志）

查慎行京師中元詞：「萬柄紅燈裹綠紗，亭亭輕蓋受風斜，滿城荷葉高錢價，不數中原洗手花。」（秋聲堂詩集）

西華門外又見衆小兒以蓮葉荷葉承燭於上，微風吹動，綠光冉冉，爲南中所未有。（金蓮蓮學草註）

十五龍先

七月十五爲中元節，時俗多以是日祀其先世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十五蓮花

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，俗傳地官赦罪之辰，人家上塚奠先人，如清明儀。僧家建盂蘭盆會，誦經齋醮，焚化紙船，

謂之「法船」，以爲渡幽冥孤獨之魂。市中賣各種花燈，皆以紙作蓮瓣攢成，總謂之蓮花燈，亦有賣帶梗荷葉者，謂之荷葉燈。晚間，小兒三五成羣，各舉蓮花荷葉之燈，繞巷高聲云：「蓮花燈，蓮花燈，今天點了明日撈。」或以短香通粘蒿上，或以大茄滿插短香，謂之蒿子燈，茄子燈等名目，此燃香之燈，於暗處如萬點螢光，千里鬼火，亦可觀也。（京

都風俗志）

中元黃昏以後，街巷兒童，以荷葉燃燈，沿街唱曰：「荷葉燈，荷葉燈，今日點了明日撈。」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，恍如萬點流螢，謂之蒿子燈。市人之巧者，又以各色綵紙，製成蓮花蓮葉花籃鶴鷺之形，謂之蓮花燈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

中元不爲節，惟祭掃墳塋。初間，街頭便有以彩紙作蓮花及各種花籃鶴鷺之形賣者，自十五日黃昏後，各巷兒童皆以紙蓮荷葉，燃燈其中，舉行喊之：『荷葉燈，荷葉燈，今日點了明日扔。』衆口一詞。又以巨蒿精香，備垂而燃之，如萬點螢。又有好事者，糊棺材，屎桶各燈，假鑼鼓行戲之，有哭男男者。（香聞室風志）

中元不爲節，惟祭掃墳塋而已。

中元日，各寺院製造法船，至燒焚之，有長至數丈者。

江南城隍廟在正陽門外，南橫街之東，先農壇西北，本朝康熙年建，內有城隍行宮，每歲中元，及清明，十月一日，有廟市，都人近賽祀孤。（以上燕京雜詠）

七月十五日，城隍廟放孤，釣魚臺看河鏡，各寺燒法船，阜城門內荷花鏡市，兒童點蒿燈，荷葉鏡，人家上家。

釣魚臺俗名望海樓，即金代同樂園，又名魚藻池，今爲行宮，每歲中元節日，遊人多聚此，名爲觀河鏡，實無鏡可

觀。（以上天咫商聞）

七月下旬，則晝宵垂紅，葡萄纒紫，擔負者往往同賣。（燕京雜詠）

金鐘兒，積駝庵有齊天樂一詞，序甚詳。金鐘兒，蟲名，出明陵，秋蟲之善鳴者，古無考，僅見劉侗帝京景物略，山中

人於七八月間，籠取賣於市，京師人家多喜蓄之，購數頭，貯以瓷瓶，置屏几間，長夜幽揚可厭。（香聞室風志）

燕臺新月令八月云：『是月也，彩樹買餅，人祭兔，鮮果入窰，泔酒熟，焦色炙于爐，蒲桃落架，雙腸買。』（見水曹清

暇錄）

八月初三日，崇文門外祀竈君廟，十五日晚，祀月，兒童祀泥兔王爺，沿街市者極多，果子市賣諸鮮果。（天咫商聞）

今燕京市肆，及秋則以錫拌雜石子爆之，果比南中差小，而味頗佳。（哲津日記）

栗稱漁陽，自古已然，其產於畿內者，在處皆美，尤以固安爲上。八月後即聚鬻於京師，賣栗者妙之甚得法，和以

八月楊葉

八月金月

金鐘兒

下句實紫  
新蘭

中元釣魚

中元城隍  
廟祀孤

中元燒法  
船

中元祭墳

沙屠，沃以飴水，調其生熟之節，恰可至當。每日落上鐘時，市上炒栗，火光相接，然必營窺門外，致碍車馬，殊不可解也。  
(燕京雜記)

朱桂燭栗詩：「臘曆難生訝一時，懷甘試與撥蠟其；黃皮漫笑居隣市，烏角應教例有詩。三寸內芝須自熟，十年鼎食已先知。騰騰伏火看調御，覓果何嫌彭澤兒。」自註云：「黃皮，麪糖炒栗。市品之著名者。」(上書房消寒詩錄)

南方栗大而質粗寡味，北方產者形小而甘，此果列加邊，又宜蔬食腥膻。(食味雜錄註)

余來京師，見市肆門外置柴薪(俗作)，一人擣火，一人坐高兀子，操長柄鐵勺頻攪之，令勻徧，其栗稍大，而燻製之法，和以濡糜，藉以粗沙，亦如余幼時所見，而甜美過之。都市街衢，相染成風，盤釘間稱美味矣。(履齋堂筆記)

栗至八月後，每將晚，則出巨鍋臨街以糖炒之。(都門廣記)

八月初三日，爲竈君生辰，廚行建竈君會，人家鋪肆，酬神亦廣。(京都風俗志)

皂君廟在崇文門外，每至八月初一日起，開廟三日，蓋卽竈君誕日也。(燕京雜記)

八月初三日，遊崇文門外竈君廟。(清稗類鈔)

八月八日，遼俗屠白犬，於寢帳前七步瘞之，露其嘴，後七日中秋，移寢帳於其上。(遼史禮志)

京師八日秋社，各以社糕社酒相餽送，貴戚宮院，多切肉和蔬果，鋪於飯上，謂之社飯，人家婦女，皆歸外家，姨舅輒以新葫蘆貽之，云宜外甥。(自得語)

一歲貨幣八月云：「今日是幾來十三四來，您不買我這沙果蘋果聞香的果來，哎，二百的四十來。」註云：「臨節果攤」

果子市在前門東，每八月十三四兩夜，列燈火如畫，出諸果陳列，充溢一市。(都門廣記)

初三竈君會

八日慶白犬

八日秋社

十三四賣果子

中秋看月會

中秋月宮符

中秋臨節，街市備設果攤，雅爾梨、沙果梨、白梨、水梨、蘋果、林擒、沙果、榴子、秋果、海棠、歐李、青柿、鮮棗、葡萄、晚桃、桃奴。又有帶枝毛豆、果脯、紅黃雞冠花、西瓜。（卷明采風志）

燕都士庶，中秋餽遺月餅西瓜之屬，名「看月會」。（月令廣義）

中秋夜，人家各置月宮符像，符上兔如人立，陳瓜果於庭，餅面繪月中蟾兔，男女肅拜燒香，旦而焚之。（北京盛華）

（記）

彭蠡章幽州土風吟月宮符云：「月宮符，畫成玉兔瑤臺居；月宮餅，製就銀蟾紫府影。一雙蟾兔滿人間，悔煞嫦娥竊藥年；奔入廣寒歸不得，空勞玉杵駐丹顏。嗟兮儼癡紛紛還，羨我阿姨贈爾新葫蘆，不須月下陳瓜果。」（松風閣詩妙）

中秋兔兒

京師中秋節，多以泥搏兔形，衣冠臨坐如人狀，兒女祀而拜之。（花王國體）

道光都門雜詠中秋云：「莫題舊債萬愁刪，忘却時光心自閒，瞥眼忽驚佳節近，滿街爭擺兔兒山。」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
中秋街市賣兔兒爺，家家供月紙，畫兔像，名月光紙。（燕都雜詠）

都下例於中秋，家家祀月中之兔，曾之爲「兔兒爺」。逐利者肖其像如人狀，有泥塑者，布裝者，紙繪者，堆積市上，幾於小山，家人攜小兒女購歸，陳瓜果拜之。（個體論譚）

每屆中秋，市人之巧者，用黃土搗成蟾兔之像，以出傳，謂之兔兒爺，有衣冠而張蓋者，有甲冑而帶纓旗者，有騎虎者，有獸坐者，大者三尺，小者尺餘，其餘匠藝工人，無美不備，蓋亦諛而虐矣。（燕京雜詠）

刮打嘴兔兒爺，其製空腔，活安上唇，中繫以線，下扯其線，則唇亂搗，故以此名。（卷明采風志）

中秋日，京師以泥塑兔神，兔而人身，面貼金泥，身施彩繪，巨者高三四尺，值近萬錢，貴家巨室，多購歸，以香花餅

果供養之，禁中亦然。（清稗類鈔）

十五月餅

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。自初一日起，卽有賣月餅者，加以西瓜藕，互相餽送，西苑躑躅。至十五日，家家供月餅瓜果，候月上，焚香後，卽大肆飲啖，多竟夜始散席者。如有剩月餅，仍整收於乾燥風涼之處，至歲暮合家分用之，曰「團圓餅」也。始造新酒，釀始肥。（酌中志）

「團圓餅」也。始造新酒，釀始肥。（酌中志）

都門雜詠月餅云：「紅白翻毛製造精，中秋送禮遍都城，論斤成套皆低貨，餡少皮乾大半生。」（同治都門紀略）

中秋月餅，以前門致美齋者爲京都第一，他處不足食也。至供月月餅，到處皆有，大者尺餘，上繪月宮蟾兔之形，有祭畢而食者，有留至除夕而食者，謂之「團圓餅」。（燕京雜記）

十五嬰兒

八月十五日祭月，其祭果餅必圓，分瓜必牙錯，篆刻之如蓮花，紙肆市月光紙，續滿月像，跌坐蓮花者，月光徧照菩薩也。垂下月輪桂殿，有兔杵而人立，搗藥臼中，紙小者三寸，大者丈，綴工者金碧繽紛。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，月供而拜，則焚月光紙，徹所供，散家之人必遍。月餅月果，感屬醜相報，餅有徑二尺者，女歸寧，是日必返其夫家，曰

「團圓節」也。（帝京物語）

八月十五日祭月，祭用果餅，剖瓜如蓮花，設月光紙，向月而拜，焚紙撒供，散家人必遍。（輿地記）

八月十五日祭月，其祭用果餅，剖瓜瓣如蓮花，設月光紙，向月而拜，焚紙撒供散家人。（崇禎天輿志）

中秋人家賀月宮，圓中繪兔，人立，男女陳瓜果，拜兔窟。（燕京雜記）

十五日謂之中秋節，人家以月餅相遺，取團圓之義。前三五日，通衢大市，搭蓋蘆棚，內設高岸盒筐，滿置鮮果瓜蔬，如桃、榴、梨、棗、葡萄、蘋果之類。晚間，燈下一望，紅綠相間，香氣襲人，買果者高聲賣，一路不斷。而日間市中，以土塑兔兒像，有頂盔束甲如將軍者，有短衫擔物如小販者，有立起舞如飲酒燕樂者，大至數尺，小不及寸，名目形像，指不勝數，與彩畫土質人馬之類，羅列高架而賣之，以娛小兒，號爲「兔兒爺」。至望日，於月下設鮮果月餅雞冠花黃豆

枝等物，人家婦女拈香先拜，男子後拜，以婦女爲陽陰，故祭月先之，此收藏之正也。禮畢，家中長幼咸集，盛設瓜果酒肴，於庭中聚飲，謂之「團圓酒」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京師之曰八月節者，卽中秋節也。每屆中秋，府第朱門，皆以月餅果品相饋贈。至十五月圓時，陳瓜果於庭，以供月，並祀以毛豆、鷄冠花。此時也，皓魄當空，彩雲初散，傳杯洗盞，兒女喧嘩，真所爲佳節也。惟供月時，男子多不叩拜，故京師諺曰：「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竈。」

凡中秋供月，西瓜必參差切之，如蓮花瓣形。（以上舊京雜記）

北平俗曲中秋節云：「荷花未全卸，又到了中秋佳節。家家戶戶把月餅切，香蟻馬兒爺，慶中秋，美酒多歡樂，熬盡盤，猜拳行令同賞月。」（百本張鈔本曲）

八月中秋月光圓，供月須當對廣寒，女拜迴避男，果品要周全，家家都赴團圓宴，男女老少打個團盤，喝五又呼三，行令又猜拳。（北平俗曲十二段）

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爲中秋節，俗呼爲八月節，街市繁盛，果擺泥兔（俗呼兔兒爺，範泥爲之，人身兔首，其衣冠施彩色，或坐或立，或担簪，或攜杵，或騎各獸，皆貫角於頭頂，大者背插旗傘，小兒買之以爲玩物。）擺所在皆是。十五月圓時，設月光馬（上繪太陰星君，如菩薩像，下繪月宮及執杵作人立形之搗藥玉兔，大者三四尺，小者尺餘，工緻者金碧輝煌。）于庭，供以瓜果、月餅、毛豆、雞冠花、蘿蔔、西瓜等品，惟供月時，男子多不叩拜，諺云：「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竈。」供月畢，家人圍坐，飲酒賞月，謂之「團圓節」。又將祀月之月餅，按人數切塊分食，謂之「團圓餅」，亦有留至除夕而食者。商家亦於是夜設宴，並招降店之人，延之同飲。（吳社北平雜記）

中秋節  
禮

都門雜詠助康云：「中秋佳節月通宵，債主盈門不肯饒，老幼停杯聲寂寂，團圓酒飲在明朝。」（同治都門雜詠）  
中秋，大家互送禮節，送節師節敬，放學三日，賃奴僕錢，鋪肆送賬帖，每節如此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九月念月

九月，御前進安菊花。自初一日起，吃花糕。宮眷內臣，自初四日換穿羅，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，九日重陽節，駕幸萬壽山，或免兒山旋磨山登高，吃迎霜麻辣兔，飲菊花酒。是月也，糟瓜茄，糊房應，製諸菜蔬，抖曬皮衣，製衣禦寒。（蔚中志）

燕臺新月令九月云：是月也，青蠅變，染坊販乞，花糕樹，婦歸必返，酸棗搗為糕，西風夜吼，地皮白，炕火復燃。（見水曹清暇錄）

九月菊花

重陽前後，內官設宴相邀，謂之「迎霜宴」，席間食兔，謂之「迎霜兔」，好事者繞室列菊花數十層，後者軒，前者，望之若山坡然，五色綉，環圍無隙，名曰「花城」。（燕臺實天宮宮詞註）

靈花寺三月牡丹，閔忠寺九月菊花，皆極盛，以寺僧禁酒，故無醉臥綺雲香雪下者，然班駘則亦駸駸矣。（金瓶梅

源記）

一歲貨弊九月云：「栽九花來。」註云：「菊花俗呼九花，以九月可開。」

九花者，菊花也，每屆重陽富貴之家，以九花數百盆架皮廣廈中，前軒後軒，望之若山，曰九花山子，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都門菊花種類頗多，滿街高呼，助人秋興，然稱其名曰「九花」，殆以菊至九月盛開故耶。（京華百二竹枝詞註）

九月食迎霜兔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九月食迎霜兔

霜降日，或云是日必見冰，蓋此日去初伏一百日也。或於菜蔬上稍見冰凌，即為證驗。（京華風俗志）

初七埋白牛

燕京雜詠：「移帳近深秋，遺風癭白牛，夜涼看露鼻，如喘月當頭。」註云：「遼俗，九月初七日，屠白牛埋之，露其鼻，越八日，移帳帳其上。」（見歷代舊聞）

九日打圍

遼俗，九月九日打圍，賄射虎，少者為負，輸重九一筵席。射罷，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，出兔肝生切，以鹿舌醬拌

食之。(齊北地志)

九日作糕

九月九日，鄆中以麩爲糕，餽遺作重陽節，亦於園圃中筑築蘆席，叮賣如七夕午節，市人又多以小紅車上街沿叮賣，士庶官員亦以追節爲貴，往還燕禮，如常故事。(析津志)

鄆門雜詠花糕云：「中秋纔過近重陽，女兒花糕各處忙，麩夾粳，層多棗栗，當筵題句傲劉郎。」(續鄆郡門紀略)

重九日，人家以花糕爲獻，其糕以麥麩作雙餅，中夾果品，上有雙羊像，謂之「重陽花糕」。亦有攜棧於城外高阜處，御酒食肉者，謂之「登高」，亦古人之遺俗也。(京郡風俗志)

花糕有二種，其一以糖麩爲之，中夾細果兩層，三層不同，乃花糕之美者；其一蒸餅之上，星星然綴以棗栗，乃糕之次者也。每屆重陽，市肆間預爲製造以供用。(燕京歲時紀)

文昌雜錄記唐人歲時食物甚詳，今惟端午糉，重陽糕，尙存，餘者竟無一在。(天咫齋隨)

九日賣糕

九日集無定所，而阜成門外眞覺寺金剛寶座，遊人爲多，市上賣糕人，頭帶吉祥字。霜降後園鶴鴛，籠於袖中，若

捧珍寶。(北平歲時記)

九日登高

九月九日，載酒具茶饌食棧，曰「登高」。香山諸山，高山也，法藏寺，高塔也，顯靈宮，報國寺，高閣也，釋不登，貧園亭，闔坊曲爲娛耳。麩餅，種棗栗其面，星星然，曰「花糕」。糕肆標纛旗，曰「花糕旗」。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，或不得迎，母則妬，女則怨詭，小妹則泣望其姊妹，亦曰「女兒節」。(帝京叢物略)

九月九日，麩餅，棗，曰花糕，聚類遊登，登高適興，其有女者必迎歸。(輿地記)

九月九日，載酒具茶饌食棧，恐園樹丘阜爲娛，曰「登高」。麩餅，散棗栗爲花糕，父母家必迎女歸，亦曰「女兒節」。(庶齋大輿雜志)

節。(庶齋大輿雜志)

黑密敬與陶然亭接壤，都人登高，多往遊焉。(水曹清暇錄)

彭蓮章臨州土風吟賣糕人云：「菊花酒，鹿舌醬，九日登高卓卓帳。幽州古俗重團場，雕弓射獵西山上。時平久覺猛虎馴，馬上健兒多好文。今日登高遇佳節，去尋市上賣糕人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土城關上去登高，載酒吟詩與致豪。遙望前門烟樹外，幾人惆悵尚題糕。」（見名勝門）

繁臺在南城黑窯廠，地窪，多生蘆葦，近地墮後野兔，都人多於此登高。（燕都雜詠注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楓林一望雨來殷，秋後風光爲解顏。重九登高先定約，飛觴最好九龍山。」（見津雲門）

京師謂重陽爲九月九。每屆九月九日，則都人士提壺攜榼，出郭登高，南則在天寧寺，陶然亭，龍爪槐等處，北則菊門，烟樹，清淨化城等處，遠則西山，八利等處，賦詩飲酒，烤酒分糕，洵一時之快事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天壇之東有法藏寺，浮圖十三級。登之，所見甚遠，都人以重九登高於此。

九月初九日游法藏寺，登浮圖，齊化門外土城登高。（以上天恩偶聞）

白塔寺在平則門內，以塔得名，九日登高，士女雲集，不見一題糕載酒者。（京華百二竹枝詞注）

九月初九日爲重陽節。居民率多提壺攜榼，出郭登高，如釣魚臺（俗呼望河樓），陶然亭，龍爪槐，天寧寺，菊門，烟樹，清淨化城，以及西山，八利等處，皆遊觀之所也。近年多至北海公園之白塔山上，天朗氣清，登高遠眺，洵一時之快事也。是日居民多食羊肉火鍋，又食花糕，蓋以麥粉爲糕，實糞果糖果於上者也。父母必迎其出嫁之女同食之，故亦曰「女兒節」。是月也，菊花盛開，巨室每陳花作山形，或綴成吉祥字，招邀戚友，把酒賞菊，中等之家，則栽花於盆，階下築頭，以時觀賞，近則中山，北海，各公園，及西郊之萬牲園，類皆舉行賽菊大會，亦盛事也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重陽，乞巧，向染坊說案，名「鬧染坊」。（燕都雜詠注）

釣魚臺在阜城門外三里許，有行宮一所，南向，每屆重陽，長安少年，多於此處賽馬。

重陽時以良鄉酒配糟蟹等而嘗之，最爲甘美。良鄉酒者，本產於良鄉，近京師亦能造之，其味清醇，飲之舒暢，但

重陽賽馬

重陽酒果

重陽酒果



九月寒蟹

十五時時

時夕陰風

秋末冬來

十月全月

十月節貝

十月時強

十月玩蟲

畏熱不能過夏耳。鴨兒廣，梨屬，形如木瓜，色如鴨黃，廣者，黃之轉音也。柿子山裏紅，其用甚多，皆涼師應序之物也。  
(以上燕京歲時記)

都人重九，喜食蒸蟹。(天恩偶聞)

財神廟在彰儀門外，每至九月，自十五日起，開廟三日，祈禱相屬，而梨園子弟與青樓校書等爲尤多，士大夫之好事者，亦或命駕往觀焉。(燕京歲時記)

賣皮貨客，每於九月晦夕聚飲，候至宵分交子之時，占驗西北風急，則冬令必嚴寒，皮貨希，得善價，交相酬酢，歡呼達旦。(水曹清暇錄)

燕都雜詠：「幾日清霜降，寒畦摘晚菘，一繩檐下掛，暖日曬晴冬。」註云：「秋末冬初，白菜嫩心，根鹽蒸熟，曬乾，可久藏至遠，所謂京冬菜也。」(見都城雜記)

歐陽原功漁家做詞：「十月都人家，昏暮霜凝雪，非冰凍，暖炕煤爐香豆熟，燂燈鹿，高昌家賽羊頭福，貂袖豹祛銀鼠襖，美人來往罷車續，花戶油廳通曉旭，回寒燠，梅花一夜開金屋。」(圭齋集)

燕臺新月令十月云：「是月也，歷乃頒，鶴鷄居于蒲，麋在戶，羊始市，時時入于懷，僧道課經，荳腐凍，山兔化爲狐。」(見水曹清暇錄)

是月羊始市，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，曰「貝石」，置一而一擲之，置者不動，擲之不過，置者乃擲，置者若動，擲之而過，勝負以生。其骨輪四面兩端，曰「真」，凸曰「詭」，凹曰「駭」，輪曰「背」，立曰「頂」，骨律，其頂岐亦曰「真」，平亦曰「詭」，蓋真勝說負，而駭背開。頂平再勝，頂岐三勝也，其勝負也以貝石。(帝京景物略)

張來詩云：「十月北風燕草黃，燕人馮飽風力強，虎皮毳鞍雕羽箭，射殺陰山豕白狼。」(見諸水亭雜記)

爲符，點鏡上，振羽卽帶銅書，出賣者以針插帽爲標記。（道光門館考）

京師五月以後，則有誥語兒，沿街叫賣，每枚不過一二文。至十月則燻燻者生，每枚可值數千矣。七月中旬，則有蝸蝸兒，貴者可值數金，有白麻頭、黃麻頭、蟹殼青、琵琶翅、梅花翅、竹節鬚之別，以其能戰鬥也。至十月一枚不過數百文，取其鳴而已矣。蝸蝸兒之類，又有油壺盧，當秋令時，一文可買十餘枚，至十月則一枚可值數千文。蓋其鳴時，鏗鏘斷續，聲顛而長，冬夜聽之，可悲可喜，真聞人之韻事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## 十月食品

一歲貨盤十月云：「秋的來紅海棠來，沒有蟲兒來，黑的來糖棗兒來，沒有核來。」  
又云：「栗子味的白薯來，是栗子的味的白薯來……」

京師食品，亦有關於時令，十月以後，則有栗子白菽等物。栗子來時，用黑砂炒熟，甘美異常，青燈讀之，剝而食之，頗有味外之味。白菽貧富皆嗜，不假扶持，用火煨熟，自然甘美，較之山藥芋頭，尤足濟世，可方爲樸實有用之材。中果南糖，到處有之。薩齊瑪，乃滿洲餠，以冰糖奶油合白麪爲之，形如糯米，用不灰木烘爐烤熟，遂成方塊，甜膩可食。芙蓉糕與薩齊瑪同，但面有紅糖，臉如芙蓉耳。冰糖壺盧，乃用竹簽貫以葡萄、山藥豆、海棠果、山裏紅等物，蘸以冰糖，甜脆而涼，冬夜食之，頗能去煤炭之氣。溫朴，形如櫻桃而堅實，以蜜漬之，既酸且甜，頗能下酒，皆京師應時之食品也。

## 十月玩品

十月間，冬筍銀魚之初到京者，由崇文門監督，照例呈進。與三月黃花魚同。每至十月，市肆之間，則有赤包兒、鬥姑娘等物，赤包兒，蔓生，形如甜瓜而小，至初冬乃紅，柔韌可玩。鬥姑娘，形如小茄，赤如珊瑚，圓潤光滑，小兒女多愛之，故曰鬥姑娘。海棠木瓜，大者二寸，青而不黃，較之南來木瓜，其香尤烈。漚朴，形如橘柚而堅實，性如木瓜而有毛，以之薰衣，香可經月不散，亦應時之物產也。

## 十月禽鳥

禽鳥之來，最關時令，京師十月以後，則有梧桐鳥等。梧桐者，長六七寸，灰身黑翅，黃嘴短尾，市兒買而調之，能於

十月兒童  
玩物

十月獻球

立冬食齋

一日養生

朔日上家

初一吸曆

空中接彈丸，謂之打彈兒。交嘴者，長四五寸，嘴左右交，以別雌雄。有紅黃二色，馴而擾者能開鎖啣旗。祝頂紅者，小於家雀，而紅其頂，技如交嘴，而靈巧過之。老西兒者，形如梧桐而黑嘴，技同而價賤，饒資之輩，亦有食之者。燕巧兒者，形如燕子，亦能於空中接彈丸，而飛騰尤速。此皆京師之時禽。至於秋天鴻雁，社日烏衣，則有月令在。

兒童玩好，亦有關於時令。京師十月以後，則有風箏毬兒等物，風箏即紙鸞，縛竹爲骨，以紙糊之，製成仙鶴、孔雀、沙雁、飛虎之類，繪畫極工，兒童放之空中，最能清目，有帶風琴鐘鼓者，更抑揚可聽，故謂之風箏也。毬兒者，墊以皮篋，綴以銅錢，束以雕翎，縛以皮帶，兒童踢弄之，足以活血禦寒。琉璃喇叭者，口如酒盞，柄長二三尺，呼呼噎者，形如空盧而長柄，大小不一，皆琉璃廠所製，兒童呼吸之，足以導引清風。太平鼓者，係鐵圈之上，蒙以驢皮，形如團扇，柄下綴以鐵環，兒童三五成羣，以藤杖擊之，鼓聲瑟瑟然，環聲鏗鏘然，上下相應，即所謂迎年之鼓也。空鐘者，形如車輪，中有短軸，兒童以雙杖擊棉線播弄之，儼如天外晨鐘。

十月以後，寒賤之子，琢石爲球，以足蹴之，前後交擊爲勝，蓋京師多寒，足指痠凍，兒童踢弄之，足以活血禦寒，亦蹴鞠之類也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十一月立冬日，或有食蕎麥等物，謂能益人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燕市賣糶人，以十月一日爲糶生日，供具祭之，以其陰晴，卜一冬寒燠。（燕京雜記）

十月朔，上家如中元，祭用豆泥骨朶。（北京雜記）

十月初一日，頒曆，初四日，宮眷內臣換穿紵絲。吃羊肉、炮燂羊肚、麻辣兔、虎眼等，各樣細糖。凡平時所擺玩石榴、等花樹，俱連盆入宮。吃牛乳、乳餅、奶皮、奶窩、酥糕、鮑螺，直至春二月方止。是月也，始調露，政獵，鬪雞。（酌中志）

十月頒曆以後，大小書肆，出售憲書、衢巷之間，亦有負箱唱賣者。（燕京雜記）

十月頒曆，在官皆領，以後書肆出售，街巷亦有負箱唱賣者。又有賣春牛圖者，牛兒芒兒，一文錢兩張，謂之小黃

一日送寒衣

曆。又逢奇怪事，有賣鬪兒者，行喊其事。（卷明采風志）

十月一日，紙肆裁紙五色，作男女衣，長尺有咫，曰「寒衣」，有蔬印緘，識其姓字輩行，如寄書然，家家修具夜奠，呼而焚之，其門曰「送寒衣」。新喪白紙爲之，曰「新鬼不敢衣綠也」，送白衣者哭，女聲十九，男聲十一。（帝京雜考）

十月一日，裁五色紙作男女衣，曰「寒衣」，修具祀其先，持紙錢焚之，曰「送寒衣」。新喪白紙爲之，或有祀於墓者。是月天始寒，里中父老，多捐資濟貧，轉相勸募，就寺廟施粥，施湯，施綿衣。（輿地記）

十月一日，裁五色紙，作男女衣，曰「寒衣」，修具祀其先，持楮錠焚之，曰「送寒衣」。或有祀於墓者。天始寒，里中父老，多捐資勸募，就寺廟施粥，施湯水，施綿衣。（廣輿大輿志）

燕都雜詠：「鬼也寒衣送，霜風十月交，紙灰飛不遠，門外見燒包。」註云：「十月朔日，人家祭祖，送寒衣，燒包，祇多在家庭，不皆墓祭。」（見都城瑣記）

十月朔日，人家奠先人於墳墓，或剪彩紙，如人衣狀，及楮錢等物，焚之，謂之「送寒衣」。諺云：「十月一，送寒衣，」卽斯時也。嚴寒將來，送衣於祖考，不忘本也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十月初一日，乃都人祭掃之候，俗謂之「送寒衣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十月初一日爲市民祭掃墳塋之期，俗謂之「送寒衣」。寒衣者，以五色紙剪之爲衣袴，長不滿尺，外有紙袱盛之，上書祖先爵秩名號及年月日，下註後裔某某諱奉，焚之於家上，亦有於家中焚之者。又平市居民，例於是日添設煤火，至翌年二月一日撤火，今日各公署學校，及一切公共處所，類皆沿之，類以是時爲平市氣候最寒之時也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京朝官過十月朔，傳旨賜貂，東貂紫，西貂青，然以金貂爲貴，金貂黃，非上不御也。

京軍每年以十月朔頒給袴襪，袴襪取諸東南外廡，費官帑銀不知幾十萬。（以上舊京遺事）

朔日賜衣

一日城隍  
出巡

門)

京都竹枝詞：十月城隍又出巡，(續前十月一日)旂旗蔽日少風塵，可憐多少如花女，愛作披枷帶鎖人。(見舊貫)

十月初一日，城隍廟厲壇，人家上冢。(天咫傳聞)

朔日生火

京師地氣苦寒，向於每歲十月朔生火，至二月朔，然遇極冷之日，雖火不溫。(風月餘談錄)

京師居人，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，二月初一日撤火，火爐係不灰木爲之，白於礬石，輕煖堅固。(魏京歲時記)

京師居人，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，二月初二日撤之，爐多用不灰木者，以其四面皆煖也。爐中用其小者，煖而肥，謂之小胖。小子寒家以花盆乘之，小者蒼之，省而耐久，近歲有薄鐵做成者，輕而使。(春明笑風志)

十五下元  
節

十五日爲下元節，俗傳水官解厄之辰，或有持齋誦經者。(京都風俗志)

仰山窪在安定門外正北十里，有將台一座，每至十月十五日，八旗合操，演九進十連環，前鋒護軍統領，跑交冲馬，已成俗例，太寒之歲，兵丁有凍斃者，故非豪俠少年，不能往觀也。(燕京歲時記)

十一月全

歐陽元功漁家傲詞：「十一月都人居暖閣，吳中雪紙明如掌，錦帳豪家深夜酌，金雞呢，東家撤雪西家感。織指柔長宮線弱，陽回九九官冰送，盡道今冬冰不薄，都人樂，官家喜愛新年朔。」(非盡集)

十一月，人家瑣戶藏花木於室，食兔羹，女子嫁者多歸寧，爲味澆灌，曰「報娘恩」。琢石如彈丸，置於地，童子以足送之，前後交擊爲勝。始擊羯鼓，鼓用鐵爲圓，單皮覆之，每十人五人聚擊，女子亦然。(北京風俗志)

十一月，是月也，百官傳戴煖耳。冬至節，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，室中多畫「綸羊引子」畫貼。司禮監印刷九九消寒詩圖，每九詩四句，自「一九初寒纔是冬」起，至「日月星辰不住忙」止，皆替詞俚語之類，非詞臣應制所作，又非御製，不知如何相傳耳。久遠而不改。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，傳尙未廣。此月精醃豬蹄尾，鴨脆掌，羊肉，包扁食饅頭，以爲陽生之羹，冬筍則則不惜重價買之。是月也，天已寒，每日清晨吃辣湯，吃生燻肉凍酒以

糶寒。(酌中志)

燕臺新月令十一月云：「是月也，滑擦聚冰，拖床爲渡，黃芽菜皮剝，鹿角解，遼貨集，土有禁，苦菜食其根。」(見水滸清暇錄)

京師冬月，既以紙糊窗，格間用琉璃片，畫作花草人物，嵌之，由室中視外，無微不闕，從外而觀，則無所見，此歐陽楚公十月漁家傲詞所云：「花戶油窗」也，蓋元時習俗已尙之。(燕數聞錄)

冬月晒皂

冬月晒衣

冬月打滑

冬月閏中以貂皮覆額，名「昭君套」。

五城普濟堂功德林，冬月發帑散棉衣，施粥。(以上燕都雜錄註)

禁中冬月打滑，先汲水澆成冰山，高三四丈，塗滑無比，使勇健者着帶毛猪皮履，其滑更甚，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，以到地不仆者爲勝。(那備紀聞)

冬月糕

冬月糖

冬月額額

冬月拜黃

一歲貨聲冬月云：「粘糕豆膠糕。」註云：「粘加棗，棗加棗泥。」

一歲貨聲：「白糖餡，灌餡的糖，暖暖……暖。」註云：「挑擔，前設方盤，有鴨小羅者，自冬賣到二月初間，紅白人參糖、鹿筋糖、薑絲糖、玫瑰糖、酸糕、雞骨糖、白藤花、灌餡糖。近歲有擠兩筐，上設玫瑰匣者，糖雜梨糕，多非佳品。」

每至冬月，凡乾清門侍衛，及大門侍衛等，均由本管支領貂掛銀子，人各數十金。(燕京歲時記)

冬至日，太史院進歷，回回太史進歷，又進畫歷後，市即有賣新歷者。宰相於至日，親率百辟恭賀，遞手帕，隨貢方物。士庶人家，並行賀禮。(析津志)

京師最重冬節，不問貴賤，賀者奔走往來，家置一簞，題名滿幅，自正統己巳之變，此禮頓廢。(孟蜀真談)

十一月冬至日，百官賀冬畢，吉服三日，具紅箋互拜，朱衣交於衢，一如元旦，民間不爾，惟婦製履烏，上其舅姑。

(帝京景物略)

冬氣候日  
刺繡  
冬至九九

刺繡亭，冬至則候日於此，亭邊有一線竿，竿下爲繡袋堂，至日命宮人把刺，以驗一線之功。（元氏雜記）  
日冬至，畫素梅一枝，爲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畫盡而九九出，則春深矣，曰九九消寒圖。有直作圈九者，畫九圈者，刻而市之，附以九九之歌，述其寒燠之候。歌曰：「一九至二九，相喚不出手。三九二十七，籬頭吹簫索。四九三十六，夜眠如露宿。五九四十五，家家堆糶虎。六九五十四，口中咽暖氣。七九六十三，行人把衣單。八九七十二，貓狗尋陰地。九九八十一，窮漢受罪畢。纔要伸脚睡，蚊蟲蝨蚤出。」

楊允孚雜詠詩：「試數窗間九九圖，餘寒消盡暖回初，梅花點遍無餘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。」（以上帝京雜錄）  
每年長至節，司禮監刷印九九銷寒圖，宮眷黏之壁間，每九緊以一詩，皆淺鄙者。（帝京雜錄）

十一月冬至日，百官朝賀畢，退祀其先，具刺互拜，如元日儀。俗畫梅一枝，爲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畫盡而九盡，則春深矣。（廣輿記平縣志）

冬至日，俗謂之屬九，或畫紙爲八十一圈，每日分陰晴圖一圈，記陰晴多寡，謂之九九消寒圖，以占來年豐歉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消寒圖，乃九格八十一圈，自冬至起，日塗一圈，上陰下晴，左風右雨雪當中。（燕京雜記）

十一月通稱冬月，諺謂「冬至餛飩夏至麪」者，蓋是月遇冬至日，居民多食餛飩，猶夏至之必食麪條也。有於是日作消寒圖者，圖以一紙繪九格，格繪九圈，凡八十一圈，自冬至日起，日塗一圈。其法上陰下晴，左風右雨雪當中。圈圖盡，則九九畢。風雅之士，則繪素梅一枝，梅瓣八十一，亦分別陰晴風雪而日染一瓣，則較前法爲雅矣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燕俗不重冬祭，兩人官於京者，設筵祀其先人，邀鄉親飲之。（燕京雜記）

冬至，郊天令節，百官呈遞賀表，民間不爲節，惟食餛飩而已，與夏至之食麪同，故京師諺曰：「冬至餛飩夏至麪。」

冬祭兩人  
祀先  
冬中食餛飩

冬打冰

冬至三九則冰凍，於夜內鑿之，聲如擊石，曰打冰。三九以後，冰雖堅不能用矣。（以上燕京歲時記）

冬正玩具

冬至月數九天，當頭日兒圍，風箏帶風，竿，鑼鼓響連天，怕的兒在空中抽冷子斷了線，踢踏抖空鐘，琉璃喇叭，手打太平鼓，口琴滿街串。買米的走馬燈，點上滴溜轉。（北平俗曲十二段）

初一開爐

每年十一月初一日，宮中始燒煖炕，設圍爐，舊謂之「開爐節」。（人海記）

初一開爐

冬至月初一日，臣工之得着貂裘者，均於是日一體穿用，謂之「開掛子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子初一開掛

冬月十五日當頭，如遇望時，則塔影無尖，人影亦極短。小兒女之好事者，必無睡以俟當頭，隨階取影以驗之。

頭十五日當

（燕京歲時記）

十一月十五日，看月當頭。（天咫偶聞）

月十二月全

歐陽元功漁家傲詞：「十二月都人供暖籠，宮中障面霜風獵，甲第藏鈎環侍妾，紅袖擲，笑歌聲送金蕉葉。倦客玉堂寒正怯，曉跳金井冰生鬢，凍合龜瓢餉一椀，吳霜鑷，換年價寫宜春帖。」（圭齋集）

臘月，諸物價昂，蓋年景豐裕，人工忙促，故有「臘月水土貴三分」之諺。高年人於歲逼時，訓飭後輩，謹慎出入，

又有「二十七、八，平捨平抓」之諺。（帝京歲時雜錄）

十二月初一日起，便家家買豬蹄肉，吃灌腸，吃油渣，滴袁豬頭，燻羊頭，燻羊肚，燻雞腳小雀加雞子，清蒸牛，白酒，糟蜆，糟蟹，煤銀魚等，魚，醋溜鮮鯽魚，鯉魚，飲賞臘八雜果粥米。是月也，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，初八日吃臘八粥。先期數日，將紅棗搗破，泡湯，至初八早，加粳米，白米，核桃仁，菱米，煮粥，供佛聖前。戶牖圍樹井竈之上，各分部之。舉家皆吃，或亦互相餽送，誇精美也。廿四日祭竈，蒸點辦年，說買時與袖綉裂衣，以示修美豪富。三十日歲暮，守歲。乾清宮丹墀內，自二十四日起，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，每日晝間放花炮，遇大風，暫止半日一日。（盼忠志）

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，小民為疾苦者，奉香一尺，宵行衢中，誦元君號，自述香願，其聲為鳥惻惻，曰「號佛」。行



過拜，過寺廟，則跪且拜而誦，香盡尺乃歸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十二月八日，先向鑿冰，納窖中，以豆粟雜米爲粥，供朝食，曰「臘八粥」。二十四日祀竈，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。三十日，懸先像拜祀，長幼詣諸尊長家拜之，曰「辭歲」。立桃符，貼春聯門神掛錢，插芝蔴棍，燃松枝於庭，撒祀餘，闔家飲食之，曰「守歲」。（廣輿大輿雜志）

十二月擊羯鼓，或謂之臘鼓，又謂之迎年鼓。初八日，累米果至百，煮粥。二十四日，刻竈馬祀竈，以板印竈神於紙，謂之「竈馬」，祀後焚之。（燕京雜記）

燕臺新月令十二月云：「是月也，莽式演於庭，聽眼出，皮毬踢，太平鼓伐，儺枝登架，造化吃戲園，剪庖丁爲上客。」（見水滸清歌挂）

臘月裏，整一年，封印後官事完。掃房與祭灶，多忙亂，百般樣東西子全得買，貼門神，掛對聯，紙馬香銀佛前獻。（北平俗曲十二景）

北平歌謠：「老婆老婆你別繃，過了臘八兒就是年，臘八粥幾天，滴滴拉拉二十三，二十三糖瓜兒粘，二十四掃房日，二十五炸豆腐，二十六墩羊肉，二十七殺公雞，二十八把麪兒釀，二十九蒸饅頭，三十兒晚上熬一宵，大年初一去拜年。」「您新禧，」「您多禮。」「一手白麵不撻你，到家給你父母道新禧。」（北平歌謠集）

十二月通稱臘月，初八日喫粥，曰「臘八粥」。蓋雜各色米、豆及菱角、芡實、粟、蓮子諸物，熟者以爲糜。外以染有紅色之桃仁、杏仁、花生、瓜子、葡萄乾、青紅絲、黑白糖等點綴之。五更即煮之，先祀祖供佛，後醜戚友。送粥時佐以各種蒸食及小菜。家畜之貓犬雞，亦皆飼以粥。牆壁樹木，有以粥抹之者。又有於是日以蒜浸醋，封而藏之，至次年新正啓食者，曰「臘八蒜」。又曰「臘八醋」。過臘八則掃房，蓋亦實行大掃除之一道也。二十三日祭竈，供以糖餅、糖瓜、黍糕、胡桃等。又備草料涼水，謂以林竈君之馬。祭時必使爐火熾盛，以糖餅置爐口，亦有緣而塗之者。相傳竈君

朝天，將人家善惡白於玉帝，以行賞罰，故置糖爐口，意以性有粘質，口粘不復能語。然後焚神紙時，必祝曰：「好話多說，不好話少說。」迷信之深，尚可笑也。祭畢，以糖果與家人食之。自是以後，即預備過年矣。賣年畫者，賣花者，賣門神掛錢者，賣松柏枝芝麻餅者，賣陶瓷器者，叫呼絡繹，不絕於門。街市則春聯攤，年糕，饅頭，雞鴨，魚肉，花木，果品，一切年貨，無不俱備。商家居民，各於門前，粉貼掛錢對聯，凡几案銅錫各器，必拂拭一新，而沽酒市肉，以治肴饌，大有日不暇給之勢。先除夕一日，則曰「小除夕」，家置酒宴，往來招邀，曰「別歲」，又曰「辭歲」，亦有於除夕行辭歲之禮者。除夕夜，多不寢，曰「守歲」。以芝麻餅散置庭中，往來踐踏之，謂之躑歲。婦女多戴紅石榴花，上纏小金元寶，則取吉祥發財之意也。又特於一盤中滿盛大米飯，上插松枝小元寶，繫以紅線，串以制錢，并置棗栗荔枝等品於飯上，供於神前，謂之「年飯」。取年年有飯吃之意也。市中更有貧兒，于除夕夜，持財神紙馬，分送商店住戶，呼曰「送財神爺來啦」，主人必接受之，與以賞錢，大率四五枚，以取吉利也。如已接受而繼續來送者，則曰「接啦」，未有直言「不要」者，以下均係民戶習慣，自動爲之。（良社北平雜聞）

## 臘月火花

京師隆冬，有黃芽菜韭黃，蓋富室地窖火炕中所成，貧民不能辦也。（玉鏡俎）

臘月東梅於盞，匿地下五尺許，更深三尺，用馬通然火，使地微溫，梅漸放白，用紙籠之，罩於市，小桃郁李迎春皆然。（北京歲時記）

京師花卉瓜果之屬，皆穴地煨火，而種植其上，不時澆灌，無弗茂盛給實，故隆冬之際，一切蔬果皆有之，每正旦進牡丹芍藥，自歷朝以來，沿爲舊例，今上惡其不時，概從禁絕，惟冬月所藏蘋果葡萄，尙如故也。（玉堂書紀）

京師冬月，養花者多鬻牡丹芍藥，紅白梅，碧桃，探春諸花於廟市，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炕，以火逼之，猶癸辛雜識所記馬騰塘花之類。（居易錄談）

宋時武林馬騰藏花之法，祇糊密室，鑿地作坎，覆竹，置花其下，蓋土以牛溲硫黃，然後置沸湯於坎中，候湯氣薰

蒸則扇之，經宿則花放，今京師園丁亦然。（香韻雜記）

京師馬蹄窩花，往往發非時之品，早放者名唐花，蓋以火烘之而生，然開不耐久。（海內日抄）

方朔花洞詩：「掘地五尺承以茅，紙泥澆寒風不消。向南一門接晴旭，門一啓處花成巢。夏可使冬使夏，桃蓮菊梅同一架。正訝冰條比晶堅，忽見牡丹如斗大。其餘棠柱雖不研，微聲亦可敵水仙。是何術技至於此，嗟哉人力能同天。相傳其法亦不說，重以馬通噴以水。水火氣得陰陽調，遂使四時都一體。我聞李三郎，羯鼓催將柳杏芳；又聞殷七七，九日杜鵑開頃刻。若教百花涼燼盡如常，對此應皆減顏色。花心漠漠成露鋪，花葉冉冉疑雨餘。惜哉花質似剪綵，幸哉花瓣如畫圓。燕山自昔寒多苦，鸚子律吹溫立聚。試問今朝洞裏花，可似當年谷中黍？挽回陽氣須從寬，西北而今未畏寒。儻令澍水都宜稻，或者該天可並看。看花何必生長嘆，花下主人多笑粲。君不見京城南北買花家，幾日凋殘幾日換。」（金瓶梅詞話）

是月小兒及賤閒人，以二石毯置前，先一人踢一令遠，一人隨踢其一，再踢而及之而中之爲勝，一踢卽著焉卽過焉，與再踢不及者，同爲負也。再踢而過焉，則讓先一人隨踢之。其法初爲蹴鞠苦寒設，今遂用賭如博，然有司申禁之，不止也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彭繡章幽州土風吟擊羯鼓云：「玉面鞞，雙文鳥，石彈丸，隨轉側；鐵圍皮，羯鼓擊。是時黃昏東壁中，家家墜戶爐火紅，紅燼盡得免羹熱，林娘濯衣女歸宿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每至十二月，分賞王大臣等靴鹿，屆時由內務府知照，自行領取，三品以下不預也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都城內外，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，德勝門外西，阜成門外北，宣武門外西，崇文門外東，朝陽門外南，皆有冰窖，以歲十二月藏冰來藏入伏頒冰。（天咫偶聞）

三九冰堅，各處修窩存冰，以鐵籠打冰，廣尺許，長二尺許，謂之一方。詩所謂「納於凌陰」者，卽收冰入窖也。按

十二月朔

十二月朔

十二月朔

十二月朔

八日臘八粥

舊俗傳聞，臨凍，各寄賄囑昆明湖提閘放水，須一元寶（五十二兩），冰始能厚。（春明風俗志）

是月八日，禪家謂之臘八日，煮紅精粥以供佛飯僧。都中官員士庶，作朱砂粥，傳聞禁中亦如故事。（祈津志）

十二月八日，賜百官粥，民間亦作臘八粥，以米果雜成之品，多者爲勝，此蓋循宋時故事。然宋時臘八，乃十月八日。（續都邑雜志）

八日，先期鑿冰方尺，至日，納冰窖中，鑑深二丈，冰以入，則固之，封如阜。內冰啓冰，中涓爲政。凡瓊漿果入春而市者，附藏焉。附乎冰者，啓之如初，摘於樹，離乎冰，則化如泥。其窖在安定門及崇文門外。是日，家效菴寺，豆果雜米爲粥，供而朝食，曰「臘八粥」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十二月八日，先期鑿冰方數尺，納窖中，封如阜，是日循臘祭遺風，以豆果雜米爲粥，供朝食，曰「臘八粥」。（康熙平縣志）

清宮宗臘八粥詩：「一陽初復中大呂，穀粟爲粥和豆煮；應節獻佛矢心虔，默祝金光濟衆普。盈几馨香細細浮，堆盤果蔬紛紛聚；共嘗佳品達妙門，妙門色相傳遺炬。童穉飽腹慶昇平，還向街頭擊臘鼓。」（養正書屋全集）

臘八粥，一名八寶粥，每歲臘月八日，雍和宮熬粥，定制，派大臣監視，蓋供上膳焉。其粥用粳米雜果品和糖而熬，民間每家煮之，或相餽遺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十二月八日，人家煮雜米豆，和胡桃、榛、松栗、栗之類作粥，盛碗中，上鋪乾果色糖，謂之「臘八粥」，以獻神佛。富室競修，其果糖皆極美飾，盛以哥汝瓷甌，配以諸般糕點，餽送親友，僅供一啜而已。黃衣僧寺，亦多作粥，施粥之廠，加棗栗，亦異平日不同。是日以蒜瓣投甌中，密封之，俟除夕將食，其蒜青翠可愛，醋味甚美，謂之「臘八醋」。（京都雜俗志）

臘八粥者，用黃米、白米、江米、小米、菱角米、栗子、紅江豆、去皮棗泥等，合水煮熟。外用染紅桃仁、杏仁、瓜子、花生、榛



凡年終應用之物，入臘漸次街市設攤結棚，謂之躉年。如臘八日前菱角、米粟、棗、櫻。次則年糕、饅首、乾果、菓於、麪筋、乾粉、香乾、菜乾、乾葱、海蒜、綠豆、糙米、平鋪、木枝、芝蔴、磨、門神、掛錢、字畫、對聯。又有稜相、佛花、鞭炮、蠶畫、蜜供、元青、魚蝦、野牲各類，皆棚也。琉璃、磁絲、油彩、轉沙、砂絲、走馬、皆燈名。風箏、毬毛、口琴、紙牌、拈圍棋、陞官圖、江米人、太平鼓、響壺、爐、琉璃喇叭，率皆童玩之物也，買辦一切，謂之忙年。（以上參閱采風志）

北平俗曲打糖籬云：「正月裏的銀子臘月裏就關，二十一二孩放黃錢。賣香爐蠟燭臺兒的滿街上叫喚，畫兒棚子搭滿了街前；神紙攤子擺着門神掛錢，湯羊和那鹿肉野雞鴨新鮮。關東魚凍豬野貓堆在街前，爆竹床子佛龕和灶王龕。佛花供花兒，磁器也出攤。祭灶的關東糖，賣到二十三。元寶阡張繞街上串串，沒折兒的先生寫對聯。家家戶戶都要過年，請香請蠟，蜜供，有餅，粘糕，饅首，燕食買全。祭神的豬頭羊頭，包餛飩的白麪，豬羊牛肉，年例長錢。三十兒晚晌，煮餛飩完，火鍋子裝上，等着新姑爺拜年。隨歲的芝蔴楷兒，院子裏撒撒。小兒們磕頭，爲的是弄錢；壓歲的老官板兒，小抽子兒裝圓。喜歡的個個跳跳蹦蹦；接神的鞭炮響聲兒震天。初一一早都出去拜年，家家戶戶把門來關。有來的要見節，就說出去拜年；不到的又是挑禮，俗了個非凡。旗下爺們見面，有把滿洲話翻。無非說的是新喜，吉語吉言。買賣爺們見了面也要拜年，把鹽膝蓋兒一拱，亂打鄉談；說的是新春大喜，大發財源。賣瓜子兒的小兒們，衝衛兒串灣；打糖籬兒的也開了市咧，也要弄錢，打着一面糖籬兒，滿街上叫喚。」（耳本該抄本遺稿）

每歲十二月十六日以後，選日用白黑羊毛爲線，帝后及太子，自頂至手足，皆用羊毛線纏繫之。坐於寢殿，蒙古巫覡念呪語，奉銀槽貯火，置米糠於其中，沃以酥油，以其煙薰帝之身，斷所繫毛線，納諸槽內。又以紅帛長數寸，帝手裂碎之，唾之者三，併投火中，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覡，謂之脫舊災迎新福云。（元史藝文志）

每至十二月，於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日之內，由欽天監選擇吉期，照例封印，頒示天下，一體遵行。封印之日，各部院章印司員，必應邀請同僚，歡宴暢飲，以酬一歲之勞。故每當封印以畢，高騎齊發，前門一帶，擁擠非常，圍館

十九以後  
封印

十六以後  
封印

十九以後  
封祭

居樓均無隙地矣。封印之後，吃丐無賴，攬貨于市肆之間。毫無顧忌，皆謂官不辦事也，亦惡俗也。

封印之後，梨園戲館，擇日封台，八班合演，至來歲元旦，則賜福開戲矣，亦所以歌詠昇平也。（以上西京歲時記）

封臺：早先嘉、武、秦、徽各戲班於都內外各戲園，皆四日一轉出箱，至歲終，次第集於一園演唱，爲八班合演，然後封臺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十九以後  
放學

兒童之讀書者，於封印之後，塾師解館，謂之「放年學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放年學：私塾封印放學，至明年開印上學，專館則除夕上元各放數日而已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下旬射草  
放學

歲十二月下旬，於西鎮國寺內墻下，灑掃平地，束程草爲人形一，爲狗一，剪雜色綵段，爲之腸胃，選達官世家之貴重者交射之，至糜爛，以羊酒祭焉。祭畢，帝后及太子嬪妃并射者，各解所服衣，俾蒙古巫覡視讀，讀畢，遂以輿之名曰「脫災」，國俗謂之「射草狗」。（元史祭祀志）

彭蘊章幽州七風吟射草狗云：「束草程，射草狗，草狗圍，祭羊酒。鬧場紛紛祈脫災，可惜健兒好身手。南山有貌，北山有熊，爾何不彎百石弓，一發長嘯生雄風。聘遊草狗射何用，玉勒珠鞭成一闕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二十三祀  
放學

京師居民祀竈，猶仍舊俗，祭婦女主祭，家無男子，或迎隣里代焉。其祀期用二十三日，惟南省客戶，則用二十四日，爲劉侗所稱也。（日下食聞考）

歲除祀竈，南北俗無不用，齒，又加糯米糰子，大小戶皆然，云以之粘竈神口，則不於玉皇前言人罪惡。（食味錄註）

北平俗曲云：「臘月二十三，呀呀哨，家家祭竈，送神上天，祭的是人間善惡言，一張方桌擺在竈前，附張元寶掛在兩邊，滾茶涼水，草料俱全，糖果子糖餅子，正素兩盤，當家人跪倒，手舉着香爐，一不求富，二不求吃穿，好非兒替我多說惡事兒替我隱瞞。」（京華雜記）

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於竈云：「焚竈馬，送紫官，辛甘臭煖君莫言，但言小人應生釜，突無煙，上乞天公憐。天公憐，錫純燔，燔熊羆豹充庖廚，黑豆年年飼君馬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二十三日，人家市肆祀竈，謂之「祭竈」。以膠牙糯米糖，謂之「關東糖」，胡蘆糖片，胡蘆條，及糯米細糖，梨糕等糖，總謂之「南糖」，又糖瓜糖餅等糖爲獻，方圓形相，殊多品目。是日晚間，於供桌設竈神紙像，或有二像者，謂之「張竈李竈」，其一又曰燒竈。祭時男子先拜，婦女次之，諺云：「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竈。」蓋竈神爲一家之主，故以家長先拜，亦禮之宜也。祭畢，焚像於燈爐，或以所供之豆，投於爐中，次晨覓豆食之，或云可怯牙疳。自此，街坊貨物雲屯，商賈輻輳尤勝。中旬，人家換桃符，門神、鍾馗、福祿天官，和合，及新樣字畫諸圖。春聯、春帖、掛錢等物，粘貼於門楹庭壁間。無論天街僻巷，皆點染年華，光飾門戶。僧道作交年疏，異品素食，以送施主。醫家製益人藥物，以送常所往來者。富室親友，說相厚饒。（京都風俗志）

二十三日祭皂，古用黃羊，近聞內廷尚用之，民間不見用也。民間祭皂，惟用南糖、關東糖、糖餅，及清水草豆而已。糖者所以祀神也，清水草豆者，所以祀神馬也。祭畢之後，將神像揭下，與千張元寶等，一併焚之，至除夕接神時，再行供奉。是日鞭炮極多，俗謂之「小年下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十二月初八日，寺觀人家煮臘八粥。二十三日送竈，供餽。是日貼對聯門神，葦葦上家辭歲。（天咫曲聞）

祭竈：二十三日夕，祭婦女，以糖瓜、南糖、關東糖供神，以草節、料豆、清水供馬，初更後揭神像，焚錢銀，燃爆竹，送神上天也。癸卯，是日夜歸，行見家家院中一亮送聖也。因有句云：「芻豆纒陳爆竹飛，家家庭院弄輝輝；竈王一望攢眉去，又比昨秋糖更稀。」以慨風景蕭條也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北平俗曲門神灶王訴功云：「年年有個家家忙，二十三日祭灶王。當中擺上一桌供，兩邊配上兩碟糖。黑豆乾草一碗水，爐內焚上一股香，當家的過來忙祝贊，祝贊那灶王老爺降了吉祥。」（故宮藏抄本大鼓書）



二十四日  
設燈

舊都祀，每於歲臘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等日行之。其供品則惟一以糖爲主，而「龜糟」則爲專用之名詞。其糖之形式，如瓜如藕，其質脆而不粘，爲食物店臨時之營業。自舊曆十二月望後，陳肆舊貨。迄二十五，則無人開價矣。（舊都文物略）

京師舊俗，歲終二十四日，謂諸神上界，其夜家人設祭，遺奠致詞，且有過惡揚善之屬。（秋詞集）

燕俗，阿龜神，鉸於木，以紙印之，曰「龜馬」。士民競鬻，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，爲送龜上天。別具小糖餅奉龜君，具黑豆寸草爲秣馬具。合家少長雜拜，祝曰：「辛甘臭辣，龜君莫言。」至次年元旦，又具如前，爲迎龜。（月令廣義）

二十四日，以糖劑餅、黍、棗、胡桃、炒豆祀龜君，以糟草秣龜君。謂龜君習日朝天去，白家間一歲事，祝曰：「好多說，不好少說。」記稱龜老婦之祭，今男子祭，禁不令婦女見之。祀餘糖果，禁幼女不得令啖，曰：「啖龜餘，則食肥膩，時口圈黑也。」（帝京雜物略）

二十五日  
設燈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乾清宮廷前，設萬壽燈，八仙望子四架。二十六日，各宮殿俱掛門神對聯。二十八日，宮中及兩道東西兩廊，設五色羊角燈，此歲例也。（人海記）

二十五日  
除夕前  
掛對

二十五日五更，焚香楮，接玉皇，曰：「玉皇下查人間也，竟此日無婦嫗警聲。」（帝京雜物略）  
禁中歲除，各宮門改易春聯，及安放絹畫鍾馗神像，像以三尺長素木小屏裝之，綴銅環懸掛，最爲精雅。生數日各宮鐘馗神於諸皇親家，並品方輩素衣植，皇親家於其天龍，又分飾京朝貴官，貴官之家，招諸名士賞譚賦詩，太平相樂，長安之春，滿千萬戶矣。凡草植中果子仁及榛栗之類，皆以薄染之，色如濃桃，用羊脊筋去管，搗灌肉泥，屑香堆放，頗費庖人之手焉。（舊京遺事）

國朝例，除夕前數日，工部堂官，委司員滿漢二人，進大內照料，懸掛對聯，其對皆係白綾白絹，多半楷書，掛用銅絲，拴繫於上。（水滸清暇錄）

小除別歲

先除夕一日曰小除，人家置酒宴，往來交調，曰「別歲」。焚香於戶外，曰「天香」。凡三日止。帖「宜春」字，小兒女寫「好」字。（北京歲時記）

歲除鍛磨

都下寺院，每用歲除鍛磨，是日作鍛磨齋。（雷國逸記）

燕遊吟長安守歲詩：「長安萬戶夜生烟，子夜便稱是歲前；喜起拜禱占風闕，文明垂象在龍田。梅花陟放疑催臘，柏酒停期欲待年；報說庭燎光燭斗，趨踏恐後不成眠。」

三十日五更，又焚香楮送迎，送玉皇上界女，迎稱蓮君下界矣，插芝麻糈於門簪商臺，曰藏鬼糈，中不令出也。門窗貼紅紙葫蘆，曰收瘟鬼。夜以松柏枝雜柴燎院中，曰燒松盆，煙歲也。懸先亡影象，祀以獅仙斗，糖蔗花，饊枝，染五色葦架竹罩，陳之家，長幼畢拜，已，各自拜，曰「辭歲」。已，齋坐食飲，曰「守歲」。（帝京景物略）

王崇簡守歲詩：「夜久憐春逼，開樽不欲眠；今宵尙今歲，明日即明年。萬古推遷夕，十門宴樂天；燄聲聽不斷，遠近風城遶。」（香齋詩集）

二十四日祀竈，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。三十日，縣先亡像，染五色葦，架蔗花饊枝，福竹罩諸果以祀，長幼畢拜。詣諸尊長家拜之，曰「辭歲」。立桃符，貼春聯門神掛錢，插芝麻糈，燃松枝於庭，薰蒼朮於室。撤祀先之餘，闔家飲食之，曰「守歲」。爆竹聲達旦。（康輿宛平縣志）

除夕飯

明邱煊長安除夕詩：「帝城圍鼓迎年急，都院松盆燻歲明。」（見魏晉書錄）

宮中除夕，以門櫻踏地，名「跌千金」，百合柿餅餠盤，名「百事大吉盤」，燃火照耗，又焚柏枝，名「燭歲」。

（燕都雜詠註）

歲杪，兒童始放紙毬，至來春清明乃止。（燕京雜記）

都門竹枝詞：「國恩嘉慶寫春聯，綸綵醜醜幾萬千；近日這般都漸少，千支冠首換年年。」

歲杪放紙毬  
除夕寫春聯

道光都門雜詠春聯云：「市隱春對作來工，號記編頭到處同，未解摘詞徵本色，聊將字樣寫興隆。」  
道光都門雜詠寫字聯云：「體非唐漢又非顏，劣態塗來力太孱，茶館酒樓糊白壁，對聯盡是馬蓬山。」（以上選  
光都門紀略）

光緒都門紀略春詩：「教書先生臘月時，書春報貼日臨池，要知「借紙」原虛語，祇爲些許潤筆資。」（見  
時尙門）

京官家每歲易桃符，多書「天恩春浩蕩，文治日光華」十字，內城滿洲宅子，尤比戶皆然。（照舊紀聞）

「歲貨完」：街門對，屋門對，買橫皮，饒福字。」註云：「木紅紙，萬年紅，裁寫現成各對聯，在各城門臉裏外賣，四  
箇大錢一付。」（見臘月）

春聯者即桃符也，自入臘以後，卽有文人墨客，在市肆簷下，泚寫春聯，以圖潤筆。祭皂之後，則漸次粘挂，千門萬  
戶，煥然一新，或用硃箋，或用紅紙，惟內廷及宗室王公等，例用白紙，緣以紅邊藍邊，非宗室者不得擅用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劉景辰題舊都生活畫春者詩：「春帖元來照樣磨，今冬紙價却微增，還須攔筆思何事，代寫家書我亦能。」  
（北晨畫報）

擺對擇：塾師學長，多買對聯者，預先貼報，「書春墨莊」「借紙學書」「點染年華」等語，於舖肆前，高桌紅  
氈，炭盆墨硯，縱筆大書，門聯橫披，抱柱斗方，春條佛對一切。大凍十天，未必剩錢。秀遠兼文與齋之稍有名者，則紙多  
早送，入臘忙起。聯紙舊用順紅、梅紅、硃箋、擦油土箋、木紅、萬年紅紙，內廷白宣箋邊，廟宇黃紙。（卷四采風志）

燕都雜詠：「油花窗紙換，掃舍又新年，戶寫宜春字，囊分壓歲錢。」註云：「紙繪人物，油之，黏貼窗下，名「窗花」。  
或以陽起石揭薄片，繪花爲之，家家換春聯，除夕，小兒女分壓歲錢。」（見都城瑣記）

以綵繩穿錢，編作龍形，置於牀脚，謂之「壓歲錢」。首長之賜小兒者，亦謂之「壓歲錢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壓黃錢：以紅繩穿錢作龍形，置於牀脚。又凡尊長賜小兒者，亦謂之壓歲錢。各錢鋪年終特開紅紙零票，以備此用也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除夕，以瓢置釜中，視柄所向，往聽人言，以卜吉凶，名「瓢兒卜」。又有「走過三橋，百病全消」之謠。摸城門釘爲宜男。（燕都雜詠）

除夕討賬

都門雜詠除夕云：爆竹千聲歲又終，持燈討賬各西東，五更漏盡衣裳換，賀喜拈香倩侍童。（見節令門）

送舊打掃

又據賬云：「神紙黃錢尾，惟來魚肉共乾鮮，夜深不管渾閒事，檢點衣裳且過年。」（見時節門）

式

本朝歲暮將祭享，選內大臣打莽式，例演習於禮曹，其氣象發揚踴厲，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。王公貴戚，於新正

競引之，以相戲樂。其態婉孌柔媚，或令婦女爲之，此又莽式之一變耳。（那書紀聞）

除夕餽歲

一歲貨弊：「養白玉的關東糖，松木枝，芝蔴棍。」註云：「祭神餽歲用之。」（見臘月條）

除夕自戶庭以至大門，凡行走之處，徧以芝蔴棍撒之，謂之「洒歲。」（燕京歲時記）

洒歲：除夕自戶庭至街門，行處徧撒芝蔴棍，踏之有聲，謂之洒歲。（春明采風志）

除夕先熟

一歲貨弊：「葶薺果。」註云：「聞早年必於除夕晚間，先賣此果，僅賣初間數日，然後待夏纔賣，謂之「先熟果，」蓋取必齊之義。夏令以三寸矮那桶盛水，生熟兩樣分賣。」（見除夕條）

除夕接神

除夕，人家或有祀先，或焚冥錢。早晨，官府有謁上司之儀，謂之「拜官年。」都人不論貧富，俱多市食物。晚間舖

肆，燈火燭天，爛如星布，遊人接踵，歡聲滿道。人家盛新飯於盆鍋中，以饋之，謂之「年飯。」上簽柏枝，柿餅，龍眼，荔枝，棗，栗，謂之「年飯果。」配金箔元寶以飾之。家庭舉燕，少長歡喜，兒女終夜博戲玩耍。婦女治酒食，其刀塔之聲，遠近

相聞。門戶不閉，雞犬相安。或有往親友家拜賀者，謂之「辭歲。」夜靜更深，則爆竹之聲漸起，是即接神者。而昇平之

世，於斯可見其概也。（京都風俗）

京師謂除夕爲「三十晚上」。是日清晨，皇上陞殿受賀，庶僚叩謁本管，謂之「拜官年」。世胄之家，致祭宗祠，懸挂影像。黃昏之後，合家圍坐以度歲。酒漿雜列，燈燭輝煌，婦女兒童，皆擲散門葉以爲樂。及亥子之際，天愈黑，鞭炮益繁，列案焚香，接神下界。合衣少臥，已至來朝。旭日當窗，爆竹在耳，家人叩賀，喜氣盈庭，轉瞬之間，又逢新歲矣。

除夕接神以後，卽爲新年，於初次出房時，必迎喜神而拜之。（以上舊京歲時記）

除夕，上陞殿受賀，庶僚叩謁本管，爲拜官年。世家祭宗祠。縣影，家家佛前神主上供，守夜接香，兒童呼盧圍葉，分歲敬禮，飲酒，子時接神。門前貨聲，粥，餠，饅首，硬麵餠，餛飩，餛飩，慈菇，荸薺，蘿蔔，糖壺，盧車，乾果子，桃至。交拜年，鋪戶索眼，行人燈籠，一夜不斷。（舊明京風志）

除夕元日風景，凡繁盛處所，大略相同。除夕之日，街市商店，交易輒至天明。游者，採辦年貨者，至是更擁擠。及夜，寺廟之禮神者，車馬往來，幾不能過，而乞丐之集於道旁者尤夥。至買賣之盛者，爲香燭店，年畫鋪，風箏紙店，玩物攤。其他如茶食店，廣貨鋪，雜貨鋪，茶葉店，首飾店，典質鋪，人亦擁擠。惟戲園則先數日而已經演。時至中夜，多爆竹聲，蓋比戶已迎竈君下界矣。（清稗類鈔）

每屆除夕，列長案於中庭，供以百分。百分者，乃諸天神聖之全圖也。百分之前，陳設蜜供一層，平果，乾果，饅頭，素菜，年糕，各一層，謂之「全供」。供上籤以通草八仙，及石榴元寶等，謂之「供佛花」。及接神時，將百分焚化，接遞燒香，至燈節而止，謂之「天地桌」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人家元日，陳几於庭上，列素肴乾果之屬，名天地桌，或五日而撤，或半月始撤，內城家家如是，不知何所起，或卽遵金拜天禮賦？（天咫偶聞）

天地桌：除夕中庭列案，供百分諸天神聖全圖也。前設蜜供，平果，乾果，饅首，素菜，年糕各一層，謂之「全供」。上籤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寶等，謂之供佛花，接神時焚化百分，接遞燒香至燈節止，謂之「天地桌」。（舊明京風志）

除夕辭歲

凡除夕，蟒袍補褂，走謁親友者，謂之「辭歲」。家人叩謁尊長，亦曰「辭歲」。新婚者必至岳家辭歲，否則爲不恭。(燕京歲時記)

除夕掛千

辭歲：凡除夕蟒袍補褂走謁親友者爲辭歲，家人叩謁尊長亦然，新婚者必至岳家，否爲不恭也。(春明采風志)  
挂千者，用吉祥語鑄於紅紙之上，長尺有咫，粘之門前，與桃符相輝映。其上有八仙人物者，乃佛前所懸也。是物民戶多用之，世家大族，鮮用之者。其黃紙長三寸，紅紙長寸餘者，曰小挂千，乃市肆所用也。(燕京歲時記)

掛千，一作掛錢，吉語鑄紅紙尺餘，門前貼之；上有八仙人物者，佛前用也；其黃紙三寸，紅紙寸餘者爲小掛千；黃紙倒印酉字者爲倒西兒，皆市肆用也。(春明采風志)

除夕燒香

所謂歲香，乃西廠所製，其味濃厚，得沉檀芸降之全。每屆歲除，府第朱門，焚之徹夜。檐牙屋角，觸鼻芬芳，眞香中之富貴者也。

除夕紅票

錢肆取錢之帖，謂之票子，每屆歲除，凡富貴之家，以銀易錢者，皆用綵箋書寫，謂之「紅票兒」，亦取其華美吉祥之意。

除夕插錢

取松柏枝之大者，插於瓶中，綴以古錢、元寶、石榴花等，謂之「搖錢樹」。(燕京歲時記)  
年做：用金銀米置黑磁盆中，上插松枝掛錢，下着年果、棗栗、龍眼、荔枝、柿餅之類，供於堂上，破五始撤。(春明采風志)

志)

## 婚喪

火葬

王偉論中都喪祭禮事狀：「竊惟送終，人子之大事，今見中都風俗薄惡，於喪祭之禮，有亟當糾正者。如父母之喪，例皆焚燒，以爲當然，習見成風，恬不知痛，敗俗傷化，無重於此，理合禁止，以厚薄俗。又無問貴賤，多破錢物，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，不惟生者虛費，於死者實無所益，亦乞一就禁止。」（烏魯尊補）

高麗麗女

祁宮亦多畜高麗麗女，大臣有權者，輒以此女送之。京師達官貴人，必得高麗麗女，然後爲名家。高麗婉媚，善事人，至則多奪寵。自至正以來，宮中給事使令，大半爲高麗麗女。以故四方衣服、靴帽器物，皆依高麗樣子，此關係一時風氣，豈偶然哉？（庚申外史）

元人棺葬

凡宮車晏駕，棺用香楠木，中分爲二，剝削人形，其廣狹長短，僅足容身而已。殮用貂皮襖，皮帽，其靴襪繫腰，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。殉以金壺瓶二，盞一，碗、碟、匙、筯各一。殮訖，用黃金爲籠四條以束之。輿車用白氈青綠，納失失爲簾，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。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，衣新衣，騎馬，牽馬一疋，以黃金飾鞍轡，籠以納失失，謂之「金鑿馬」。日三次用羊奠祭。至所葬陵地，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，依次排列之，棺既下，復依次掩覆之，其有刺土，則遠置他所。送葬官三員，居五里外，日一次燒飯致祭，三年然後返。（元史祭志）

元人無陵，遇大喪，棺用楠木二片，鑿空其中，類人形大小，合爲棺，置遺體其中。殮用皮襖皮帽，靴襪繫腰，盆盂俱用白粉皮爲之。殉以金壺瓶二，盞一，碗、碟、匙、筯各一。殮訖，用黃金爲籠四條以束之，送至直北園寢之所，深埋之，用萬馬蹴平，候草青方已，使同平坡，不可復識。（春明夢餘錄）

醫事

今人有喪，翳帛以授弔客，謂之發孝，大抵京師人家發孝，主於勾引祭賻之貨。

戲包兒

京師婦女嫁外方人爲妻妾者，初看時以美者出拜，及臨娶，以醜者易之，名曰「戲包兒」。過門信宿，盡其所有逃去者，名曰「孛殃兒」。(以上戲園雜記)

京師奸詭百出，外省人買妾，常有飾佳麗以替代，及洞房則面目全非者。更有洞房之夕，乘人睡乏，盡其貨，深夜逃去，欲追問所從之處，則徒已多時。(燕京雜記)

外省人來京，不可聽德惠買人，買成日久，必然潛逃，彼以爲家規嚴謹，殊不知門前作小生意者，就是女之親故，買賊線時即會面矣，夜間暗號一舉，就有人接去，謂之「放鷹」。(道光都門紀略)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笙歌依舊入闌房，秋後黃瓜味亦香，席捲一空無覓處，有名打虎賺新郎。」(見市井)

燕趙佳麗，自昔著稱，仕宦京朝者，輒於都中納妾，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，爲德惠賣花翁女，卽其例也。然都人狡狴性成，每以婦女爲市，慣作戲包兒、孛殃兒之伎倆。戲包兒者，初看之人，如西施王嬙，及入門，則無孛殃母矣；孛殃兒者，雖有金屋，不能深藏，蓋信宿卽逸，人財兩空，俗所謂捲逃者是也。(續齊東野語)

娶京妾

縉紳羅宦都下，及士子卒業辟雍，久客無聊，多買本京婦女，以伴寂寞。(野獲編)

京師婦人有五不善，饑也，懶也，刁也，淫也，拙也。余見四方遊宦，取京師女爲妾者，皆齎資斧以供口腹，敵精神以遂其欲，及歸故里，則撒潑求離，父母兄弟，拳然罵詈，求其勤儉幹家，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。(五雜俎)

黃淳耀燕姬歌詩引云：「北人多蓄女子，飾其妾首，教以歌舞，彈碁，陸博諸雜技，仕宦者以多金買爲侍兒，兒或不樂其主，輒用術殺之，因轉而它之。」

又詩云：「燕中姪女顏如玉，腰素盈盈纒一束，翠翹寶鬢試新妝，皓齒青蛾矜豔曲。十斛明珠許換歸，初言松柏比心期，流蘇帳開珠箔掩，破盡工夫與畫眉。何知觀而成相棄，只買朱顏難買意，北邙蕭瑟白楊風，一半春宵酬秘戲。」(以上兩卷)



古稱燕多佳人，故今宦遊京師者，輒以妻京妾爲美談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京師喪禮，殯不逾時，殯三日具祭，所曰「煖墓」亦禮「虞祭」遺意也。

合婚得吉，相視留物爲費，行小茶大茶禮。娶前一日，婿備物往女家，曰「催妝」。新婦及門，婿以馬鞍置地，婦跨過，曰「平安」。婦進房，陰陽家唱催妝詩，撒諸果，曰「撒帳」。婿家以飲食供送其女，曰「做三朝」，「做單九」。

「做雙九」（以上廣雅天序志）

婚禮古禮有六，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。朱文公家禮止用納采、納徵、親迎，以從簡要。正濟謂問名附於納采，納吉、請期、附於納徵，六禮之目自在焉。鄉紳士民，悉準行之。納采曰行小茶，納徵曰行大茶。納徵日夫家爲新婦冠髻，幣用色縉以及釵釧羊酒果實之屬，貧富隨宜，咸以受財爲恥。間有競尙侈靡，類多出於市井，而汝禮之家，惟崇雅黜浮焉。娶前一日，女家送粧。娶之日，鼓吹親迎，行合巹禮。次日，婿見女家設筵於婿家，以示中饋之始。新婦隨夫拜舅姑，敬次，閨門長幼，各以禮相見，宴親戚，曰做三朝。九朝、雙九、對月，乃擇日歸寧。（輿地記）

舊式婚禮，男女成年（廿歲左右），由戚友執柯（俗曰說媒），亦曰「保親」。有所謂「媒婆」者，大率爲老嫗，專任撮合，兩家既允，先過門戶帖，兩家各書姓名、籍貫、三代、名號、官職於帖上而交換之，訪詢屬實，再馮八字帖，上書男女兩造生年時刻，各請星命家推勘，是謂「合婚」。合則先放小定，後放大定，其禮物爲首飾戒指如意等，女家答以靴帽文具。迎娶前二月，須行通信禮，男家書娶期於龍鳳帖，送女家，并送以鴉酒衣衾首飾各物，及龍鳳餅茶菓果品等，女家則以靴帽文具及糕餅答之。前一日，女家請男賓四人、六人，或八人送妝，男家亦請人迎妝，物以拾數計，中等之家，大半爲二十四抬，三十二抬，四十八抬，富者則自數十拾至百餘拾不等，貧者則十六拾，十二拾，再次則僅備女子常用之物若干，僱扛肩人送去，不上抬，若拾數多者，妝奩前導以鼓樂，男家迎以鼓樂，然近亦有於娶日送妝者。婚嫁之日，男家請女賓一人，男賓二人、四人、六人或八人，赴女家迎親，女家亦請女賓一人，男賓二人、四人、六人或

八人送親，喜轎往還，輔以鼓樂儀仗，新郎往拜女之父母，謂之「謝親」，謝畢即歸。新婦下轎，即由兩家迎親送親之女賓，導之與新郎拜天地，行合巹禮，庭中奏樂，禮畢，新郎退，新婦坐於新房，曰「坐帳」，漢俗且撒果於帳中，曰「撒帳」。次晨爲雙朝，舉行賀紅，新婦盛妝出拜祖先及翁姑，閨家均按長幼拜見，然後拜親友，惟必夫婦同拜，謂之「雙禮」。是日男家備帖請女家會親，互相拜見，張筵不食，新郎則跪拜敬酒，迎送亦如之。自過數迎娶以至會親，共須三日，搭棚結綵，置酒設饌以待親友之慶賀，近亦有於一日中之者。新婦三日行廟見禮，（亦有於回門或對月後行之者），無家廟則拜臺，四日或六日後，女家接婦歸寧，婿亦隨往，謂之「回門」，然必侵晨而往，當日即回，此後九日，十二日，十八日，女家必餽食物於女，謂之作單九，雙九，十二天。娶後一月，婦歸母家，一月始返（間亦有不住一月者），曰「住對月」，此後每於年節，接女歸寧。（見北平指南）

平市現在通行之婚姻形式，自由戀愛以至自由結婚，爲一事實；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所謂父母包辦之舊式婚姻，又是一個事實。在取得自由形式之男女常稱「花好月圓」或抬高價值而云「愛的團結」。而由於第三者所撮成之姻緣，亦稱之爲「天作之合」。在「鐘鼓樂之」之下，也會完成婚姻之使命。茲將舊式女子出嫁必經的過程和儀式，錄誌如左：

小定禮：一對不相知的男女（或許相知），經過媒人的提議，又得男女雙方父母家人之同意，認爲「門當戶對作親家」之後，再經過星相家的占卜，認爲男女水火不相衝突，免狗不相殘害之時，姻緣即算妥善。接着納小定禮。小定禮，僅男方送給女方一金釧戒指，使當事者之女子帶在手上，表示「羅敷有夫」之意。但不規定何時迎娶之吉期。

大定禮：又名通訊過禮。男女規定迎娶之期，即納大定禮。用食盒兩架，第一架之上層，裝龍鳳婚書，及活鴉一隻或兩隻。龍鳳書表示「龍鳳呈祥」，而活鴉即古禮贄雁之意。第二三層，則裝衣服首飾之類。第二架之上層，則裝以

蒸食及肉食品，如龍鳳餅及肘子（豬腿）之類。第二、三層，則裝水果，乾果，各四盤。如棗兒、栗子，代表早兒立子。花生，則代表先生子，後生女，或子女雙生。柿字表示事事如意。蘋果，表示平平安安。藕，則表示藕斷絲連之意。

謝親與謝粧：在迎娶之日，新郎乘車到女方，向新娘之父母各一叩首，謂之謝親。於是新娘隨後乘轎而來，並懷抱兩蘋果，表示一路平安也。謝粧又名爲催粧，乃男方先派人到女方催促梳粧，催粧則不謝親，兩者不得併行。

拜堂：俗名拜天地，在天地全神之前，設有弓箭、香斗之物。當新娘之轎入門之際，新郎即以該弓箭向新娘作射擊狀，謂之桃花女破周公。其故事甚長，茲不述。新娘在轎內，有婆親太太爲之開臉、擦胭脂，緣此後即由少女變爲少婦也。並給以瓷瓶懷抱，瓶內滿以五色穀粒，而後新娘始珊珊而行，過鞍子（表示平安）走火盆（燒去一切不吉利的東西）最後，即拜堂成親。

坐帳：拜堂之後，將新娘抬進洞房，端坐帳中。新郎前來扯開新娘之紅色面巾，謂之初會，俗稱爲露臉，並摘下新娘頭上戴來之絨花。此花，新郎可任插一處。俗傳：插於上方生子，下方則生女。

子孫饅頭：長壽麵坐帳之次，接著則是新郎新娘同吃子孫饅頭（女方預備）和長壽麵（男方預備）。取子孫萬代，長生不老之意。

交盃酒：喝交盃酒時，以紅繩繫兩酒盃，婆親太太送給新郎，送親太太送給新娘，各飲半盃而再互換。此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也。

團圓飯：又名擺團飯。新郎新娘坐於首席，婆親和送親太太奉陪。如吃饅頭，則爲滿口福。吃九子，則爲團圓。四喜肉，則爲喜喜歡歡。

拜祖先定名分：新娘不拜祀，則不算男方家族之嫡派人物，故拜祖亦是要事。定名分，俗稱認大小，即認識夫家之長幼尊卑也。對於長者，各叩一首，平輩者一揖。惟對於大姑子（即夫之姊）則叩首，謂之高見禮。

吃喜酒：一名會新親，且有當日酒與兩日酒之別。是時，新媳姑娘舅外祖外母，齊集於男方，對新郎之父母，說些客氣之談，爲新娘免災。吃酒時，一人一席，至多兩人一席，但必須二人作陪。如是，女方三十位賓客時，而男方必需二十人作陪也。此時，新郎向女方之來賓行禮，來賓即贈以帶子（表示生子）扇子（表示生個善子）和錢袋。袋中有錢一吊者，爲當朝一品，二吊者爲和合二仙，三爲三台子貴，四爲四季平安，五爲五子登科。以至於七八九十，也都念念有詞。

回門喜酒之次日，新娘之家，請來接親，俗謂姑爺認門。

單九雙九：回門歸來，九天之後，女方之親屬又來看新娘，謂之過單九。但通俗謂「單九不算走，雙九才算走」。走者，走親之意。乃單九走了，而雙九亦不可忽視而不去。

接新娘：雙九過後，女方來接新娘回家一視，但不許過夜。蓋習俗不允一月之內，男女客房，必雙飛雙宿。實蜜月內特殊之規定。

回拜：最後，新娘領着新郎回歸母家，答謝親友，所帶禮物甚多。約每女方之親友，都是答謝雙份禮物。至此一場頗富戲劇色彩的終身大事，才告閉幕。（世界日報）

嫁娶之時，男家爲新婦上髮，女家爲新婿冠巾，先期備禮送其家。（萬曆臨天唐志）

都門雜詠：「婚嫁幾家忙，迎妝更送妝，江南風俗異，更與問蠻娘。」註云：「嫁女之家，親友隨奩物至婿家，名「送妝」，婿家迎之名「迎妝」，又有專習南禮之女媼，名「老媼。」」（九都門雜記）

京師期功以下服，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，曰「花花孝」。（嚴書）

彭蘊章幽州土風吟：「花花孝：清明中元十月初，短轎轎車上，塚哭紛紛，陌上紙錢飛，豆泥骨朵，沿風俗。前朝此地尙火化，近來比戶牛眠下，牛眠下，今馬鬣封，銘旌五丈，淩蒼穹。猩紅一點風吹帽，孫曾還是花花孝。」（松風閣詩）

送妝

花花孝

焚棺入門

寄殯

喪車耗財

改號舉小

送葬

代哭

出殯

(終)

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，餘皆不禁，大明門雖空棺亦不許過，各門空棺亦不許昇入。(神史雜編)

江南之以名利來京師，卒而未歸者，極寄寺，有歲例，每棺僧月收錢五十文。(天德子文集)

數年來在都門見喪事之家，盡耗資財以供焚毀，生不爲善，死希冥福，齋僧念佛，婆娑跳神，不厭數四。(筆游室文

編)

昔吾友張受先采，崇禎戊辰舉進士，時習尚士人登第後，多易號娶妾，故京師諺曰：「改箇號，娶箇小。」

喪葬之儀，人子不忍儉其親。如非禮之舉，不獨耗財，亦且傷化。如都下俗尚延僧，燈作佛事，及送葬用扒竿，走馬，

高橋，烟火之類，何關於孝徒爲有識者所笑。(以上冬夜雜記)

聞京師之俗，有喪者用僕隸代哭，甚者以乞丐代之。(燕巖閒話)

京師喪家出葬，浮費最多，一喪車或至百人舁之，銘旌有高五丈者，纏之以帛，費百餘疋，其餘香亭幡蓋，僕從之屬，往往越分。又紙糊方相，長亦數丈，紙房累數十間。集送者張筵待之，優童歌舞於喪者之側，跳竿走馬，陳百戲於道，

尤屬悖禮。(蔚邱雜抄)

京師出殯，最爲虛費，一棺舁者百人，少者亦數十人，銘旌高至四五丈，舁者亦數千人，以帛纏之，至用百餘疋，幡蓋儀從等物，指不勝屈，無不見競奪日，夫役人等，至有千餘，其棺槨執事之屬，皆賃於市店，用之半日，價費千金。(燕

京雜記)

京師殯出至街，焚紙錢，以秫糶紮方架，寬五六尺餘，高六七尺，遍粘以紙錢，隨起大槓時，舉火一焚，粥弓一斷，噴出無數紙錢，火借風勢，愈飛愈高，上冲霄漢，凝然不動，渺若羣星，令人昂頭注視，咸贊工匠之巧焉。(遊光都門記略)

北京漢人出殯，有種喪鼓鑼鼓，名爲小人兒行，配上官鼓大號，就叫乾三件兒，凡是用十六槓的小家主兒，都得

要他，彷彿滿洲所用兩根門簾，八根兒曲摺，一把映日傘，一乘小轎兒似的。往往三半堂兒裏，也有用小人兒行的，不過顯著貧的態。這個買賣兒，北京還是獨行，別處兒還沒有。只要槓房一傳，總是兩樣兒併行的時候兒多。按規矩說，喪鼓這班兒，是十一個人，四傘（代背鼓）一鸚鵡，功布，四個人打鼓，一個人打鈸，那班兒十翻兒，應當七個人（不算抬鼓的），單皮堂鼓，大小鑼兒，七鼓，水鼓，挑子，衣裳有新有舊，價錢也有高低。（燕市雜覽）

都中富人出殯，昇棺夫有多至六十四，或七十二人者，槨之巨亦無倫比，蓋以表示其闊也。（清鶴類抄）

喪禮稱家有無，非不逾時，哀而不文，猶稱近古。自疾革以至成服，大約俱遵文公家禮，長子或長孫專奉饋奠，曰「喪主」，延親友一人，專典賓客禮，曰「主賓」，延親友知禮者一人，凡喪事皆聽其處置，曰「相禮」。其附於身附於棺者務從厚，餘悉遵家禮。至於營葬之費，則不憚竭力盡情，設齋堂以候會葬者。古禮既葬，日中而虞，今葬三日具祭墓，所曰「暖墓」，亦虞祭之道也。葬畢，孝子踵諸弔者門拜謝，雖至愚劣，不敢踰禮。惟是飯僧誦經，動費什佰，貧家亦強爲之，守禮者不取焉爾。（康熙大輿勝志）

喪禮：歛稱家有無，葬不逾時，哀而不文，猶稱近古。疾革，遷居正綫，戒內外勿驚擾，再遺言於昏，撤去舊衣，加新衣，置新綿於口鼻間，以驗氣絕，曰「屬纊」。既絕，架易服，諸子被髮徒跣，三日不食，男女哭辭無數，長子或長孫承重，專奉饋奠。喪主延親友一人，專典賓客禮，曰「主賓」。延親友知禮者一人，凡喪事皆聽其處分，曰「相禮」。一治棺務從厚，樽稱之。訃告於親戚僚友，乃受吊。自初喪時，孝子夜寢屍旁，藉藁枕塊，男女異處，置靈座，奉養之具，皆如生前。設魂帛銘旌，親戚之人皆入哭。二日小斂，絞布不掩面，猶俟其生。三日大斂，子孫婦女及侍者，共舉屍於棺，實齒髮，塞空缺，乃召匠加蓋下釘，憑棺而哭盡哀。有服之人，各服其服，就喪位，舉哀相弔。營葬之費，不憚竭力盡情，盛設齋室，以候會葬者。古禮，既葬，日中而虞，今葬三日，具祭墓，所曰「暖墓」。猶虞祭之遺也。葬畢，孝子踵諸弔者門拜謝。其五服之制，率皆奉文公家禮，期而小祥，再期而大祥。大祥之後，中月而禫，雖至愚劣，不敢踰禮，惟是飯僧誦經，動費什佰，貧家

亦強爲之。(《廣雅釋名》)

舊式喪禮，人死更衣，(小衣之外，男棉袍補袖，女蟒袍霞帽圍玉冠鳳，近有男香長袍馬褂，女香襖裙者，俗重食物，少則三鋪三蓋，多則九鋪九蓋，數各用奇，而貼身一層，必鋪黃蓋白，取鋪金蓋銀之意。)停屍於床，闔家舉哀，焚紙銀，曰「領魂紙」，牀前燃燈，曰「引魂燈」，富者延僧誦經，謂之「倒頭咒」，焚紙糊車馬，謂之「倒頭車」，請陰陽生開殃書，以定入殮，出殮，發引，破土，下葬之日時，及一切忌犯，然後赴告戚友，親近者奔往探喪，哭於屍側，既殮成服，各如其制。死三日爲接三，門外設鼓樂立旛，(男左女右)或銘旌，隨滿漢而異，戚友悉赴奠，夜延僧誦經，送紙糊車馬，積箱於相近之曠地而焚之，曰「送三」，送時孝子及晚輩自靈前號啕痛哭，沿街呼叫，戚友則舉香提燈，分別隨行，及返，孝子復哭於靈前，闔家亦號泣，至夜僧入棚放焰口，孝子按時跪靈舉哀。自此以後，誦經三日，爲一棚或三棚，或五棚，亦有按七日誦經者，僧道番尼無定，有同時並舉者，曰「對臺經」。普通皆用僧，以其價廉耳，每棚經畢，必送聖一次，屆時紛擊法器，間以音樂鼓手，以爲前驅者，漢俗則助以喪鼓，親友皆隨孝子送焚樓庫紙鏢，衣服器用，花盆尺頭，桌子等類，至中下之家，大半誦經三日，或一日，亦必送聖，焚化樓庫紙鏢各項。出殯前一日爲「伴宿」，又曰「坐夜」，是日戚友赴奠誦經者，多於此日行之，貧者多不誦經，甚且無伴宿者。既接三，卽於五日或七日出殯矣。出殯日期無定，通常於死後七日，九日，十一日，十三日行之，富者則停柩三七或五七。出殯時刻，率於清晨行之，孝子以新箕帚掃棺上浮土，傾於炕席下，謂之「掃財」，又墊一銅元於棺之一角，曰「振棺」，乃行辭靈禮，棺出堂，孝子手執紙幡導於前，諸晚輩隨之，均齊聲號哭，及外門，上小槓，至大街，上大槓，上大槓時，孝子跪捧喪盆，(形如扁缶，底正中有一孔，置磚上，磚糊以紙，作書套形，捧時必使紛碎。)既起槓，復號哭如前，戚友之送殯者，男步行在孝子之前，女乘車在柩後，所用儀仗，滿漢不同，柩至塋地，下窆奠祭，孝子則叩謝送殯戚友，戚友隨即脫孝而歸，惟無論喪眷戚友，均磨刀於街門外之水盆中，始入，漢俗更焚草於門前，每人給冰糖一塊而舍之，跨草而入，意避外鬼也。葬三日祭墓

曰「暖墓」俗謂之「開墓」三七日，五七日，七七，六十日，及滿月日，均往祭，亦有在家燒紙者，而五七日必燒傘，六十日必燒船楫，富者且瞻經，貧者亦放炮口，若釋縞素之服，有六十日或百日者，亦必祭墓，或在家焚化紙錢，其謝戚友，在暖墓日後，或釋縞素服後，始舉行之。（與社先牛指節）

舊都民間風俗，自入民國後，改革者固屬不少，而婚喪節儀，照樣保留着前代老樣式，有錢階級之閥老，表現得尤其不憚煩，而認爲「當大事」之喪，自從死的那一時期，至葬理的那一天止，至少要如下面這樣辦理。

轉咒：病者停止最後的一呼吸，其家人必須緊急辦理的，就是所謂轉咒一事，請和尚，道士，喇嘛，尼姑等，大誦經卷，爲死者作免罪安魂之舉，並且焚化領魂幡，使死者得隨之而安然的走到現實人間「陽」的另一面云。按轉咒一詞，純就宗教而言，若對死者而言，亦可稱作「轉運」，蓋流俗認爲現實之肉體，是萬種罪惡之根源，故有重視靈魂之宗教哲學上的學說，人的軀殼停止一切罪惡的活動之後，靈魂還是存在着，是故死，乃由罪孽之運命而轉入好的善的運命而已。但恐其善美之靈魂受了肉體染漬，所以必須爲之洗滌而超渡之，否則恐怕再投胎人間作馬牛羊雞犬豕之畜類，和更卑賤之物。

轉空：死人所必要的（除了水葬和火葬之外）就是棺木，本來在習慣上不足奇異，但一名爲轉空，則有可研究的必要了。假如棺木是從市街上之鋪中購買而來，其中當然是空空如也，但一般人之觀念，是不允許空的棺木進門一步的，必得事先放進些許的灰炭，五色雜糧和銀錢等物，而後才抬進家中，把死者殮藏起來，俗名之「入殮」者是。至於爲何不許空棺進門，由於事先放進去的什物可以推測十之七八，那些什物差不多是日常生活物質上所必需的物品，如此則空棺進門至少是對於家族的財富有吉利之影響，或意外之損失，所以事先要充實一次。

入殮：或稱爲「入木」，即將死者安置在棺中，這時候死者的家人子女或親屬要實行所謂「親視含殮」，不消說要將死者活在時所愛好的玩藝都放在裏面，以安慰死者，還有在棺之底用銅錢（當中有空的制錢）擺成



北斗七星形式。把屍屍放好之後，再摸出幾枚來，據說這幾枚給小孩帶在身上，膽量會大，有說準可以成人，至於是否有效，則不敢定，然而一般人都這樣說。又有「經被」之名，就是把金鋼經印在一張大的紙上，當作死者之被，而且這「經」是孝子跪着誦讀，其意義與轉咒同，不過孝子賢孫進最後一次孝道而已，如斯則人之一生便到了蓋棺論定之一幕。

開殃：殃或作樣，把死者的降生之年月日時，和死的年月日時，當中活了多少年歲，都開列在一張白色的紙上，貼在門口，表示「寒門不幸」之意。誰來開殃呢，是陰陽先生，北平市之陰陽先生，要受公安局考試，合格立案而專營斯業。他知道和管理以下這幾事：（一）何時入殮，如入殮不得其時，則犯重喪，或犯天火（火燒棺材）。（二）安葬。（三）出殯後淨宅。（四）點火，破土。（五）規定辦理喪事一切的時刻。有人謂當陰陽先生，遲早是要瞎眼睛，因為他能看透入地三尺，豈其然乎？

接三：死者死過三天之後，有如流俗所傳，要登在望鄉台上望家鄉一番，或者真的親臨作第二次的訣別，因此有接三之舉。這時候，家人送給他（死者）殮費和衣食住行必需的東西，或是想像着他需要的玩藝，無所不備，亦重要之一事也。

作七和作夜：接三之後，接七就是作七，在時間上有七天，九天，十一天，或三個七天，和五個七天的，這一層完全以當事者的經濟情況而定。如果有錢的話，延長到一百個七天也不為法律所限制，並且在作七之時，照樣請宗教者流誦經以超渡死者，每三天一班，一班念完時，要焚化樓庫，以及現代的新式飛機汽車之屬，只要當事者有錢，會要樣式，而冥衣鋪之紙匠，都能拔畫得玲瓏盡緻，與真物無二。作夜是埋葬之前夜的事情，當事者要大會親友，和文武大祭的隆重典禮，其情況非此短篇文字所能詳述。

槓夫：槓夫本來不屬於當事者的範圍以內，然而若非他們，便不足達到最後之目的，入土為安，所以特別提出

記述。槓夫是槓房營業的雇用階級，通常以八人抬爲最少，以六十四人抬爲最多，如果大換班的人，則人數加倍。他們分爲：（一）作活槓夫。（二）出堂槓夫。（三）下葬槓夫。（四）打尺槓夫。（五）抬靈槓夫，五種。其餘如執松獅，松亭，鶴鹿同春，黃鶯細狗，金瓜鉞斧者，亦爲槓夫之一種，一個富人的葬禮，需用槓夫不下數百餘人。他如擲鋪，亦爲幫忙表現技巧之機會，並且還要勞駕消防隊警察來維持安全。據云在民國之前，槓夫所穿嫁衣的顏色，花樣，人數都與死者之地位有關，今已打破此紀錄矣。

下葬：俗名「登坑下葬」，即最後之一幕，其煩瑣更甚，茲省略之。（北平風俗）

僧要

僧之畜妻，雖不敢顯置寺中，而於寺之前後，別營一室，雇一車夫，挂名門牌，僧寢食其間，宛如民間夫婦。

早嫁

女子十三輒嫁，三十則形容枯槁，髮花鬢發，易開易落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喪禮

京都竹枝詞：「喪事時興作細棚，（京師匠之巧，當爲天下第一，以廣原價賤玲瓏）靈前無物不求精，與其易也寧哀感，說盡千年以後情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京師搭蓋喪棚，工細絕倫，點綴有花木鳥獸之形，起脊大棚，有瓦鸞、柁頭、樑獸、螭頭之別，以及照牆、轅門、鐘鼓樓、高插雲霄。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
滿洲婚禮

滿洲氏族，罕有指腹定婚者，皆年及冠笄，男女家始相聘問。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，相女年貌，意既洽，贈如意或銀釧諸物以爲定禮，名曰「小定」。擇吉日，男家聚宗族戚友，同新婿往女家問名，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，庭中位左右設，男家入趨右位，有年長者致詞曰：「某家男某，雖不肖，今已及冠，應聘婦以爲繼續計，聞尊室女頗賢淑，著令名，願聘主中饋，以光敝族。」女家致謙詞以謝，若是者再，始定婚。令新婿入拜神位前，及外舅父母如儀，既進茶，女家趨右位，男家據賓席，或設酒宴以賀，改月擇吉，男家下聘，用酒筵衣服綢緞羊鵝諸物，名曰「過禮」。女家款待如儀，男家贈銀於婦家，令其跳神以誌喜焉。既定婚期，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，視其家之貧富，新婿乘騎往謝，五鼓鼓樂娶

婦至男家，竟夜笙歌不絕，謂之「響房」。新婦既至，新婿用弓矢對射之，新婦懷抱寶瓶，入坐，向吉方，及吉時，用宗老吉服致祭於庭中，奠羊酒諸物，宗老以刀割肉，致吉詞焉。禮畢，新婿新婦登牀，行合巹禮。男女爭坐被上，以爲吉兆，因交媾焉。次早五鼓，與始拜天地，神像，宗祠，翁姑坐而受禮如儀，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謁。三日或五日，婦歸省父母，婿隨至女家，宴享如儀，滿月期，婦復歸，宿女家，數日始返，然後婚禮畢焉。（禮學雜錄）

曼殊震鈞滿洲婚禮合儀禮考云：「若婚禮，則媒氏執男女二家之年庚三代，互易之，儀禮之「問名」也。既主婦至女家視女儀禮之「納采」也，既定，則男家以如意納之，女家儀禮之「納吉」也。婚前三月，具羊豕鵝酒，服飾采帛，以書將之，納於女，并告婚期，儀禮之「納徵」兼「請期」也。婚期以夜，「日入三商爲婚」也。厥其既入門，婿往女家拜於堂，「親迎」也，而今訛爲「謝庭」也。其娶也，與前導以角簪數十，儀禮之「執燭前馬」也。婦至，布席於室中地下，不設几，陳羊豕黍稷，夫婦相向坐，儀禮之「對席」也。御者以二盞，互飲其夫婦凡三，儀禮之「亂」也。質明以質見舅姑，儀禮之「厥明見於舅姑」也。并拜於家廟，儀禮之「廟見」也。」（天咫偶聞）

北平俗曲鴛鴦扣記相親云：「老太太大喜說：『如此還是煩你去，知會他下月初三的日子是個成，叫我們大奶奶前去相看，我老了兩眼昏花看誤事情。』」媒婆告辭那家通信，到了初三天氣清明，女家請了本家的女眷來陪客，這裏就是大奶奶一人帶着僕從。且說那佳人二八就瘦了母，隨老父操持家務甚精明，明知道婆子說親人家是來相看，少不得故意裝做不知情。午正時家人報進說來了，見一位年青的奶奶走進屋中，口裏說：「張媽常提我特來奉望。」衆女眷連忙讓坐笑相迎。這大奶奶坐下留神將佳人細看，只見他盤膝穩坐不動身形，粉頸低垂合嬌帶愧，香腮上一陣子白來一陣子紅。大奶奶看罷暗贈誇獎，腹內早已就應承。又只見三間大房十分的潔淨，銀花綉被鋪眼明，西炕上金漆大櫃把皮箱擺，明柱上挂着洋來水法鐘，誰是個武職人家倒也文雅，老派兒佛滿洲闊哩甚實。恭臨起身搭訕告別就與佳人拉手，爲的是看他的春筍把玉腕擊，指頭兒又尖又長手兒定巧，笑着說：「妹妹的花

樣兒想來定精，一碰拉起他的長衣聽聽鞋樣，看了個意滿心足纔站起身形。」

又記插戴云：「彼不及僕婦家人先道喜，單說那佳人之父休致的老爺，自然也要相相女婿，果真的一箭上墜甚簡絕，應許下擇日磕頭只管插戴，這不忙壞了男家那位大爺，張羅叫裁縫做衣打扮兄弟，早定下線纒絳相與新靴，首飾樓打造金簪換寶釧，好容易諸般事兒妥妥貼貼，又請下六春的男親陪伴新婿，親族的女眷插戴姐姐。廚子們落作整忙了半夜，第二日天纔大亮門前就車馬不絕，先來的是穆昆薩，都哈拉後到，旗下人最重的是姑老爺，其次是姑爺與兩姨姑表，四門兒親家還有舅老爺舅爺，平輩兒的都到房中與太太道喜，晚輩的打仔道喜誰敢說，男客到齊堂客陸續也到，聽見那香車寶馬僕婦們就傳報接待不迭。先接進姑爺娘與外祖母，親家太太姑奶奶更當接，本家兒的大娘孀子也言不盡，姑姥姥舅母還有姑舅姐姐，大爺的連襟大奶奶的姐妹，當家爾的嫂子小媳爾到有好些，未出閣的姐妹姪女雖然不去，也跟來道喜要看這簇新的姑爺，一陣陣香風都到上房歸坐，一聲聲瓊瓏搭着笑語不歇，一個個盡誇賢慧說天氣好，一句句都奉嘴擦摩鬮二爺，天將做食諸親纔齊到，廚房內打滷下麪爲的是簡絕。不多時太太傳話說叫擺飯，那些個家人僕婦就奔走不迭，先端上八碟熱菜請吃喜酒，然後是吃麪的小菜到有好幾十碟，螃蟹滷雞絲滷隨人自便，以下的豬肉打滷沒甚麼分別。裏外用完手下人都都吃畢，纔叫人預備車馬又打扮姑爺。太太們珠翠盈頭上車先走，齊全人簪匣捧定又用紅袱嚴遮，飛沿轎車側有十數多輛，不多時香塵碾起街道就占了半截。老爺們吃過了香茶也就不好久待，亂烘烘接轎上馬齊奔了長街，有的是花紅亮藍水晶頂戴，飄搖着花翎，翎在腦後輕旋，朱爾憨的三親絕無起花的金頂，烏個孫的六春都是四個開襖兒的黃爺，俱各是蟒袍補褂把朝珠帶，枯勒勒雕鞍駿馬也是絡絡不絕，簇擁着紅纓白馬的新婿客，到女家未會下馬就有人接。進門來許多的親朋全都說是久候，亂烘烘一齊都趕着拉手讓進不迭，外面是清話清語齊翻多熱鬧，裏邊的太太們先到更鬧撇些。只諱的口燥舌乾女家偏不把茶倒，一邊是虛情哀告，一邊是假意捏訣，好容易說開才把奶茶

獻上，纔令人外面傳話請進了姑爺。男客們圍隨家人抵留著坐褥，祖宗拜過又拜過佛爺，自然是姑爺姑姑雙雙受禮，推辭了「阿哥養女我們受着也不過貼。」老爺不肯每位前磕頭三個，其次該舅舅母母還有爺兒爺爹，衆人不得已強把老爺按住，老人家喜極生痛就忍不住啞啞，想起那養女之人心傷感，拭淚說：「勞駕叫起來罷姑爺。」然後才姑舅兩姨挨次兒磕過，本家的叔叔嬸嬸還禮不迭，大姨兒連襟與阿哥嫂嫂，吃虧是小姨小舅不能巴謁。只磕得阿哥渾身汗都濕透，好容易親戚拜畢算是鼓了鼓情節。磕罷頭男親要走女家留着將茶歇，說是老爺不飲有渴壞了我的姑爺。衆人說：「既疼女婿另日教他來領。」說着就走臨出門又拉手兒作別，言不著男客上馬先回家去，太太們趁着磕頭都要看看姐姐。原來那佳人躲在裏間屋裏，衆新視方纔下炕嬸嬸就把簾揭，進房來見他含羞面向裏坐，雖然是愁眉淚眼却長了個一絕。這太太看見媳婦兒眉歡眼笑，從小兒的插誓口裏還弄撒些。笑說：「見我們不理回去與你女婿算賬，別哭了你的婆婆像個佛爺。」大奶奶淺趣說：「妹妹也不理我。」衆僕囑囑就叫二奶奶不迭。啞了回又獻清茶從沒有裝烟的俗理，太太們不好久坐一霎時也就要分別。轉家門未從歸坐先道喜，衆堂客吃茶問話就贊美不絕。姑太太說：「妹子有福好一個侄兒媳婦。」老姥們說：「姑娘大喜絕俊的位外甥姐姐，」嬸娘舅母姐姐們也都誇好，嬌子大娘她們也喝采不絕。這阿哥耳內留神心裏是歡喜，張羅着擺酒就設下了果碟，兩盞頭的酒菜十分的齊整，冷熱吃兒慢上小餚餚兒相接。本家又端虛來把乏道，新女婿裏外敬酒才使壞了二爺。僕婦們啞說：「二爺也該出身汗，要這樣的奶奶明日要發呆。」阿哥聽驢傻笑甚實的得意，一家人歡天喜地還有甚麼吝嗇？晚飯是五碗四盤把諸親待，手下人更要款待免的他背念子曰。」

又記迎妝云：「初一日先就搭棚廚子來將作落，西廂房收拾潔淨早已糊糊，鋪上了新毡房中却無擺設，爲的是嫁妝來到免誤工夫。着自己的親朋頭兩日就來幫助，攬撥着阿哥沐浴好結花樹。言不著預備喜筵男家的事，那女家十分忙亂又不輪服。張羅着治辦妝奩圖的是人家歡喜，還帶着父女難離不住的哭，終日價碌碌忙忙直到晚，好

容易諸般置妥又氣長出，只說委屈了姑娘阿媽再補，似這等極深恩真正也報不足。頭兩日先進嫁妝房中堆滿，綉袖貸下又僱定了人夫。四季的衣裳摺疊在箱內，中衣兒紅綠圍腰兒單夾俱足，他的母半世辛勤作下許多鞋腳，親戚們添箱的鞋襪就難論精粗，佳人梯己的鞋襪是送婆婆嫂嫂，六隻箱登時裝滿又開了櫃廚，背人的東西藏在連三桌內，姑娘的鑄鑪還有姑爺的尿壺，抽屜內各樣的餛飩防他推說，葉子烟手紙也不敢疎忽，匣子裝荷包平袖俱是內造，香囊香串都綴着流蘇，藍白的棉線還有包頭手帕，汗巾兒絲線腰帶也就預備了個足，懶梳妝謔脂宮粉也言不盡，絨花蓮草首飾盡是金珠，暨櫃裏數串黃錢怕他受驚，抽屜藏銀子幾錠祝他多福，頂櫃中塞滿棉花願他榮華長遠，張兒栗子取的是兒女盈屋，忙了一天方才諸事完畢，添箱的親戚散去早又日落了金烏。次日催攬人夫吩咐教早送，扎縛停妥然後纔擺上了長途。先走的青衣總帽人兩對，拿定那南紅帳幔綉的是滿床笏，後跟着桃紅緞門簾綠走水，一樣的銀鈎倒控鑿定流蘇。次後來便是嫁妝與什物，玉屏風廣箱細盒也就配了個十足，上面安斗大的鏡袋蠟龍飛鳳，另有個把兒鏡袋綉的更有工夫，皮箱三對都搭着徽鎖，楠木匣六個雕擺的清楚，椅子兀子一樣的鎊金椅墊，飯桌子錫蠟油點兒全無，緊跟定衣架玲瓏與銅盆架，飄搖着大紅絨絨倒也不粗俗，上面拴鞋拔鞋刷與蠟掃毛揮，緊接着翹頭大案皮箱桌，也有櫃廚，連三的被窩桌兒兩人拈定，圓盒內銅盆大小還有槐子錫壺，錫器是燈台蠟台粉粧兒茶罐，磁器是花瓶茶瓶油盒兒大小俱足，吐沫盒蓋碗俱各是成雙作對，插着那綉花奇巧恰配着花燭。一樁樁耀目生光朱繩牢繫，一處處果子亂撒紅紙平鋪。兩家的被褥無非是粧緞閃緞，枕頭內裝草也未必輪服，車褥坐褥紅毡子俱是娘家賠送，姑爺的衣服靴襪都包着包袱。後面是楠木包鑲的頂堅櫃，淨面兒天圓地方也就不俗，俱各是焦黃的銅鎖把紅絨繫，到要家方才搭緊也費工夫。好些個頂子領子騎着馬送，黑轎子八把爲的是擋狂徒。衆家丁新帽新衣來回的照應，車兒上搭腦抹粉抱着包袱。這樁事原來熱鬧旁人的眼，點頭說：「這個人家也算是富足。」言不着路上的行人齊注目，一抬抬轉灣抹角也不大的工夫。遙望見結綵的門樓重復收拾，他

家是迎妝的轎子敢躊躇，吹打着迎來抬入棚中放下，衆親戚下馬進內把洞房撲，看看釘好了帳竿把麗幔挂上，一椅椅搬進雲時就擺滿了金尾。疎遠的親那事畢先往外跑，貼進的面兒太太道了虧負，一諸事包涵，「嘴內說着也要走，這壁頑挽留不住只得留下家奴，款待了筵席然後放賞，銀封兒十個還有十串青錢。嫁妝上是另外不許他喧嚷，念喜歌兒的又把二爺呼。鬧哄了半天女婿就去謝針線，衆親眷男男女女也就擠滿了新屋。年青的拿起錫瓶就倒茶葉，年老的抓起果子把兒呼，啣撥的只說櫃中有錢響，離戲的裏配鑰匙鬧雁兒孤。這太太上房設席把僕婦侍，隨行說「親家費事」倒臉殺了吾，「叫你們老爺放心姑娘有我疼熱，什麼是媳婦我養他要比女兒足。」

又記迎親云：「不多時阿哥回家看看心中甚喜，牛最上這才送到克什蒙鳥，張羅作裏外把果酒擺，諸親六眷都暢飲歡呼，用過晚飯又款待了衆鼓手，轎子是上夜也就打發了轎夫，燈籠上的吃完洞房也響罷，滿棚中燈光照耀就品起了絲竹。吹的是寄生草與合歡合，拿天鵝不要爲的是喜事花樹，唱幾齣賜福封相的坐腔戲，天交二鼓又把酒席來呼。只吃得上下內外人人歡喜，娶親的是嫂嫂重新又把頭梳。雞子粉湯要去的盡皆用過，喇嘛麪一頓又吃飽了家奴。聽了應夜已三更就叫人收拾，分派了毡子火把不許疎忽。滿天星包兒俱各是早已備下，轎子用藏香薰過坐褥是雙鋪，吹鼓手奏樂燈籠上俱都給蠟，娶親的小叔侄兒早已把門出，轎夫們抬出了大門吩咐且慢，太平車女眷坐好才同上了長途，前後的火把點起照如白晝，羊角燈八對恰似不夜的明珠，猩猩毡的官轎走的十分平穩，壓轎的童子打沉船，百子的蓋頭後邊車上拿定，紅毡子遮攔井口兇煞全除。一路上細樂笙吹馬蹄兒亂響，臨近時一聲掌號就驚了這嫁的衆親族。禮悠悠橫笛雙羅來切近，慌張張雙扉緊掩敢遠，鬧嚷嚷騎馬夫夫門外站，笑嘻嘻許多奴僕暗中躡，亂紛紛外面求親裏邊把包兒來要，忙碌碌裏邊梳洗外面怎敢開門。羞答答佳人此際倒難說話，凄慘慘心頭鹿撞險些兒斷了芳魂，一則是難捨嚴親又想起了慈母，免不得啼濕紅袖淚流痕。衆女眷勸解姑娘說是不吉利，攛掇着將頭梳好又換了衣袴。好半晌怕誤吉時才將門放，滿天星一把撒在了埃塵，亂烘烘火把燈

籠一齊擁進，大奶奶有人攙架先進了屋門，帶笑說：「我來求親接我的妹妹，算命的說我很對才可人的心，我與你一見就如親骨肉，別哭了！你們從此是一家人。」乘太太見他嘴乖俱各誇獎，佳人應香也暗暗的歡忻。女眷們讓他在炕就將茶獻，送親的相陪敘話就到了時辰。穩輪錢早已打發，怕是喧嘩，傢伙都藏過，只留下筷子二根，取吉利的親朋連忙掖起，阿哥兄弟重復又把帽子薰，直抬到上房門口來預備，迴備了毛女孕婦半邊人，大奶奶親取蓋頭把新人遮好，忙出去坐上車輛就先轉家門。這方才趕散了閑人來上轎，諸人不對厄吃各抱起了佳人，輕輕的放他坐好，吩咐且慢，轎簾兒放下，轎子才離了埃塵。他的父不由的心酸又怕忌諱，扶轎竿聲聲的囑咐他也未必聽真，搭出了大門吩咐叫收拾停妥，只聽得一聲鑼響就歡壞了他的天倫。點頭說：「人家生女原來如此，眼睜睜父南女北，不傷心？」沒奈何拭淚又把送親的囑咐，到那裏多坐一會兒伴伴他身，送親的答應上車，阿渾兜也騎馬，轎夫們抬起一霎便離了家門。自然是一路喧闐來回都把包兒接，單是那女家清冷虎嘯巴就短了一人。到婆家娶親的爺們也將門閉，本爲是叫人吹打好熱鬧街鄰，關了會說是劣性也就開放，把轎子抬起棚內迴避了閑人。旗下禮不與寶瓶，只把紅毡來倒，娶送的兩旁攙定慢慢移身，進洞房未曾歸座，大奶奶先就說話：「請二爺來抹蓋頭，他不要假斯文。」二阿哥手拿秤竿輕輕的走到，把蓋頭款款的挑去面生春，不好觀瞻怕的是新親笑話，出房去佳人纔坐下面衝着喜神。僕婦沏茶款待那房中的室客，男親們並不歸座就各轉家門。丈人家包來的伴停交與廚役，賞封兒一個，知他是幾分銀。不多時下好端來把銅盆合放，請二爺雙雙享用就饒壞了親人。侄兒說：「厄吃各少吃，你忘了我。」兄弟說：「阿哥你留點我也宵新。」亂閃閃擠在窗前不肯散去，阿哥他進房坐下就暗留神，燈兒見那新人對面坐，雖然說前番見過，到底不比這番真，四個瓣兒的盤頭面上也無脂粉，只這種羞眉淚眼也就慣引魂，身穿着大紅襖兒取的是吉利，低頭兒端然穩坐不敢瞧人。僕婦們端上了餚餚送親的就讓先說：「姑爺請用。」然後纔讓佳人：「你昨日水米不沾用些兒纔好。」怎當他十分害臊那首沾唇勉強的咬點邊兒仍然吐掉。阿哥他嘆是「生



「就笑壞了旁人，大奶奶笑罵：『猴兒！你怎麼好健！快吃了不要胡說，那就是兒孫，多吃些五男二女，累你這業障。』」他果然吃了一碗才肯起身，本來是借此爲由觀看玉貌，吃完了不好再坐，只得出門。」

又記坐帳云：「言不着衆人搶奪分去享用，吉時又到就忙壞了娶送的佳人，先絞了三線明一日才開臉，盤頭改換鈿子是簇新，戴上那富貴絨花同心如意，裝新的衣服換遍了渾身。外面把羊烏又羊腰都套好，肉絲兒倉米乾飯爲的是祭告諸神。銀執壺銀杯俱用紅絨對繫，小桌兒迎門放好就去攙起了新人，阿又布密的兩夫妻在紅毡上拜倒，差車密的片肉是白效股動。告過天地然後纔交盃合卺，推盃換盞不過是略略的沾唇，肉絲兒倉米飯俱各佈到，僕婦們展開衾褥伺候着新人。合卺已完連忙的攙起坐帳，捲檯頭雙雙並坐衆人就退出了房門，大奶奶親掩亮櫃笑着囑咐：『猴兒！你若還錯過就誤了時辰。』」

又記開臉云：「通報說梳頭的太太們將車下，大奶奶出去迎接佳人又不得相隨，獨坐在房中心裏不免凄慘，沒片剎娘家的女眷都進了朱扉，見面拉手兒佳人就落淚，太太們也覺傷感打那喜內生悲，到底不比他的親娘十分親熱，也不過暫時悲慘一霎時就展放了愁眉。大奶奶讓坐裝烟來敘話，僕婦們銅盆取水伏侍香盥，洗淨了花容三姓人先絞九線，然後把寒毛絞淨又用雞子輕推，生成的四髻只用鑷子兒打掃，開臉已畢又改換了蛾眉，未施脂粉早已容光飛舞，衆女眷人人誇獎就擠滿了房幃。且說那太太起來先將佛念，放下了素珠就去把茶催，吩咐教送進新房把新親款待，衆親戚不好再睡也就把衣披。姑太太姥姥熱着新人先要去觀看，姨兒舅母姑姥姥也就相陪，年青的姑奶奶分外的要走，大娘孀子嫂兒們只得跟隨。惟有那小孀兒們避嫌不好同去，這些人不願梳妝就來會蛾眉，進房來同見新親拉手兒問好，晚輩兒姑立算長就坐下相陪，太太也跟來把媳婦觀看，聽着那衆人誇獎滿臉兒把笑堆，有的說：『頭髮很長生成的四髻，』有的說：『寒毛不重長就的蛾眉，』你言我語都圍着新人稱讚，惟有那阿哥在外他是不住的來回。」

又記拜堂云：「會親的筵席早已都齊備，叫下了曲兒兩檔慶賀子飛馬鞍子腰刀只等着臨時安放，八根柴紅絨拴定候着蛾眉，等夠多時女眷們又去觀看，才報道梳頭已畢不久就要出房幃，這方才點上蠟燭把紅毡鋪下，二阿哥褂子穿好專等香閣，好一會綉簾高挑香風縹緲，衆人簇擁就出了朱扉，娘家的嬌子嫂嫂左右攙定，一步步含羞觀親只把頭垂，慢慢的走到棚中站在紅毡上面，許多人偷睛觀看就臊壞了蛾眉，只見他細子時與却用綉袖包定，滿頭上翠鈿金鳳還有珠串相圍，紅青緞的大褲釘着團龍八個，鑲領袖的袍子滾杭兒只露些微，打扮的鮮明模樣兒又十分標緻，分明是海棠一朵顫巍巍，男客們不好觀睛只偷眼看，衆女眷雖然不過也惱把頭回。自然是阿哥拈香新人隨拜，兩口兒雙雙叩首謝了神祇，然後抱柴把皂王參見，大鍋台雖然打掃也得撩衣，祖宗上磕頭夫妻同拜，壓神的鴉黃緞子整整的一疋，次後來禮拜佛爺保佑他百年偕老，諸事完畢又要參拜親戚。姑老爺最尊自然該先受，姑太太受禮已過就忙取首飾，說是：「窮姑姑沒甚東西戴着玩頭，」就與他插在雲髻也不必推辭，次後讓姥姥受禮是外祖母，姑姥姥先受因他是老爺的連枝，姨兒磕過就輪着舅舅舅母，却只爲太太未受他們就苦苦的支持，只得讓姐夫姐姐雙雙受禮，兄弟媳婦兒磕也是該的，也因他父母未來推說改日，只拜了表叔表嬸，老輩兒的親戚本房的大爺大娘頭也磕過，輪該那太太受禮就難免悲凄，想起那阿哥的天倫與撫孤的苦楚，今日個兒兒娶婦自然動了悲啼，含淚道：「夫妻要和順我今年老，久以後弟兄妯娌千萬要同居，斷不可因爲成家就人大大心，媳婦兒我看着賢慧只要你能把家齊，」說的那大爺夫妻淚珠兒在眼中亂滾，二阿哥也覺凄慘答應着把頭低，拜過高堂又拜了叔叔嬸嬸，都是至親骨肉也就沒甚麼推辭，長輩兒磕完平輩兒是大爺居長，灣着腰兒受禮氣也長吁，說是一家計艱難兄弟你也知曉，這婚事請教將就老一切莫要委屈，阿哥是個窮賸未免照應不到，小婦兒既已要過就仰仗你夫妻，老二要巴結二奶奶幫着你嫂嫂，一家兒只要和美孝順可不要差池，」說着話頭已磕完就該是嫂嫂，大奶奶不肯受禮他又有言辭，笑說：「別惱姐姐，妹妹咱們只順着老母，頭雖磕過妯娌二字再也休提。」然後

是表兒表嫂因爲比大爺都小，當家兒的哥嫂也得屈膝。衆女眷都有拜錢壽環也不少，分大小兒已畢就先讓新作的親戚，僕婦裝烟新人挨次兒遞過，小姑兒雖少也得給他吃。裝烟已畢站着要克遵婦道，娘家人來請洞房裏又設下了筵席，未敬新人先就與太太擺飯，長兄長嫂有席也是該的，但只是略獻一獻就令人撤過，女兒女婿却得認真的吃，阿哥倒依舊佳人却十分害羞，免不了新人的常態淚珠滴。」

又記會親云：「安放了桌子太太們連忙讓坐，前後炕坐滿都是新舊的親戚，曲兒們進來座子都在門外，絲絃響曉大家就靜聽歌詞，主人家預備碎銀用碟兒盛定，新親是自己放賞怎肯歡了而皮？輪到他姑舅小姑爾偏要混點，搥紅綾一曲打趣他夫妻，唱到那「昨夜晚的風情」他就打綵，回頭來瞅着表嫂笑隱隱。唱了一回僕婦們連忙上菜，曲兒出去衆女眷復又安席，先擺上整雞整鴨與釀肚，四拾盤內中有尾絕大的鮮魚，然後是海參燕窩五碗南菜，水晶餛飩兩樣兒蒸食，旗下禮娶親也用拉拉飯，膏湯已過銀封兒賞了廚子，不住的讓衆新親他到底作假，硬來飯吃了半碗就等着把席離，吃畢茶塔訕要走又到新人屋內，佳人跟定爲的是好訴衷腸。剛坐下就問老父與他的兄弟，衆女眷回說都好放心罷姑娘，長輩兒勸佳人少要傷感，明日飯後我們就來開箱，你阿媽說是明早准來看你，這佳人雖然答應他到底淚難藏。不多時下人吃完就叫將車預備，免不了留戀果酒又擺在了上房，主人家不肯教走只得又將席坐，男女都敬酒末後纔是新郎，不好沾唇只聞聞兒就是。曲兒進來又改換了新腔，太太們不等席終站起來就要走，留他不住這纔痛壞了新娘，不得相送含着淚應他出去，新女婿開門下跪又敬靈幃，太太們說「遵命女婿的須要吃透」，年尊的接過年小的脚步兒慌忙，手扶着僕婦溜出去先將車上，迎門盒又敬酒苦苦的相央然後上車，男家的爺們也就幫着抬起，寒溫幾句這才離了門旁。」

又記回門云：「言不着婆家次日清晨起，只不過先出傢伙後拆棚，只不過剝菜打發衆乞丐，只不過新親來看女顏紅，就便父女重逢悲又添，到底是相別未久也沒甚衷情。這回書按下開箱多少事，單講那四日回門事一宗：頭

一日着己的親族先來幫助，張羅作殺豬作柴鬧烘烘，裏外打掃到處裏都收拾潔淨，諸事完妥爲的是早早兒消停。廚子把東西下箱也都散去，衆家人將肉煮好燒的也用火烘，原說是諸事停當次日要很早，又誰知亮鐘接去只等到日頭紅，却原來太太隔夜先就吩咐，催他們早睡別要磨穉，老規矩回門不見娘家的瓦須得早起，斷不可弄到天明。只爲貪歡就失了曉，娘家人進來呼喚他還是睡朦朧，好容易請他起來一同梳洗，這佳人裝烟先走早已天明。這壁廂廚子都來收拾，陪侍的三親六眷也到門庭，他的父出來進去油澆火燎，只抱怨家丁誤事在路上磨蹭，直等到紅日三竿才報說姑娘至，老人家雖然不悅只得去把他迎，眼看他下車走進心中又憐，手拉着兒同進了房中，讓他上炕在居中坐下，老邊子沒好誇氣呼哧家丁，「叫你們早去還弄到這般時候，一定是路上捱磨不肯快行。」佳人慈善笑說「他們去的倒早，却是我一時乏困就睡到日發紅，慌忙的起來連頭也未會梳好，上了車簡直的就走他們那敢消停？」老爺說「好孩子有了婆家就不念父，難爲你竟不牽聖就睡到天明，可憐我自你去後幾曾合眼，昨日一天今日又一個五更，只說你執着阿媽必然早到，罷了麼！這是我養女生兒落下的後程。」說的個佳人抱愧就低頭落淚，他的父看着不忍又安慰親生，含笑說「阿媽性急姑娘不要傷感。」衆人說「進門就攆打他怎不傷情？姑娘是一時睡着他心中豈不記掛？別哭了看你女婿前來心裏各盈。」正勸着兩個兄弟又來把姐姐呼喚，這佳人十分難忍更外的眼圈兒紅。衆女眷正勸姑娘圍着敘話，人報說姑爺下馬老爺就迎出門庭，接進上房佳人也連忙站起，讓他上炕並坐在居中，老爺裝烟親成們陪着閒敘，吃烟已畢連忙的獻上茶藥，先端上烏叉叫給親家太太送去，這阿哥替母致謝又欠了身形，說道「阿媽費心。」老爺回答「是大禮，必須如此你兩口兒吃着這才安生。」說着就放桌子先上碗菜，哈拉吧一樣一個都用大盤盛，餘外是鹿蹄兒臘腸諸般雜碎，小菓兒抬到當地還熱騰騰，老爺吩咐檢好的藕片，枯式勒打千兒脆片他的手就不停，席面上兩個冰蟹不住的添肉，老爺他讓了愛婿又讓嬌生，說是一姑爺請用只怕不大可口，姑娘你自己家裏如何筷子也不通？」衆親戚跟着也讓不住的佈菜，新女婿從

喪家請客

紅白事知

選秀女

娶吳女

橫頭站室

小三天

不動酒只飲湯羹，餚餚吃完京米飯故意的不送，再三讓過才叫人盛，這佳人自不作假又偷把郎看，只愁他吃的不飽又不好只聲。不多時杯盤狼籍夫妻都用單，佳人他先就下地自去開行，叔丈裝烟大舅子忙將茶遞，大夥兒陪着姑爺敘親情，整桌子抬到外邊款待跟役，衆男女磕頭謝飯都是笑盈盈，只吃的酒醉飯飽老爺又親身來讓，爲的是賈服人心好服侍他的親生，手下人吃完阿哥就告辭先走，老爺他送出女婿又來攆媳婦。說是「初次回家別教你婆婆不喜，老科例未交晌午就要回程。」這佳人不好就走故意的鬧，催促了幾遍他才肯動身，重復的整理叙環然後把車上，老人家看着他也走也暗傷情，霎時間車走輪飛佳人也心中傷感，到婆家下車進去就笑盈盈，見面請安又替父親致意，裝烟已畢又站着訴講閨情。自然是嫂嫂帶定把諸親拜，不覺的迅速光陰又是一月零，這佳人滿月回家理應住下，看着夫婿獨歸他倒煩。」（以上百本稿子弟書）

尤西堂云：「喪家請客光陪，白衣冠滿座，遂成啼歎之場，更覺可笑，惟京師治喪猶爲近古。」按近亦漸染風氣，當日必不如是。（續書堂筆錄）

道光都門雜詠知單云：「家居不易是長安，儉約持躬躬自寬，最怕人情紅白事，知單一到便爲難。」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
凡選秀女，八旗王公，下至軍校，女子年十五歲以上，二十歲以下，皆與挑選，車前懸雙鏡，送入內，選者或爲嬪妃，或爲皇子諸王福晉，除當差十年，放歸。」（燕都雜詠註）

都門好，篷室娶吳喬，弱比蜻蜓蓮瓣窄，豔於蝴蝶杏腮嬌，香夢海門潮。（電江南雜）

都門雜詠青蛇白蛇云：「喪葬奢華理自然，橫頭何用兩輝娟，白蛇笑倚青蛇立，想必亡人是許仙。」註云：「青蛇白蛇即橫頭站室。」

都門雜詠小三天云：「娶親若怕費多錢，舊有章程下馬筵，莫怪近來年月緊，一天竟叫小三天。」註云：「昔日

娶親風俗，頭日迎妝，二日娶親，三日會親，今改爲早晨迎妝，上午娶親，下午會親，一日辦三日事，故曰「小三天」，實省減之妙法，奇絕！（以上同治都門紀略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近今嫁娶亦通融，兩事都歸一日中，送到粧奩天尙早，綵輿即刻走如風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舊俗，初日迎妝，正日娶親，次日全親，今併爲一日，故有「小三天」之目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素知年少惜顏紅，納寵翻教是老翁，髮已斑斑情更切，牀前立有肉屏風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肉屏風

接二

又：「白棚聚賭亦尋常，遮掩搖貪夜未央，所爲打頭油水大，卽今恨不遇親喪。」（見市井門）

接三

北京風俗，遇有喪事，接三、做七、出殯，無不延僧誦經，放餞口，以超度亡靈。從前花費無多，現在行市大漲，直同買賣，凡飯食、鎮壇、交湯、紅綠布、墩爛、饅饅、餛飩、香斗、老米、解結、散花、點心、臺面、挑兒，以及雙分襖錢，一切增加數倍，夜間施放瓊珈餞口，金錢法鼓，直到天明始止。（京華百二竹枝圖註）

伶人娶婦

出師後，厚積餘資，則娶婦不容緩也。同類自爲婚姻，可謂門當戶對。間有脫然畦封，竟以厚幣聘小家碧玉者。親迎之日，鼓吹喧闐，香車寶馬，彌其盈門，所費或過中人產。風流喜事者，釀金集飲其家，方談笑間，玉人雙雙出拜，金玉鬪錦，各有所贈。（側擊餘韻）

娶親

光緒都門紀略娶親詩：「鼓樂旌旗聲路開，大紅官轎坐徘徊，門前車馬聞如許，也學官家大樣來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北平歌謠：「小姑娘十幾呢，婆婆家要娶呢，一對罷，一對鳳，金瓜鏟斧朝天蹬，綉兒粉，棒兒香，棉花胭脂二百張，

虎皮椅子象牙牀，大紅綉鞋堆滿箱。」

又：「娶媳婦的門口兒過，宮燈戳燈十二個，旗羅傘扇站兩旁，八個鼓手作細樂，轎子抬着姑娘走，抬到婆家大門口，進門口兒入洞房，去會小新郎，過了三年並二載，丫頭小子沒處兒擺。」

又「二姑娘二，二姑娘出門子給我信兒，搭大棚，貼喜字，取親太太大拉翅，八圍掛子大開樑，四輪馬車雙馬對，箱子匣子都是我的事兒。」

又「大姑娘大，二姑娘二，小姑娘出門子給我信兒，搭大棚，貼喜字，牛角燈二十對兒，娶親太太兩把頭兒，送親太太大拉翅兒。」（以上北平歌謠集）

滿俗喪禮，輕於漢人，斬衰止百日，期服六十日，大功三十五日，小功一月，總麻廿一日，較之古禮，似不及遠矣。然其居喪也，衰服不去身，不聽樂，不與宴，居室皆用素器，木几素席，以終三年，期功各以其等降，相率行之無敢違。若戚友家喪，有服者如其服，無服者男去纓，女去珥，喪主人奉男腰紼，奉女首絰，拜而進，受者亦拜。

八旗人家生子女，例須報明本旗佐領，書之於冊，及長而婚嫁亦如之，又必須男女兩家佐領，互出印結，謂之圖片。（以上天咫偶聞）

中國舊俗，凡婚姻嫁娶，必用喜轎，早年有洋轎，官轎，是早官之名。近來窮極奢華，越講究越闊，又典出平金加綉鑽石的轎圍。一切旗纓傘扇，都遍鑲玻璃鏡兒，直頂到抬轎的人夫，都要普立見新。如遇賃用之家，可分兩等賃法，其中有飛來號，字號鋪兒之說。字號鋪兒價錢雖大，可透著齊整；飛來號亂無秩序，可是省錢。然既闢省錢，自不能求全責備。就以字號鋪兒說，而今也怕日子太忙。向來這個買賣，要忙是忙個死，要閑是閑個死，俗言說得好，「吹鼓手命窮，——好日子重（重念崇）」。現在一立教養工廠，游民習藝所，貧民院等等，真要這行兒的命！遇見這天要應幾夥轎子，簡直的沒處兒去找人，也搭着因事所隔，鬧得字號鋪兒也生出弊病。居然也會八面鼓裏，倒塞上五隻牛，（不會打光數兒的鼓手叫作牛），前頭四個淨背着不打，後邊的四個只有三個「同同同」。「漚漚是一管笛掌缸，那一管湊合事，有當沒七錢，還往腰子上鑿。扛著「肅靜」，帶着清道，一個人能打兩扇紅牌。向來本家兒是忙，萬沒工夫跑到頭裏看，娶送親的是外親友，誰肯去招這宗說呀？

舊衣

哄神賺鬼的買賣，莫過於壽衣鋪，所賣的物品，雖是真的，也跟冥衣差不多，甚麼陀羅經被咧，如意花壽枕咧，男子的靴帽朝服咧，女子的檀香首飾咧，衣裙襪子，一概俱全。還行買賣兒，大半出於外行所幹（半壁街才是內行哪），不是江湖之輩，就是市僧之徒，沒事弄倆錢兒，或在家，或設鋪兒，淨寬外路到兒，弄點子破綢片子，爛衣裳面子，用醬子一糊，就賣大包的銀子。

凡聘姑娘（即嫁女）的主兒，不論大家小戶，貧富不等，但有一錢之路，都得賠送點兒嫁妝。滿禮是男家糊好，了屋子就得一切陳設，桌椅板橙，直到炕席毡條，都歸娘家這頭兒賠送。漢人淨管棹面兒上的擺設，不管棹椅木器，所以漢人的嫁粧，比滿洲省倆錢兒。（以上據市積弊）

賠奩，舊俗都市誇數百拾，充溢街巷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北平歌謠：『月亮月亮，光照東窗，張家的姑娘好嫁粧，金皮櫃，銀皮箱，虎皮椅子象牙床，錠兒粉，棒兒香，棉花膩脂二百張。』（北平歌謠集）

京兆尹治京師東北隅，及西北隅，故家遺俗，多循前清八旗之舊，婚喪崇尚儀式。如迎婚必用花轎，導以全副執事，民國以來，惟減去官衙馬牌而已。送葬則以僧道鼓樂，其諱封且大書前清官衙焉。都人或借飯莊作壽，或借古廟開席，若外縣則都在家筵筵行，喪家作道場三日，或五日，七日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京師人家有喪，無論男女，必請陰陽生至，令書殃榜，蓋爲將來尸柩出城時之證也，陰陽並將死者數日，呈報警廳。

婚喪宴客

八旗世禮

滿族婚喪之宴客，飲至半酣，婦女出而敬酒，以大碗滿斟，跪於地奉客，必俟飲盡乃起。

八旗人死，停屍於正屋之木架，曰太平牀，不在炕，所衣必棉，其數或七，或九，蓋凶事尚單，故皆用單數也。既殮之日，喇嘛誦經，曰接三，以死後之第三日必回斂也。接三者，迎接魂魄也。柩停於家，多則三十一日，少則五日，開帛發



下定

新式喪禮

引，一如漢人。逢單七，輒招僧誦經，雙七則否，五七則焚帛之舉，至六十日則燒船橋。橋有二，一金色，一銀色，船橋供其冥渡也。喪三年，守禮之孤子，束薪臥棺側，體粥蔬食，猶有古風。（以上清禮類編）

北平歌謠：「小姑娘作一夢，夢見婆婆來下定，真金條，裏金條，紮花兒裙子，綉花兒襖。」（北平歌謠集）

新式喪禮，含殮殯葬，與昔無異，惟不延僧誦經，不焚化鴛鴦車馬樓庫等物，親友弔唁，多贈花圈、輓聯、祭帳、喪家撒孝，不用孝帶，改以白紙花頭，形似菊，男喪備於左胸，女喪佩於右胸。出殯日僅設鼓樂，不用儀仗，即將輓聯花圈之類，羅列柩前，葬後一切祭祀禮節，亦與舊同，但不焚傘及船橋，其能注重公共衛生者，則數日即葬，另擇日於飯莊或會館開弔，門外設鼓樂，庭設繖花寶蓋，靈前紼素綵如舊，弔者多三鞠躬（間有跪拜者），富者更於門外紼花牌樓，喪家素服，大都沿用舊制，間有不著縞素而臂纏青紗者。

新式婚禮

新式婚禮，新婚禮較舊為簡，結婚之前，男女換戒指，即為定婚證物（亦有於集婚日交換者），娶時多在公會館飯莊等處，門前懸旗結綵，富者更有花坊，庭設禮案，新郎新婦與主婚、證婚、介紹各人，音樂部及來賓均有一定席次，迎娶不用喜幃儀仗，改以花車（即以馬車結綵），間有輔以軍樂者，其儀式由導引贊禮各員依規定禮次，循序行之，如婚書戒章，新郎新婦相向行禮，致證婚詞，訓詞，來賓致頌詞，主婚人答詞等，新人謝主婚、證婚、介紹人，及親族尊長等，行三鞠躬禮（間有用跪拜者），並通來賓行一鞠躬禮。（以上北平指南）

時向新談結婚詩：「妾身祿敘綺霞縷，郎襟花球香半開，寶馬一雙車似水，路人豔說結婚回。」

帶子會

人民互助，有所謂帶子會者，（見枝梟子舊京瑣記），入會者率為工業平民，或自願衰老，或家有老親，月納微資，猝有死亡，報之於會，則飲事畢備。至於鼓樂棚槓，以迄庖茶奔走，皆會員也，人各繫一白帶，故曰帶子會。近來又有壽緣會之設，會址規章，均經官府立案。其法以千人為一組，每月若有在會會員死亡，則其餘之會員，各納幣三角為贖，而喪家可得三百元之贖金。凡納贖金，附納幣六分，以為會中辦事之費。（新報文物局）



## 職業

函

燕無函，燕之無函也，非無函也，夫人而能爲函也。（周禮考工記）

農樂

燕代田畜而事蠶。（史記食貨志）

民務農桑，士習詩書，無強暴相凌之風，有寡求不爭之習。（方輿勝覽）

南西門外多農。（春明散記）

吏典

子頃備員臺侍時，凡撥到辦事吏典，除呈印、送印、報朝、隨朝，此外更無別項遣用，如私舍間有供事，須預者，且有飲食之犒，彼方樂用。今則不然，出而訪客，則隨馬挈衣；入而在家，則守門接帖，此在堂老尙有不忍，若是其遇者，彼方甘焉，此雖吏役之貴賤，亦可以占世道之輕重矣。（公餘日錄）

首飾

京師西郊多貧民，每晨入傭，取直資養，迄暮歸。（蓬齋類記）

算命

都下有抄前定命者，其辭皆七言而村鄙，若令市井官詞之類，其言自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貴賤、庚甲、皆具。（甲乙類言）

湯顯祖都下看醫姬弦子唱命者詩云：「聞來不是百章歌，強合宮商可奈何？合眼琵琶說官品，洪州初有阿來婆。」（玉茗堂詩集）

道光都門雜詠子平云：「子平推算值多金，品格高低妙細尋，貴戚爭傳陸心鑑，果然盲目不盲心。」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
士大夫喜算命談相，京師遇有此輩，或小有應驗，趨之如鶩，其實皆江湖遊客，藉覓衣食耳。（風月談餘錄）

「歲貨聲」「瞽目算命」註云：「或彈弦，或吹笛，或擊鼓，帶唱曲。」（見下卷）

劉景辰題舊都生活畫遊街者詩：「竿細竹一銅鉗，回首茫茫說興聊，且抱三弦上街去，老夫爛熟百年經。」  
(北平雜俎)

算卦的（沿街算卦，以替日人爲多，或以竹板打小竹棍，或打小銅鑼。）打竹棍者，其聲「勺尤儿，勺尤儿」；打小銅鑼者，其聲「勺尤儿，勺尤儿。」（民社北平雜俎）

都人生子，往往閹割，說爲中官，有非分之福。或投爲軍或賣緣入販衛，穿白褲刺事。又或十五結黨，橫行街市間，號爲「團將」。其遊手不自給者，曰「閒的兒」。遇人移居，貨運家具，而長班一項尤多見。士子入京進取，輒隨之，釋褐後，往來挾刺交誼，匪惟熟識精神邸舍，并嫻習各衙門相見儀，以是仕者便之。然門生屬吏修謁，必廢其欲而後許之入見。始進者未嘗不以爲憾，及爲達官，居要路，則每倚之爲耳目腹心矣。（自顧閹監）

黃尊素長安竹枝詞：「四民到此盡無分，半作長班半作軍；鄰媪生兒齊下祝，他年跟得一官員。」（黃忠齋集）  
京師長班，最爲奸惡，平日結黨販衛，脅比縉紳者，皆此輩也。（護國雜錄）

馮溥詩：「窮民無靠喜投身，一入豪門氣倍振；滿路乞錢隨婦女，繁華不戀總癡人。」（佳山愛詩集）

嘲京署長隨詩：「一、手捧書函腰屣靴，宅門待進沐恩多。見官戰戰三響，入際嘖嘖擠一窩。無事賭錢消日盡，有緣曬飯唱清歌。新衣着括當差使，滿口京腔打什麼。」二、「晚皮靴子畫眉龍，羅帳高懸滴水紅。擺款頭歪顛絡帽，裝腔手擗架煙筒。咱們臉面幫官府，你老糊塗鬧相公。翻轉馬轍騎馬去，打陰回話本來工。」三、「飯店初逢滿面灰，而今立幕儘堪哀。衙門冷淡至錢少，官府酸寒甲榜來。臭蒜嚼光盤剩骨，行衣典盡被留胎；不如且逐公車去，打點粥將來餓閒。」四、「看來本事只平常，喫飯穿衣是所長。行二呼着哥弟叔，名陸姓半李張王。幾身修到堂官大，今日方知內使香。馬廠纔完漕米上，爭看喝酒賽婆娘。」（文章遊戲初編）

京師各會館，各科分，均有長班，凡同鄉同年有宴會及紅白事，則傳而指揮之，亦即奴僕也。（清風類鈔）

右安門外草橋唐時有萬佛寺，寺廢而橋存，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，其北土近泉，居人以種花爲業。冬則蘊火暖之，十月中旬，牡丹已進御矣。

京師右安門外十里曰草橋，居人以花爲業，都人賣花擔，每辰千百，散入都門。（以上帝京景物略）

豐臺種花人，都中曰爲花兒匠。每月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，日以車載雜花，至槐樹斜街市之。桃有白者，梨有紅者，杏有千葉者，索價恆浮十倍，日跌則雖不得善價亦售矣。（六街花草）

京師高花者以豐臺芍藥爲最。（香韻彙記）

出南西門外數里，曰豐臺，居民咸以種花爲業，四時紅白相間，芬芳襲人，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，連畦接隴，一望無際，皆婪尾春也。（香韻彙記）

豐臺在右安門外八里，前後十八村，泉甘土沃，養花最宜，故居民多以種花爲業，而花又以芍藥爲最。（舊都圖錄

圖記）

右安門外豐臺十餘里，各村皆藝花爲業。（燕都雜詠註）

光緒都門紀略賣鮮花詩云：「風流子女喜相逢，耳鬢摩挲笑語濃，袖手旁觀真羨煞，幾生修到賣花傭。」（見人軍門）

今草橋居人種花爲業如舊，惟梅花無大本，僅置盆中，爲几席玩。

花市今在上斜街土地廟，逢月之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，日草橋居民，肩擔而市。（以上光緒順天府志）

芍藥皆豐臺古種，花時擔入城賣之以插瓶。（都門雜記）

草橋，右安門外十里，衆水所歸，種水田者資以爲利，居人多以蒔花爲業。

豐臺，右安門外十八里，居民皆以藝花爲業，豐臺芍藥最著名。（以上京師地名對註）

京師蒔花人，以時送花，立券而取其值。（天咫偶聞）

劉景題舊都生活畫賣花翁詩：「一肩生意萬家春，老作園丁不怨貧，別有遙情凝立久，待分錦繡與何人？」

（北民畫報）

京師右安門外十里草橋，居人以植花爲業，梅無大本，僅植盆中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清代宮中陳列鮮花，對午一換，勅爲定制。各府邸及各宅第亦皆僱有花匠，四時養花。因是有開設花廠，以養花爲營業，或以時向各住宅租送，或入市叫賣，或列置求售，中亦不乏能手。北平舊稱花匠爲「花把式」，平西藍靛廠之杆子劉，係以善藝杆子菊（菊之單莖獨莖者曰杆子）而得名，東直門外之接手胡，係以善接各種花木而得名。更有以善烘放非時之花及菜蔬，稱爲「熏貨」，相矜爲巧得者，即古所謂「唐花」，則多由豐臺土著傳習而來。花業家數，崇文門內與東西四牌樓以及東城隆福寺，西城護國寺，宣武門外下斜街土地廟，約有三十家之譜，散在城外四郊，與豐臺十八村一帶者，爲數在百家以上。（燕都文物略）

閩爾梅京師雜詠：「京城內外市婆姨，雕籠文彩彩帆帔；長裙貂綠紅小襖，高靴鹿鹿嵌綠斜皮。聯帷膏沐髮鬆辮，充耳瓊鬢上下綬，歌笑無端逗啼哭，滿頭薪水夜分旗。」（聞占古今集）

京師有抱物登門賣者，俗名之曰「賣貨」，珠翠滿箱，遨遊貴宅，常得其婦女歡。如欲奇難寶物，皆可立致。蓋市上商賈，利其易售，無不樂與，彼亦從中獲利，多有致巨富者。（燕京雜詠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纏脚梳頭僱六婆，賺錢還讓惜民多；（惜民婆即實婆也）珠花翠飾爲長業，全仗青年話語和。」（見婦女門）

世上有種女界的生意，俗呼爲「賣花婆」，美其名曰「客人」，張的張客人，李的李客人，其中有好有歹，可是流品不一，也有孀婦無依，藉此謀生，好撫養兒女成人，以接繼自己的桑榆暮景，就有男人在家，閒著納福，叫女的出

去滿市非寬人的，在古時這種賣買，原是下街，而今講究自己入內。（燕市雜駭）

北平藥婆，爲三姑六婆中之一，早年間，藥婆專走動閨宅門，以售藥爲名，而暗中行使其鬼蜮之伎倆，作惡多端，婦女中受其欺騙者，頗不乏人。此類藥婆，近雖已不再見，可是社會人士偶然道及，猶深恨之，爰就採訪所得，略誌於次：藥婆多屬半老徐娘，身穿藍布褂，青布裙，衣衫樸素，故作老成。日常手提藍布包袱，內裝各種藥品，最貴者無非羚羊角，及人參鹿茸等，最普通爲保赤散萬應錠之類，皆藥舖舊餘貨物，可是據藥婆自稱，俱係極道地而極精緻，索價殊昂，自非貴族門第，無力購買，平常中戶人家，不特難於問津，抑且不足以適此輩藥婆之一顧也。早年風氣閉塞，婦女外出時間極鮮，尤以貴族人家太太姨太太小姐們，素日大門不出，二門不去，與外間頗少接近，彼時藥婆等窺透一般婦女之心理，以售藥爲名，暗中以言語挑逗，迨至勾起太太姨太太小姐們的隱情，以心腹相告，則必大包大攬，爲之一手承辦，而乘機需索鉅量酬資，辦成與否，姑不具論，但是一經委以心腹，則把柄永爲藥婆抓住，從此予取予求，再也不能拒絕。總而言之，藥婆不過以賣藥爲名，究其實際則陰謀百出，殊有防不勝防之概。藥婆不僅售藥，並且兼帶爲人治病，尤其遇有貴族人家之太太姨太太們希望得子心切，求其醫治，最爲歡迎，應充包辦事常有之，而胡亂給以草頭藥方。此外如婦女與人私會，珠胎暗結，與其墮胎，亦復樂於接受，兩項所需索之代價，往往爲數極鉅，至於殘害生命與否，藥婆則毫不計及。又如貴族婦女於外間結有男性知交，而無從接近，或貴族子弟看中某女性，寤寐以求而無從達到，藥婆亦均願爲之奔走接洽，藉以從中取利。緣彙時貴族人家，或日夕趨朝，或伺候權門，家庭隱祕，容未盡知，即使偶然睹及藥婆出入宅中，又因其身爲女性，與同性偶然接近，諒無妨礙，而孰知隱患之伏，正出於意料之外。（新報）

黃淳耀賣棗兒詩引云：「北棗味佳，北人頗嗜南棗。有點者，取北棗製以爲脯，詭曰：『此南棗也。』北人售之，其價什倍北棗。」（陶庵詩集）

十作

木作、石作、土作、漆火藥作、婚禮作、搭作、東行漆作、西行漆作，是謂十作。（華嚴經天啓宮詞注）

敗酒

錢謙益飲酒詩：「羊羔產汾州，葡萄釀安邑；刁賢主人名，桑落應候出。一一走京華，種種煩置驛；肩荷箱籠，車地或汎溢。抱攜如懷，登頓敢奔汨。一夫致一壘，一石數金直。愛惜聞馨香，收藏辟風日。封題復再拜，茶輪權貴重；貴人多不省，累置似搏追。寂寥楊子雲，扶疏守玄默；徒然頭臨夷，者酒何緣得？」（初學集）

捉水

京師担水人，皆係山西客戶，雖詩禮之家，担水人皆得窺其室，是以遇蓮采宮人，大典宛平二縣，拘水戶，報名定籍，至今著爲令焉。（燕京雜事）

野人

京師竹枝詞：「草帽新鮮袖口寬，布衫上又着磨肩，（挑水人所穿牛磨名曰磨肩）山東人若無生意，除是京師井蓋乾。」（京師野人）（見商賈門）

京師筵席，以蘇州廚人包辦者爲尙，餘皆紹興廚人，不及格也。（燕京雜事）  
司烹饌者謂之「廚子」，每日二鑊，定以菜品，限饌若干，名曰「例菜錢」，買至賤之物，僅足其數而已，卽雜以惡草具，主人不傳而問也。至開筵宴客之日，不須常饌，亦必索例菜錢，以爲應得云爾。（燕京雜記）

飯莊子跟廚行相表裏，沒有廚茶、油三行，沒有飯莊子，所以他們用人都得在口子上去叫。後來買賣越來越大，才有各抱各莊眼兒之說，凡了作兒，騰籠的，都是本地人經管，慢慢兒油夥兒偷手藝，而今才有山東人。

人間如有喜慶宴會，以及紅白大事，都得用酒席，所用的酒席，分爲兩種：一是莊眼兒，一是散包兒。莊眼兒雖說用的多了，有點兒弊病，究竟還差不了多少，能多賺幾個錢的地方，就在乎「蘿卜快了不洗泥」。惟獨這散包兒酒席，可跟莊眼兒大相徑庭，又沒有金匾，又沒有鋪子，就仗著耍人兒。凡用散包兒的主兒，必在廚行裏，有個三親兩厚，未從要辦事之先，必得把這位熟朋友（廚師傅）讀到他家，預先說明，有多少號人情，得用多少桌菜，早晌用甚麼，晚晌用甚麼。要究其真來，並非是人家散包兒跟他鬧鬼，只要本家兒一說怎麼省怎麼好，那就掉在他的網兒裏



啦。不怕開好了菜單，也就是早晌看四桌前臉兒，一到後來，是有甚麼是甚麼啦。（如攢絲不擺頭馬兒，攢盤兒改炒肉之類。）（以上西市場略）

北平俗曲廚子嘆云：「自古庖人諳易牙，到而今傳留行次有廚茶，做莊食店非他不可，吉日良辰不可少他。活計的忙閒在人自做，當行的伙伴仗熱抑壓，舖面的勞金好些吊，日夜的工錢數百錢，五味調和酸甜苦辣，百人偏好涼香木麻，正用的東西豬羊菜蔬，配搭的樣數魚蟹雞鴨，應時的美饌燒燻蒸煮，對景的佳餚煎炒烹炸，手藝刀勺分南北，生涯晝夜任勞乏。開單子一兩就夠了必開二兩，約夥伴兩個人的活計要約兩，懂局兒的人家兒廚師傳替省，四桌可以把六桌拉，飽飽滿滿真裝樣，揀揀挑挑再打發。生氣時不拘好歹都折難會，只因爲東人怠慢他混充達。檳榔烟酒本家兒的外敬，零星的肉塊暗地裏偷拿，大腸頭掖在腰間送妻兒他就酒，小肚兒帶回家去請孩子的媽，藏海味忙時候預備包席面，換燕窩燻巧兒貨賣與東家。不少的吃喝要酒醉飯飽，大百的膏錢往腰櫃裏藏。老年時米麥豐收歌大有，地皮兒鬆動世界繁華，整擠的雞鴨挨挨擠擠，滿車的水菜壓壓攢攢，糧糧雜豆堆堆垛垛，兩鮮北果絲綠花花。娶媳嫁婦會親友，窩子兒行日夜奔忙不顧乏。先年時羊肉準斤六十六個，肥豬一口二兩七八，大碗冰盤乾裝高擺，肘子稀爛整雞整鴨，羅碟五寸三層兩落，活魚肥厚鮮蟹鮮蝦，買的也得買做的也得做，親朋也歡喜臉面也光華。這如今年年早潦飛蝗起，物價兒說來把人笑殺，斗粟千錢斤麪半百，羊長行市豬價扎啦，一個大錢買千蔥一段秦椒一個，八九十文買生薑一兩買韭菜一摺，辦事的將將就就騰擱着辦，事完慢慢的再嚼牙，嫁娶的筵席都是湯水菜，家家錢緊不敢多花，紅湯兒的是東籬，白湯兒的片笋，肉名兒的丸子，團粉末兒的疙疸，攢口的輩脛是炖吊子，油炸的焦脆是粉條渣，東坡幾塊皮臘炒肉，多加嫩麥芽，任憑東家的魚肉少，綁着鬼有精緻的塊兒也要藏，他歇工零碎熬青菜，強似香油炒豆芽，大人孩子吃饑了嘴，街頭家內花慣了的錢，越沒錢兒哭女叫要吃糖豆，湊趣兒坑人的爐子火偏乏，地皮兒緊誰家無故違親友，盼兩天娶媳筵席剩點子錢，買些個煤炭油鹽熬臘月，等一個

## 專門名家

豐當年成再起家，近前來生意蕭條豈但廚子，那一行與騰熱鬧會把錢抓？（百本張鈔本子弟書）

京市都城，舊日如勾欄衙術何關門家布，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，雙塔寺李家冠帽，東江米巷黨家鞋，大柵欄宋家靴，雙塔寺趙家蔥酒，順城門大街劉家冷陶麪，本司院劉鶴家香，帝王廟街刁家丸藥，皆著名一時，起家鉅萬，至抄手饒衙辛家專煮豬頭，內而宮禁，外而勳戚，皆知其名，薊鎮將帥，置走馬傳致，亦見當時太平勝概。（翫隱紀聞）

市上專門名家者，指不勝數：如外城日儉居之熟肉，六必居之豉油，鄭一處之酒，同仁堂之藥，李自寶之筆，內城長安齋之繡，啓盛之金頂，皆致巨富。（燕京雜記）

凡列市籍，各以其業自占，而人產其善以名其家者，其見於今，鍾子張、梭布劉、檳榔陸，名亦囁於京師者也。（豐文）

酒肆飯館，所在多有，然烹調之法，各有特長。若泰豐樓之清燉燕菜，鍋燒鴨，燴爪尖，醒春居之粉蒸肉，糟熘魚片，致美樓之紅燒魚翅，四炸鯉魚，致美齋之燴鴨條，紅燒魚頭，及蘿蔔絲餅，天和玉之軟炸鷄，鍋貼，金錢雞，百景樓之軟炸鴨腰，燴肝腸，萬福居之高鷄丁，桃李園之鍋燒鴨，羅漢齋之生扒魚翅，正陽樓之烤羊肉，東陸樓之醬汁活魚，小有天之炸珍肝，高麗蝦仁，賓宴春之辣子雞，浣花春之川筍湯，便宜坊之掛爐鴨，南味齋之糖醋黃魚，蝦子蹄筋，圓齋齋之紅燒魚唇，裕海參，通商飯莊之蝦子筍，杏花春之燻鱗片，東興樓之清蒸小雞，同福館之紅燻水蹄，四喜九子，皆膾炙人口者也。而山陰人所設杏花春，圓齋齋之紹興花雕，味擅上林，口碑尤勝。年來頗有仿效西夷，設置番菜館者，除北京、東方諸飯店外，尚有攝英、美益等菜館，及西車站之餐室，其菜品烹割雖異，亦自可口，而所造點心，如布丁、涼凍、奶茶等品，偶一食之，芬留齒頰，頗覺耐人尋味。（京華雜錄）

北平昔為京都，豪華素著，一飲一食，莫不精細考究。市賈逢迎，不惜盡力研究，遂使舊京飲食，得成經禮。故袂寒調枝者，能甲於各地也。平市著名食物，如月盛齋之醬羊肉，六必居之醬菜，王致和之臭豆腐，信遠齋之酸梅湯，恩德

元之包子，極家寒之炒疙疸，灶溫之爛肉雞，安兒胡同之烤牛肉，門框胡同之醬牛肉，滋蘭齋之玫瑰餅，同和居之大豆腐，二妙堂之合碗酪，新豐樓之芝蔴元宵，都一處之炸三角，正陽樓之螃蟹，東來順之涮羊肉，西來順之炸羊尾，蘭華齋之蜜糕，金家樓之湯爆肚，便宜坊之烤鴨，致美齋之蘿蔔絲餅，福興居之鍋貼，蝦米居之兔兒肺，聚仙居之灌腸，沙鍋居之白肉，冬日之菊花鍋，夏日之冰粥，均極膾炙人口，噴騰一時。（舊都文物略）

京師學究，大書其門曰：『秋爽擇日來學。』（戲底）

五月二十二，朝內遇諱祖豫，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，但知隨濶淡魚，不知退而結網。可歎！（三魚堂日記）

京師蒙館外，有招榜，大書一『學』字，旁書『秋爽來學』四小字，來學必以秋爽，不知何義。（舊京雜記）

都門竹枝詞：『盤費全無怎去家，窮愁潦倒住京華，逢人便說留心館，房飯錢多不肯賒。』（見教館門）

又：『一月三金笑口開，擇期啓館託人催，圖書聘禮何曾記，自僱驢車搬進來。』（同上）

又：『偶爾寶東不合宜，頓思逐客事離奇，一天不送先生飯，始解東君館已辭。』（同上）

道光都門雜詠教館云：『漫將教館作生涯，溺愛人多又喜誇，若欲處長徒哺嚙，先求合式女東家。』（道光都門

紀略）

燕都雜詠：『訓練電蒙早，春風義塾開，夕陽催散學，總角抱書回。』註云：『城內外設義學，訓練童蒙。』（見都城

瑣記）

都門雜詠教館云：『蒙館舌耕不自由，讀書人到下場頭，每逢年節先生苦，親去沿門要東修。』（同拾都門紀略）

北平俗曲先生嘆云：『只落得半途而廢將京上，廟字中設帳教書度晚年，連一個『經文書館』都貼不起，也

不過是『童蒙任附』學報子高懸，就有那方近兒童將書念，東修少每月無非四五百錢，念的是三字經兒百家姓，

若要教到論語我就難。每到那朔風凜凜三冬景，吩咐那徒弟都攢煤炭籠，夏日炎炎當永日，搭天棚也是公中大

衆壇，更有那丁祭之期多快樂，除剩錢外帶還吃肚內圓。終日裏教書寫做把兒童訓，操心費力外帶難騰，遙念中秋節又至，學生們家中都要送節錢，得些個新鮮果品燒黃酒，到了那十五良宵我吃個圓，沉醉書窗須盡興，那管那日日教書那些急與難，這如今俗名叫做「教書匠」，反惹他人作笑談。」（百本瑣抄本玉照書）

元朝北人，女使必得高麗女孩，家傭必得黑厮，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。今旗下貴家，必買腩毬子小口，以多爲勝，競相誇耀，男口至五十金，女口倍之。（京師風俗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奴僕由來半僱工，京師偌大已風成，跟班弱齒尤難得，不惜傾貲覓短童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僕役有司關者謂之「門上」，其價倍於常僕，其惡亦倍於常僕。遇有往行客，薄其窮酸，竟不傳刺。又或客稱有事欲面語，彼懶於伺候主人，在家亦說外出。至修門生屬吏之禮者，必先贖其所欲，然後始通始得見。

凡有興作及置物等類，多由司關之手。司關先定賄於市人，使昂其價值，然後引之進門，倘主人斥去，令改招別處，雖易數家，其價遞倍，主人無奈，卒依初價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都門雜詠門政云：「小小威權也自由，客來投刺被淹留，勸君休要施於寵，還有尊人在上頭。」（道光都門絕句）

有荷兩筐擊小鼓以收物者，謂之「打鼓」，交錯於道，鼓音不絕，貴家奴婢，每盜出器物以鬻之。打鼓旋得旋賣，路旁識者，至以賤價值得宋元字畫，秦漢器皿。（燕京雜記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爲貪小利苦奔馳，打鼓營生賤可知，不道書生同閥老，也從小市覓便宜。」

一歲貨聲「打鼓挑兒」註云：「擔二筐，前晾，後以布襯，收買一切衣物，有岔眼，物藏入後筐，黑早上南北曉市便賣，行攜賊口大小進鼓，擊之人謂其「賣死人，買死人。」」（見商歌錄）

京師細民，有以打鼓收買贖物爲業者，持小鼓如鑿，擊之，負箱籠巡行街巷中，無論破敗殘缺之物，苟有所用，即以賤值買之，而轉售諸肆，可得微息。然都中夙多巨室，所藏珍物，每爲奴婢所竊，更有世家中落者，不知愛情，急於易

錢，舊書古器，塊金礫珠，時或出售。打鼓者往往以薄值而得至寶，故京師語云：「怕甚苦，且打鼓；怕甚饑，且檢寶。」蓋相傳操是業者，歲必有一暴富者也。（清稗類鈔）

收買什物的，（俗呼打鼓的，）專收買各巷貧戶之什物，或換取燈（火柴）者，打小鼓，其形圓，直徑不足二寸，以小軟竹棍打之，其聲「ㄅㄅ」，「ㄅㄅ」，「ㄅㄅ」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北平的一切的確有許多的地方與別處不同。這大概是因為北平是從前的京城，皇帝所居住的地方，所以一切都要特別一點。不但是偉大精緻的花園，富麗輝煌的故宮，在別處是沒有，就是打小鼓的這一行買賣，在別處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。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。這種名稱的由來，大約是因為他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，手裏拿着一面小鼓。這面小鼓只比洋錢大一點。當他們知道誰家有東西賣的時候，就到那家的門口或是胡同的附近，啾啾的敲起鼓來。打小鼓的一共分兩種：一種是打硬鼓的；一種是打軟鼓的。打硬鼓的本錢比較大，同各個古玩舖都有相當的往來，他們自己也開着小舊貨舖，專門出售他們所收集來的舊東西。他們的眼光很稅敏，口齒也很靈利。無論是那一路的貨色，那一種的東西，他們都分別得很清，貨色的行市價錢也看得很準。他們靠了一張靈敏的嘴，可以佔很多的便宜；他們把你所要賣的東西，說得一錢不值，放在那兒白佔地方，有害無益。但是等到那東西到了他們的手裏，就成了「無價之寶」。不論是買進或是賣出，只要一經過他們的手，東西的價錢一定要貴上一倍。打硬鼓的專門收買珍珠寶石，金銀翡翠等的首飾，紅木紫檀的家具，以及破的書，爛的畫，他們都很歡迎的。在表面上，他們與打軟鼓的並沒有什麼分別，只是穿得比較乾淨，手臂底下挾着一個小青布包兒。頂窮的人家，他們是不去的，因為在那種地方，他們是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。打軟鼓的正與打硬鼓的相反，他們專到窮人的家裏，小的胡同裏去收買破舊無用的東西，無論是破鞋子，破瓶子，或是破洋鐵盒子，他們都要的。他們的本錢極微小，穿得也很窮苦。他們肩挑着一個小担子，担子的兩頭放着買來的東西。因為他們的認識力比較小，所以不敢上富貴的人家。

去。一則怕本錢小，買不起什麼東西；二則怕自己不識貨，上了當，反叫人家笑話；三則因為大戶人家的豪奴僕們，的架子太大，要底子錢的本事又利害，所以這些打軟鼓的也只好在貧苦的人家買一點破東西。（打小鼓的）

京師醫生，不言謝金，不言藥資，惟說車馬錢耳。醫生車馬錢，各有定價，視其醫之行否以為豐吝。價一定，雖咫尺之路不為減，十里之遙不為增。其有盛名者，家累巨萬，雖太醫院不及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光緒都門紀略行醫詩：『滿牆貼報博聲名，世代專門寫得清，慈惠親朋送匾額，封條也掛御醫生。』（見時前門）

現在的醫家，只要念過一部湯頭歌兒，半本兒藥性賦，就稱國手（如八珍四物參蘇飲白虎柴胡建中湯之類）。不過是腰疼加杜仲，腿疼加牛膝，頭疼用白芷，疾盛瓜蒌皮，假如這個病人，渾身作燒，骨節酸痛，舌苔又黃，眼睛發努，拿筆就開羌活、葛根、牛蒡子。要是脾腐枯瘦，乾嗽無痰，盜汗自汗，胃口不開，一定是青蒿、鱉甲、地骨皮。婦人調經產藥，小兒清熱化痞，真正的拿手，就叫騰事大吉。不信一個病人請十位先生，脈案准是十樣兒，往往真能大差離格兒，所以能夠騰人者，就在不能得病就死，即便死活各半，十個人之中，還有五個掛匾的。所以而今的醫家，真不可勝計啦，大小胡同兒，無處沒有掛牌行醫的。（燕市雜記）

時尙新談行醫詩：『報告撤單播聲名，世代專門寫得清，慈惠親朋送匾額，脈牌也掛考取生。』

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濼水卒云：『城內天街淨如拭，老兵潑水有常職。炊塵不飛帶餘潤，風伯揚之無氣力。汛掃反道見禮經，負土抱轡兼守吏。司筭掌夜比都候，宵行夜遊分以星。街心除掃如鏡平，驅馳但許官車行。微風細雨真堪樂，坐對軍持怕久晴。』

又唱估衣云：『古廟官街各成市，估客衣裳不在筍，包囊細裁重如山，列帳當衢衣滿地。數人高立聲嘩呵，唱衣價值如唱歌，相誇奇服極意態，千衣百裳身上過。手足將疲唇舌燥，欲賣還看衣帶票，短長寬窄稱其身，繡繡文章從所好。衣新衣舊闊人多，人往人來取衣較，形骸土木原可憐，牛馬襟裾或相笑。我聞東南蠶絲貴，人又飢，機杼倚盤

估衣

潑水卒

醫生



苟鳴之官廳，三日之內，無不返者，返則重賞酬之，使非與之因緣，何能如是？（天尺齋稿）

蔣士鈴京師樂府詞話窮婦云：「獨客衣單襟露肘，雪中凍裂纒裳手，檐風吹面身坐地，兒女爭開嚙笑口，夫難養婦力自任，生涯十指憑一鍼，狂且或動桑濮想，蕩子戲擲秋胡金，君不見紅粉雲鬟住深院，雙手不親織與綫，笑他女兒性癖習女紅，窮人命薄當纒窮。」（忠雅堂詩集）

京師竹枝詞：「纒窮少婦最輕狂，也學青樓噴馬妝，傍晚歸來皆中酒，為誰補綴舊衣裳。」（見市井門）

搖鈴卒

蔣士鈴京師樂府詞話搖鈴卒云：「衆卒守夜如鯨魚，一卒擊柝巡街衢，破帽龍頭冰滿鬚，敝裘反穿折腰驅，柝後挂鈴牛鐸如，一步一搖還一趨，以柝按節聲疾徐，二鼓將盡三鼓初，人家開門笑盧胡，半夜嚴風透肌骨，忍寒出看搖鈴卒，一回跳盪與一錢，柝聲鈴聲其狂顛，兒童笑倒龍鍾邊，可憐晝夜營求之態亦辛苦，不如白晝人前八風舞。」（忠雅堂詩集）

槌擊

朝市叢載更棚呼喚詩：「定更擊柝響連連，東應西呼似騰旋，傳說老爺將此到，兵棚守望便相聯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昌平之南沙河城內，康熙年間設立龍作局，製造上用及官用甍片，其匠役均在沙河居住，世習爲業。（見下篇開考）

地毯以棉綫、羊毛、顏料三項爲原料，其作法：先製放圖樣，先製精細圖案，再按物之尺幅放大。二、配染顏色，使其合法。三、整理原料，去羊毛穢物脂肪，並加以梳櫛撕彈。至織造係用木機，其次序：一曰「掛經」，以棉綫爲經綫，圍繞於機之上下兩橫木，謂之掛經。二曰「費經」，按照放大之圖樣，畫於經綫上。三曰「打底」，在經綫下面將緯綫與經綫緊緊，用鐵扒加重其力，令其底堅固。四曰「拴頭」，用毛綫一條，在毯末塞於前後兩經綫之間，用拴頭之法，由左而右，打成一結，第一排緯綫上各結打成，再拉第二排緯綫而塞入之。五曰「綫結」，用各色毛綫按照花樣在經綫上如法打結，隨手以刀截斷。六曰「過緯」，每次綫結一層完畢，將拉交向前一拉，經綫互分爲兩層，以緯綫過之，



遺紙

畜金魚

畜菊

蓄草

南賈

老媽

遺草花

謂之過線。七曰「平活」，綫結成，用剪剪平。八曰「下活」，綫織成後，由機取下。九曰「剪花」，花樣中各部分均須使之呈露，其旁之枝節盡行除之。十曰「掃邊」，各綫法完成，邊有不齊，即行掃齊。地氈作業，現有二百五十餘家，以開源、仁立、燕京三廠規模較大。（京都文物略）

白紙坊居民，今尚以造紙爲業，此坊所有名也。（日下舊聞考）

白紙坊，廣寧門內，元於此設稅使，今居民猶以造紙爲業。（京師地名對話）

魚藻池，俗稱金魚池，其民仍畜金魚爲業焉。（日下舊聞考）

魚藻池在今崇文門東，即俗呼金魚池，居人界池爲塘，歲種金魚以獲利，內庭池沼臨幸，則取給焉。（水滸清暇錄）

京師金魚池，相傳土人以市金魚爲業，魚種不一，只可畜以爲玩，生擣服解生鴉片毒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市賣盆菊，多用艾根所接，頗有細種，以及異樣變種之花，然不能蓄，真可惜也。（水滸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堪笑驢車懼遠程，順天府（在旗樓）去當離京，問伊何事加餐飯，畜小全憑人力行。」（見市井門）

又商賈云：「赫赫聲名各各行，高車駟馬也經商，休忘客貨難消售，四季標期（寄貨按季時）恐斷腸。」

京都竹枝詞：「脚下鮮明布褂藍，女奴多半是京南，「老媽」稱謂何曾老弱齒，無非廿二三。」（見婦人門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老媽絕妙屬三河，解語花香又若何，但得驢車兩相易，大爺安用淚痕多？」（見風俗門）

女僕曰：「老媽，」京都有所謂「上炕老媽」者，年率二十許，旅京久練者，以薄值雇用，（用約十）訂立契約，日間操作，夜則侍寢，期滿即歸，絕無依戀。京中竹枝詞云：「粉面油頭青布衫，女奴多半是京南，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，無非廿二三。」即詠此，蓋同光以前之習慣也。（清稗類鈔）

聞長老言，京師通草花甲天下，花市之花又甲京師。每天欲曙，赴者熙攘，博致肩頭，日間聆深巷賣花聲，清揚而

遠聞，香是物也。余雖習聞久，以其爲兒女之所用，不足觀。市句而集，例以四日。（嘯書堂外集）

燕都雜詠：「姹紫嫣紅映，花枝愛像生，鬢邊嬌欲語，活色畫難成。」註云：「花兒市街，在東城，像生花用通草染作，精巧絕倫，海內所無，亦有刮絨片爲之者。」（見都城雜記）

都門舊語花兒市詩云：「紙花裁剪草名通，着手生春傲化工。莫怪佳人偏愛此，由來色界總成空。」

光緒都門紀略：「花兒市以通草爲婦人頭上之花，買賣皆集於此，故名。詩云：『梅白桃紅借草濡，四時插鬢豔琪娘，人工只欠遞香手，除却京師到處無。』」（見市廛門）

一歲貨聲「賣綾絹花嘯」註云：「舊用二尺許如摺扇面樣之紙匣，中貫扁杖，肩扛，又有挑兩落綠紙方便者，有背一落方便者，各種綾絹燈草，紙臘細花帶，銅鐵針，又有蝴蝶絨球，大小各式。光緒十年後，與出隨時折枝，照真花做，色色逼真。」（見臘月錄）

花市，崇文門外，逢四有集，一切綾絹、通草、蠟燭、紙花出此，亦發外莊。染花舊用中國顏色，紅藍水色，甚不易製，紅則紅花，店製膏汁零售，其招牌云「水作花紅」，藍則藍之二藍，一願中製而零售。做花活人家用，時以遞往售，至今呼爲「藍湯老爺廟」，今用洋色，恐失傳，故誌之。（普明采風志）

造花之原料，大別爲二：曰絹類，曰紙類。絹類中有綾、緞、綢、絨之分，紙類中有羊毛太、粉連、通草、及隔背之分。其造法有用模者，有用杆者，有用麻繩者，分功作業，有作葉子與作花頭之分，又有作花與攢花之別。作花者，指作菜與作花頭而言；攢花者，指各鋪零星買來花葉花頭，攢合成品而言。又分粗細二派，作細花者，意匠經營，崇外花市一帶，自東便門內起，住戶多以造花爲業。最近統計各街市花莊，及住家營花業者，約在一千家以上。（舊都文物略）

京城內外成衣者，皆寧波人也。（環園遊勝）

車夫帽戴長纓，足登快鞋，身束短襖，御輪如飛，有「風擺荷葉」、「一炷香」之名，並有用「雙飛燕」者，陋習，挺身直走，不准回頭。

騎夫

騎夫俱係年輕力壯，腿健如飛，上身不動，穩而且快，願習，一遇前後來騎，與人羣擁擠處，更要加緊直走，上轎時尤勇，以入馬趕不上者爲能。

走堂

走堂：市廳茶館酒肆，俗尚年輕，向客旁立，報菜名至十數種之多，字眼清楚，不亂話，不結牙，後堂一喊，能令四座皆驚。（以上道光都門紀略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吹氣如蘭齒帶香，年交十四入茶坊，招來主顧如蜂蝶，獲利時行小跑堂。」（見風俗門）

番菜館裏豎在桌上的整份菜目單，雖極精雅，而菜館的掛在壁上菜目價表，雖用玻璃鏡框裝橫得像名人字畫一般，但在老飯館皆無所用之。因爲菜的名目，樣數，都記在走堂的腦中，都掛在走堂的口中。客人入座，走堂的則板其身，垂其手，和其顏，悅其色，揚其聲曰：「請老爺們想菜。」於是，客人依序而想出所欲之菜名，（大抵以座之首二三四爲序走堂的能按其序而叩之。）彼乃一一應之。例如首座要醬汁中段，彼亦隨應一聲：「醬汁中段。」次座要鍋塌豆腐，彼亦應之曰：「鍋塌豆腐。」其聲凝重而堅切，全席所要之菜名，即隨此聲而一一印入走堂之腦中。彼退出後，自能一一傳實，依次而進，不紊亦不串焉。（爲都百態）

置房爲業

道光都門雜詠富宦云：「解組歸來買宅忙，親朋欣慶碧華堂，看他營造看他賣，多少官居積官囊。」註云：「涼師富宦，以置房爲業甚多。（道光都門紀略）

有閒錢的人，在都會地方置房產營利，自然是便宜事。地價房價，逐年增高，愈置得早，愈得法。前清時代，幾百兩的小房，到民國十年左右能值幾千塊，房租不但貴而且年年要貴。大約自民國初年起，房東的預算，不是一年得租價二百元，十年得二千元。乃是第一二兩年得四百元，三四兩年得五百元，五六兩年得六百元，七八兩年得七百元，九十兩年得八百元。這樣十年便可得三千元。但房客亦有一種習慣上的保障，即除非房客欠租，或房東典賣，不能無故下逐客令。斯時房東之刁惡者，必設種種方法，迫房客搬家，拆房客搬家之後，後租者照例要比舊租大昂而特

昂。且在彼時，決不愁無人出重價；故房客租住稍久，雖月月按時付錢，房東的面孔還是愈來愈難看，好像白住他的一般。因為他們的預算是「累進」的，不加租，或加租不如其預期之數，就是妨害他的權利。所以民國十五年以前，可以說是北京有房產者的黃金時代。（舊都百態）

近來京城內外，多有開設被局以謀生理者，其局非若市肆鋪戶，立有牌匾字號，不特在街市開設，即幽僻小巷住戶廟宇，皆可隨便私自設立，以貸被爲名，巧於盤剝，遇有貧乏之民，無處告貸，覺得保人，即可向該局賃被數床，當錢使用，將當票交還該局收存，每日給賃被錢文，又給質當利息，日積月累，遞相加增，何止倍蓰，聞有告發到官，按其貸被取價，與贖當給利，皆有應得，無罪可科，盤剝之巧，莫此爲甚。（金寶華例）

余憶賣餅詩：「賣餅餅，攜柳筐，老翁履敝衣無裳；風酸雪虐凍難耐，窮巷踽立如「蠶僵」賣餅，深夜喚，二更人家燈火燦，三更四更睡味澆，夢裏黃梁熟又半，數文交易利幾何？家有妻弟與哥，一夜街頭賣不得，歸去充飢還自吃。張燈忽見朱門開，一聲高喚老翁來；中堂杯盤饜狼藉，主人門前正送客。」（京師新樂府）

新聞編爲唱本，售於街市，本上有物像，名「賣圖」。（舊都雜詠註）

一歲貨聲：「娶個和尚的鬪兒，一箇大錢兩張。」註云：「早年有新開則編曲賣圖，今有報，無需矣。」（見不時雜）

都門好，嫩菊巧思成，刺繡荷包雲爛熳，穿珠葵扇雪玲瓏，妙手奪天下。（京江南詞）

蓋頭作：凡爐、瓶、盆、景、棹、面擺設，及戲房切模，各樣稀奇玩物，皆以紙爲之，其手藝精妙，可蓋天下。

裏衣舖：凡喪事所用之車、船、轎、馬、冠、袍、帶、履、又樓、庫、童人等物，無不精妙，與真的無二，非他處可比。

都門雜詠演禽云：「百鳥占來勝六壬，決疑問難值多金，而今睡睫人爭道，名目相傳是演禽。」

又相法云：「與君對面語平和，先問年庚是幾何？談相全憑青白眼，評量眞善閱人多。」（以上同治都門雜詩）

都門新枝詞：「全憑口齒作經營，摸骨多時妄品評，下筆立成螃蟹體，非僧非道獨都城。」（見市井門）

被局

賣餅詩

賣圖

攤工

遊願作

裏衣舖

演禽

相面

世上有種相面，調坎兒說叫「戲盤兒」，以北京而論，凡是山場廟際兒，以及天橋兒，無處不有，只用一支破筆，一個大的手紙片兒，淨等哈喇孫（切人兒），只要你從他跟前一過，他就得把你點住（就是叫住），衝著你說：「尊公臉上氣色雖旺，心中動止不安。」您想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一聽這兩句話，覺著很是靠邊兒，焉有個不動心，只要你把腳略微一停，他伸手就把你揪住，聽破，甚麼五官咧，三才咧，五嶽咧，四清咧，苦這們一說。說是一欲知流年氣運行，男左女右各分清，天輪一初二年運，三四周流至天城。」大哥您貴甲子呀？假如你說二十八，他趕緊就說：「嚯呀！二十六走丘陵，二十七走墳塚，二十八歲正走印堂，相書說得好哇，「八歲十八二十八，上至山根下至髮，有無生氣兩頭兒消，三十印堂休帶煞。」要按您這天中天，天廷，司空，中正，印堂，山根，年上，壽上，准頭，人中，水星，承漿，地格，全都不錯，惟您的這額無主骨，眼無神，鼻無樑柱，嘴無唇，應該幹東東不著，幹西西不順，幸而您一生嘴直心快，不好不壞，吃得虧，讓得人，別看現在受點兒磕碰兒，將來老運一定亨通。」您想既被他點住，不是求財，就是找事，不是看月令，就是斷終身（失物、尋人、問病的從不相面），不論你說那樣兒，他跟你陪那套，反正求財謀事說日子，月令終身說後來，把你拍個勢不有餘的，還得餽杆（送錢），想想這筆錢花的冤不冤哪？（燕市積弊）

卜卦

按摩

小押

小營生

典當

又：「重開小押竟頻年，暫救飢寒亦可憐，忍氣吞聲憑變價，到頭終廢幾何錢？」

又：「世家強半久虛空，借貸無門到處同，小押錢來方糶米，早餐餓到夕陽紅。」

又：「饑寒交迫苦難名，況乃錢糧放四成，欲救首陽殊未得，旗人都作小營生。」

又：「西商妙算果通神，典當重開用現銀，就便親爹能出世，三分一律不饒人。」（以上見市井門）

典當一業，與平民有密切關係。最近之北平，據調查共有當舖四五百家之多，其內幕異常複雜，茲為使一般社

會明瞭起見，特將各種情形，探誌如後：

據「老北京」談，最先開典當者，原始於某囚徒，所以至今當舖之欄柵與門柵，彷彿監獄形式。緣在某朝，有罪犯王某，經刑部科得永遠監禁罪名，在囹圄中熬得散拿放散，可以管轄許多犯人，王遂在監獄中勒索銀錢，買賣食品百物，復令衆犯賭博，輸錢者以物向之抵款，日久王積資頗多，遇赦出獄後，即開「小押當」，門前大書「指物借錢，無論何物均可抵押，物值十而押五，坐扣利息，幾個月爲期，限滿不贖，即變賣折本」。最後生意發達，遂逐漸擴大，乃成爲一種營業，此說不知確否。其他小押當收進當貨，有轉送其他當舖間接押款者，更名爲「轉當局」。現在此種營業雖然取消，四鄉各鎮，却依然不少。前清光緒年間，舊都當舖不過二十家左右，因須有官發「當帖」，每年提交當稅若干，故此項營業，又類似半官營業。舖中夥計，均是神氣十足，不若其他各業夥友之滿面和氣也。當時並有藉仗官勢，欺壓平民者，以致時常與一般平民結下仇怨，每遇事變發生，即有多數流氓，集夥大搶當舖，在「鍋碗釘」一劇中，即有此項故事之描寫，當時情形，可見一斑也。當票式樣，係用中國皮紙，上印藍色模糊字跡，其填發此項當票時，所寫之字，亦係一種專門草字，局外人頗難認識。據個中人談，凡初入舖之學徒，必首先練習此種怪字。又故意降低原物之成色，如新衣必寫「油舊破孔」，或「油舊破補」，皮服必爲「光板無毛」，「缺襟短袖」，呢絨衣服，必爲「呢布大襖」，無論金銀手表，必寫「銅馬表」，玉器必寫「假石」，硬木梨棹，必寫「柴木」。且其所寫之字，皆僅寫一半，如衫爲「三」，襖爲「天」，棉爲「帛」，皮袍爲「毛天」，凡此種種伎倆，皆含有神祕性質在焉。該業內部組織，與他種營業迥不相同，其經理人不稱舖長，而稱「當家的」，與廟宇中之和尚同一稱呼。在當家的以下者，稱爲「頭櫃」，「二櫃」，又有稱爲「包袱搭」者，更有稱「管庫」者，其主腦人則稱爲「朝奉」。北平當舖內收當規則，至今仍用銀本位，所爲拐零抹底，原物能當一元者，僅寫五錢六錢，以至六錢五，其能寫八錢者亦不寫元。又如當時每銀一兩合銅元五百枚，贖時則須合五百二十枚，押當者因亟於用款，不暇較量，只可聽其任意折合。更

前錄

賣菜

賣書

賣口琴

賣布

賣扇

賣盆

有一種不講理者，合銅元時，合入爲九八，回贖時則收滿錢，每月利息三分，朝當夕贖，亦須扣息一月，至月過五日，則加利一月，二十四個月爲滿，至時不能贖出，即被當舖變賣，其有包袱者，包袱即爲當舖所有。且當舖中多數用徽話，如數字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彼等即呼爲「搖按瘦，掃尾，料敲奔角杓」，如一吊錢，則稱「搖的齊」，又如人稱「饒」，姑娘稱「官妮兒」，老太太稱「勒特特」，東西稱「端修」，甚麼東西爲「楊木端修」。如有某老婦當物，經甲夥看過，言定寫洋一元，老婦要求多寫，如此交易不成而去，苟該婦換另一人再持物往當，此時原物上已被甲作有暗記，甲當即以徽語告乙，「照個勒特的端修搖款齊」，乙卽了然爲何事，於是只寫六錢，最多仍是一元，決難再加分文。典當舖業以秋冬兩季爲最佳，其行中有「春添本，秋回利」之說。蓋股東皆於春季入本，至秋冬兩季卽可得利，蓋春夏當皮棉，當本勢在必多，秋冬單絨，其本必少，故北平俗諺有「皮頂棉，倒找錢，棉頂夾，倒找嘎，夾頂單，倒找灣，單頂棉，須加錢，棉頂皮，乾着急」，此乃當舖中常年之法訣。（大公報）

遼，今作蜂，成蜜者爲蜜蜂，有家畜以釀蜜者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朝市叢載推車賣菜詩：「菜蔬不用擔來挑，兩手推車去路遙，茄子黃瓜雲扁豆，韭菜乾細似燻焦。」（見食品門）

又鉛板書詩：「鉛板經輪偏皇都，書林處處憶歸途，時光遷變無生意，攜向小窩哄寒儒。」（見市廛門）

「歲貨盤」唱本兒看書啊，」註云：「背負書箱，買一切石印、鉛印、小說、唱本、戲本、黃曆。」（見通年門）

又「口琴來，賣口琴來，」註云：「明賣口琴，暗賣骰子、紙牌、骨牌，各種賭具。」（見元旦條）

又「湯布冷布，」註云：「搖長把小篋賣零尺。」（見五月條）

又「賣蒲扇，賣毛扇，」註云：「挑擔大小羽扇，多鵝雁扇。」（同上）

「歲貨盤」註云：「有人賣盆，則學一陣老鸛打架，先叫早，後爭窩，末像羣鴉對談，嬉笑怒罵中有解和意，無不笑者。」（見二月條）

賣糖

一歲貨聲「賣糖師」註云：「持大元寶篋，搖八楞鼓，各格各種糖餅糖類，帶夾剪。」

賣糕

又「大塊切糕」註云：「在先背架，方如桌形，上擲糕，支住而已，故桌不穩者，謂之「切糕架子，」近多推車。」

(以上見舊年俗)

小爐匠

又「小爐匠」註云：「挑擔，前箱上夾銅鐵絲片，中匣藏各種傢具，旁挂弓鑽等物，後帶風箱、爐，上架懸小銅鉗，

銅墜，行則自擊，俗以多用其鍋碗，蓋謂之鍋碗的。」(見工藝雜)

鐵匠

又「鐵匠車」註云：「三四人推一蓆蓆小車，載風箱、炸煤、打鐵、各具，街巷鄉村，到處以錘敲砧，有爛鐵者，命其

打各種常用鐵器。」(同上)

染行

又「染疋綢緞來喇，染疋好綢子好緞子來喇。」註云：「挑顏色箱，染鍋，染後以長竹竿，搖之即乾，與洋顏色，始

有此行。」(同上)

賣畫

又「畫咧，賣畫，」註云：「賣楊柳青大小張畫，俗呼「衝抹子，」以葦箔夾之，肩負。」(見臘月匯)

賣碗

又「換茶碗咧，飯碗哪，」註云：「整挑各種瓶壺盤盞細磁，紅繩絆繫，以各種衣物相換，專向大宅，亦有半挑，代

換大小綠磁盆者。」(見商談雜)

賣兒貨  
食物

又「捏江米人，」註云：「負長架小箱，以各色麵，捏各人物蟲鳥。」(同上)

又「吹糖人挑擔鳴鑼，以熱糖捏吹各種玩藝，或用模。」(同上)

又「收拾錫拉傢伙，銅漏鍋咧，」註云：「有銅者扛回鋪中，次日送還，亦有挑擔立銅者，近又能鍋盆換底。」(見

工藝雜)

劉景辰題舊都生活畫補漏鍋詩：「檢取殘鑄破勺來，箝錘爐裏早安排，諸公莫笑非良治，總惜人間有棄材。」

(北京風俗)



磨刀

「歲貨聲」磨剪子，磨剪子，截剃頭的刀子。」註云：「負板橙，上置粗細磨石，早年代洗銅鏡，有攜一串鐵片行敲者，近多推車，有吹喇叭者。」（見通年錄）

磨刀剪的以鋼鐵片連成五頁，隨行隨振動，其聲「嘩啦嘩啦」，或有以號筒吹之者，其聲為「唔呱哈哈」。

註北平推車）

修脚匠

「歲貨聲」修脚匠」註云：「雙小木梆，帶把，夾一手指間，行擊之。」（見工藝錄）

搖鈴鼓

「歲貨聲」搖鈴鼓兒」註云：「背箱賣一切梳、篦、骨簪、刷、頂針等物。」（見通年錄）

賣絨

賣梳妝品的，（俗呼搖鈴鼓的），以發鼓一具，上安小鐺，搖之，「勿兀兀擊」作響。（見北平推車）

「歲貨聲」賣絨絨」註云：「或背方竹筐，上落數層紙斗，竹蓋，以寬皮條背之，搖長把發，或上帶小鉦，賣一切絨絨，或挑擔搖鉦，或推車，上置二箱。」（見通年錄）

木匠

賣絨線的（俗呼搖鈴的），以一小銅鑼，照發鼓之形式搖之，「勿兀兀兀兀」作響。（見北平推車）

「歲貨聲」收拾桌椅板凳」註云：「在行者背荆筐，帶小傢具者會雕刻，其器統括二十八種，象二十八宿，其外行者背板匣。」（見工藝錄）

木匠（背負木工器具，沿街吆喝，張羅工作，俗名為收拾桌椅板凳的），吆喝聲，「板凳……」間有吆喝「收拾桌椅板凳」者。（見北平推車）

粘扇子

「歲貨聲」粘扇子」註云：「携小篋，上懸小鈴數串，粘一切折紙扇。」（見五月錄）

粘扇面的，背跨小箱，上以綫繩繫小鐵鈴數串，行時擺動，使之「嘩唧嘩唧」作響。（見北平推車）

賣野藥

「歲貨聲」食積、奶積、大肚、疳積、腰疼、腿疼、偏腦頭疼。」註云：「搖鐵串鈴，或負藥箱，或背布囊，賣各種藥。」（見北平風俗類錄）

連年錄)

劉景辰題舊都生活書賣野藥詩：「百病能醫技已神，膏丹丸散總隨身，倘疑甚藥葫蘆裏，到處何妨說向人。」

(北風集釋)

賣野藥：門戶兒雖然不一，性質卻是一樣，有拿著串鉛兒下街的，有扮成兵勇的樣兒出賣的，有印點子傳名單兒滿市井撒散的，有在各茅廁尿池黏貼報子的，有坐鋪出攤兒帶賣鋼的，（就是連批帶講，）有拿把戲場團年兒的，甚至有以刀刺腿，抹光子兒的，（就是賣那點兒血，）甚麼百步止嗽，甚麼吃了就好，以及春方兒打胎，長陽種子，燕香看病，總名都叫老合（生意），雖說哄人倆錢兒，實在與衛生有礙。（燕市雜著）

打糖罐

一歲貨聲「打糖罐挑子」註云：「敲小銅鑼，專賣各種小玩藝，糖瓜、糖餅、人參、鹿筋、蕨花、死棍、菱角、各糖、金錢不落地、小兒鑽蟻子、花棒、播鼓、婆婆車、設機、安紙鼓、行則擊木、長蟲變八卦、七巧圖、吹筒箭、萬花筒、陸官圖、圍旗、紅魚六地、骨牌、小弩弓、泥骰、寶盒、江米團、白石球、馬尾、蝦蟆、蒼蠅籠、瓦鍋子、泥盒子、鴿子窩、琉璃泡、西湖景、琉璃小水煙袋、小風箏、沙燕、八卦門帘、鬼臉、大禿和尚、柳翠、布老虎、泥美人、小胖小子、泥馬、泥人、模子、假鬍子、霸王鞭、小鞭、匣炮、起花地老鼠、滴滴金、黃煙炮、手擎花炮、打燈、菱角鞭。」

北平俗曲打糖罐云：「打糖罐兒的也開了市咧，也要弄錢，打着一面糖鑼兒，滿街上叫喚，賣的東西聽我念念，他倒說，「買我的酸棗兒咧，炒豆兒咧，玉米花兒咧，小麻子兒咧，冰糖子兒咧，冰糖子兒咧，白糖棍兒，白糖棍兒，芝麻棍兒，豆瓣棍兒，紙箱子兒，紙櫃子兒，紙花籃兒，紙扇子兒，沙燕兒，風琴的紙風箏兒，亞腰葫蘆兒，花棒兒，木頭勺兒，木頭碗兒，鞭桿兒，它籬兒，小哨子兒，皮老虎皮猴兒，播榔鼓兒，皮耗子兒，泥人兒，泥馬兒，泥泥刻兒，泥盤兒，泥碗兒，泥球兒，大頭和尚圖柳翠，老頭兒背著個小媳婦兒，鑄兒，毛鬼臉兒，圍棋兒，琉璃喇叭吹嘴兒，鑿香爐，鑿蠟臺，鑿人兒，鑿馬兒，鑿廟兒，錫蠟桌子兒，錫蠟椅子兒，錫蠟板凳，錫蠟梳子兒，錫蠟房子兒，錫蠟籠子兒，刀鎗劍戟，胖小子兒，大肚子兒，高

剃頭匠

帽子兒，黑鬍子兒，拿線兒，拉着個玲瓏塔。」（百本張鈔本）

一歲貨聲『剃頭匠』註云：『挑擔，前小紅油圍籠，中藏炭爐，坐水鍋上，置盆，旁壓棍杆刁斗，後挑紅檯，可坐，中匣藏梳篦篋刀，手執監喚頭，行剃之，惟入市則換小木梆。』（見工藝錄）

俗謂剃頭爲『做活』，剃頭錢因名爲『活錢』，如到鋪中剃頭，必須給活錢外，另給酒錢，方不至草草了事，緣活錢爲鋪家例得，酒錢歸剃頭匠自有，牟利之法，可謂一舉兩得。（京華百二竹枝詞註）

剃頭棚兒，當初本是官差，所以沒有准價錢，不定剃的多疹，這才偏出酒錢來（頭錢就是酒錢），而今頭錢之外，又給山兒錢，向來沒有鋪子，不過湊幾副挑兒，搭個布帳子，故名剃頭棚兒，（現在天橋一帶就是），不然暗坎兒用『溜月江齋中，中興張愛居』呢。（蕭市雜弊）

剃頭的打喚頭，（以鐵爲之形如巨鑊），其聲『ㄅㄅㄅ』（良社北平指南）

京師暑伏以後，則寒賤之子，擔冰吆賣曰『冰胡兒』，胡者，核也。（燕京雜詠）

京師有三種手藝，爲外方所無，搭棚匠也，裱糊匠也，扎彩匠也。（天咫偶聞）

劉景崧題齊都生活畫翰牘詩：『底脫團扇直此時，縱饒斧鑿已難施，祇應宛轉成全後，秋燥春潮備莫遲。』

又磨鏡者詩：『看花霽裏恨模糊，磨拭青銅青欲無，明日晚粧開笑口，方知此老細工夫。』

又篋篋者詩：『也知墮甌莫回頭，補湊聲事可羞，絃外有心誰領會，瓦全我正爲人謀。』（以上北燕畫報）

鑄碗的肩擔一挑，挑一端繫一小銅鑊，鑊之前後，各懸小鐵錘一，隨行隨搖動，其聲爲『叮ㄅㄅ』，噎ㄅㄅ，叮ㄅㄅㄅ。』（良社北平指南）

劉景崧齊都生活畫補鞋匠詩：『刀鋒砧槽利全收，足抵三分亮也謀，真個王侯如敝屣，賴渠成就是王侯。』（俗語：小皮匠抵得一個錫鑊兒。）（北燕畫報）

照像器

銅子鋪

釘鞋的用鐵錘敲鐵器，其聲『勿九兒，勿九兒。』（民社北平指府）

照像盛行，各館林立，門前高挂放大像鏡，或為政界偉人，或為名流名伎，任人觀覽，以廣招徠。（京華百二竹林圖註）

翎子還行買賣，向來是山西人所作，以北京而論，共四十餘家，其性質也還是一種生意（有暗碼兒，）並且又算是手藝，專跟官迷打交道。先前海軍的時候，買賣稍見起色，後來一開賑捐，二百銀子就戴一枝，還行買賣兒可就發財啦。

確房

北京老米確房，都是山東人所開，相沿已久，原不奉官，據理而斷，當初必是不准車羅裝載，每逢送米，總是用人扛，無論多闊的確房，也不敢使驛馬，假如硬改改棧，這就許犯私。山東人賦性樸實，原不會奸巧滑壞，惟獨這行，偏有許多毛病，內城叫作確房，又稱為山東百什戶，（當初只准串不准賣故名確房，）名為賣米，其實把旗人收拾的可憐，只要一使他的錢，一輩子也逃不出的手。

扛扇

北京有種賣力氣的人，看著實在近於把持，由來已久，直彷彿奉官，雖不算甚麼社會之害，究竟看著不近人情，往往見各糧食店，卸貨的時候，把車攔在門口，巡警直闖，他是一死兒不敢卸，必得滿街上嚷嚷，下扇呀，下扇呀，就便喊不著，他自己也不敢卸，可也難說，你自己要卸下來，也得照樣兒給他們錢。還有南下窪子，東大市，兩處的桌椅鋪，不論誰買桌椅，總得叫本地人扛（櫃上有成頭，）不信要由別處找個扛扇兒的（他也不敢去，）任你有多大勢力，也扛不了走（得用擔子挑着才行。）所以說他們不近人情者，就在這層。按這類事，既不奉官所差，又不是經紀牙帖，推其把持之理，實由於紅白口子，在兩縣有應差之說，賣力氣的，同是這類人兒，難免以勢仗事，相傳日久，簡直的成了把持行啦。

金簪

念喜差不多兒還都有門有戶兒哪，這類人，大半都是打大板兒蓮花落的居多，不論娶媳婦，聘姑娘，生日滿月，掛匾開市，娶柱上樑，他拿著時候兒，跟你來搗亂，你一嫌麻煩，自然就快快兒的給錢吧。不管甚麼喜事，老是那一套，

擗頭換尾，各安各轍，假如「一進門來喜氣洋」，一定是「娘家賠送好嫁粧」；要是「一進門來喜氣沖」，哪是「八抬大轎滿天星」？妙處就在煞尾幾句，別管甚麼事也歸到「（正念喜，抬頭觀，空中來了福祿壽三仙，增福仙，增壽仙，後跟劉海兒灑金錢，金錢灑在寶宅內，富貴榮華萬萬年）幫一個吧老財主」。

北京的梳廠，就是棺材舖，這種買賣兒，利大無窮，櫃上買材料，單有手藝人去做，或京把兒，或直隸把兒，名叫了作兒的，吃櫃上的飯，作活可是料件子，以棺材大小，定他的工錢，不論多少工錢，可是外有拉線兒錢兩吊，所爲不給人糟蹋材料。他們的做法，可不一樣，京把兒管好看，直隸把兒管結實，材料向分兜子、枋子、柏木、花板、普通的棺材，叫作杉木十三元兒，（外省叫作樅木）這種杉木，買來的時候兒，每根一丈四，一截兩半兒，粗的叫根截兒，細的叫稍截兒，應當一口棺材，照例六根兒半（十三元兒嗎）？甚麼銀錠扣啦，不見釘子啦，全叫賄說，如果要吧弊病抖露出來，六天都說不淨。

北京俗呼御者爲「把式」，南邊人叫他們車夫，要據我看，叫他們爲把持，倒是名副其實。魚有魚把持，鳥兒有鳥兒把持，頂難用的，就是車把持。這行人通通沒有一位好惹的，諺云：「跟誰不對，勸誰拴車走會。」雖是這麼說，只要一數餘倆錢兒，先就得講究拴車，不知「一家拴車，三家吃飯」（把持夥計店）；要不認頭咬苦子，除非你老去僱車。若論拴車的難處，六天也說不盡，不過擇其大概，略微的說說：要按玩車馬兒的派頭兒，向分三等，有要車兒，坐車，買賣車，先拿要車兒說吧，未從拴車，必然先得找把持嘍（從這兒認命起）；凡一切打車，罩圈子，墊子，褥子，甚麼夾板兒，鞍子，套包，搭腰，嚼帽兒，後轍，肚帶，擗繩等等，先得叫他倒爬溝（跟各舖子往回裏要錢）；然後再說買牲口，先由賤的買起，自然是不受使，你打算買了再買，那算沒聽見提，有個頂高的法子，就是你跟人家換，每換一回，他剩一回錢，（由一百銀子的牲口能換到五百）；只要你錢折的夠數兒啦，就是個磨轉兒，都算是好快走兒，套著套著，再夾轆你買駒子，你再認頭，這才算吃准了你，也不論行家，力笨兒，花脖子，他們是相空（念控）一齊拿，立刻就三

個人排，五個人溜，除去做賬之外，那位都得帶倆錢兒。譬如一百五買個驃駒子，淨排排就得四百五，不定多嘴排好，才請大爺閉眼吧。（坐車）寬綽地方兒慢慢兒的走，（快了也不顧）越是小胡同兒越要走車，（顧快路著幹）故意唏哩嘩啦，一路亂撞，（大爺賠的起）這豈要平平安安兒的回了家，就念「彌陀佛」。從此大爺可就別想坐啦，不信要套車，把持是一定找不著啦，（壓驢子呢）預先他還告訴明白你，不准堂客坐，一來牲口怕車轆子，二來又怕吓着小孩兒，淨等，山場廟兒去露臉，（不怎麼樣）及至下道一看，連繩帶跳，把持還覺著得意洋洋，（這倆錢兒就值）若是平常坐車的技項，左不是釘掌，挑鋼換傢伙，給牲口嘴上抹點兒黃醬，（就算灌藥）店裏的乾草七斤算十斤，如果要坐的起就坐，坐不起可想著把他連鞭兒遞（就是賣）要讓他拉買賣，可不如白送給他，別聽說明三七，暗四六，那還是行家行兒的事，外行不過三錢兩吊的零交。他們繞人的法子，就在淨交車分兒，老不跟你提餵養，趕到多嘴一算賬，削去這個車，還得找給他錢。現在馬車與陽兒，人力車又沿街塞道，眼看著這碗飯兒，就要吃不成啦，細細兒的打算打算吧，哦嚨！

瓦作

瓦作雖是個粗魯行當兒，可又算是極細的手藝，凡一切高樓大廈，亭台園林，無不是瓦木而成。近來各式洋樓，奇巧古怪，全都能造。這行人，專有一門畫圖學，只要是畫的出來，就能夠做的了，不然前門樓子，蓋的復舊如初呢。以北京的瓦匠而論，細洋樓，實不如南邊的手藝，但是砌碎磚頭兒，可稱絕倫。早年大工兩吊四，小工一吊六，後來嚼過一重，都齊行長錢啦。按這種手藝，只可包做工，萬別叫他作卯子，（自己的材料叫他做）一做卯子專，專能欺負外行，假如砌一堵小牆兒，萬不能不用灰料，那怕三尺多高兒的牆，淨泡灰也得一天，早晨上工要茶，晌午出去吃飯。（三點鐘的工夫）做不了多少，又得喝碗茶，（兩點鐘）趕到吃喝一畢，再就誤一會兒，麻瘋子又騰，這就要錢。餚餚舖的買賣，櫃上原沒手藝，所學不過就是包包兒，裝匣子，打打蒲包子，所有的貨物，都歸紅爐做，不管多闊的餚餚舖，離開紅爐就算不行，（沒的賣）這種手藝，早年每月才掙大杆兒錢，二十來吊，後來齊了會子行（念杭）

餚餚舖

才掙個二兩來銀子，（還得說掌案兒的。）所用的材料，離不開白油蒸麪，有做酥的，有不做酥的，如芙蓉糕薩其馬等等，可不用小糖兒，都是自己炒料子，所以各樣糕點之外，直到白糖都歸這一行。

裱畫兒的手藝，以琉璃廠爲最高，向分蘇裱行裱兩種，蘇裱結實，行裱含糊，價錢也不一樣。要應人是甚麼裱兒，就是甚麼裱兒，從沒欺過人，所以裱畫兒，都講究琉璃廠手藝好，跟廳房頭條的畫一比較，可大大不同，頭條是取其賤，琉璃廠是取其好，所有托心子襖襪，都用綿連架連，一至拴桿兒的繖子，天地桿兒，輪頭兒的包首，提絆兒，無一不實在，價錢雖貴，可比行裱強的多。

刻字的手藝，本來甚苦，年歲或老或小的人，全都吃不成，每刻一板，分兩道手，有伐刀挑刀的分別。伐刀管刮板，上樣，拉錢等事，把字的正面伐好，交給挑刀去挑，挑刀把反面兒挑得，外帶鏤空，（就是沒字的空格。）亂先每百宋字，才掙五百當十錢，頂好的手藝，才能了零碎兒，（如名觀稟板花信箋之類。）反正也掙不了多少錢。早年有鄉會試的時候兒，指著應點硃卷，刻刻闌墨，甚麼窗課咧，詩詞文集，混個唱殼，再不然刻點子善濟，也可賺個錢兒吃飯。

京城專有一種媒人，也算是一行生業。要按古人說，三姑六婆，就叫不是好人，但分有點規矩的人家兒，不叫他們進去，可是你要上個老媽子，離開他又不行。這路人兒，大半四鄉人寄居京城者居多，不是冠兒李，就是大腳王，再不然就是小蕭兒，小趙兒等等名目，賃所房子，雜湊而居，遇有由鄉下午上來的女僕，先得在他這兒掛號，量材器使，他能給找活，假如會做針線，就任針線事，要是雞巴虎兒，只好找個一人班的地方兒去打雜兒。在未上活以先，他可以墊火食，每天按多少錢，上了活一塊兒倒，外帶着上活的時候有上賬，下活的時候有下賬，平常日子打抽豐，（俗說秋風，）三節要節錢，要照這們一說，他直是掙人用錢的。（以上漸市積弊）

「傭工介紹所」，俗謂之「老媽作房」，各城介紹所，所在多有，尋找亦甚方便，住戶及各省新來之神商，雇用男女僕役，多假手於「老媽作房」，以爲介紹，又謂之「媒人」，此項「媒人」，多爲婦女老嫗，一經委託，即介紹前

往，前三日謂之試手，彼此合意，先開工資，主人不到一月而辭僕役，工資例不找還；若僕役辭主，則當按日退還工資。媒人於頭月工資內，支使小費四角，以後每遇大節（午節中秋節年節），則向主人索取酒錢，此為固定之例。時風不古，此項「老媽作房」，有時竟涉無賴，開燈供客，聚賭賣淫之類，時有所聞，商警察廳恐其傷風敗俗，舞弄是非，嚴行取締，各取三家連環保，方准掛牌，故其牌文有「警廳批准傭工介紹」等字樣，蓋防其藏污納垢，或不知底蘊，妄自介紹，致損僱主而滋意外也。（民社北平增刊）

供給太太小姐役使的女僕，在平津一帶稱為「老媽」，上海則呼之為「娘姨」，南京或稱「老太」，亦有稱為「老婆」，「用人」者。各地名稱雖異，但她們同是經濟壓迫下出賣勞力的傭備者。所謂酒色財氣的故都，包含兩種生活極端不同的人羣，一方面是度著悠然自在生活的大學教授、文人、學者、政客，及一切高等華人；另一方面則是挨着窮苦的人力車夫、老媽，及一切受着窮苦的人們。前者如尊之為「有閒階級」，那末後者當然可算是「勞苦大眾」。這兩種生活不同的人羣，在兩種端相對的發展。因為「有閒階級」欲使其充分的「有閒」，則必擯奪他人的勞力供其驅使；窮苦的人們迫於生活窘困，不得不為人奴僕，所以平市老媽之多，實冠於其他各處。貧苦無知的婦女，多半以充當老媽為婦女職業的大宗，北平老媽的來源有三種：第一是落魄了的旗人婦女，丈夫沒有相當職業，全家生活無着，不得不出來為人傭工。第二是北平附近的農村婦女，因為年來天災人禍，農村經濟破產，她們迫於飢饉，不得不出外謀生，這是「鄉下老媽」。此類老媽，又分常年及短期兩種，常年的老媽，有的家中田無一隔，房無一間，真正赤貧者，她們須常年在外為生活掙扎，或者有的被丈夫遺棄，婆家虐待的鄉村婦女，私自逃出來，常年不敢回去，也有在外傭工多年，安於城市好吃懶做的生活，或在外面別有所戀，竟而流連忘返；至於短期老媽，每於秋收冬藏之後，田中所獲，不足溫飽，暫時來平謀生，到了耕種期，再回家種田。第三如陝西、河南、東北各異區難民，逃來故都，無以為生，不得不踏進傭工的一途，是謂「外鄉老媽」。此類老媽為數甚少，因為當老媽的手



續也甚複雜，必具有妥實的舖保，傭工介紹所才能收留，難民人生地生，誰肯具保？總括這三種老媽，以「鄉下老媽」占最多數。在北平老媽的數目，頗難統計，因為她們失業的既沒有總組織，在業的又都散處在僱主家中。記者曾赴社會局調查女傭介紹所的數目，據云亦無確切統計，大約全市有千餘家之多，該局正在辦理登記，但來登記者殊屬寥寥，因為她們多不明白登記意義，恐怕藉此加捐。按北平女傭介紹所竟達千餘家，每家現至少住有十人，以此推算，可知現北平失業的老媽將近萬人，至於在業老媽，更是不計其數了。女傭介紹所者，俗稱「老媽店」，其中黑幕重重，對於老媽，更是層層剝削，凡失業者，或願當老媽者，均須寄居店裏，等候職業，此種介紹所組織極簡單，任何人租兩間破屋，找三家連環舖保，經社會局批准之後，在門外掛上一個「傭工介紹所」的招牌，即可收留失業女傭，大做其剝削窮人的買賣。傭工介紹所大多介紹女僕，亦有介紹男僕者，但不許寄宿所內，老媽住在那裏，必須有傭保才肯收留，自己攜帶行李，每日付銅元六枚或八枚，作為房錢，水火可借用，吃飯自備。普通介紹一個女僕，老媽店主人須剝削女僕第一個月工資三分之一，此外並向僱主索取賞錢，每年按節與女僕分節賞，數目以女僕所得多少為標準。同時又向僱主索取節賞，此種勒索，直到女僕被解僱之後才能。尤有甚者，失業的女僕，如欲急謀職業，必須賄賂店主，所以比較有點錢的老媽，方從張家下來，便能送到李家。那些窮苦無錢的人，在那裏住上半年，也會無人過問。此外還有更傷風敗俗的黑幕，如拐騙婦女，販賣人口，以及拉皮條等等。因門上掛着「傭工介紹所」的招牌，婦女出入，不會惹人注意。況衆人雜處，分子複雜，不免鬧出許多流弊。關於傭工介紹所的情形，差不多都是兩間破陋不堪的小屋，住上七八人或十餘人，據她們說，有時還住二三十人。有一個大坑，每人的被褥捲作一捲，牆上掛着每人的衣包，人多地狹，空氣惡劣，光線黑暗，生活其間，無異置身牢獄。記者藉僱女僕為名，入內觀看，傭工介紹所的主人首先問：「您要什麼人做飯呢？打雜呢？做針線呢？」然後引入屋裏去挑選，儼然是出售勞動力的市場，有的白髮婆娑，彎腰駝背，年過五旬的老媽。有的服裝整潔，二十上下的少媽，有的面黃肌瘦，瘦在坑上，有的愁眉不

展在做針線。她們見有僱主進去，都很駭異的站起來，準備受人檢閱。記者一一和她們談話，有的說家裏田地收穫不好，有的說人多地少養不了家，有的說丈夫死了出來謀生，總之不外一個窮字。她們多半是平東平西的人，尤以三河通州爲最多，裝束多半梳着頭，藍布衫，鄉下老媽還是三寸金蓮，走起路來，扭扭捏捏，旗人則多天足。她們的工資普通三元至四元，（先付工資後作工，未滿一月，如被僱主辭退，則工資不退還，如她們自辭僱主，則必退工資。）每屆年節賞錢，此外還講究有零錢，（即常打牌或親友酬酢等。）僱主小孩多的，及零錢少的，她們不願意去，但爲了生活的壓迫，也不得不任僱主家中委曲求全，聊以偷生了。（大公報）

收生婆

北京管著收生婆呼爲姥姥，其實正名兒就是穩婆，門口兒掛着個小幌子，上寫「快馬輕車，某氏收洗」，一觀無知的愚人，信如天神，細一問他，連蓬生編都沒念過，（不認字，）那種野蠻舉動，實在叫我難說，只好說說洗三這天吧：姥姥一進門兒，就要挑騰褥子，圍盆布，缸爐，小米兒，金銀鏢子，（如沒有用黃白首飾，）甚麼花兒，象兒，升兒，斗兒，鎖頭，秤鏢，鏡子，刷牙子，刮舌子，青布尖兒，青茶葉，梳子，籠子，胭脂粉，茶盤子，葱，薑，艾球兒，烘籠兒，香蠟，錢糧，娘兒馬兒，床公，床母，生熟雞蛋，棒錘等等，槐條蒲艾水，是早就熬得啦，除外要涼水一碗，喜菓兒若干，樣樣兒預備停妥，這再聽他造謠言，先把孩子抱起，請本家兒添盆，所爲給來的親友們，作個領袖，本家兒得子的高興，自然是多添錢啦，親友忍著肚子疼，也得隨喜，聽你往盆裏攪甚麼，他有甚麼詞，你要添涼水，他說「長流水，聰明伶俐，早兒立子，（輩果借普）連生貴子，枝元桂元，連伸三元，」等把親友的錢擠對乾啦，拿棒錘往盤裏一霍弄，一邊霍弄着，一邊說：「一攪二攪連三攪，哥哥領著弟弟跑，七十兒，八十兒，歪毛，淘氣，希里呼魯都來啦。」不管多冷天，把孩子打開苦澀們一洗，孩子難受一哭，名爲擗盆，（可憐，）必得「先洗頭，作王侯；後洗腰，一輩倒比一輩高；洗洗蛋，作知縣；洗洗溝，作知州。」（沒有那們此缺，）等把孩子弄個半死兒，還得夾腦門兒，又甚麼「三梳子，兩籠子，長大了，戴紅頂子。左插眉，右打鬚，尋個媳婦就四禮，雞蛋淡臉臉似雞蛋皮兒，柳紅似白兒的，刷刷牙，漱漱口，跟人說話免丟醜。」把孩子

細好，用葱往身上三打，說「一打聰明，二打伶俐。」然後把葱扔在房上，拿起秤錘，說「秤錘兒小，壓千鈞。」用鎖頭三比，是頭緊，腳緊，手緊。（我都不信服，就信服手緊，不然，我這輩子爲甚麼老沒錢花。）又把孩子托在茶盞兒裏，（不結實就擺弄死啦。）說「左掖金，右掖銀，使不了，賞下人。」拿鏡子「照照定，白天拉屎黑下淨。」再把花朵兒擱在烘爐裏一籠，說「枝花兒茉莉花，桃香玫瑰晚香玉，花癩豆疹，稀稀拉拉的。」全都生意完啦，把所有的東西，欵把欵把，兜在一塊，剩下這床公床母他沒用，把他一燒，說「床公床母本姓李（多嚇哪）孩子大人交與你，多送兒，少送女。」這才討賞要錢。中國人最愛說瞎話，大概就許是從小洗三之過。此種野蠻現像，怎麼人人會深信不疑呢？怪道（燕市雜筆）

舊式產婆，隨地皆有，凡住戶門上懸有小木牌，上書「吉祥收洗」或「快馬輕車」字樣者皆是。請其收生者，通例約在產婦臨產前三四星期，謂之認門，認門時亦有費用，惟無一定，目下情形，中常之家，須給一元左右，至臨產時，再請其來家接生，其費用亦須一元左右，富足之家，亦有與以數元者，無定例也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槓房的營生兒，跟喜轎鋪相等，可是比較起來，槓房的價值稍廉。假如八抬官轎，二十四槓，人數兒白是差遠啦，出殯的執事還多些個藤傘兒。不信去講，跟轎子的價錢差不了許多，也搭着抬轎抬槓，揆項不一樣，還是出殯那天，都可要媳婦是娶紫堆兒（好日子。）要說起城裏城外的作法，向來是南棧兒。彼此把界限守了個很嚴。城裏頭槓房，不置城外頭的口兒；城外頭槓房，也應不了城裏的事情。（燕市雜筆）

京師有所謂槓房者，即儀仗店，專辦人家娶殯之事者也。（清稗類鈔）

凡昇禮輿及喪車之人，皆由槓房水僱，其人平時均有訓練，認爲專業，非尋常銜力者所能勝任也。出殯之前，槓房視賃價之高下，陳列其彩繡之亭槓於喪者之大道邊，而昇槓者，或百人，或六十四人，先昇亭試行，於槓杆上置盂十餘，滿盛水以昇者，則羣昇速行，時而換班，時而降落，要使盂穩置不墜，水無涓滴漏出，斯爲稱職，蓋取其步法平勻，

雖地有坎坷，路有曲折，而靈輿決無歇側之不安，此其特技也。

槓房與木廠槐廠皆有連絡，而槓房則所備者均漆漆彩繡之喜輿喪車，以及儀仗鼓吹，一部服物，既皆出賃，其執事人夫槓夫，則由槓房代僱。槓夫各有其固定之街口茶館，集合待僱，曰「口子」，而界限極嚴，槓房如非人不敷用之時，不得惹其他口子僱人，他口子之槓夫，亦不敢應僱。其執事苦工，則亦有一定之小客店包僱。此種客店，均在天橋及關箱之外，平日住店，數十人一長土炕，人納宿資三文，且可記賬，早出夜歸，在店主嚴爲指揮，一切槓房僱人，與店主接洽，萬無一失。（以上舊都文錄略）

論商界名望最大，舉動兒款式，莫過於金店。其中可分爲金捐兩行，金店向不懂捐櫃的事，偶有一二前櫃帶後櫃的，亦必有一樣兒不精。要說金櫃呢，不過是學化金，賣包百，收買紅貨金珠，包打鑲鑲首飾，沒甚麼多大意思。所以能賺錢的，就仗著後櫃辦捐。前幾年這行買賣，跟東戶兩部的書吏都有來往，櫃上單有跑衙門的，不到文選司，就上捐納房（即而今的核捐處），不是查條兒，就是趕片子（可以二八餘潤），甚麼註冊咧，核准咧，取結換照，交庫上兌，外帶著包攬，驗放上班。就盼著各省一開賑捐，比甚麼都合算，既不十成部庫上兌，豈非由性兒繞捐。省錢合例一切虛銜頂戴，以及雙月實官，各項升階，很有大賺。趕到真要用的時候兒，還得補交三班（雙月單月雙單月），假如補交留省銀兩，或捐免保舉等項，例銀有一定准價兒，加平可是隨便兒說說（不是說賺錢是應當一律），不信力笨兒去問，這家每百加九兩五，那家就許十兩零幾錢。近年吏部一裁書吏，更省事啦，不必往衙門去跑，坐在櫃上一等，就有人來幫忙兒。細想這行買賣兒，最講應酬，先前櫃上多預備大烟，往往還待承客飯，所以指使這些碎催，都愛給他們跑頭顱的話。雖如此，還真有巴結不上的哪，您說這是怎麼回事情？（燕市雜俎）

都門金店，皆筭捐納銓選等事。（梨園佳話）

京兆地方，距京師愈近者，需用蔬菜愈多，是以附郭蔬圃，比農田尤多，每畝園一畝，其價值十倍於薄田，其蔬處

巡警

之價值，亦什倍於穀麥，所以種蔬者種類實繁，然農夫但學爲農，未學爲圃者，歛羨其利而不敢改業也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北平歌謠：「一什麼？一當個巡警不容易；二什麼？二黑夜扛鎗白天拿棍兒；三什麼？三提着口袋打房摺；四什麼？四不當巡警就沒事；五什麼？五不給房捐帶本署；六什麼？六黑夜白天站的好難受；七什麼？七不關警餉乾着急；八什麼？八不當巡警就無法；九什麼？九巡警不如看街的狗；十什麼？十不當巡警沒飯吃。」

又：「小巡捕兒不得選兒，出門站崗夾黑棍兒。」註云：「二十年前，北平警察，持黑色長指揮棍。」

又：「御苑禁城修馬路，馬路旁邊栽柳樹，柳樹底下站巡警，夾着黑棍抹黑油，穿洋靴，戴洋帽，身穿一件狗皮襖，月月口分關不少，除去吃喝一大剩不了。」（以上北平歌謠續編）

賣炭的手搖較大發鼓，其聲「嘯嘯嘯嘯嘯嘯。」

賣煤油香油及醬油醋者，敲打大木梆爲號，其聲「唧唧。」

賣豌豆糕的敲打小銅鑼，其聲「噠噠。」

賣各種糖塊的，（手推小車，車上置一方盤，內粘各樣彩紙球，又備一布袋，內盛棋子式之色子，每抓四枚，與盤中之彩球相對，合則得彩，謂之抓彩。）吆喝聲，「抓彩來得彩，好抓來又好得，報子加一彩。」

賣愛窩窩的（糯米爲之，形如湯圓，）打小木梆，其聲「唧唧起唧唧。」

賣涼貨者（即賣酸梅湯、玻璃粉、桃脯、果子乾、玫瑰糖等，）敲水盞（二銅器如小碗，一手持之，互震作響，）其聲「叮擦叮擦叮叮擦擦擦叮叮擦。」

賣日用什物的打鑼，「ㄟY、ㄟY、ㄟY、ㄟY、ㄟY、ㄟY、」賣鐵壺的以鐵柱打壺底，其聲「噹噹。」

賣燒餅油炸鬼者（油炸鬼以香油炸發麩條，西城外城呼爲葦花，）吆喝聲，「油炸鬼燒餅，」或「燒餅大油炸鬼，」或「熱的來……大油炸鬼，芝麻醬來……燒餅，」或「葦花……燒餅。」

賣扒糕

賣扒糕的（以蕎麥麪爲糊，涼之成糕，拌醬油醋食之），吆喝聲，「筋豆酸辣來……一大盤來……，一大一盤來……兩塊來。」

賣西瓜

賣西瓜的（切塊零售）吆喝聲，「吃來……芹塊香啊……，甘蔗的味兒來兩箇來大……，兩箇大錢來。」

標局

標局以保護行旅爲業，局中僱有善擲鏢之壯士，謂之鏢客，亦稱鏢師，專門護送行旅，以防盜賊，攜重金於未通鐵路所者，猶僱用之。

繙手

介紹買賣，典質房地，租賃房屋之人，謂之「繙手」。此項人素無正業，每日出入飯館，內外城各大小茶館，均有此項人足跡，專爲訪問何人欲買房，何處有房出售，稍知門徑，即自行尋去，擔任撮合者，俗稱爲「拉房繙」。實亦中人之意，終日代人奔走，辛勤倍至，（故又名跑繙）。更有見房產久閒之家，伊等竟勸導出售，遇有辦喜喪大事之家，竟敢勸其賣房，冀希一旦成功，以博些許中費，故有「十繙九空，拉着就不輕」之諺。蓋平市繙手通例，置產者出中費百分之三，讓業者出中費百分之二，（俗云成三破二）均以產業之賣價爲標準，若賣價萬元，中費可得五百元，爲數愈巨，中費愈多，若雙方均有僕人，亦當許給繙費一分，更有此繙手正在撮合之中，另一繙手從旁加入，此謂「躡繙」，亦有由甲繙手久說無成，再找乙繙手加入，成功後中費由兩人或三人同享者，視繙手之多寡而定，有一交易而繙多至八九人者。買賣兩方，明知拉繙人從中使錢，然而又非用之不可，蓋因買賣兩家，各不相識，無中人說項，似不能對面講說，且此項繙手，於買房人實有利益，如某處房不淨，某處房有糾葛，非此等人莫知其詳，且房產交易後，繙手可代換轉移憑單，立案、投稅、領契等事，較買房人自己辦理，尤妥，亦常辦熟習之故也。租賃房屋，與買賣不同，俗有兩份三份之說，兩份者，即所租之房，初遷入時，一起交租金兩份，又名一茶一房，意即一份爲租房，一份爲茶錢，（作爲打掃費之意），如欲遷移時，可停付房租一月，謂之任茶錢，其中費由租房人酌給繙手，（數約房租之半），其三份者，除一茶一房外，餘歸中費，惟繙手撮合買賣，租賃各事，於雙方成立契約時，須負中人之責，簽名費押。

堪輿與陰陽，本為兩途，平市之業堪輿者，大都兼業陰陽，以起龍穴選擇趨避（合婚嫁娶之選擇另有是命家）為號召俗以死者安葬為陰宅，墳墓房屋為陽宅，亦均關後輩之隆替，故業此者，門前恆書「地理風水陰陽二宅」字樣，迷信者按其說，奉為金科玉律。人死後開死者之生年月日，謂之「開殃書」，又名「殃榜」，書上率為「擇於某日時入殮，停柩，某月某日安葬，並禁忌某相」（即屬相，例如忌馬則屬馬者于死者棺殮時不可在側，否則有種種災殃發生，迷信之深，可笑亦復可憐），「親丁不忘」。又云：「停柩幾日犯火期（即火災也）」，「幾日犯重喪」，「不經之談，官廳雖知之，然亦未曾取締，前警察廳因利用其親視死亡之人，故對其營業，予以特許，命名為「陰陽生」，市民之死亡者，無其殃書，則官方不發死亡葬埋執照，意即利用偵查死者，有無別項情形（如服毒身死等），否則陰陽生例不開寫殃書，注重民命，是或一道也。惟弊隨利生，貧民之苦惱，亦因以起，昔時之陰陽生，與人開殃書，本無定價，今則藉口官廳特許（殃書官賣），率皆規定價目，一般平民，則大或死不能葬之苦矣。極貧之戶，平時本難糊口，一旦遭喪，棺衾無著，停死待殮，殃書費用，何由而出？生者含悲無告，死者豈能瞑目，此種情形，屢見不鮮。（以上民社北平指南）

舊都的工商兩界，數百年來，幾乎全是山東和山西人的勢力，勞工以山東為多，買賣則山西較盛。山西的大字號匯兌莊，偏在前門以東打磨廠，山東的大字號綢緞店，偏在前門以西大柵欄，亦趣事也。（舊都百韻）

北京號為首善之區，人文宜盛，而以土著科第起家者極罕，大宛兩縣，巍科之士，類係僑寓入籍者。蓋書吏一途，為之易而得錢多，遠勝仕宦，故土著入塾讀書之人，多趨於斯，不肯治舉業以博難得之科第。其舍名取利，就物質上言之，固不可謂非得計也。（凌書一士題兼）

北平之玉器古玩二業，性質相近，不知者以為同業，其實各有行會，各不相謀也。蓋古玩商品，以磁器為大宗，金石書畫次之，瓦器木器又次之。玉器商品，以珠寶玉器為主，瑪瑙翡翠珊瑚水晶等屬焉。古玩器多為人造品，玉器則

磁器

爲天然品，古玩器以年代久遠爲貴，玉器則純以物之本質高下爲衡，此其大較也。

磁器爲礦質，以鉛丹剛砂玻璃粉等，和以顏色，鎔製而成，卽爲琺瑯顏料。其施於器皿者，製造之次序：先製胎，閱之銅業專行，選用紅黃二種熟銅，以紅銅爲最佳。次指絲，法將壓扁之紅銅絲，剪成小段，蘸以白芨汁或膠水，黏於器面，圍成各樣花紋，並於黏處塗以錫藥，燒之，使緊錐於器面。輪廓既成，卽將各色顏料，按花樣色彩，徐徐填入，以至凹處與銅絲相平爲度。顏料填妥，置通風處，俟其陰乾，入爐燒之，此火候最要，器之良否，悉繫於是。經燒後，銅絲及顏料悉與胎骨銜合，然後施以錯工，使其粗平，加以磁粉，使其光潤，而製品成矣。於泰琺瑯之業，現平市約有七八十家，以老天利中興二家較大。開設年代最久者，則爲德興成、天瑞堂、全成等家。

雕紅漆器，因漆中和有硃砂，故色爲鮮紅。俗稱雕漆爲「硃砂漆」，或「北京漆」，間亦有黑色者，但甚少。其種類計有瓶、盤、箱、盒、罐、几、杖、造像、文具、玩物等。瓶類爲銅鐵質，箱、盒、盤、几、杖，多木質，或用銅鐵質，文具玩物，多爲土質。其製作次序：先製胎，按其銅、鐵、土、木等質，各歸專行製造。次打底，就製成之胎，用磚灰、豬血、柏油混合而成之膩子，敷於胎面，令其平勻。打底乾透後，略施石磨之功，卽上漆，層層加漆，多者上至百餘層，少亦數十層。每一層，必俟其乾，約需兩晝夜，加以他種工作，故一器之成，有費時數月或一年以上者。層次上足後，趁其尚未乾透，卽開始雕花，用墨筆或粉筆，鈎在漆面，再以鋼刀從事雕琢。最後置通風處，令其乾透，施以磨光，卽用石和水磨之，此種石名曰「礮石」。復以香油和粉敷上，用布磨擦之，於是製品全部完成。現平市雕漆作業，有字號稱作坊者，約十餘家，和合雕漆局最著。散居鄉鎮，頗活單獨工作者，約有數十家，吳瀛仙雕人物山水極爲精妙，盧樂庵專畫雕漆及描金，亦著聞。

木器

木雕屬於小器作，往時貴盛之家，陳設物品，幾無不有架格、盒座、托框之製，其雕刻精巧，悅目怡情。清時曾有高姓匠人，刻寸餘長之小獅，小獅足下又踏兩極小之獅，獅之眼，能在眼窩內流轉活動，身上毛紋，皆係銀絲嵌成，栩栩欲活。又有在寸木上雕樓臺殿閣，或於桃核上刻出十八羅漢，形神各異，鬚眉畢現，此爲著名之能手。現有張恆



源設廣源小器作，英柔中設廣興顯小品作，均初學木工，後乃雕鏤，雖極小能分陰陽凸凹，神意生動，兼能繪古代圖案，不用器械，信手揮來，無不中矩，亦難得也。（見上海郵文物略）

北平號稱文化之區，因山於學校林立，各科學者大師盛出其間，然一般書賈爲書籍之轉運，流傳譯作，於文化之傳播實亦與有功焉。從事書業者，有走江湖之流浪者，有珍藏古板絕本之老板，有大學教授，中學教師，並普通之書商。其人品至爲複雜，故其所販者白紙低趣味之書報以迄專門學科之名著，無所不有，品種繁多，洋洋乎蔚爲大觀。所謂流浪江湖之書賈，多身背木箱，穿行街市，至年關發售販賣「歷書」，故平人多呼之爲「賣憲書的」。所出售之書籍多屬封神演義，劉公案等小說，間亦有古文規止，東萊博議等古文讀本。是書多來自上海，敝舊書店如廣益書局，插葉山房。其板本多爲光紙銅版印刷，字極小，兒童多喜購讀其小說，因之日力深受其害。自一折八扣書出，此輩營業爲之一跌。珍藏古籍商人之大本營多在和平門外琉璃廠一帶。彼之店名多以殿閣或齋字。一入其室則線裝，紙作土黃或黑黃色，所謂明版宋版之文籍琳瑯滿目，極盡古色古香之大觀。與之交易者多屬昔日貴胄遺老之有閱階級並文學教授等。點者固可以低廉代價購得善本，而外行者則每爲所騙，是亦事在人爲也。近年平城景況蕭條，彼輩營業亦極不振，惟外籍商人常以善價購我絕本，致使我古代文化遺作流於外國，良可慨已。而彼輩書商惟利是視，極喜與外商接近，是有待於當局之取締也。至一般大學教授教師等所組成之書業社，多從事西歐原文著作之翻版影印，及譯作等，而平從事供給高中大學之原文或其譯作之數理課本。良以吾國著作界對於高中大學所需之是類課本著作無多，不足以應其需要，只可用西書暫代也。然移檣而積，其不合吾國國情乃勢所必然。現此等書社成立者約有師大附中教師同人所組之算學叢刊社，高佩玉等所組之北平科學社，北大同人之大學出版社及文化學社等，其所影印之西文書較原版者廉及十倍，譯本亦難於信達，誠便利學子非淺也。其普通之書商則運銷各書局之書報雜誌，代銷各書社之影印西文書籍或其譯本，其營業場之分佈區域爲東安市場內之

丹桂商場、西單牌樓之西單商場及前門外勸業場，每當春秋二季學期開始時，學生絡繹於途，場爲之塞，商人有應接不暇之勢。蓋商人平時兼收買已經用過之課本，而於斯時以廉於其定價之值出售以居間得利焉，故欲得書者以金往，欲得金者以書往，而商人乃大得其利焉，嘗見貧困無告流落北平之客籍學生，每罄其書篋，藉得其回鄉之資矣。（大夏晚報）

飯橋爲棧

魚之做法

## 飲食

幽州歲不登，人以粟棊爲糧，穀一石十萬錢。（漢末英雄記）

燕人脰鯉，方寸切其脰，以嚼所貴。（山谷別集）

魚之做法最多，致美齊以四做魚名，蓋一魚而四做之，子名萬魚，與頭尾皆紅燒，醬炙中段，餘或炸炒，或醋溜、糟溜。若專有者，則福興居之吳魚片，廣和居之溜魚、辣魚，色目之佳者，曰芙蓉鯽魚，河南厚德福之蘿蔔魚亦新味，全魚向祇紅燒、清蒸，廣東醉瓊林，則有五溜魚，西湖魚。考西湖魚之製，宋南渡時所遺，海銀魚長八九寸，魚冰鮮及黃花魚，皆先由崇文門進御而後入市。（都門雜記）

金潤酒

燕山酒頗佳，館宴所餉極醇厚，名「金潤」，蓋用金潤水以釀之者。（北魏錄）

香蕪

宮中以玉板笋及白兔胎作羹，梅佳，名喚吞羹，備載尤良名饌錄及高迪詩。（元氏雜記）

藜菜

藜菜，北方種之，初年半爲蕪菁，二年藜種都絕，蕪菁、南方種之亦然，蓋藜之不生北土，猶橘之變於淮北也。此說見蘇州志。按藜菜卽白菜，今京師每秋末，比屋醃藏以禦冬，其名箭幹者，不亞蘇州所產。（廣園雜記）

施閩章黃芽菜歌：「萬錢日費幽菘兒，五侯鯖美貪饕餮。先生精饌不尋常，瓦盆飽噉黃芽菜。可憐佳種亦難求，安肅擔來燕市賣。滑翻老米持作羹，雪汁雲漿舌底生。江東葶膾渾閒事，張翰休含歸去情。」（愚山先生詩集）

菘園雜記載蘇州志云：「藜菜，北方種之，一年半爲蕪菁，二年藜種都絕，猶橘之變於淮北」云，此說大謬，今京師以安肅白菜爲珍品，其肥美香嫩，南方士大夫以爲渡江所無，不知蘇志何據云然。（居易錄）

白菜一名「菘」，北方多人窖內，不見風日，長出苗葉，皆嫩黃色，脆美無比，謂之「黃芽」，乃白菜別種。（廣東考）

食味雜詠北味黃芽菜注云：「菜之秋深而熟者，黃芽實甲天下，而安肅所產，尤爲肥大。」

清宮宗晚盛詩：「採摘逢秋末，充盤本窖藏。根曾滋雨露，葉久任沙霜。翠筍甘盈齒，加餐液潤腸。誰與知此味，清

趣愜周郎。」（養正齋集）

黃芽菜爲菘之最晚者，莖直心黃，緊束如捲，今土人尊稱爲白菜。蔬食甘而腴，作鹹齋尤美，其根宿在土中，至春續生苗，土人謂之唐白菜，蔬食亦佳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京師黃芽菜亦甚佳，而不及山東河南之巨，市菜者以刀削平其葉，置之案，八人之案，僅置四棵耳，可稱碩大無朋矣，以此菜醃作冬齋，頗脆美。（清稗類鈔）

寶珉銀魚，都下所珍，北人稱爲「麵條魚」。（酒門雜錄）

王鴻緒燕京雜詠：「吳儂只慣憶草鱸，豈聽甘珍滿帝都。人饜遼魚飛白雪，盈尊蒸燕滴紅酥。」（樵雲山人集）

北方黃鼠，味極肥美，元朝恆爲玉食之獻。（燕書錄）

京師人造酒，類用灰，酌鼻蜚否，千方一味，南人嗤之，張汝敦謂之「燕京琥珀」。惟內法酒，脫去此味，風致自別。人得其方者，亦不能似也。（燕堂詩話）

京師老酒家，有能造廊下內酒者，每倍其值。相傳明代大內御酒房後牆，有名「長連」者，閱三十一門，其前層「短連」閱三門，共三十四門，並在元武門東，名廊下家，凡內宮、答應、長隨，皆於此造酒射利，其酒殷紅色，如上海琥珀光者。（四河詞話）

都下庖製食物，凡鴉鴨雞家，類用料物炮炙，氣味辛濃，已失本然之味。（清稗類鈔）

京師無筍，以蘆芽爲筍。（排四錄）

蘆按春初採其芽，可爲茹，土人呼爲蘆筍，其根入藥，其花名芳，可取以爲帶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蘆魚

黃鼠

內酒

料物

蘆筍

類漿果

堅物

果餅

非時之物

木果

燕地蘋果，味雖平淡，夜置枕邊，微有香氣。（采蘭雜志）

京師蛙、蠅、蝮、蝶之屬，子幼日未幾見，今腥風滿市塵矣，皆浙東人牟利，墾積不毛之地，澆水生育，以至蕃盛。穆宗仁儉性成，嘗思食果餅，詢之近侍，俄頃，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、棧、棧糧等物，值數十金以進，上笑曰：

「此餅只需銀五錢，便可於長安大街勾欄衛買一大盒矣，何用多金耶？」（以上野獲編）

京師大內進御，每以非時之物爲珍，元旦有牡丹花，有新瓜，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，不足道也。其他花果，無時無之，蓋窖坑中溫火，逼之使然，然經年樹即枯死，蓋其氣爲火所傷故也。至於宰殺牲畜，多以慘酷取味，鵝鴨之屬，皆以鐵籠罩之，炙之以火，飲以椒鹽，毛盡脫落，未死而肉已熟矣。驢羊之類，皆活割取其肉，有肉盡而未死者，宛楚之狀，令人不忍見聞。夫以供至尊，猶之可也，而巨璫宮戚，轉相效尤，血海肉林，恬不爲意。

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，且畏其性寒，多熟而啖，昔人謂得袁家梨，亦復蒸食者是已。至於菱藕之類，亦皆熟食，山憶彌滿山谷，什九爲童稚瓶芥之具。（以上五雜俎）

都門市中水果，味之美者，桃有八種，而盧寧最佳；梨有五種，而大谷最佳；葡萄有三種，而盤古最佳；葡萄有六種，而馬乳最佳；棗有五種，而密雲小者最佳；李有五種，而麝香最佳；瓜有九種，而蜜瓜最佳；菜有二種，而綠素最佳；菱有三種，而小紅最佳；杏有三種，而黃杏最佳；菜有天壇龍鬚，尤綠脆可口；至於蘋果，文官果，函山之白櫻桃，雖浪得名，殊無足取也。（水滸清暇錄）

嚴緝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京都多佳果，如夏之火荔枝，小於蘋果，大於花紅。冬之雅兒梨，水葡萄，皆南中所無，而桃爲最。來自深州者較大，然以董思墓所產爲最，比灑上之水蜜桃，殆勝百倍。董思者，前明內監也，但非樞臣相識者，未易得食。」

北地產果，饒輔爲最。凡市間所有，曲院間不羅致，若杏、若桃、若蘋果、若葡萄、味萬沁脾，美逾瓊葩，釀紅酒綠間，解

渴醒，品誠無上也。西瓜出通縣，霞梨出天津，（北音霞字與禮字近似，故南人稱爲霞梨，然以露字爲準。）爽冽甘美，妙味各擅。而沙田之柚，閩粵之橘，臺灣之蔗，適於時令，彌不畢陳。恣客嘆嚼，足潤燥吻。即海南鮮荔，亦以輪航利便，採供甚易，有楊太真癖嗜者，不慮佳果之遲延矣。冬令，雪深街頭，小販擔筐，多有呼售鮮蘿蔔者，甘冽之餘，微含辣性，然爽脆異常，較霞梨爲勝，且值爐炭殷紅之際，偶啖一二片，可解除餘毒，則尤不僅以味擅美也。惟青蓮雪藕，以都門素鮮荷池，求過於供，價值乃昂，暑筵初列，盛以晶盤，出諸瑤席，老饕鮮有不攘腕而爭取者矣。（京華春夢錄）

棋炒，嘉靖三十年，戶部行宛大二縣，領太倉銀三千，散給各燒餅舖戶，每銀一兩，上棋炒一石，其法用白麵少和香油芝麻，爲棋子塊樣，炒熟，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。（宛縣雜記）

水滷而食者皆爲湯餅，今蝴蝶麵、水滑麵、托掌麵、切麵、挂麵、饅饅、合絡、撥魚、冷淘、溫淘、禿禿、麻失之類是也。水滑麵切麵挂麵亦名索餅，籠蒸而食者皆爲籠餅，亦曰炊餅，今畢羅、蒸餅、蒸卷、饅頭、包子、兜子之類是也。爐熟而食者皆爲胡餅，今燒餅、麻餅、薄脆、酥餅、臙餅、火燒之類是也。（長安客話）

傳振商過南和詩：「長安高議重刁酒，鴉夷遠載呼紅友。爭傳清聖誦崑崙，桑落蘭生皆下走。誰知醞造冠寰瀛，病葉殘花從此生。」（雙蓮堂集）

長安御酒，掌之內局，法不傳於外。燕市酒人，獨稱南和刁酒爲佳，蓋因賈人之姓而得名也。（初學集詩注）

內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，曰「挽口」者，則杖具也；曰「挽手」者，杖具也；又「羊白腰」者，則外腎卵也；至於白牡馬之卵，尤爲珍奇，曰「龍卵」焉。

北方食物，有南方所未有者，如臘八粥，水餃子之屬，又以麵裹榆莢，蒸之爲糕，拌糖而食之；以豌豆研泥，間以棗肉，謂之豌豆黃；以黃米麵合小豆棗肉，蒸而切之，名切糕；以糯米飯夾芝麻糖爲涼糕，丸而餡之爲窩窩，即古之「不落夾」是也。

餛飩

棋炒

刁酒

不典之物

北方食物

苦水

京師井水多苦，而居人率飲之，若具三日不拭，則滿積水釀。（以上兩中志）

燕中有甜苦水之別。（蘇東坡詩四十五首註）

王士禛都門竹枝詞：「京師土脈少甘泉，願澆春芽枉費煎，只有天壇石甃好，清波一勺買千錢。」（漁津詩集）

京師之水，最不適口，水有甜苦之分，苦固不可食，即甜者亦非佳品，賣者又昂其價，且畫地爲界，流寓者往往苦之。（燕京雜記）

吃蟹

凡宮眷內臣吃蟹，活洗淨，蒸熟五六成，羣僮坐共食，嬉嬉笑笑，自揭臍蓋，細將指甲挑剔，醃醋蒜以助酒，或剔蟹胸骨，八路完整，如蝴蝶式者，以式巧焉，食畢飲蘇葉湯，用蘇葉等件洗手，爲盛會也。（酌中志）

嚴繩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都中蟹出最早，往往夏日已有，故余詩有「持蟹北地翻佳話，卻對荷花背菊花」，然賞菊時間亦有之，特不多耳。」

田雀

京師田雀，以四月肥，背有黃羽，與江鄉純色者別，而以江南食法製之，亦甚腴美，蓋江南黃雀所食者稻，疑北地以食麥而肥也。（小丹邱客談）

鐵雀色黑而肉腴，有似江南黃雀，然無入用糟製者，前明盤饌已尚之，見酌中志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茅地經冬，燒去枝梗，至春取土中餘根，白如玉者，搗汁煎之，至甘，可爲洗心糖。（燕燕紀異）

洗心糖

錢謙益飲酒詩有云：「長安多美酒，酒人食其名，酒旗蔽馳道，車鼓相摩爭，刁酒非沼水，味薄甜如飴，易酒釀天壇，市沽安得清。」（初學集）

酒，白甘最烈，玫瑰露味甜而香，茵陳色淺碧，五加皮酒極醜濁，與茵陳皆帶藥氣，紹興酒本以京莊爲上，然真陳

年者亦不易得，席間所用酒，祇此數種。有所謂都一處者，專賣酒，酒品極多，非真能飲者，不敢入其座。若食蕃菜，則用外國酒，亦惟葡萄酒、啤酒、進之則香積、白蘭地而已，啤酒爲小麥及槐花所製，宜暑時飲之。（都西泉記）

北地馳名之酒，紹酒而外，惟有汾酒，產於山西，今舊都海味店，家家有塊「代售真正老汾酒」招牌（因海味店都是山西老板）。此中風味，作何比較，想喜歡喝幾盅的先生，必能細細品題。（舊都百題）

京師食齋，取給於海岱門外彌陀寺，城中西北隅，取給於郭外酒醋店。

刑部街田家溫麵，出名最久，廟市之日，合食者不下千人，亦綠壘斷得地，街前後有鐵匠手帕等街，皆諸曹邸，廟市之日，五方飢渴，飲食之場，人所驚也。內官家人呼爲「貓食店」，南方糖果，諸出崔貓食店，市利與田家等。

（以上舊京遺事）

狗肉

京師人不解食狗。（藏小錄）

白羊羹

都門雜詠狗肉云：「新添無數狗湯鍋，大酒缸前幾度過，非但傷生求利薄，逾牆穿壁此中多。」（得游都門紀略）

青門瓜

申涵光燕京卽事詩：「地爐朝進白羊羹，處處靈裳問錦箏，賜得紫貂新暖帽，御橋霜冷略駝聲。」（瞻山集）

葱蒜

高野箕日途中詩有云：「青門瓜種故侯良，綠玉爲膚紅雪膩，帝城日積如堵牆，行人不顧去揭揚。」（相聲聞見錄）

彭孫貽帝京十二詠蒜詩：「蒜本出胡中，途汗語夏口。南中噉不無，北客殮必有。皇都五侯鯖，此味首盤而揭泥或乞醜，擘片先下酒，臺談觸鼻至，湊氣鄰坐走。吮箸驚廟饈，殘羹疑渤澥。安得萬斛泉，難舌煎百斗；一滌京俗吻，庶堪同飯餼。」（荝齋集）

同飯餼。（荝齋集）

清初女子邵飛飛燕台詞云：「炎天斗室臭難聞，燒酒生葱盡日薰。」其惡之斥之，可謂極肖極盡矣。吟香書屋筆記云：「兩人惡食葱蒜，北人好食葱蒜，雖曰風俗，由土性然也，而葱蒜亦以北產爲勝，直隸、甘肅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等省，無論富貴貧賤之家，每飯必具。歐北詩鈔有旅店題壁詩云：「汗漿迸出葱蒜汁，其氣臭如牛馬糞。」蓋亦深疾之也，今都中猶有喜食葱蒜者，故卽秀麗女子，偶一吹氣，不可嚮避，頗有西子不潔之歎，或叩以故，則曰：「北地多蔥子，食葱蒜則可以辟之。」理或然歟？（蘊齋詩）



北人好食蔥蒜，而葱蒜亦以北產爲勝。（清稗類鈔）

餠餅

彭孫貽帝京十二冰燈雜詩：「金臺上客供，每具必胡餅；隨地無不然，候門及市井。無餠中復餠，擬齒咽易餠。」

如煮饅首，餛飩隨胡餠。翠會相噴噴，風捲在俄頃。馬驢珍裹糰，黃口爭引領。惟殺諸吳兒，忍飢終見屏。」（茗齋集）

北地盛行餠餅，沿途買賣，行者可免裹糧，居者可不火食。據始入都時，小者錢一文，亦名曰「火燒」，大者二文，至三四文。亦有面膠脂麻者，名脂麻餠餅。數年以來，比前俱小十分之四五，由麵已貴三倍也。初士大夫家或自爲之，近時巨室餅師，製造益精，中州之麥既良，而選擇至純，淘洗至潔，磨麪至細，幹造至薄，餠則松子、豆沙、桂醬、棗泥，或以冰糖家膏，入口脆釋，餠間珍之，蓋非初造餠餅之意矣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升庵外集：「北人呼爲波波，兩人說爲磨磨。」按今京中書爲餠餅，有硬麵餠餅、發麵餠餅、槓子餠餅、簞子餠餅、寶子孫餠餅等名。又新歲用水煮食，若南人所謂餃子者，曰「煮餠餅」。（竹葉亭雜記）

印面餠餅，無餡，以麵和糖爲之。壽意餠餅，式樣不一，送壽禮用之。層臺餠餅，本土喪人設座，座前用此，如寶塔然，有高至十二層者。片兒餠餅，其薄如紙，兩片合成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王鴻緒燕京雜詠：「易酒當壘斗十千，南人下馬口流涎；儘教李白思吞海，況有燕姬誇數錢。」（橫雲山人集）

饅餅，始自昌平，用家皮切至細如龍鬚，合以飯糜瓜子仁，納棗葉中，包之，外裹以竹葉，經霜輒有棗葉香。今都門稱勝，而本州不聞矣。

白土

白土，似粉，入餠和麵不糝，可食，京師舊以春米助色。（以上昌平州志）

太倉米

馮溥詩：「太倉紅粒蒸腐汰，官俸支餘庖底饒；對半春來清暑氣，健脾猶勝好長□。」（佳山堂詩集）

北人不好食稻，每云食之病熱，然都城百萬戶，糴太倉稻米，食者甚多，未見其病。（日下舊聞考）

梨花春

京師醞酒，最下名梨花春。

滿漢糖

梁尚書上元席上，出窩絲糖供客，其形如扁蛋，光面，有二塔，若指塔者，嚙之粉碎，散落皆成細絲，座客無識者，尚書云：「此崇禎末宮中所製，今久無此矣。」惟西山淨室有老宮人爲比丘尼，尚能製此糖，每歲上元節，必以銀花梔合子相餽，眞罕物也。（以上西河圖志）

山藥

北方山藥，產於宋塔者，爲天下最，常於朱竹垞檢討席間食之，眞瓊糜也。

旱蔬

漢太官園種冬生蔥，莖菜茹，晝夜燼火，待溫氣乃生，事見漢書召信成傳，今都下旱蔬卽其法，明朝內豎，不惜厚值以供御庖。

蒲筍

北方無筍，惟冬筍用茅竹筒封貯，從江南馬上販鮮，十餘日到京，每斤價直四五百錢，春夏之交，食蘆葦蒲筍，總名爲筍。（以上入海記）

蒲，按亦可作扇，作席，其嫩苗春初采之，可充蔬，土人呼爲蒲筍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殺牛

京師殺牛驢者，最爲殘忍，予爲中丞時，嘗論五城痛禁殺驢者，而殺牛皆回人，雖以世祖章皇帝之誠諭，不能禁也。

異味

近京師筵席，多尙異味，予酒次戲占絕句云：「灑鯽黃羊滿玉盤，菜雞紫蟹等閒看，不如隨分開茶飯，春韭秋菘未是難。」（以上居易錄談）

今京師宴席，最重鹿尾，雖猩唇駝峯，未足爲比。（香齋筆記）

鹿尾

近時宴席不甚重熊掌，猩脣，而獨貴鹿尾，一頭全鹿，不過數金，而一尾等之，蒸熟片食，釘盤甚微，形似豕脰，惟味稍帶甜澀。（水滸清暇錄）

菓菜

都門好食品十分精，鹿尾羊羔誇北味，魚鱗鱉鱉勝兩京，煎炒問東興。（憲江商語）  
蘇秦謂燕民雖不耕作，而足於菓菜。（析津日記）

葡萄，北方天寒，初冬草萎，埋地尺餘，春分後取出，數日架起，子生，去繁葉，使密風露，則結子肥大。（廣羣芳譜）  
京城葡萄，遠勝他省，而馬乳者尤佳，乃自回部入販，而彼中之種植於上苑，其實圓小，纔如薏苡，皮極薄而無核，洵珍果也。（食味雜詠）

蒲桃聞有十餘種，而市中只三四樣，餘皆充貢。（水滸傳）

奇石蜜食，回語綠葡萄也。今本土有形長而綠，味甘無子，俗呼爲牛奶葡萄。自從回部移植京師，物遂其生，民間遂得增果實之利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北地燥，冬多雪，春少雨，麥晝花，薄皮多麩，食之宜人，陳者更良。（廣羣芳譜）

大麥，麩麥，皆春種夏收。本草：「麩麥似大麥皮厚者。」陶注：「此是馬所食也。」今本土有黃大麥米大麥之分，云米大麥可食，然多用以作火酒，黃大麥形似米大麥，皮厚難脫，人不堪食，用以餵馬，一如本草說。其呼黃大麥者，黃、聲近也。小麥秋種冬長，春秀夏實，具中和之氣，性厚宜人，礪末作麵，成醬，作餅餌，最爲日用所需，土人喜食麥，故種之最廣，其莖可織屨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北人之飯，主要品爲麥，屑之爲麩，次要則爲成條之麵。

北人之飯，以麥爲主要品，若不食麩而食麵，亦皆陳列肴饌，藉以助餐，惟其麵率爲白水所煮，將進麵時，即有生蔬如豆芽、黃瓜絲之類，數小碟，陳於几，曰「麵馬」，意以此爲前馬之導也，餐時卽和以調料，而加於麵，食竟，乃各飲煮麵之原汁，謂可不至飽脹也，若患口渴，可飲白開水少許以解之，惟不可飲茶，飲茶則愈飲愈渴也。（以上清孫麟趾）

京師饌遠，必開南酒爲貴重，如惠泉、蕪湖、四瓶頭、紹興、金華諸品，言方物也。（在園雜考）

王士禛詩：「京師最重灤河鮑，侯鯖下箸矜膾腩。」（漁洋詩集）  
貴戚遇喪葬款客，必供各色環餅，用牛羊乳酥爲之，不下二十餘種，凡作全料環餅，價值三十餘金。

食菓子

海蜇

冰角子

蔬菜

海狗

雞

鴨

湯羊肉

豬肉

酸白菜

北地有菓子，凶歲以爲食。

京師海茄如斗大，又白茄色如玉，名水茄，北人生喫之，如啜梨也。（以上京師雜記）

冰角子，以麵裹冰爲小角，沸水煮之，內冷外熱，亦甚適口。

京師蔬菜甚賤，惟來自南方者貴耳，生薑、荸薺、冬笋之屬，非燕地所產，故價踰珍錯。至如菠菜、白菜，數錢即可滿筐。煮白菜者，僅取其心，而棄甲於外，每逢冬季，狼藉道上，乞丐猶不捨。

京師飲食豐美，南邊海錯，無物不有，亦無時不具，冬月則山珍如山兔、麝、鹿、山狸、野雉之屬，在處皆然，惜無活者。

雞之味不及南方，價頗賤，極肥者亦百餘錢耳。

鴨之大者至有十餘斤，人不常食，惟有凶事者用之。

都中以稀羊爲賤品，宴客無有人饌者，去皮者謂之冒羊，不去皮者謂之湯羊，味較勝，價比冒羊倍之。（以上燕京雜記）

湯羊肉：六七兩月前門外深溝市湯羊肉，購食者爭先恐後，蓋一日祇鬻半日也，連皮而烹，爛而不羶。（奉朝采風志）

豕少肥重，奔突之速，逾於猛犬，味亦不減南方，惟皮韌如牛，臙臙蹄足甚賤，一足僅數錢耳。（燕京雜記）

「歲貨聲」肥豬肉」註云：「肉賤則挑槓下胡同賣。」（見不時雜）

以鹽澆白菜上壓之，謂之醃白菜，逾數日可食，色如象牙，爽若雪梨。（燕京雜記）

食味雜詠北味酸菜註云：「寒月取鹽菜入缸，去汁，入沸湯淪之，勿太熱，即以所淪湯浸之，挾旬而酸，與南中作黃鹽法略同，而北方黃芽白菜肥美，及成酸菜，韻味絕勝，入之羊羹，尤妙。」

蕪菜遍生野外，窮民採之，清晨截以小筐，鬻於市上，味甚甘脆，詩云：「其甘如薺。」信然。冬月時有非黃，地窖火炕所成也，其色黃，故名，其價亦不賤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京城市莊，其黃芽肥嫩者，多從京外來，土產則圃人以麥種之，綠芽，芽出割之，氣味居然非也，此法晉人已有之，然而瘦硬寡味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冬天芽韭，乃從糞料蒸鬱而成，食之損人。京廚肴饈，雜以麥苗，不盡用韭也。（噫嚶堂雜錄）

高粱酒謂之乾酒，紹興酒謂之黃酒，高粱飲少輒醉，黃酒不然，故京師尚之，宴客必需。（燕京雜記）

土醴，舊稱苜蓿酒，雙塔寺趙家所造最佳，又有金瀾酒，蓋用金瀾水所釀者，今皆不行，時尚惟紹興老酒，良鄉高

梁燒酒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京師酒肆中，亦以越釀為重，朋友蟲飲，日在醉鄉，然求所謂「女兒酒」者，不可多得。（夢園叢說）

光緒都門紀略酒樓詩：「陳紹斟來色似茶，高樓午酌勝仙家，稱心蓮子冰初侵，嚼得寒香沁齒牙。」（見食品門）

京師美饌，莫妙於鴨，而炙者尤佳，其貴至有千餘錢一頭。（燕京雜記）

都城風俗，親戚壽日，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。（竹葉亭雜記）

都門雜詠肉市詩：「閒來肉市醉瓊醪，新到尊罍勝碧廚，買得鴨雛須現炙，酒家還讓碎葫蘆。」（同治都門記略）

燒鴨子，按即用填鴨子，故極肥脆，以片兒餅碎夾食之。

野鴨為鳧，家鴨為鶩，本土鴨之肥大，勝於他處。有填鴨子之法，取毛羽初成者，用麥麵和硫黃拌之，張其口而填之，填滿其嗉，即驅之走，不使之息，一日三次，不數日而肥大矣。（以上光緒順天府志）

嚴繼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京都填鴨之法，南中不傳。惟開張廟社中承官開齋時，有庖人傳其法，故今聞有填鴨。」

然以口腹之欲，而苦累眾生，亦所不取。其製法有湯鴨爬鴨之別，而尤以燒鴨為良。非特燒手迴絕，其片法亦迥異。以

利刀割其皮，小如錢而絕不黏肉。滷上現有仿製者，而片法則不及也。」

北方善填鴨，有至八九觔者，席中必以全鴨爲主菜，著名爲便宜坊，爐鴨腰必便宜坊始真，宰鴨獨多故也，尤以挂爐燒鴨爲長。（部門彙記）

活魚

京師最重活魚，鯪魚一斤值錢三四百，至小鯛及烏魚黃鱔之類，雖活亦賤，其價有下於南方者。（燕京雜記）

嚴繩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京都雖陸地，而多諸陶朱種魚術，故魚多肥美，不徒恃津門來也。酒肆烹鮮，先以生者視客，即都斃之，以示不竊更肆。中善烹小鮮者，可得厚俸，謂之掌勺，故人爭趨焉，南中無此妙手也。」

近來黃花海鰱灌粉子，倒沒那個事啦，可是活魚裏頭單有一種活漂魚（死魚會張嘴兒的叫活漂兒），小飯館子的溜魚片兒常用。（燕市雜絮）

白鱈

鱈以白者爲尙，黃者之值，不敵白之十一，宴客用白者，誇爲盛饌，用黃者嘗爲不敬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京師最重白鱈，一頭直數緡，潞河鯉魚，灤河鱈魚，價亦不賤。（京塵雜錄）

京席尙白鱈，即江上白鰓也。（廣州竹枝詞）

餛飩

京師前門有隙地，方丈許，俗稱爲「耳朶洞」者，雍正間，忽來一美丈夫，服早衣，不知何許人，於隙地築樓，市餛飩，味鮮美，雖溽暑，經宿不敗，食者發至，得金錢無算。（飲絲軒雜錄）

都門雜詠致美齋餛飩詩：「包得餛飩味勝常，韶融春韭嚼來香，湯清潤吻休嫌淡，嚙後方知滋味長。」（同治都門紀略）

「歲貨聲」餛飩開鍋」註云：「前鍋竈，後方櫃，買雜麵元宵，煮炸貨類略同，偏於晚間買，或趕成營，以其擔設攤。」（見過年錄）

北地作飯

南方煮飯，以米入竹甕，至水次淘之，以手揉搓，屢洗之，糠秕淨盡，少選，入鍋，掩蓋，蠶以稻草，米脹水收，沸甚停火，

京米

俟米伸腰，逾刻，再舉火，不過一二乘程，謂之還火。飯香從鍋蓋出，鍋底微有爆聲，鍋底者南方謂之飯潯，北方謂之鍋巴，釜食之，香燥，和以糯，可作糗糧，老幼皆宜，此煮飯良法也。而北地少水，煤火性烈，無另竈煨草，作飯但以米入滾水，謂之泡米，米泡軟，滲出其汁，以代漿粉，滌衣衾，老米固然，即玉田米亦然，米之菁華，不在飯內矣。

近京所種，統名京米，而以玉田縣產者爲良，粒細長，帶微綠色，炊時有香。其短而大，色正白不綠者，非真玉田也。  
(以上食味雜詠註)

高粱

食味雜詠北味高粱註云：「田家以紅黃二色者，去殼作飯，並作粥，爲漿飯，亦任造酒醪，爲餅餌，其青黑者粗劣，碾之，硃殼不下，但可牲畜耳。高粱稈任結籬籬，佐薪柴，北地無竹，此物頗利用矣。」

掛麩

北地麥麵既佳，而掛麩之入貢者更精善，乃有翻饅其太細者。

打滷麵

南方食麵，雖雞鴨汁，必取清澄，故有提湯之法，宜細麵；北俗多尚滷麵，必以濃汁，謂之打滷麵，細亦非所貴。

火腿

火腿配紹興酒，以爲慶餽之禮，南北成俗，其實金華酒勝紹興而不至，京城火腿，則亦北方所造也。(以上食味雜

詠註)

燒小猪

食味雜詠北味燒小猪註云：「燒炙，古制也，載在詩禮，火化之始，法良味真，燒、燻、烹、炙、盡之矣。南人不習爲之，市脯則不精。其出自巨室家庖者，遠勝南肴，而燒小猪爲最。」

冰雞

關東野雞之來京者，尤以冰雞爲勝，土人云，非極肥者不以作冰雞，故不易得。

野雞

北京法，削野雞薄片，置火鍋肉汁酸菜羹中，色既白，食之味極佳矣，尙不如炭火上生炙之，既以清醬醃物，蘸食

更佳。(以上食味雜詠註)

子蟹

食味雜詠北味子蟹註云：「形極小，纔大於蟹螯沙狗耳，臘盡冰堅，凍泥中，漁者撈得之，多團臍，滿腹皆子，謂之「子蟹」，以作羹湯，極鮮美，寒月煖鍋，此一味獨絕，作蟹譜者所未嘗嘗也。」

酒類

南中活蝦，三十年前，每斤不過十餘文，時初至京，京中已四五倍之。近日京誠活者，須大錢三四百文，其不活而猶鮮者，以用者多，亦須二百左右，然大率撈之濁水中，其生於清水者更不易得。

北酒

『南茶北酒』此語自昔傳之，蓋茗芽多產南方，而穀米獨蕃北地。南酒惟糯稻爲之，北酒皆釀，爲酒爲醴，見之雅頌，皆言黍稷，則自古未嘗重南釀矣。近時動稱南酒，幾若北地無酒，不知北方所造，皆有異味，不似南中作偽，其甘者調以餽饌，其冽者湛以灰信。南酒行於京，而俗尚紹興，味本帶微酸，肆中知爲京城應酬，相率爲偽，米粒日減。近畿之酒，頗有佳品，而耳食者整置之矣。（以上食味雜詠註）

奶茶

食味雜詠北味奶茶註云：『煎牛乳入茶，煎和之，氣味甚醇，風韻尤勝，解渴和中，與茗飲各擅其妙。』

奶餅

又奶餅註云：『以奶皮和成之，可按酒，可療饑。』

脂麻醬

又脂麻醬註云：『燻脂麻熟時加水磨成醬，香潤有味，以調肴蔬，滑而且腴，又以沸湯沖之當茶，最宜冬日，名脂

菓茶，以和茗飲，亦佳。』

臭豆腐

臭豆腐，南人多嗜此，北人則否。

咬梨

南方之梨無佳者，至北而漸美，在京城各郡，多產此品，而以琉璃爲最上。

杏梅

北地無梅，昔賢以爲變爲杏，今俗猶呼『杏梅』，猶橘之爲枳也。

新菜

新菜：家鄉新菜，淡而無味，色青白，微帶紅點，俗名曰蒲菜，驅後乾之乃甘，京中新剝者獨佳，王植農書謂『南棗

堅燥，不如北方肥美』，蓋亦指新菜而言也，然北產但宜生噉，不中作脯，其種大小尖圓不一，良楮亦殊。

窟瓜

窟瓜，北方之名也。南人名之曰飯瓜，亦曰南瓜，北產遠勝南種，關外者尤大而佳。

旨醬

京城田家，於瓜茄熟時，縷切作條，懸暴之，以爲旨醬。

山裏紅

山裏紅，卽山楂別種，北地二名並稱。山查入藥，消肉食至效，而味酸澀帶苦。山裏紅味兼甘酸，市人以作膏糕者



李薺

蕪菜

哈喀菜

高白菜

壁蘭

豇豆

也。

山裏紅，村童賣者，穿之以線，周身盤繞，口唱「山裏紅」

蕪蕪亦名鼻劑，又名地栗，京城俱呼「鼻劑」

今京城稱南鼻劑，一枚須二三文。

蕪蕪，京師凡公宴，加蓬中，必有此品。

北方菠菜，春暮長大，鄉人以葦作籬扶護之。

菠菜，京城三月黎明時，城外肩挑入市者接踵，比他菜多數倍，以其值賤於豆腐，故貧富家家需之。

哈喀菜，俗名也，蓋與蕪蕪同類，而又似芥，其根有甜辣之異，北人又稱爲芥菜踏踏。臘月內，鹽製之，與白菜同功

而更耐久。（以上食味雜詠註）

食味雜詠北味踏踏菜註云：「俗以凡人之難與交，及事之不安貼者，率名之爲「踏踏」。又人身肌膚或結塊，

亦有此名，此菜結根成，形尖圓，味甘辣，實副此名。」

又生菜註云：「卽萵苣葉，此種堪生食，其抽心似筍者，別自一種也。」

芑，卽今萵苣菜，今京師呼此名。（續齊東野語）

壁蘭，北人本呼壁辣，亦有呼壁蘭者，音之轉也，類蘆葦而非一種，宜生食，以作醬蔬亦肥美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壁藍，根如藜，土人醃藏之，四時常食，其臺亦可充蔬，辛味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豇帶豆，卽豇豆，北方呼爲「江豆」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豇豆莢有白色、紫、赤、斑駁數色，長者至二尺。今京師呼嫩者爲菜豆，言可充蔬也；老者爲豇豆，或稱豇豆，莢長，雙

結下垂，故又稱帶帶豆，亦可澄沙作餡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古無燒酒，李時珍本草云：「始自元代。」凡五穀之米，皆可蒸燒，以其燒費民食，故私燒有禁，惟以造酒之糟作之，則酒極佳而不耗米，他省所燒，不如京城，以各處多以大麥，而京城則以高粱，麥不如高粱之甘也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燒酒，按昔麥燒。本土造酒家，稱爲「大酒缸」。燒酒以乾燒爲最，又玫瑰燒，用玫瑰花露蒸，香味極美，又茵陳燒，佛手燒諸種，又花露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海岱門外燒酒市，列肆賣酒，巨賈掌之，皆巨缸盛之，若小砂壺所盛，僅二三兩，山農野老，從小肆買之，便於攜帶也。（食味雜詠註）

京師酒肆，有三種酒，品亦最繁：一種爲南酒店，所售者，女貞、花雕、紹興、竹葉青之屬，若品則火腿、糟魚、蟹、松花蛋、蜜糕之屬；一種爲京酒店，則山左人所設，所售則雪酒、冰酒、木瓜、乾榨之屬，而又各分清濁，清者鄭康成所謂「一夕酒」也；又有良鄉酒，出良鄉縣，都中亦能造，止冬月有之，入春則酸，卽煮爲乾榨矣，其若品則煮鹹粟、肉乾、落花生、核桃、榛仁、蜜棗、山查、鴨蛋、酥魚、兔腳之屬，夏則鮮蓮藕、榛菱杏仁、核桃助以冰，謂之冰盤，別有一種藥酒店，則爲燒酒，以花蒸成，其名極繁，如玫瑰露、茵陳露、蘋果露、山查露、葡萄露、五加皮、蓮花白之屬，凡有花果，皆可名露，售此者並無存核，又須自買於市，而諸肆向不買來，飲畢亦須向他食肆另買也。（天咫偶聞）

故都酒肆，頗占有相當之歷史，士夫騷人，每以此爲留連之樂境。其風清季爲尤盛，其別亦有可志紀者：一曰「南酒店」，所售大約爲女貞、花雕、紹興、竹葉青之屬；一曰「京酒店」，所售爲白燒、冰酒、木瓜、乾榨等，乾榨由良鄉酒所製，良鄉酒止冬月有之，入春則酸，卽煮爲乾榨黃矣。別有藥酒店，所售如玫瑰露、茵陳、五加皮、蓮花白；此種藥酒，皆以花果白酒製成，業之者多本京人。故都酒店，以柳泉居最著，所製色美而味醇，然向不售碗酒。至若北酒店，更設有儲品，如糟魚、松花、醉蟹、肉乾、蔬菜，下逮乾鮮果品悉備。而以特味專長者，有蝦蛄居之兔肺，于家店之鹹肉，楊家小樓之小什錦，咸著名焉。都中人民嗜飲，每日入市，呼酒具蔬，據席暢談者，不外茶經酒志之月旦而已。予嘗謂故都酒

黃瓜

店賈醉，儼若置身宋唐之當壘間，蓋其同應規例，猶彷彿夢華錄所云也。（新閩雜志）

王瓜，或云以先諸瓜生，故名王瓜，猶鮪魚稱王鮪耳。京城出尤早，今南人皆呼王瓜，北人皆名黃瓜，王黃音近，南人不分，傳說既久，遂不能改。

北俗尚食新王瓜，初出，急以售之，貴人，貴人亦以先嘗爲豪，不待立夏。其最早出者，雖不佳，可以兩條易千錢。

（以上食味雜註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黃瓜初見比人參，小小如簪值數金，微物不能增壽命，萬錢一食是何心？」（見飲食門）

胡瓜即黃瓜，今京師正二月有小黃瓜，細長如指，價昂如米，凡宴貴客，用以示珍也，其實火迫而生耳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府志）

蠶豆

蠶豆，近來京城亦漸有種者，然瘳地弗良，味薄而澆，反不如豌豆。（食味雜註）

蠶豆，京師於甫含漿時即食之，其老者亦可煮爛作餠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京師八九月間，多秦椒，草本，蔓延結實，色正赤，有長筴者，有圓球者，土人謂長者雄，圓者雌，雌者辣，雄稍平，京中呼爲柿子椒，似南中牛心柿，鮮豔可愛。秦椒細切和醬，生食，辛香爽神，以醬雜他味，爨之名辣醬，亦佳。（食味雜註）

嚴紹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醃醬二物，爲烹調所必需，天下皆醃淡醬，獨京都以黑醋白醬油爲貴。味特鮮美，真東坡所謂「嗜好與俗殊酸鹹」也。又南中辣椒有皮無肉，京產肉甚厚，外去其皮，內去其子，專以肉搗成醬，而和以鵝鹽，併入他菜，其妙獨絕。」

菠菜，南中亦於冬月蕃生，然細而瘳，僅長二三寸，即已漸老。北方所產肥大，自冬至春，正甘美，春暮，殆高二尺矣，於涼燥處乾之，亦絕似南方菜花頭。（食味雜註）

北京的乾菠菜，都是四鄉人賣，最道路的遠近，定價值的高低，大半是越近越貴，越遠越賤，別看買賣兒不大，從

脂麻油

沙雞

銀吳乾

關東來物

果局

乳酪

中也有毛病，凡是帶著黃土，全都打了結兒的，纔是地道乾菠菜哪，要是干干淨淨，挺支楞，就是泡過水的。更有一個風俗，說起來可笑，不差甚麼的人家兒，都要晾點兒乾的，（老本京的規矩，）必得第二年正月，掣他包餃子，所爲又苦又澀好費油，細想怎麼個好法呢？不過吃個塵土味兒吧，而且晾他還得找陰涼兒，一晒就不綠啦。（燕市雜覽）

食味雜詠北味香油註云：「脂麻油也，燻脂麻磨之出油，食成賴其用，在南中，值較貴，名麻油。」

菜油甚少，惟婦人市以潤髮，餘皆脂麻油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半翅，即突厥畜，又名沙雞，爾雅云：「鷓鴣冠雉」是也，大如鴿，形類雉，以脚歧尾，後指則無，京師宴客亦用之，產盤山者更佳。

京師蘋果乾，天津蟹脯，雖能行遠，殊失本來風味。

冬時關東來物，佳味甚多，如野鴨、鯽魚、風乾鹿、野雞、風羊、哈拉、麋豬、風乾兔、哈實善、遇善庖手，調其五味，洵可口也。其他石花魚、潔河鯽、寶耶銀魚，更不勝縷指矣。（以上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關東貨始到京城，各處全開鑿鹿棚，鹿尾鯽魚風味別，發洋水土想陪京。」

又：「內城果局物真賒，兼賣黃油哈密瓜，我到他鄉猶憶食，山查糕與奶烏他。」（即酥酪也，烏他係清語，呼酪）

又：「奶茶有館獨京華，乳酪（奶茶確所製惟乳酪可食，其餘以奶爲茶曰奶）如冰浸齒牙，名喚喀拉顏色黑。」（拉讓平聲，蒙古語）

一文錢買一杯茶。」（以上見飲食門）

都門雜詠荷包卷奶酪詩：「閒向街頭饌一顧，瓊漿滿飲潤枯喉，覺來下咽如脂滑，寒沁心脾爽似秋。」（同治都門紀略）

越漫堂日記：「同治三年，正月初十日，早起，吃牛乳一器，北地得此類雜，惟夏間盛飲冰酪，而餘時無人知者。」牛酪，按用牛乳造之。造法，將乳入釜，熬以冰糖，攪之，乃傾出，罐盛，待冷，面結浮皮，如豆腐皮然，撈取，用冰置罐外，

漸漸凝成矣，味甘而涼，其浮皮，土人和棧餅食之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一歲貨登『酪』註云：『開賣一年，擔二木桶，層層設碗，帶奶捲，夏用冰板，暗帶棧博。』（見餘夕錄）

酪二曰山查酪，色紅；杏仁酪，色白。解暑則冰梅湯，若炒冰尤食之奇者。（都門瑣記）

燕都小食品雜詠牛奶酪云：『鮮新美味屬燕都，敢與佳人賽雪膚。飲罷相如頰渴解，芳生齒頰潤於酥。』註曰：『以牛乳合糖入碗，凝結成酪而冷食之，置碗於木桶中，撈撈，沿街叫賣，味頗美，製此者爲牛奶房也。』

市肆亦有市牛乳者，有凝如膏，所謂酪也。或飾以瓜子之屬，謂之八寶，紅白紫綠，斑斕可觀。溶之如湯，則白如鷄，沃如沸雪，所謂爛茶也。炙爛令熱，熟捲爲片，有酥皮火皮之目，實以山查核桃，雜以諸菓，雙捲兩端切爲寸斷，爛捲也。其餘或凝而範以模，如棋子，以爲餅，或屑爲雞，實以餡而爲餅，其實皆所謂酥酪而已。（東坡政錄）

酪者，製牛乳和以糖使成漿也，俗呼奶茶，北人恆飲之。（清稗雜鈔）

酪：在牛奶裏加上白糖，再滴入幾滴白乾酒，牛奶便凝成一種凍子似的東西，這就叫做酪。據說這種製法是由蒙古人那裏傳來的，而最嗜吃酪的是旗人。酪舖在北平很多，較大的酪舖除了門市售賣之外，還派許多人挑着兩個大木桶，桶裏放着冰，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酪，沿街去賣。賣酪的人除了成碗的酪外，還帶賣奶捲和酪乾，奶捲是一種用乾牛奶製成的帶筋的點心，酪乾是一種用酪炒成的不規則的塊狀物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『滿洲糕點樣原繁，踵事增華不可言，惟有莫張遺舊制，（莫張，即餅子也。舊時糕點，一）幾同告朔餼羊存。』（見飲食門）

滿洲筵宴，以餅餌爲尚，按權玫瑰北征行紀謂筵宴使臣，茶食以大棗陳四十碟，此似今之餛飩莫矣。（燕都雜考）

北京有種至上當的玩藝兒，莫過於餛飩棹子，皆因這種東西，關乎滿洲的禮俗，遇著白事，不能不如此。這個意

思，也就跟掛簾子差不多兒啦。（同是廢物），所以內城的滿洲餛飩鋪纔有呢。其中分多少節，有五節的，有七節的，甚麼十一節，頂多十三節。（跟玲瓏塔一樣。）有用花糕的，有用七星點子的，至好不過叫作官三節，不論那路，向分頂子的好歹，貴的用鮮菓子（跟大蜜供頂兒同），有用大麵餅的（賤），並有甚麼橘子麻柑兩攪兒的。餛飩不論好歹，棹套可得新鮮好看，未從要定之先，也得驗驗材料（彷彿轆圍子葷片兒），多少錢的圍子，若遇夏天有兩時候，餛飩鋪還得跟着去照應（怕辦了圍子）。論到價值有十四兩，有十六兩，有十八兩，還有二十多兩的，細想究竟有甚麼益處？又不好吃（生的），也沒甚麼好看，不過大家看著的確是花了這麼些錢。（自然好看）（燕市雜纂）

兩菜

京都竹枝詞：「華筵南菜盛當時，水爆清蒸作法奇，食物不時非古道，而今古道怎相宜？」（見飲食門）

都門竹枝詞：「京城各種稱兩式，珍錯烹調味足嘗，大蒜胡椒都不用，於今一樣要清湯。」（見服用門）

餛飩

又：「誰道館餐太不豐，兩盤旁列碗當中，酸湯白菜飄羊肉，老米濕來粒粒紅。」（見飲食門）

檳榔

又：「口袋搭連滿滿裝，縮砂蘆子雜檳榔，胡麻黑胖般般有，也自親含豆蔻香。」（見服用門）

燕都小食品雜詠檳榔膏云：「小鑊一面任情敲，符合檳榔色似膠。陶母留貧曾截髮，而今髮竟爲糖拋。」註曰：「以餡糖合檳榔屑，熬之成膏，攪成薄片，分塊而售，云可消食消水，舊者多以膏易人家之亂髮，故詞中云云。」

葷菜

葷菜、葷菜也，今京師人以二三月賣之，卽名葷菜，香脆可嚼，唯菜不中食。

酸梅湯

葷菜、寒菜，今京師人以充茗飲，可滌煩熱，故名寒菜，其味微酸，故名酸菜矣。（以上爾雅疏）

今人煮梅爲湯，加白糖而飲之，京師以冰水和梅湯，尤甘涼。（體俗文）

那懿行都門竹枝詞：「底須曲水引流觴，暑到燕山自解涼，銅碗聲聲街裏喚，一甌冰水和梅湯。」（爾雅詩抄）

京師夏月，街頭賣冰。又有兩手銅碗，盪令自擊，冷冷作聲，清圓而瀏亮，響酸梅湯也。以鐵椎擊碎冰，攪入其中，謂之冰振梅湯，兒童尤喜呼之。（爾雅詩抄）

都門好，雙洞九龍窟，冰雪滌腸香味滿，醜醜灌頂暑氣開，兩腋冷風催。（吳江甫詞）

都門錄冰西甕城梅湯詩：「新搗江米裁如筋，製出涼糕適口涼，炎伏更無虞暑熱，夜敲銅甕賣梅湯。」（同治都

門記略）

酸梅，按用杏子青者，浸爛，去核及滓，和以糖，加以冰塊，土人謂之「酸漿水」，亦有將浸爛杏子，撈取略乾，模作餅，可水化食之，暑天食最宜。（光緒間天府志）

「藏貨聲：『又解渴，又帶涼，又加玫瑰又加糖，不信您就鬧碗嘗一嘗，酸梅的湯兒來，哎，另一個味呀。』」註云：「自立夏賣到西瓜季。」

酸梅湯以酸梅合冰糖煮之，調以玫瑰、木樨、冰水，其涼振齒。以前門九龍窟及西單牌樓邱家者爲京都第一。

（燕京歲時記）

燕都小食品雜冰酸梅湯云：「梅湯冰鎮味甜酸，涼沁心脾六月寒。揮汗炎天難得此，一間銅甕熱中寬。」註云：「暑天舊梅湯者最有名，以冰鎮之，涼沁心脾，舊者每敲銅碟一枚，名冰盞。」

酸梅湯以酸梅泡汁，和冰糖水，調以玫瑰木樨，冰傍振之，以九龍窟及西單邱家爲最佳。自四月底便添，舊者，棍插銅月牙，手敲銅冰盞二個。（春明笑風流）

每年一到夏令，北京有種賣酸梅湯的，名爲是小買賣兒，可也不得一樣，真有擺個酸梅湯攤兒，得用一二百銀子的。甚麼銀漆的冰桶咧，成對兒的大海碗咧，冰盤咧，小磁盞兒咧，白銅大月牙兒，擦了個挺亮，相配各樣玩藝，用銅索練兒一拴，方盤週圍都是銅釘兒，字號牌也是銅嵌，大半不是路邊齋，就是遇緣齋。案子四週圍，圍著藍布，並有「冰振梅湯」等字，全用白布作成，上罩大布傘，所爲陽光不晒，青銅的冰盞兒，要打出各樣花點兒來。（燕市雜錄）

酸梅湯，夏日所飲，京津有之，以冰爲原料，層梅乾於中。其味酸，京師賣酸梅湯者，輒手二銅盞，顛倒簸弄之聲，錯

澹然，謂之敲冰羹，行道之人輒止而飲之。（清稗類鈔）

暑天之冰，以冰梅湯最爲流行，大街小巷，乾鮮菓舖的門口，都可以看見「冰鎮梅湯」四字布簷橫額，有的黃地黑字，甚爲工緻，迎風招展，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樣，使過往的熱人，望梅止渴，富於吸力。

昔年京朝大老，貴客雅流，有開工夫，常常要到琉璃廠，逛逛書舖，品古董，考版本，消磨長晷。天熱口乾，輒以信遠齋梅湯，爲解渴之需。（以上舊都百話）

酸梅湯：酸梅湯現在已流行到許多城市了，但牠發源地卻是北平，而且一直到現在，最好的酸梅湯仍舊要到北平來找。酸梅湯的做法很簡單：把烏梅放到大量的水裏去煮，煮時加上冰糖和桂花，煮好把滓子濾去，加以冰鎮，即成。然而怎樣把烏梅、水、糖、桂花這四者的分量配得恰到好處，那就是每個製售者的祕密了。北平的酸梅湯以琉璃廠信遠齋所售的最好，但一般人因爲牠路遠價昂，不得不想退一步的辦法，向門口的小販來買。此種實酸梅湯的小販多半兼賣些別的東西，或挑擔，或推車，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裏相擊，丁當作響，非常好聽。（北平的老頭小吃）

今農家煮穰（即大麥）爲粥，夏月喫之，京師加糖，謂之「大麥粥」。

京廚作綠豆粥，工而速辦。

京師五月後有賣燻麵者，兒童加糖，涼水調成瓜託，仍乾食之，云可解暑。

京師人張筵，必旅陳肴核，名品甚繁，而長生果居其一。果不必珍而特不去者，將俗人珍其佳名而然歟。余以乾隆丁未始游京師，友朋燕集，杯盤交錯，恆擊殼剖肉，燻食殊甘，俗人謂之落花生。（以上讀香齋雜錄）

落花生，藤生，花落地面結實，故名。凡沙地皆可栽，今本土西山一帶，產此甚廣。四月下種，八月成熟，擊作果，極香美，惟忌與瓜同食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

杏酪，取甜杏仁，水浸，去皮，小礮（俗作礮）碾細，加水攪稀，入許（俗作餉）內，用糯米屑同煎，如打高糧糊法。至儲之多，隨意糝入。紀曉嵐先生作詩三十二首，俱罵京廚烹調之壞，只一首贊其能，能作杏酪也。（讀香齋筆錄）

光緒都門紀略感園詩：『攜來絕妙雨前茶，苦水烹煎味迥差，何物最能消酒渴？提壺人賣杏仁茶。』（見市廛門）

杏仁粉，按以杏仁仁甜者，磨爲粉，然不盡純，或雜以麥粉，土人和糖調水爲杏兒茶。（光緒庚子府志）

一歲皆聲『杏仁茶』註云：『擔二細高白圓籠，一頭置鍋，貯火，通賣一年，大街清早，有設攤者。』（見除夕雜）

燕都小食品雜詠杏仁茶云：『清晨市肆鬧喧嘩，潤肺生津味亦賒。一碗瓊漿真適口，香甜莫比杏仁茶。』註曰：『杏仁茶以麵粉及杏仁粉同熬之即成，津埠亦多售者。』

燕都雜詠：『舊俗愛穹廡，扈游捺鉢居，獵圍歸去晚，恩宴賜頭魚。』註云：『捺鉢帳名，御食最重頭魚宴。』

又：『茶湯了無味，久笑大官庖，禁樹何人近？龍烹更鳳炮。』註云：『明諺有「翰林文章，太醫藥方，光祿茶湯，兵部刀鎗」等語，言無實也。庖有烹龍炮鳳，以白馬堆雞代之。』（以上見歷代雜聞）

部刀鎗」等語，言無實也。庖有烹龍炮鳳，以白馬堆雞代之。」（以上見歷代雜聞）

茶湯及油茶：一個擔子，一頭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銅壺，另一頭是一個木箱，這便是售賣茶湯及油茶的擔子。這兩種東西在外鄉人看來似乎差不多，但實際卻大不相同。茶湯是一種稊子麵製成的粉子，賣時如沖藕粉一樣，先把粉子用涼水調勻，加上糖，然後用極滾的水來沖。油茶則是麵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過，賣時用滾水一沖，其用牛骨髓製成者又名牛骨髓茶，據說最富滋養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都門好，佳點貴翻毛，冰麩香團荷葉餅，靈犀乳作茯苓糕，製造膳房高。（望江南詞）

俞曲園憶京都詞云：『憶京都，茶點最相宜，兩面茯苓攤作片，一團蘿蔔切成絲，不似此間惡作劇，滿口糖霜嚼復嚼。』原註：『京都茯苓餅蘿蔔餅最佳，南人不善製餅，但一口白糖，供人咀嚼耳。』

京都點心之著名者，以麵裹榆莢，蒸之爲糕，和糖而食之。以豌豆研泥，間以棗肉，曰豌豆黃。以黃米粉合小豆漿

肉蒸而切之，口切糕。以糯米飯夾芝蔴糖爲涼糕，丸而陷之爲窩窩，即古之不落夾是也。（清神雜錄）

南人喜甜，看饅果點，以糖爲炮製之要素，甜味濃。吃慣了南點者，不無單調之感，但舊都的點心舖，餡餡舖，卻又喜歡標南糖、南果、南式、南味。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館也，要掛粘蘇二字。近年在魯豫等省，設分號，則寫京都。又自稻香村式的真正南味，向華北發展以來，當地的點心舖，受其壓迫，消失了大半。現在的江山，現在除了老北京逢年逢節還忘不了幾家老店的大八件，小八件，自來紅，自來白外，凡是場面上往來的禮物，誰不奔向稻香村，稻香春，桂香村，真稻香村，老稻香村？糖多固是一病，但製法鬆軟，不似北方餡餡式的點心之乾硬，此乃南勝於北之大優點。

（舊都百部）

山楂糕

東坡肉

糖糕

素飯館

奶油糖糕

水晶糕

燒麥

烤牛肉

冰水

都門雜詠匯豐齋山楂蜜糕詩：「南棗不與北棗同，妙製金糕數匯豐，色比胭脂甜若蜜，鮮醒消食有兼功。」

又日儉齋東坡肉詩：「原來肉炙貴微炊，火到東坡膩若脂，象眼截痕看不見，饑時舉箸爛方知。」

又福興居雞麵詩：「麵白如銀細若絲，羹來雞汁味偏滋，酒家惟趁清晨賣，枵腹人應快朵頤。」

又素飯館詩註云：「包辦素席，佛前素供。」

又致美齋奶油糖糕詩：「蛋黃和麵饅如餡，松子釐來香最清，妙製品惟供上用，奶油風味溯興京。」

又滋蘭齋水晶糕詩：「紹興品味製來高，江米桃仁軟若膏，甘淡養脾療胃弱，進場宜買水晶糕。」

又小有餘芳齋肉燒麥詩：「小有餘芳七月中，新添佳味趁秋風，玉盤擊出堆如雪，皮薄還應到透紅。」

又烤牛肉詩：「嚴冬烤肉味堪饜，大酒缸前圍一遭，火炙最宜生嗜嫩，雪天爭得醉燒刀。」

又捨冰水詩：「冰桶涼湖暑氣消，入喉頃刻免心焦，近來善事都難作，更有無知偷水瓢。」（以上兩詩都門雜詩）

有不費一錢而隨處可飲之冰水，是些大戶人家，爲救濟苦人而設的。常常在自己的門首，擺下很大的水櫃，或大個兒的水壺，另有木頭做的架子，上面放些碗瓢，小販車夫，路過那裏，可以隨便取飲，名曰「暑湯」，熱水總比沿

醬羊肉

路找涼水喝強些。其中亦有解暑的藥料，或綠豆之類。（蘇郡百題）

都門雜詠月盛齋燒羊肉詩：「喂羊肥嫩數京中，醬用清湯色裏紅，日午燒來焦且爛，喜無羶味膩喉嚨。」（都門紀略）

饅頭

五香羊肉，前門內戶部街有售此者，如南方羊膏，味極香美，蓋去皮骨，用清醬雜茴香烹之。（先緒風天府集）

月勝齋，戶部前羊肉舖，五香醬羊肉最有名。（京師地名新註）

古以熊掌爲食珍，京師庖人，鮮有能製此物者。（晉書集說）

餃子

扁食即餃子，有大有小，有水餃，燙麵餃，爲士人常食之物，而逢節尤必需，此半用羊肉作餡。

麵筋

麵筋，用麥麩置水中，揉洗成之，其澄出漿粉曰小粉。

奶皮餅

奶皮餅，按奶衣，即煎牛酪之浮皮也。凡用奶皮，必涼餡，其餅名不一，有仿回回及高麗法者。

小米團

小米，團之，嚼小米粉作爲團，中空無餡。

孩兒飯

孩兒飯，用肉湯煮糲米爲飯，名孩兒飯，其法始自蒙古，而士人做爲之。

豆腐

豆腐，磨黃豆爲之，或黑豆點以鹽滷，其嫩者名南豆腐，如南方之水豆腐也，其屬有腐皮百葉，又腐乾，今京師以

延壽寺街王致和家腐乾最著名。

元宵

奶皮元宵，南方呼爲圓子，京師惟正月盛行，凡米粉圓子，通名元宵。

賽利馬

賽利馬爲喇嘛點心，今市肆爲之，用麵雜以果品，和糖及豬油蒸成，味極美。

童子雞

童子雞，按取雞之嫩者，煮而燻之，因名。

五柳魚

五柳魚，浙江西湖五柳居袁魚最美，故傳名也，今京師食館做爲之，亦名五柳魚。

醬肉

醬肉爲京師最著名者，幾與金華火腿匹。

爐肉

燒烤肉，按取小豬烤之，其不用小豬者爲爐肉，本土有爐肉舖。

田雞

蛙居水中，形似蝦蟆，背青綠色，尖喙細腹，鳴聲哇哇，俗呼爲「田雞」，捕食。

鵪鶉

鷄卵，今以爲珍肴。

豌豆苗

豌豆，枝莖柔弱，布地而生，葉形頗圓，兩兩相值。初生時肥嫩可食，本土謂之「豌豆苗兒」，四時不絕。法如唐花，火迫而發也。其豆初結時，粒細如珠，京師亦食之。

刀豆

刀豆，今京師鹽小菜中有此。

油菜

油菜，本名芸薹，京師專名油菜，枝莖細小，燻食甚佳。

芥菜

芥類不一，今本土有一種菜青莖紫者爲紫芥，作齋甚美，土人通稱「芥菜」。

香蕪

香蕪，以口外牛羊骨生者爲勝，故稱「口蘑」。今本土產者，土人通稱爲口蘑，鮮時可充茹，其乾者有大口蘑，小口蘑，口蘑丁之分。

金瓜

金瓜不可食，形圓而扁，亦有純圓者，深秋則老，色赤，採作盆供，可耐久。

醬瓜

梅瓜，按卽菜瓜，本名越瓜，可生食，俗呼生瓜，有青白二色，濃淡相間，以甜醬漬之，爲蔬中佳品，土人稱爲「醬瓜」，用以煮雞肉豬肉極美。

冬瓜

冬瓜可蔬可羹，又可蜜煎，其子及皮並入藥。

南瓜

南瓜可羹可燻，能充飢，其子可燻作果，土人名「倭瓜子」。

西瓜

西瓜，瓜肉有紅、黃、白三種，其皮、肉、子俱白者，土人稱爲三白瓜。紅瓜子可燻作果，瓜汁及翠衣用入藥。

蘿蔔

蘿蔔，子入藥，莖葉爲蘿蔔菜，或醃作乾菜尤美，芽初生可食，土人謂之「蘿蔔櫻兒」。

水蘿蔔

水蘿蔔，圓大如莖，皮肉皆綠，近尾則白，亦有皮紅心白，或皮紫者，祇可生食，極甘脆，土人呼爲水蘿蔔，今京師以

山藥泥  
芋  
薑  
蕩  
慈菇  
腳麻  
醬  
油蝦醬  
辣醬  
冬菜  
醬小菜  
松花  
菊花曬  
牛乳  
良鄉酒

西直門外海淀出者爲尤美。

薯蕷即山藥，冬月掘根，可蒸可燻，京師以豬油及白沙糖和之，蒸爛，謂之山藥泥。

芋，有水旱二種，水芋爲勝，京師西直門外海淀產此，能充飢，可饌可鹽，可醬可蔬。

蕩，今市中謂者皆海淀所產，夏月嗅之，甚珍香，氣類荷而味少淡，寺僧或漚入稷米，熟之，爲香稻蔬品，其節亦入藥用。

藥用。

海淀全產蕩，極小而三角，如南方之野蕩，土人呼爲菱角，生喫不甚甘脆，惟蒸曝亦可充糧，惜少水鄉，無廣植者。

地栗即慈姑矣，可蒸喫，其苗名剪刀草，一名燕尾草，煎嫩時亦可作蔬。

脂麻，今本土植此最廣，取其仁作油，然燈及和味，其籽作爲麻醬，其程有節如竹，土人至臘月祀神焚之，謂之

「節節高」。

醬，清醬，按有甜醬、黑醬、黃醬、皆麵爲之，黑黃者味鹹，清醬即醬油，亦有白黑二種。

渣蝦醬，按其油即油蝦油。

辣醬，按以曬乾辣椒極爲末，以水調之，遠邇南方之油熬者。

冬菜，按用白菜絲，切之，加以花椒，醃藏，香味極美。

醬小菜，按有刀豆、菜瓜、黃瓜、藕梢之屬，又有油蝦瓜，油蝦香椿。

松花，按南方呼爲「皮蛋」，本土近數年始有造此，較南方出者尤嫩，惟皮上無松花影也。

菊花羹，近數年始盛行，其法先用鱈魚作羹，雜以粉條、麻花，和白菊花食之，亦有加椒末胡荽者。

本土冬月，取鮮牛乳售與人食，滿洲餽餅、奶皮餅，亦用牛乳。

良鄉黃酒，似紹興酒而味遠遜。京師酒家，至冬令，每揭曰：「寄售良鄉黃酒。」

虎骨燒

虎骨燒，按能活血，舒筋，去風，老年人最宜，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，爲正陽門外藥家藥舖專門之物。

酒釀

酒釀，按一稱甜酒釀，一稱酒酪，用糯米釀之，味甘色白，如蓮酪，連米食之。

果脯

蜜漬果脯，按有杏脯，桃脯，類麥脯。

柿

柿爲赤實果，大者霜後熟，形圓微扁，中有拗，形如蓋，可去皮曬乾爲餅，出精液，白如霜，名柿霜，味甘，食之能消痰。

糖糕

糖糕，當爲棠棣，經霜乃赤。其稱糖糕者，以糖裹之耳。亦可蜜釀爲果脯，今土人稱爲紅果者此也。山楂，可和糖蜜

擣之爲糖糕，淡紅色者最佳，又入藥品。

饅頭

爾雅義疏曰：「棗，即今饅梨，黃亦而圓，肉堅酸澀，入湯煮熟則甜滑，今順天人呼之饅梨是也。」今本土或稱爲

饅梨，晚秋始採，堅不能咬，必先以白薑覆之，蒸性溫，滷日而梨色變黑，始可食，然生啖酸澀，土人每煮熟而嚼。

梨

梨，今土人以汁多而微酸者爲波梨，其皮上有紅點者爲金星波梨，甜而爽脆者爲呀兒梨，可蜜製爲脯。卽袁家

梨也。哀，呀，聲之轉。又有大者爲半斤酥，馬騾黃。日下舊聞引燕山紀游稱仰山村多梨，今西山一帶，產植甚廣。

桃

桃，按今土人以六月采食者爲朱顏青，味甘而脆，可蜜煎爲脯；七月采食者爲珊瑚紅；中秋後采食者爲雁過紅，

種類不一。

香椿

香椿樹嫩芽，俗呼香椿頭，可蔬可葷，今土人醃藏之，名「鹽香椿」。

宛平王志，椿有香、菜、臭三種，按宛志誤也，香椿、芽可食，故俗呼菜椿，非有二種也，臭椿爲樗，其根皮入藥。

燒餅

馬蹄卽燒餅，以其形似馬蹄而名。（以上光緒順天府志）

一歲貨聲：「大燒餅，熱油炸鬼。」註云：「有糖、鹹、大小八疋、圓蓋、數樣，鄉村謂之蕨花子，以白油豆油炸，攪盤。」

又「大捲子熱燒餅」註云：「別有弔爐高麵一派，味殊勝，負筐，有帶小油果者，半用香油炸。」

又「馬蹄燒餅」註云：「切麵舖代烙，其爐如四尺尺，上貼烘熱，稍小而尖者曰「驢蹄」，皆像其形，惟甜漿粥

鋪馬蹄，用高爐炸果香油。」

油鏡，按用麵條油燒之，其發酵者爲麻花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齋園憶京都詞云：「憶京都，小食更精工，盤內切糕甜又軟，油中灼果脆而鬆。不似此間吃胡餅，餅落殘牙殊怕硬。」原註：「油灼果，俗稱油灼檜，云杭州惡寒檜而作，是南製而迥不及北製之美，何也？」

北京外城管著油果子叫麻花兒，內城叫油炸鬼，外省有叫果子的，有叫油條的，這種吃食，到處都有，內中的材料，離不開鹽、城鹽，每斤麵有攪三錢的時候，有攪二錢五的月令，按照春秋四季，得斟酌合宜。按說都得用香油才能算對，誰知這麼點兒玩藝兒也有毛病？早先對假是用河油，（就是大槽油，）而今連河油都嫌不上算啦，弄點子雜類古董，胡往裏一搗，要瞧這個弊病，只要拿開水一泡，味兒就出來，不然，粥舖的麻花兒，老顯着小呢，皆因泡粥吃非香油不行。（燕市雜錄）

白肉，清烹豬肉，爛而不糜，可片食，本土有專售此者，名「白肉館」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肉所作有翡翠羹，金銀肘，獅子頭等名，豬腸海參煮不老菜，謂之長生不老，皆可入唐人食譜，西單牌樓有白肉館，專賣白肉，日須一桌進御，其煮肉鍋云自明至今，故肉味特佳。（都門瑣記）

和順居的看饌，完全取材於豬的身上，能把肉賂皮骨，做出種種花樣，種種名目，與素菜館把青菜豆腐做出許多雞鴨魚肉的形式，恰相反映。常吃不免單調，偶爾卻別有風味。他們的營業時間，亦自成一格，別家做館子，早上大概座客寥寥，生意都著重在夕陽西下之時，有鬧到夜靜更深，喧呼不絕者。惟獨這家白肉館，專賣上半天，一交正午，便封窗上門。其中桌椅碗盞鋪陳，完全是幾世紀以前的太古遺風，門口的「和順居」三字，古色斑斕，殊不亞於水滸上瓦官之寺。（舊都百勝）

一歲貨聲「江米年糕」註云：「姓氏累世專賣通年，肩擡小白圓籠，僅如扁缸，桃大精美，多愛買者，外號「游

九城。

三角

又「三角兒……炸……」註云：「排插、糖麻花、馬鞍、燒餅、油炸糕、肩拌方盤，亦有桃圓籠，搖八楞鼓鼓者，秋後添糖耳朵、蜜麻、帶寶乾燒酒、乾糖麻花，又有帶寶豆腐乾、豆腐絲者。」

燒雞餃

又「燙雞餃」註云：「凡二人，一擔前設方盤，中安鍋竈龍屨，後則高方圍，背有欄，止抽屨二層，下空，裝水桶；一人擔二圓籠，內盛各種餛飩，現定現蒸。豬肉、口勝、乾菜、蝦仁、香椿、龍鬚菜、芽菜、羊肉、茴香、白菜、豇豆、芽豆、胡蘿蔔、油。」

燙魚

又「燙魚兒來，又酸又辣。」註云：「灌醬、青醬、醋鹹胡蘿蔔絲，或爛蒜，或芥末，與涼粉綠豆腐皆同。」

豆腐腦

又「好熱呀，豆腐腦兒熱呀。」註云：「前籠上設方盤，後以布裹腐鍋，澆高青鹹，紅根丁。」

薰魚兒

又「薰魚兒炸麵筋來嚼嚼。」註云：「薰一切豬頭、肘子、肥腸、粉腸、肝、心、肺、口條、小雞、螃蟹、魚、鱸子、寶蓋、什件、帶片火燒、肩持小紅板，或云用藥洗過，雖伏天，蠅不集。又有吆喝爛肉者，貨多不全。」

煮豌豆

又「豌豆來，乾的，香，套過棒槌兒豌豆。」註云：「肩負細長柳條圓籃籠，多於雨後賣。」

燕都小食品雜詠煮豌豆云：「沿街雨後喊牛筋，豌豆新蒸趁夕暉，浸透五香琪細嚼，未經吹竊已成紋。」註曰：

「雨後各街巷多有兒童攜小籃賣五香豌豆者，吆喝必曰：『養牛筋的豌豆。』」

驢打滾

「袋貨聲『滿糖的驢打滾，』註云：『黃米麵裹糖蒸，外浮灑乾豆麵，此鄉下人賣。』」

燕都小食品雜詠驢打滾云：「紅糖水餡巧安排，黃麵成團豆麵理，何事羣呼『驢打滾』，稱名未免近談諧。」

註曰：「黃米粘麵，蒸熟，裹以紅糖水餡，滾於炒豆麵中，成球形，置盤上售之，取名『驢打滾』，真不可思議之稱也。」

糖雜類

「袋貨聲『糖雜類』註云：『揀筐，賣糖，細如一撮絲，亦捏蝎蛇各種玩藝。』（見元旦條）」

燕都小食品雜詠糖雜類云：「全憑手藝見工奇，一握糖條細似絲，兒女喜談齊叫買，札花長辯各成詞。」註曰：



「以餡糖一塊，兩手頻搓之，頃刻成絲。口中有詞曰：「姑娘吃了我的糖囉，又會札花又會紡絲；小禿兒吃了我的糖囉，明天長頭髮，後天梳小辮。」云云，故兒童多樂就之。」

「歲貨聲」江米果餡來，餛兒糕，一註云：「擔兩頭支高架，前設飯爐，後設箱，盛各樣麵餡。」

燕都小食品雜詠餛兒糕云：「擔凳炊糕亦怪哉，手和糖麵口吹灰。一聲吆喝沿街過，博得兒童叫買來。」註曰：「舊者擔高凳，一端置小火爐，一端置木櫃，中實米製麵及糖等，木櫃中空，活底，以麵及糖置飯中蒸之，頃刻即得，推其底則糕自飯上出，兒童頗喜之，蓋以其現做現炊，甚有趣也。」

「歲貨聲」菓子乾挑子」註云：「櫻種撻扁杖，各種細磁具，白漆圓籠，週身銅什件，帶環，前設方盤，中置小籠，安鍋，手敲二銅冰盞，口吆喝「帶湯兒的熟豌豆……豆囉」以黑豌豆加城，煮後加糖，二月中微。菓子乾以柿餅杏乾作，帶湯，加藕片，或加梨片，端午微。玫瑰棗糖饅生老虎眼，帶湯，酸棗烏豆，以大力丸鹹煮晾乾，茶豆帶湯，小麻子濕鹹花生。交二月中，添桃脯，奶子糕，玻璃粉，撥魚兒。立夏添冰桶，酸梅湯，近年添汽水瓶，以上所賣多闕矣。」（見餘夕雜）

燕都小食品雜詠菓子乾云：「杏乾柿餅鑿堅冰，藕片切來又一層。勸爾多添三兩盞，保君腹瀉廁頻登。」註曰：「夏季之菓子乾，係以柿餅杏乾等浸水中，鎮之以冰，上層覆以藕片，食者不免有腹瀉之虞。」

「歲貨聲」精靈盧車子」註云：「吆喝冰糖兒多來，靈盧來嚶……」。靈盧十餘種：扁熟山裏紅，生山裏紅，夾澄沙，胡桃仁，白海棠，生熟二種葡萄，山藥，山藥豆，梨片，黑棗，紅海棠，大紅乾橘子，荸薺。梨糕數種：奶油，散塊，芝蔴，花生，蘸，胡桃仁，蘸，大酸棗，蘸，四方加澄沙餡，蘋果乾，蘸，杏乾，蘸，梨乾，蘸，老糖梨糕，加花生仁，酸團子，奶烏他，水烏他。」（見餘夕雜）

糖葫蘆糖葫蘆是北平的名產，近年他處也有做製者，但都不如北平的好。所謂糖葫蘆，其實與「葫蘆」毫無關係，而是一串一串的用竹籤穿成而用裹滿冰糖的果子，如山裏紅，海棠果，葡萄，山藥，核桃仁之類。製時最難的一

步是熬糖，因熬得過老則味苦，過嫩則膠牙也。北平的糖葫蘆以東安市場的爲最好，但胡同裏攔籃叫賣者也問有好的。（北平的卷頭小吃）

一歲貨聲「硬麵餅餅」註云：「子兒餅餅，雙喜字加糖，硬麵錫子，鹹螺獅轉，油酥燒餅，鞋底子魚，五福捧壽，奶油餅，有擔籠，有揀筐者，有帶賣白糖麻花、芝蔴糖子者，通年夜間賣，曉歸早睡，午後烙。」

燕都小食品雜誌硬麵餅餅云：「餅餅沿街運巧腔，餘音嘹唳透燈窗。居然硬麵傳清教，驚破鴛鴦夢一雙。」註曰：「硬麵餅餅，即火烙餅餅之類，惟多於夜間售賣爲可異耳。」

硬面餅餅在北平，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往往有一種悽涼而深長的吆喝，擾人清夢，那便是賣硬面餅餅的小販的叫賣聲。一般人差不多既不愛聽這種聲音，也不愛吃這種餅餅，因爲牠實在太淡而無味了。「餅餅」是北平話意即「點心」。硬面餅餅就是用麵粉製成的一種點心。這種點心因形狀之不同，又有「鐲子」、「凸蓋」、「饅子」、「白糖餅餅」、「紅糖餅餅」等名目，但其不好吃則一也。買牠的人，多半是吸鴉片的人或五更飢的患者，半夜兩三點鐘，家中既沒吃的，街上又無處可買，不得已而買牠聊以充飢。（北平的卷頭小吃）

一歲貨聲「約斤饅頭」註云：「挑圓籠或背筐，三角饅首，大小論斤。」

又「白糖兒饅頭，棗子油，韭菜餡，」註云：「背筐蓋布，高裝饅首，脂油方餅，千層餅，棗子油，韭菜餡包子，攢餡倭瓜，隨時包子。」（以上見二月號）

北京賣饅頭的向分兩種：有軟麵饅頭，硬麵饅頭的分別。軟麵饅頭，是在蒸鍋舖賣，捏出個尖兒來，點上個紅點兒，就叫壽桃，不但不夠分兩，而且連對成熟也沒有，淨爲生日滿月，好去寬人，到了年底，更生更小啦，核計起來，總得一吊多一斤。要說硬麵饅頭，有作房，都是南冀州人所幹，背著筐子，下街吆喝，每斤麵不過用四兩水，比較蒸鍋舖雜粗，可是公道些。（燕市雜碎）

嚴繼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都中朔風雖厲，而風尚之製極妙，交冬後，無室不置，室中圍爐聚飲，依然暖若陽春。每至酒家沽飲，輒置一小釜於案，而生切鱸魚羊豕之肉，俾客自投沸湯中，熟而食之，親進白廚下者，味更鮮美，而中無此風味也。」

京師冬日，酒家沽飲，案輒有一小釜，沃湯其中，熾火於下，盤置鱸魚羊豕之肉片，俾客自投之，俟熟而食，有雜以菊花瓣者，曰菊花火鍋，宜於小酌，以各物皆生切，而爲絲爲片，故曰生火鍋。（清稗類鈔）

鍋子之類甚多，有菊花鍋子，爲肉類與菜蔬及花瓣之大雜脮，整桌酒席，在秋冬間視爲要素，及羊肉鍋子，爲歲寒時最普通之美味，須於羊肉館食之。此等吃法，乃北方遊牧遺風，加以研究進化，而成爲特別風味也。（舊都百詠）

嚴繼生憶京都詞註云：「京都春蔬之妙，甲於天下，每晨鄉人以小車輦入城中，求市，種類繁多，不可名狀，惟其價幾與魚肉等，而中除青白二菜外，無其佳種，其故由北人勤而南人懶，除種稻外，不講求樹藝也。」

京師人煙繁盛，號稱百二十萬，日食豬六百頭，羊八千頭，年節則倍之，魚蝦皆來自津沽，過一日即腐臭，而價特昂，售者澀之以冰，故冰之用周四時。蔬菜瓜果菘菹之類，每日自關鄉入城者，小車相屬於道，丁巳、庚申兩次之變，九門晝閉，居民不得蔬食，平時園丁皆能移植，四方名蔬異種，春初焙火坑，種瓜茄，故昂價十倍，富人爭購之，說都稱歲除日一王瓜值五十金，非過誇也。（舊京雜詠）

正陽樓以羊肉名，其烤羊肉，置爐於庭，熾炭盈盆，加鐵柵其上，切生羊肉片極薄，漬以諸料，以碟盛之，其爐可圍十數人，各持碟踞爐旁，解衣盤礴，且烤且噉，佐以燒酒，過者皆覺其香美。（都門瑣記）

燕都小食品雜詠烤羊肉云：「濃煙熏得滷漚漚，柴火光中照醉顏。盤滿生膾憑一炙，如斯嗜尙近夷蠻。」註曰：「鐵篋之下燒以木柴，以羊肉之薄片，蘸醬油或面蝦油，就篋上烤食之。」

飲食習慣，以羊爲主，豕助之，魚又次焉。八九月間，正陽樓之烤羊肉，都人復重視之。熾炭於盆，以鐵絲罩覆之，切

肉者爲專門之技，傳自山西人，其刀法快而薄，片方整，醃醃醬而炙於火，馨香四溢。食者亦有姿勢，一足立地，一足踏小木几，持箸燈罩上，傍列酒尊，且炙且嘆。往往一人嘆至三十餘料，料各盛肉四兩，其量亦可驚也。（舊都文物略）

充食則窩絲餅，蔥花油餅，油糖餅，大小薄餅，下者爲家常麵餅。（都門重記）

餅這種東西，原是不去掉面兒的一種食物，所以賣力氣的苦人，見了他都親，一動兒就講究甚麼裏頭有餅，不信就是一棹便席，把他舉上去，也分外難瞧，不然早先的大飯館子，都沒餅案兒，（近來有添上的。）凡帶餅的飯舖兒，也不過賣點兒豬八樣兒，甚麼小碟兒，爆羊肉，寬汁兒啦，再不然就是二輩舖裏帶大茶館子沒大餅，只有清油家常，（做缸子幹餅的踏（念稱）上沒處兒烙。）輪到街面兒上，除了擺攤兒之外，就得說切麵舖專用餅麵（紅麥子多。）賣餅帶賠油，可是這麼說，每斤麵總合着擱九兩多麵，細一核計，是麵賣多兒錢，水也賣多兒錢。（燕市雜覽）

凍蝦

家常餅者，北人以之爲飯，食時置着於上，捲而嘆之，大率爲炒裏肌絲，或攪黃菜。炒裏肌絲者，縱精豬肉成絲，加以韭菜木耳而炒之也。攪黃菜者，以雞蛋之黃白攪和而炒之，其色黃，盛於盤，略如荷葉。（清稗類鈔）

藕本南方物，遠遜於北，清脆甘潤，了無渣滓，席中與鮮核桃、蓮子、菱米，同入冰碗。（都門重記）

四王府小

京師夏日之宴客，餚盤既設，先進冰果，冰果者，爲鮮核桃、鮮藕、鮮菱、鮮蓮子之類，雜置小冰塊於中，其涼徹齒而沁心也，此後則繼以熱葷四盤。（清稗類鈔）

柔

四王府，京西香山，甜醬豎小菜甚佳。（京師地名對註）

水鳥他，以酥酪合糖爲之，於天氣極寒時，乘夜造出，潔白如霜，食之口中有如嚼雪，真北方之奇味也。其製有梅

茶

花方勝諸式，以恒盛之，奶鳥他大致相同，而其味稍遜。

京師士夫無知茶者，故茶肆亦鮮措意於此，而都中茶皆以未曬雜之，茶復極惡，南中龍井絕不至京，亦無嗜之者。（以上天咫偶聞）

粳米粥

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薑製，故京茶轉有名也。（梨園佳話）  
燕都小食品雜詠米粥云：「粥稱粳米趁清晨，燒餅麻花色色新。一碗果然能果腹，爭如飯裏沐慈仁。」註曰：「粳米粥爲清晨點心之一，將粳米熬得極爛，並附賣燒餅麻花之類。」

煮雲豆

又煮雲豆：「雲新豆蒸貯滿籃，白紅兩色任鹹甘。軟柔最適老人口，牙齒無勞恣飽饌。」註曰：「雲豆者，卽扁豆之種子，蒸之極爛，或灑椒鹽，或拌白糖均可，豆分紅白兩種，每在晨間售賣，老人多以之爲點心，因其爛已如泥，不費咀嚼也。」

豆渣糕

又豆渣糕云：「豆渣糕兒價值廉，盤中個個比鷓鴣。溫涼隨意憑君擇，灑得白糖分外甜。」註曰：「豆麵蒸球，外黏豆瓣，擔挑叫賣，有涼熱兩種，隨意選買，每以箸一雙，又糕二枚，故有比鷓鴣之語。」

涼粉

又涼粉云：「粉有撥魚與刮條，潔明歷歷水中漂。憑君選擇憑君飽，只管酸涼不管消。」註曰：「以極稠之綠豆粉做成，不易消化，此物大概各處皆有，特不如京中名物之多耳。」

豬頭肉

又豬頭肉云：「豬頭不叫叫煙魚，巧手切來片紙如。夾得火燒堪大嚼，夕陽紅櫃走街衢。」註曰：「有賣豬頭肉者，煮而燻之，兼有煙魚，實非主品，而叫賣者，每於夕陽時，身負紅櫃，偏喊「煙魚」而不以豬頭肉稱，切時肉薄如紙，多夾其帶賣之火燒（餅類）中食之。」

蘇造肉

又蘇造肉云：「蘇造肥鮮飽老饕，火燒湯漬肉來做。縱然饕餮人稱膩，一盞醬油已滿杯。」註曰：「蘇造肉者，以長條之肥豬肉，醬汁燻之，極爛，其味極厚，並將火燒同煮鍋中，買者多以肉嵌火燒內食之。」

炒肝

又炒肝云：「稠濃汁裏煮肥湯，交易公平論塊膏。諺語流傳豬八戒，一聲過市炒肝香。」註曰：「炒肝以豬之小腸，切段，圍粉汁燻之，昔年每文一塊，近來則恐非一銅元一塊不能買矣。名爲炒肝，實則槍豬腸耳，既無肝，更無用炒也（聞有肝塊，亦非炒過者）。京諺有「豬八戒吃炒肝，自殘骨肉」之語，故詩中云云。「炒肝香」三字，則實

者之咳嗽聲也。」

湯燻肚

又湯燻肚云：「入湯頃刻便微溫，佐料齊全酒一樽，齒銜未能都嚼爛，囓闔下咽果生吞。」註云：「以小方塊之生羊肚，入湯鍋中，頃刻取出，謂之湯燻肚，以醬油、蔥、蒜、麻醬汁等蘸而食之。肚既未經煮熟，自成極硬脆之品，食之者無法嚼爛，只整吞而已。」

羊頭肉

又羊頭肉云：「十月燕京冷朔風，羊頭上市味無窮。鹽花灑得如飛雪，薄薄切成與紙同。」註曰：「冬季有售羊頭肉者，白水煮羊頭，切成極薄之片，灑以鹽花，味頗適口。」

羊腩子

又羊腩子云：「肥羊腩子佐庖鑿，飲得三杯酒意濃。膾氣居然無半點，風乾美味在隆冬。」註曰：「羊腩子為清真教人冬季所售之食品，法以羊腩在高湯中煮熟，風乾之，約早晨煮得過午即可出售。北京羊肉，名聞全國，冷食之，真無半點膻膾氣也。」

羊肚湯

又羊肚湯云：「縱使韋腥勝苦澀，充飢何必飲灰泥。清貧難得肥甘味，莫笑衛生程度低。」註云：「羊肚湯骯髒無比，湯與羊肚，乃羊血灌腸，均作灰色，塵土飛揚中，食者頗多，此亦生計艱難有以致之也。」

棉花糖

又棉花糖云：「沙糖經火運輪機，頃見纖維釜外飛。白絮一團棉彷彿，只堪適口不成衣。」註曰：「棉花糖者，以蔗糖入能轉之釜中，下次以火，使釜旋轉，糖經熱而融，藉旋轉之力，遂成絮狀之糖絲，由釜旁出，望之真如棉絮也。」

冰糖子

又冰糖子云：「異想天開生意尋，招搖過市奏清音。兒童個個齊爭買，口嚼冰糖耳聽琴。」註云：「北京有一種賣糖者，不敵饑，不口喊，攜四絃胡琴，沿街拉彈，最能引誘小兒，故生意頗不惡也。」

抓梨膏

又抓梨膏云：「各色梨膏列彩亭，甘酸適口有芳聲。頭標抓出齊稱賀，賺得兒童暗乞靈。」註云：「梨膏，即以糖合胡桃、山楂、花生、芝麻等煎熬而成，製成小方塊，售者作紙亭，上繪彩之名目，各得若干塊，另有布袋盛紙，註明影數，兒童喜抓之。」

又豌豆黃云：「從來食物屬燕京，豌豆黃兒久著名。紅豆都嵌金屑裏，十文一塊買黃瓊。」註曰：「以去皮之豌豆入砂鍋內，煮之成粥，後入以紅棗，俟水分漸乾，即可成塊，出鍋待冷後分切三角之塊，陳列售賣，橙黃之塊，滿嵌紅棗，可觀亦可食。」

豌豆黃：豌豆黃係以老豌豆煮爛過漏，用石灰點成的一種方形軟泥，香嫩可口，也是北平的名產之一。每年三四月間，各胡同裏都可以看到賣這種東西的獨輪車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燕都小食品雜誌詠愛窩窩云：「白粘江米入蒸鍋，什錦餡兒粉麵揉。渾似湯圓不待煮，清真喚作愛窩窩。」註曰：「愛窩窩，回人所售食品之一，以蒸透極爛之江米，待冷，裹以各色之餡，用麵粉團成圓球，大小不一，視價而異，可以冷食。」

艾窩窩及涼糕：兩者都是用熟糯米加豆沙或芝麻餡製成的涼食，不過艾窩窩是圓形的，如圓宵，而涼糕則是方形的而已。販者多用小車；季節則為舊曆正月至五月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燕都小食品雜誌詠扒糕云：「色惡於今屬扒糕，拖泥帶水一團糟。嗜痂有癖渾難解，醋蒜熏人辣欲號。」註曰：「熱天之扒糕，用蕎麥麵蒸成餅式，浸涼水中，食者以刀割成小條，拌醋、蒜、醬油等而食之，色灰黑，見之欲嘔，色惡不食，於扒糕吾亦云然。」

扒糕及涼粉：這兩種都是夏天的涼食，而且都是在一個擔子或小車上一塊出售的。扒糕是一種蕎麥麵蒸成的小餅，涼粉是用團粉熬成的粉條，吃時都須加上芝麻醬、醋、蒜、水胡蘿蔔絲、香油等作料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燕都小食品雜誌詠煎灌腸云：「豬腸紅粉一時煎，辣蒜鹹鹽說美鮮。已腐油腥同臘味，屠門大嚼亦堪憐。」註曰：「市有煎灌腸者，以染紅色之豆粉，灌入豬腸內，煮熟後，刀削成塊，豬油煎之，使焦，蘸鹽水攪蒜而食之。」

灌腸：灌腸擔子在北平也和豆汁擔子差不多一樣的普遍。擔子的一頭是一個淺平的鍋，鍋下面生着火，所謂

灌腸，就是用團粉和紅糖做成的一種豬腸似的東西，賣時把牠切成薄片，在鍋上用豬油煎焦，盛在碟內，加上蒜汁鹽水，遞給主顧，但近幾年因為豬油的價錢太高，賣灌腸的人只好用些雜質的油來代替，臭氣薰天，令人掩鼻。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## 豆汁

燕都小食品雜誌豆汁粥云：「糟粕居然可作粥，老漿風味論稀稠。無分男女齊來坐，適口酸鹽各一頭。」註云：「豆汁，即綠豆粉漿也，其色灰綠，其味苦酸，分生熟二種，熟者擠挑沿街叫賣，佐鹹菜食之。」

北平歌話：「誰要喝豆汁兒啊？還得找老西兒，酸酸的，辣辣的，酸黃菜，呼喇喇。」（北平歌話續編）

豆汁、豆漿是北平特有的一種食品，別處的人既沒有機會喝牠，也沒有胃口喝牠。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，但顏色較豆漿稍青，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，而豆汁卻是做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。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，可是，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，你就會漸漸品出牠的妙處來。凡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，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。在北平，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，那一個街角，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擔子。擔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，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，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，以及碗筷之類，喝豆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，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一種輕便的小凳上，吸一口滾熱的豆汁，吃一口辣鹹菜，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。據說北平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純，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福，因為西南城的豆汁販都嫌路遠，不肯到那裏去販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## 果粥

果粥，以焦棗象身，胡桃半整仁象首，杏仁象足，杏仁象尾，以糖粘成瓣形，待碗中粥（臘八粥）凝，置其上以供。

## 白粥

白粥與山藥同類，山東人呼為紅山藥，都人冬令，多擔鍋賣此者，至鍋底帶汁者味佳，近又烤熟賣者亦佳。（以上

## 春明采風歌）



地羊肉

駱駝肉

食鹽

食料

京兆食物

烤白薯：白薯即預薯，至於北平人爲什麼在「薯」上加一個「白」的形容詞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烤白薯在別處也不是沒有，但據我個人的經驗，何處的都沒有北平的那樣肥、透、甜。這也許因爲北平的白薯生得好，也許因爲北平的販者手藝高，也許兩者都有點份兒。至於賣烤白薯的行頭，那是也有用車推的，也有用擔子挑的，車上或擔子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鐵筒，筒內的四週是一層層的鐵絲架子，每層架上都擺着白薯。賣這種東西的最好的季節是冬令。下雪天圍着爐子吃烤白薯，是住在北平的人的一樁享福的事，雖然胃酸過多的人吃下去有點不大受用。（北平的巷頭小吃）

北京炮羊肉，的是小吃妙品，總以煤市街一帶近倡寮者爲最佳，惜白晝閉門，上燈始賣，豈專爲品花者作夜消耶？

天橋一帶，所賣飯食，粗細俱全，頗宜貧苦，別名小飯，其中有駱駝肉一種，售者必以牛肉稱之，豈駝肉果非食品耶？殊不可解。（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）

北京賣鹽，除中鼎和之外，向不管分兩，不信買一個銅子兒的試試，大概也就夠一兩多（合一吊多錢一斤啦），皆因北京人吃鹽有限，（醬油黃醬夾雜著）所以不差什麼，這件事就不攔心。（燕市雜俎）

京兆人民，食雜糧者居十之七八，有秋收稻麥，糶之於京師，而購雜糧以爲食者，且不但貧民食雜糧，即中等以上，小康人家，亦無不食雜糧。雜糧以玉蜀黍爲最多，俗名玉米。鄉人食量比京師富貴人或加一倍，然平均食料，每人每餐麵一斤，而鄉下自耕自食，計價每人每月所食之價值，不足五角，生活程度，幾於人畜平等。貧民小戶，終歲不食香油，中人之家，惟逢年則殺其所養之豬，以爲祀祖酬客之用，是有地二畝即維持一人生活，接近縣城則漸趨奢侈，近京師天津者，酒館旅館，因交通便利，日即奢侈也。

京兆之食物：菜豆粥，京兆各縣，冬日食之，亦有飲菜豆汁者，市上所賣頗不潔。炸醬麵，京兆各縣富家多食之，旅

飲料

行各鄉鎮，便飯中以此爲最便。蕎麥麵貫腸，用蕎麥麵粉，貫入豬腸，染成微紅，節節切之，炸以油，市廛之特品。發麵，京兆發麵，惟用城不如山東，用酒糟爲引酵，當改良也。餡餅，本滿洲語，京兆習用之，麻豆腐與普通豆腐不同，亦蒸豆製。京兆人之飲料：酒，通縣竹葉青，良鄉黃並著，大興一縣，已每年產酒八十餘萬斤，他縣亦不少。汽水，玉泉山白製最優，金山礦泉所製亦佳。酪，牛乳所造，既甘且涼，京師特佳，不但南方所無，關東塞北無之。茶，懷柔烏葉山茶，惟山中飲之，城市茶商，皆由南方販至。冰振梅湯，京師用以解暑，城市廟會多有之。

麥花子

京兆地方居民，雖三間茅屋，半畝庭除，婦人孺子，亦喜種花家庭，最易繁殖，其花高大，其子衆多，且可爲兒童食物，宴客果品者，莫若葵花，秋日黃華，比於嘉穀，菊類不能及也。（以上京兆地理志）

紫色米

京師大家，向以紫色米爲上，不食白粳，惟兩人在京者始購食白米，是以百官領俸，米券入手，輒以賤價售之米肆，而別糴肆米以給用。（清稗類鈔）

乾果

乾果惟良鄉栗子，最擅勝名，或炒砂糖，或煮香薷，纖手輕剝，入口而化，不異胡兒塞上酥也。他若松仁榛仁，則清而彌香，酒兵茗戰之餘，出供咀嚼，其味雋永，直視花生瓜子爲蠟味矣。

稻香村

姑蘇稻香村，以售賣糕餅蜜餞著名，招額輝煌，謂他埠並無分出。然都門操糕餅蜜餞業者，以「稻香村」三字標其肆名，幾似山陰道上之應接不暇。而姬初來，以北土人情，多有未諳，卽食品起居，亦時若不便，是以飲食所需，多趨稻香村，名酒佳茶，餠糖小菜，不失南味，並皆上品，以觀晉寺街及廊房頭條兩肆爲巨擘。然其居停夥伴，來自維揚，皆非江南產，而標名則曰「姑蘇分出」。商儉薄德，惟利是圖，作僞襲名，正彼價技耳。

東粵酒食

東粵商民，富於遠行，設肆都城，如蜂巢也，而酒食肆尤擅勝味，若陝西巷之奇園月波樓，酒旖搖捲，衆香國權作杏花村，惜無牧童點綴耳。涼盆如炸燒、燒鴨、香腸、金銀肝、熱炒如糖醋排骨、羅漢齋、點心如蟹粉燒賣、炸燒包子、雞肉湯餃、八寶飯等，或清鮮香脆，或甘濃潤膩，羹糜烹割，各得其妙。卽如宵夜，小菜及鴨、魚生粥等類，費費無幾，足謀一

雜類

泡菜

飯攤

糕

小食品

飽。而冬季之邊爐，則味尤爲美。法用小爐一具，上置羹鍋，雞魚肚腎，宰成薄片，就鍋內滾熟，滴而食之，椒油醬醋，隨各所需。佐以鮮嫩蔬菜，益復津津耐味。嗟，鞭公子，坐對名花，沾得梨花釀，每命龜奴就近購嘗，促坐圍爐，淺斟輕唱，作消寒會，正不減羅浮夢中也。（以上京華夢錄）

北平歌謠：誰要吃雜麵，還得找老段，寬條的，細條的，簾棍來，哼，噴噴。（北平歌謠續集）

泡菜即是醃菜之變像，近十餘年，此味在舊都暢行，南飯館及南味攤子（賣各種薰魚臘腸等肴者），均照例備泡菜。其法以缸置酒、鹽、青水，而以白菜、蘿蔔、辣椒、蒜、以及一切蔬類浸入，（最完備者可有四十四樣之多，紅綠黃白，形形色色，浸於白水中，最爲美觀。）越一兩日，便可取食，因日子太多，酵太重，味必酸澀也。

北平之天橋，及什刹海沿大街空地上之飯攤，一邊是爐竈，一邊就是矮桌矮凳的客座。飯攤主人自爲廚師，又兼招待，其所賣者爲大餅、豆汁、肉包、灌腸、雜麵。專備各機關人役、小販、車夫、聚餐之需要，香噴噴，熱騰騰的葷素大菜，長衣短褂，連吃帶喝之興會淋漓。舊都繁榮，賴有此耳。雖貴人雅流，不屑一顧，然吾人則視此爲社會羣衆的飯店也。

切糕爲舊都甚普通之食品，味甜質軟而外，色澤亦殊鮮豔，雪白的糯米，內層襯着紫色的棗子，覆以碧綠的荷葉，或青菜葉，常常是切着剖而形，在攤上擺着，即便放在香菜裏，作一味布丁，亦足以當之而無愧，好處是如此精雅，色味俱佳，卻很能平民化，販夫走卒，仍兩個大子兒，也可切一片嘗嘗。（以上舊都百話）

切糕：切糕又名盆粉糕，因爲牠的做法是把黃米麵或江米麵（糯米粉）合以相當的水分，加上小粟及黃豆，再放在一個大盆內蒸熟而成的。賣者多以獨輪小車推着，沿街吆喝，賣時視買主所需多少，用小刀來切。大約江米麵者較黃米麵者售價稍昂，且食時須加白糖，這是一種比較質惠的零食，因爲既價廉又解餓。北平的街頭小吃。

羊頭肉：每年秋冬之季，有售此種。法以白水煮羊頭，切成薄片，以鹽末澆肉上。又兼賣羊蹄筋、羊蹄、羊眼、羊腦之類，味鮮不膩。糖砸噠法以餡糖一塊，兩手頻捶，頃刻成絲，爲燕市孩童所喜食之品。鱸魚：雖賣物者咳嗽此名，實則賣

豬頭肉爲正宗，附豬五臟、雞子、豆腐乾之類，但皆用火爐製。爐打漆，乃用黃米粘麵蒸熟，裹以紅糖水爲餡，滾於炒豆麵中，使成球形，燕市各大廟會集市時，多有售此者，兼亦有沿街叫賣，近年則少見也。餛飩糕：售者撐高凳，一端置小火爐，一端置木櫃，櫃中實米麵及白糖、山楂糕、瓜子仁、青絲之類，木櫃中空，活底，以麵及糖置櫃中，上覆山楂糕、瓜仁、青絲，頃刻即得，現炊現賣。粳米粥：俗稱京米粥，湯純青，味美。附售脆麻花，與此同食，此爲燕市清晨點心之一。牛筋豌豆：每逢雨後，貧寒人家，多煮豌豆二三斤，使兒童攜小籃，沿街叫賣。蓋雨後路途難行，他種食物，多已收市，藉此得獲小利。他如夏日所賣之涼粉、果子乾、扒糕，亦爲他處所希有。每晨各大街小巷所叫賣之杏仁茶、豆腐漿、茶湯、切糕、豆腐腦；下午叫賣之豆渣糕、蒸雲豆、豆汁粥、老豆腐；夜間叫賣之粳麵餛飩、茶雞子、炒豆腐之類；其治法新奇，亦惟此土所獨有耳。（燕京民間食貨史料）

## 炸豆腐

炸豆腐這也是一種「熱挑子」，即帶着鍋爐的擔子。鍋裏所煮的有兩種東西，一種是炸豆腐，另一種是「丸子」。炸豆腐，顧名思義，自然是經過油炸的豆腐塊，至於「丸子」，那就不是外鄉人所能意思得到的了，既不是肉丸子，也不是魚丸子，卻是一種用粉條及「胳膊」（一種用綠豆而製成的一種薄片）炸成的丸子。販者每日出發前先把這兩種東西用油炸出來，把鍋裏注滿了水，稍加花椒大料，煮沸，把炸豆腐及「丸子」放進去然後出門。遇到主顧買時，就把牠們盛到碗裏，加上香菜或辣椒汁，即成。這兩種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，但是卻沒有什麼厚味。

大米粥：大米粥是種既好吃又易消化的東西，最宜兒童的胃口。作法係用大麥米紅江豆同時放入鍋中，以極微的火熬一夜之久，第二天仍以微火在鍋下溫着，挑到街上去賣。（以上北平的普通小吃）

## 大米粥

## 衣飾

佛妝

彭汝礪詩：「有女天<sub>一</sub>稱細娘，真珠絡髻面塗黃；南人見怪疑爲瘴，墨吏矜誇是佛妝。」（都陽集）

遼時燕俗，婦人有顏色者，曰爲「細娘」，面塗黃，謂爲「佛妝」。（西神話說）

麻鞋

市民多造茶褐木綿鞋，貨與人。西山人多做麻鞋，出城貨賣。婦人束足者亦穿之，仍繫行纏，欲便於登山故也。

（新澤志）

后妃冠服

后妃侍從，各有定制，后二百八十人，冠步光泥金帽，衣翻鴻獸袍；妃二百人，冠懸梁七曜巾，衣雲肩絳綉袍；嬪八十人，冠文毅巾，衣青絲綾金袍；並謂之控鸞昭儀。（元氏雜記）

馬尾裙

馬尾裙始於朝鮮國，流入京師，京師人買服之，未有能織者，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，以後武臣多服之，京師始有織賣者，於是無貴無賤，服者日盛，至成化末年，朝官多服之者矣，大抵服者下體虛麥，取觀美耳。（震園雜記）

衣髻

三十年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，余始至京，見皆曳長衣，飄大袖，髻卑而平頂，甚訝其製之異也，還鄉又皆然矣。（藝風雜存）

假髻

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「假頭」，亦曰「假髻」，作俑於晉太原中。弘治末，京師婦女悉反戴之，今漸傳四方矣。（類書堂漫筆）

鐙針

鐙針者，內官釘帽中央，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。元旦則大吉葫蘆，元夕則燈籠，端午則天師，中秋則月光，重陽則菊花，冬至則綿羊，太子頰歷日則寶歷萬年，其製八寶荔枝已字鮎魚也，萬壽節則萬壽洪福齊天，其製於齊天字兩旁，各紅蝙蝠一枚，又有枝箇，其製減小，偏向成對，又桃枝則不垂。

換衣

上元穿燈景補子，三月三日換羅衣，四月四日換紗衣，五月朔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，七月七日穿鵝橋補子，九月四日穿重陽景菊花補子，十月朔換穿紵絲，冬至節穿陽生補子蟒衣，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後，宮眷內臣，穿葫蘆景補子蟒衣。（以上雜史）

自十二月望，在京官皆服朱衣；至正月燈節後，乃隨易他色服。（藏小錄）

二色衣

二色衣，近御之人所穿之衣，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，如襖撒貼裏圍領之類；第二層謂之襖道袍；第三層曰襖領道袍。其白領以縷布爲之，如玉環在項，而缺其前，稍油垢即換之，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。自此三層之內，或褂或襖，俱不許露白色袖口，凡脖領亦不許外露，亦不得綴鈕扣，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，是以切避忌之。

襖鞋

襖鞋，巾帽局製造，每年大雪第一次，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乘筆每二隻，管事牌子每一隻，冰雪穿之，以便趨走不滑跌也。

靴卓

靴卓，皮爲之，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，其裏則布也，與聖上履同式，但前縫少菱角，各縫少金線耳，須加粉飾，敵則易之，凡當差內侍小火者不敢穿，但單臉青布鞋青布襪而已，或雨雪之日，油靴則不禁也。

扁擔

扁擔，用不搗紫色絨，或青綠色絨，如大帶子，微鬆軟耳，長可丈餘不等，闊可三四寸，凡遇雨雪，將衣捆束，離地八九寸，以防泥污，晴天不用。如冬寒之月，亦得穿皮密衣，夏暑之夜，亦用折疊竹架，各支紗絹帳，以禦蚊蚋也。

雨衣

雨衣兩帽，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紬，或好絹袖爲之，先年亦有蠶繭紙爲之，今亡矣。

官帽

官帽以竹絲作胎，真青羅蒙之，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，俗所謂剛叉帽也。

平巾

平巾，以竹絲作胎，真青羅蒙之，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，制如官帽而無後山，然有羅一幅垂於後，長尺餘，俗所謂紗鍋片也。

刀兒

刀兒，小牙筋一雙，小尖刀一把，長六七寸不等，銀鍍鯊魚皮等鞘，以紅絨瓣繫束於衣左牌穗之上。

披肩

披肩，貂鼠製，一圓圈，高六七寸不等，大如帽，兩傍各裂貂皮二長方，毛向裏，至耳則用鈎帶斜挂於宮帽之後山

子山。

暖耳

暖耳，其製用元色素紵作一圓圈，二寸高，兩旁綴貂皮長方如披肩。（以上酌中志）

冬至乃賜百官戴暖耳，（俗謂之）加紗帽上，雖人見亦然。（歲小錄）

百官傳衣，不謝；每年十一月朔傳戴暖耳，獨謝。（人海記）

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，一日一換，欲其潔也。（戒庵漫筆）

畫眉

宛平西齋堂村產石，黑色而性不堅，磨之如墨，金時宮人多以畫眉，名曰「眉石」，亦曰「黛石」。（燕山書錄）

燕都雜詠：「齋堂游眺好，山色翠微奇，碑石如螺黛，宮娥巧畫眉。」註云：「翠微山多碎石，如墨，金宮人取畫眉，

故又名「畫山」，在齋堂村。」（見歷代書聞）

令節新衣

都中婦人，尚炫服之飾，如元旦、端午，各有紗紵新衣，以夸其令節，麗者加繡文，然不爲經歲之計，羅裙袖帶，任其碧草朱藤，狼藉而已。每過元夕之日，中秋之辰，男女各抱其綺衣，質之子錢之室，例歲滿，沒其衣，則明年之元旦、端午，又服新也。大抵京師前頭諸色人，供奉時少，是以明淨新粧，但欲好取襄王之意，而士女不識所由，爭爲東家之效，既已習慣，亦且爲尋常衣服之事，不顧斷盡蘇州刺史之腸矣。

高皇帝驅逐胡元，首禁元服元語，令帝京元時，盡毀所都，斯風未殄，軍中所戴大帽，既襲元舊，而小兒悉館髮如

姑姑帽，嬉戲如吳兒，近服妖矣。

元服

帝京婦人，往昔高髻居頂，自一二年中，鴉鵲墜馬，雅以南裝自好，宮中尖鞋平底，行無履聲，雖聖母亦概有吳風。

首裝

京師婦人，不治女紅，夫出坐火坑上，可竟日，置牛羊肉麩果，隨意下餐，暇則弄脂粉裹足，習以成俗。兵民之家，內

無釧石之儲，而出有綾綺之服，每候間親戚，自衫褲至中衣，皆有店家可賃，遇有吉席，乘轎，衣大紅蟒衣，作使女婢，即

出門衣服

貸衣家姥嫗，意氣奮溢，了不畏人。（以上舊京遺事）

京中婦人，不知織紵，日事調脂裹足，多買肉麵生果等物，隨意饕餮，家徒四壁，一出門珠翠滿頭，時裝衣服，長短合宜，居然大家風範。（燕京雜記）

窮袴

尤西堂偶見詩：「火路騎驢女似雲，避風半掩碧紗粉，盡知愛情加窮袴，懶著金泥簇蝶裙。」（西堂小集）

古詩：「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，被服羅裳衣，當戶理清曲。」然燕中婦女，雖曰禮貌，大約調朱殺粉，塗飾爲多，十三輒嫁，至三十而頗頹矣，此如薜華易落，何如玉之有。至於青樓之伎，多著窮袴，其被服羅裳者亦鮮矣。（折津日記）

春服

王士禛都門竹枝詞：「煙柳濛濛蔽狹邪，春衣不見浣輕紗，松江大布鴉青色，結束今年易內家。」（漁洋詩集）

只孫衣

周憲王元宮詞：「健兒千隊足如飛，隨從南郊露未晞，鼓吹聲中春日曉，御前威著只孫衣。」吳郡皇甫庸近峯

繡衫

開略云：「元親王及功臣賜宴者，別賜冠衣，謂之「只孫。」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，當是也。」

儒巾

新舉人朝見，著青衫，不著欄衫，始於宣宗朝，謂其異於歲貢生耳，及其下第，送國子監，則仍著欄衫。

縵

晉漢唐巾，乃儒者之冠，明興科甲，監儒兼而用之，不在此列者，皆安分不敢僭用。後來風俗僭侈，平人以小帽爲

縵

恥，或一人僂倖科甲，宗族姻親，盡換儒巾，曰「陰襲巾。」故諺有「滿城文運轉，徧地是方巾」之語。（以上人海記）

縵

古人製裘，尚貂及狐貉，今之元狐，即黑貂也，今之灰鼠，即古所謂青鼠也，惟近日所珍洋貂，洋灰鼠，暨香貂，香鼠，

似古時所無。

首飾

前明婦人首飾花鈿，多尙燈光石及蜜蠟，近時皆用燈萊石，藍田玉。

羊皮帽

近時盛行骨種黑羊皮帽，其毛烏而潤，倍於淨色，皮板極白耐久，然價昂，甚高者須七八金一頂。（以上水曹清暇錄）

耳墜

珥耳飾也，俗名耳塞，南人曰耳環，北人曰耳墜，近皆飾以明珠，勝國宮中，則俱用藍寶石。

鐲

鐲，俗名鐲，亦曰鐲，古有金玉跳脫，楊妃以紅粟臂支賜阿蠻，皆鐲之屬也。近時北方貴戚，厭金玉，以金鐲子之最



細者約臂，亦韻。(以上京師舊記)

塗面

燕山倡伎，皆以子爲名，若香子、花子之類，無寒暑必繫棉裙，其良家士族女子，皆髡首，許嫁留髮，冬日以括髮塗面，但加傅而不沐，至春暖方濺去，久不爲風日所侵，故潔白如玉也。(辰垣雜考)

婦女多用括髮和塗，陀僧禪面，名金花淚。(燕都雜記)

聖國妝飾

小鐵箴道人著玉林傳：「梨園妝飾，鬪巧爭新，蕭郎戴髮花樣，俱自揚州購來，故妙絕一時。」(日下看花記註)

善撲營裝

京都竹枝詞詠善撲營詩云：「布靴寬袖夜方歸，善撲營中個個肥，燕頰虎頭當自笑，但能相搏不能飛。」(見兵

丁門)

女馬褂

京都竹枝詞：「滿身翡翠與金珠，婢子扶來意態殊，不遇婚喪皆馬褂，手中也有鼻煙壺。」

一裹裙

又：「貧家婦女滿衚衕，藍布衫名一裹窮，斜戴涼簪歪挽髻，清晨大半髮蓬蓬。」

南屋裝

又：「南城粧束甚苗條，元寶頭梳致太妖，(元寶頭似十二三結髮之髻，施於婦人頭上；太覺妖冶。)小小弓鞋雖一捏，誰知足下也蹣跚？」

花邊衣

又：「花邊衣服又釘金，袖口寬如獨睡衾，不是姻親俱慶壽，戲莊樓上好登臨。」

綠帽

又：「緯帽忽安自舊纓，(纓紫而色暗，名曰白來舊。)想因紅頂禮鮮明，少年無故皆更舊，怎解新人舊不成。」(以上見婦女門)

紗袍

又：「紗袍顏色米湯嬌，褂面洋毯勝紫貂，班指要人知翡翠，輕寒尤把扇頻搖。」(見時尙門)

都門竹枝詞：「新製紗袍號莽安，搖來絹扇白團團，腰間古董爭開店，第一鮮明翡翠搬。」(見服用品門)

尖靴

京都竹枝詞：「尖靴武備院稱魁，(近時尖靴底，須武備院樣。)帽樣須圓要軟胎，不爲生靈兼壯首，只求人似日邊來。」(見時尙門)

門)

都門竹枝詞：「擲來手帕雁雙飛，頃刻頻番幾換衣，武備院靴既作底，人前故意學軍機。」(見服用品門)

梁子頭

京都竹枝詞：「頭名梁子，(近時婦女以雙梁稱髮髻，繞髮如雙角形，曰梁子頭。)甚荒唐，腦後雙垂一尺長，袍袖直如弓荷袋，(近因袍袖大寬，無接不其難相，)

北平風俗雜徵 服飾

故皆將袍袖移於（清語婦女見釋）（見婦女門）  
掛上，直無袍矣。）可能恭敬放控杭（長亦放袍袖，今則亡矣。）

旗妝髻，後橫兩角，名「如意頭」，羅巾護領，以禦風寒。（燕都雜詠注）

都門竹枝詞：「帽上玻璃豁遠眸，皂靴一樣著方頭，問君何處當差使，銀號還兼首飾樓。」（見街市門）

帽兒

又「領帶海龍尾一條，帽簷個個用重貂，紅袍纔配銀針掛，香色湖袖襖攪嬌。」

皮衣

又「止有貂裘不敢當，優伶一樣好衣裳，諸君兩件須除卻，狐腿翻穿草上霜。」（以上見服用門）

領巾

方言：「屨袂謂之被巾。」注云，「婦人領巾也。」案今京師婦人領繫白絹巾，長垂數尺餘，即其遺象。

高底履

今人削木爲履底，京師婦人好高底履，有至七八寸者，蒙之以布，所謂複屨者也。（以上謹啓女）

服飾沿革

國初尙沿明制，套鞋有用紅綠組繡者，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鞋，先恭王少時，猶及見之，今吉服用紺，素服用青，無他色矣。康熙朝花樣有「富貴不斷」「江山萬代」「歷元五福」諸名目，又有暗紋蟒服，如宮制蟒袍而卻粗繡者，余少時猶服之，袍鞋皆用密線縫紉，行列如櫛，謂之實行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，滿名「赫特赫」，今惟蟒袍尙用之，他服則無矣。又燕居無著行衣者，自傅文忠公征金川歸，喜其便捷，名「得勝鞋」，今無論男女，燕服皆著之矣。色彩初尙天藍，乾隆中尙玫瑰紫，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綠色，人爭效之，謂之「福色」。近年尙泥金色，又尙淺灰色，夏日紗服皆尙棕色，無貴賤皆服之。襪服初尙白色，近日尙玉色，又有油綠色，國初皆衣之，尙沿前代綠襪之義，純廟惡其黯然近青色，禁之，近世無知者矣。近日儂伶輩皆用青色倭縐漳絨等線衣邊，間如古深衣，然以爲美飾。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爲背子，士大夫尙無服者。

帽頭鞋帽

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，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，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，緣以臥雲如葵花式，絨頂用紅結頂，後垂紅縷尺餘，無老少貴賤皆冠之，惟老翁夏日畏早涼，用青縐縫紉，襯涼帽下，如今帽頭狀，初不以爲燕服也。至於甌帽，尙沿明式，皆農夫市販之服，人皆賤之。近十餘年，盛行帽頭，繡金線組繡其上，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，如古

羊裘

裝小脚

冬夏服

元青袴

包頭

綰細袋

內造樣

拋家髻

弁製，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耳，士大夫皆冠之，春秋間徜徉市衢，欲求一紅纓纓冠者未易見。至氈帽則以細毡爲之，簷用紫黑色，或有纒金線蟠龍爲飾者，非復往日樸素，爲士大夫冬日之燕服，往日便帽之製，不復觀矣。（以上明草錄）

尤西堂言：「在京師入朝時，見同官皆羊裘耳，今聞班行中，無不衣狐鉛、天馬、舍利孫者。」尤在康熙初，今百餘年間，狐鉛天馬，已成私居常服，又有骨種羊草上霜矣。（讀香堂筆錄）

京伶裝小脚，巧絕天下，燕蘭小譜云：「始於魏三，」至今日尤盛也。

西北早寒，涼秋九月，草上霜（名）翻然來矣。此後骨種、羊灰、鼠脊、獐切腿、槍狗獬，因時遞進。若遇風天倚笛，雪地傳花，水獺海龍，如雲低亞，太史紫貂，宰相元狐，不足言焉。惟長夏水亭，芙蓉紅膩，朱閣五六，照映玉顏，則盡以白拾侍青樽也。今春特禁服色，旬月間，汰侈少減。（以上金瓶梅詞話）

諸伶雖服飾僭擬，小帽俱用紅絨，獨大帽仍用矮梁，外褂仍用元青，至行褂則大半石青矣。各衙門惟供事入署當直，衣石青外套，此外凡都寺、經承、書吏、庫丁及番子、頭目，概用元青外褂，至卓隸禁卒，則袍褂並穿青色，此亦飭羊僅存矣。

伶人僕從，外服俱用元青，又例不著褲。

俗呼旦脚曰「包頭」，蓋昔年俱戴網子，故曰「包頭」，今則俱梳水頭，與婦人無異，乃猶襲包頭之名。

檀天祿嘗於酒座遇秋美沈醉，側戴花邊小氈帽，蟠大髮辮於頂，披衣段鞵，作鞵棚裝。（以上京塵雜錄）

京師衣帽等物，視諸王府以爲式，謂之「內造樣」。外省效之爲新樣，然行至蘇松，必須數年以外，而京師往往又變樣矣。

京都婦人梳髮，以南髮抱面，狀如椎髻，時謂之「拋家髻」。今吳中謂之「髻髻」，亦云「風頭」。（以上寶存）

襪

馬尾襪

絨靴

襪

品服

袍至

袖衫

馬褂

千頭

蠟馬褂

肥套褲

洋襪鞋

戒指

生絨球

灰布衫

都門好，韓店內興隆，莫謂元冠游日下，須望未履步雲中，時樣納蹇龍。（望江南詞）

同治都門紀略馬尾髮詩：「編成馬尾髻如樓，老婦梳來少婦頭，頂禿翹然花亂插，古稀猶自愛風流。」

又棉袍詩：「棉袍洋布製荆妻，顏色鮮明價又低，可惜一冬穿未罷，渾身如蒜拌茄泥。」

又羅褂詩：「作闊穿來是軟羅，脫搖金鑲寶光摩，那知都下豪華客，看戲依然葛夏多。」

又品服詩：「京都富貴大包裹，到底功名是甲科，貂褂朝珠常佩服，翰林體面勝人多。」

又袍套詩：「短袍長套樣新題，袍袖還與套袖齊，呢帽圍沿官式好，短梁學得用高提。」

又袖衫詩：「蛋袖衫子昔曾經，近日爭誇疊雪形，最愛攬來單馬褂，羽毛顏色是紅青。」

又馬褂詩：「珍珠袍套屬官曹，開襖衣裳勢最豪，商賈近來新學得，石青馬褂出風毛。」（以上見時尚門）

都門雜詠平頭詩云：「跑街老嫗亦平頭，短布衫兒一片油，長髮下垂遮背背，也將新樣學蘇州。」

又讓沿馬褂詩云：「時興馬褂大鑲沿，女子衣襟男子穿，兩袖迎風時擺動，令人慚愧令人憐。」

又肥套褲詩云：「英雄蓋世古來稀，那似如今套褲肥，舉鼎拔山何足論，居然相腰有三圍。」

又洋襪鞋詩云：「穿鞋何必效輕狂，男子風流大反常，到處不分人貴賤，居然足下是洋鞋。」

又戒指詩云：「原將戒指戒其夫，摘去方知月信無，男子不知何所為，居然依樣畫葫蘆。」

又生絨球詩云：「頭戴絨球分外高，嬌姿難寫更難描，洋藍蝴蝶如相配，頓令行人魂欲消。」（以上屬治都門紀略）

京師花市，常有絨毬出售，大如茶杯，中納小鈴，婦女爭購之，簪於髻左。燕山孫樓曾有詩詠之云：「紅絲結得彩毬形，步履行來最可聽，想是怕招蜂蝶至，釵頭也繫護花鈴。」（清詩類鈔）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布衫灰色重當時，鬢子於今竟有皮，錢取沾光誇快手，飢鷹餓犬共追隨。」（見市井門）

藍布衫  
綠提襟  
縐緞  
縐紵  
縐領  
縐粉  
縐縐  
縐環  
縐灰  
內式冠  
素紵  
天津裝  
回服  
花盆底

又：「相逢親友打鄉談，陣陣甜香口內含，馬褂羽紗青可愛，布衫絕妙是頭藍。」  
又：「捐輸強半少年郎，楚楚衣冠是檔房，冷暑久沉無與致，堂期俱用矮提梁。」  
又：「近來公子與王孫，顯影堪憐不自尊，衣飾風華誇楚楚，縐緞大總用三根。」  
又：「貓窩取暖禦嚴冬，蠟虎洋鏤比袞龍，玉食錦衣誇富貴，還須面嫩似芙蓉。」  
又：「泥金駝色爲應時，長袖隨身馬褂宜，立領貂皮鋪散處，不教粉頸受風吹。」（以上見表師門）  
又：「近前脂粉細吹香，滴得油頭兩鬢傍，試看手中煙袋小，見人都苦短衣裳。」  
又：「辦根油綠丈繩多，自點潮煙燃細撻，鬼子胭脂塗兩頰，芙蓉出水又如何？」  
又：「髮梳兩把鬢蓬鬆，絕細腰身趁玉容，鐵爲關頭爭仿做，雲環三式掛前胸。」（以上見蘭閣門）  
又：「露絲上等貢雨來，定織江綢用大裁，樹是天青相襯托，合心袍子要銀灰。」  
又：「朝冠製做亦隨時，連會乘除不自知，一律高簷誇內式，旗營習氣更難移。」  
又：「鞋穿雙臉踏輕塵，白布裁條指口新，既不居喪何端素，無端粧束學平民。」  
又：「由來馬褂喜隨身，大袖翻翻惹暗塵，甚至齊腰肥又闊，此公不問是天津。」（以上見表師門）  
又：「重眉高鼻趁桃唇，高座頭梳粉黛勻，彈子水紅鮮豔甚，鑲沿轆口半回民。」  
又：「性情恬靜更温存，脂粉新施爲站門，也是洋鑲針線巧，木頭厚底號花盆。」（以上見蘭閣門）  
京師婦女多大步者，故某名士曾集句云：「朝雲暮雨連天暗，野草閒花滿地愁。」狀態可哂。蓋纏足之風既深入人心，人情見少則怪，無足異者。清初宮妝，尙嚴體制，故婦女下裳，猶掩履烏，而鞋底不露。中葉以後，宮中高髻，四方一尺，梳頭既較前爲大，而大脚又無法纏足，因爲高履而殺其底，謂之「花盆底」，底高則足小也。初尙長其下裳，掩映而行，後乃復短其衣邊，故示流露，風俗頹靡，必有爲之俑者，故不僅纏足可罪，香娘也。（東華瑣錄）

八旗婦女皆天足，鞋之底以木爲之，其法於木底之中部，（即足之中心處）鑿其兩端，爲馬蹄形，故呼曰「馬蹄底」，底之高者達二寸，普通均寸餘，其式亦不一，而著地之處，則皆如馬蹄也。底至堅，往往鞋已敝而底猶可再用。向以京師所製之形式爲最佳，著此者以新婦及年少婦女爲多，年老者則僅以平木爲之，曰「平底」。其前著地處稍削，以便於步履也。處女至十三四歲，始用高底。（清韓穎鈔）

軍機裝

都門新竹枝詞：「半袖軍機稱便服，隨身不尚色新鮮，而今一律玫瑰紫，妙是當年美少年。」（見衣飾門）

光緒都門紀略軍機襖詩：「籌交承旨恐遲宣，小襖穿來腕速便，近日逼街成被服，軍機應見也諄然。」（見時尙門）

又便服詩：「軍機藍襖製來工，立領綿袍腰自鬆，便帽錦邊紅結穗，緞靴穿着內與隆。」（見服用品門）

耳套

唐李郭送振武將軍詩云：「金裝腰帶重，錦縫耳衣寒。」按「耳衣」即今北地各月所用耳套。（燕行雜錄）

燕趙地苦寒，宿風凜冽，徒行者兩耳如割，非耳套不可，肆中有現成者。（談塵）

旗婦衣

今世婦人，上衣下裙，旗籍婦人，則深衣曳地而不裙。（觀禮記札記）

滿俗婦人衣皆連裳，不分上下，此古制也。古人男子有裳，婦人無裳，蓋正如是。至於婦人禮服，補褂之外，又有所

謂八圍者，以繡或綠絲爲綵圍八綴之於褂，爲新婦之服。（天咫偶聞）

便裙

光緒都門紀略便裙詩：「瓜皮小帽趁時新，金錦鑲邊窄又勻，頭上如何無寸穗？怕人說是游惰民。」

百褶裙

又時樣裙詩：「風尾如何久不開，皮棉單袂費紛紛，而今無論何時節，都着魚鱗百褶裙。」

洋襖衣

又雪袴洋襖詩：「露白鵝黃貨不來，於今生面又重開，雪睛顏色皮球樣，半臂長衫一剪裁。」

女時裝

又女服詩：「女襖無分皮與綿，寶藍洋綉色新鮮，磨盤鑲領圓如月，鬼子關千遍講滑。」（以上見服用品門）

北平俗曲鴛鴦扣云：「但見他隨身穿着羔兒皮襖，藍緞抽弔面銀鼠的袖兒雪白，另挽着小襖袖兒是深紅淺

綠，開襟兒襖衣微露手帕在肋下拖羅，有大襟的坎肩兒紅青庫緞，鴨嘴的章絨領兒裏邊紅領兒立着，排扣兒焦黃，

胸前是珞珈銀鈕，大長的兩條飄帶，也就作了個得梳的是如意盤頭不多戴花朵，半趨絲兒蝴蝶斜轎在鵝角，玉色的綾帕把烏雲緊緊，女兒頂猶如翠葉配着細細的雙蛾，探春花幾朵長耳挖上穿定，鳳頭的鉗子，珍珠墜都是金托，打扮的不淡不濃十分合式。」（百本張鈔本子弟書）

又調妻云：「老太太的皮氣隨老把兒，不准梳纏頭，最嫌高頭把兒，戴花兒不准比腦門子大着，一半兒，穿衣裳不准穿算盤疙疸，二提脚，鴛鴦鈕釦兒，穿套褲不准穿外褂巾兒，搭拉之飄帶兒，穿襪子不准穿贈前贈后的包之脚面兒，跳三針兒，明漆版兒，穿鞋無非綢緞面兒，丁扎鎖扣幾朵花兒，或是皂鞋或是單臉兒，不准穿時興的南蝴蝶雙臉兒。」（百本張鈔本弟書）

又勸妻云：「一時高興把四輪車套上，你這纔打拌巧梳妝，拉翅頭不愛梳，你說不時樣，如今晚前清打拌不吃香，你愛梳萬字頭，蝴蝶頭，你不是革命黨，一高興梳一個日本筋頭要學東洋，不擦官粉把朱唇點上，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長，穿一件大坎肩好像個禿和尚，鈕釦上帶鮮花你又沒進過女學堂，手絹掖在底襟上，赤金的鐲子又重又黃，戴一付金絲眼鏡兒，楞說把日簷，馬鐙的鐲子，聽的是如意吉祥，旗妝打拌穿褶子，實在不合樣，汗巾搭拉有多長，散着褲腿不把腰帶兒綁，穿一雙上海坤鞋你楞說改良，皮包以裏把洋錢裝上，帶領着婆子與梅香，不用人攙把車上。」（百本張鈔本弟書）

又出善會云：「這佳人吃茶已畢忙梳洗，妝臺對鏡將花容，全無半點塵俗氣，打扮的風流，穿戴的工，真正是典雅溫柔多穩重，端方舉止，體態輕盈，理青絲頭分兩瓣宮妝樣，黃澄澄插鬢釵分豆瓣兒，橫戴兩枝南翠花兒排燕尾，頭把繩兒顯大紅，淡掃蛾眉微擦粉，朱唇上一點胭脂點色濃，髻鬟使女開箱籠，拿幾件上樣衣服在衣架上一樣，穿一件綠色洋呢頭領袖，破衣兒裏襯，微微透水紅，帶一個推靶兒開鑰金殼兒表，佩一塊美玉羊脂製造的精圍，一條南橋堆花天藍手帕，掛鏡兒一輪秋月種頭兒紅，拿一根銀鍋下嘴竹節煙袋，大底荷包是鳳縐龍。」（百本張鈔本弟書）

又關大奶奶要逛西頂云：「曉起臨妝佳人對鏡，元寶頭梳了個兩蓬鬆，粉略拍拍那眉略畫，胭脂少抹一星星，配玉釵淡兒不豔的金珠翠，耳挖上穿一朵石榴血點兒紅，換衣衫綉紗襖兒楊妃色，雨緞的一件厄林袋，薄綿兒燕尾青，沒有那繡花邊子欄杆等等，滾滾兒韭菜區兒圍沿那麼窄窄兒的一層，月白緞子幫兒配的是瘦鞋底兒的蝴蝶夢，套褲帶兒繫的往鞋底兒一般兒平。」（百本張紗木馬頭調）

衣服之製，兩姬最爲人時，秦半來自吳門，價賈，故多取蘇、灑爲式，大抵以潔素淡雅爲主。然一衣之成，繁費斟酌，卽一紐一邊，或鑲或嵌，亦必新樣疊翻，窮極奇巧。若北妹則鮮華綺麗，禮讓自夸，雖欲邯鄲學步，終嫌追塵莫及。以是論時世妝者，馬首惟兩姬是瞻也。（京華春夢錄）

時尚新談學時裝詩：「可憐嬌小時髦妝，遊罷公園到香場，輕薄子弟私評論，誤認煙花姊妹行。」

翠花，按取翠鳥羽毛爲之，京師翠花最著名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朝市叢載印花洋布詩：「印花洋布製精奇，顏色鮮明價又底，可惜一冬穿未罷，渾身如蒜拌茄泥。」（見應用門）

又北地胭脂詩：「彩燭光遙嘴臉紅，胭脂北地古遺風，南朝金粉惟清淡，雅豔由來迥不同。」（見時會門）

妓招，上等著榜以「清吟小班」，猶託於歌也，出局而貂狐金繡，仍爲庸妓，自負時髦者，必作學生裝。（都門瑣記）

國制，身家不清白者，不得爲士人，婚優隸卒是也。優隸惟服青皂，吏典雖許出身，然入官署，亦祇服灰皂布褐。

滿洲婦女，近乃皆改漢裝，後此滿漢種族之不分，亦猶昔時漢、胡、羌、戎、契丹、女真之不能別也。（以上燕窩隨筆）

時尚新談改裝婦人詩：「大半旗裝改漢裝，宮袍截作短衣裳，腳根形勢先融化，說道遺鈞六寸長。」

京華百二竹枝詞云：「坤鞋製造甚精工，爭奈人多足似弓，庚子已過尙依舊，幾時強迫變頑風。」註云：「以北

京首善之區，放足之風，仍未大開。」

時尚，人戴小帽，必撮其六摺，使頂尖如錐，帽結小僅如豆，大恐帽卽不能擊矣，戴極向前，半覆其額。

小帽

裹足

滿婦改裝

妓服

北地胭脂

洋布衣

翠花



窄服

新式服飾

男時裝

近今新式衣服，窄幾纏身，長能覆足，袖僅容臂，形不掩臂，偶然一蹲，動至綻裂，或謂是摹西服而爲此者。時人服飾之講新式者，帽結多用藍色，腰巾多用湖色，白色，總以淺淡爲主。帽結宜小，腰巾長與袍齊，搖曳風前，頗饒姿態。（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）

北平俗曲綠露堂云：「這大爺手扶家丁將車上，把車門兩個小么兒媚似姑娘，小跟班兒的忙牽川馬兒搬鞍認鑿，半翅蜂緊貼着搭腰在車一傍，相襯着雪亮的盤兒拋鬆的辮子，得勝馬褂兒庫灰襪襪是大沿大廟，沙狐腿兒洋靛皮襖藏香紫拉三水兒半時半古，貂帽軒昂，武備院內造尖靴幫幫軟底，搖玉轡陣陣風吹蘭麝香。」

又鴛鴦扣云：「見阿哥骨種羊的秋帽兒在頭上戴，南紅的杭披襖子不少又不多，妥錦齋的起花金頂十分時樣，越顯他面皮兒粉嫩雪白，兩狐拐隱隱發紅蘋果顏色，爭酒窩一邊一個真正的長了個使得，鼻窪兒一點微青小時節縫過，重眼皮兒不算還是個圓下頰，左耳上小小的金鉗一定也有個雙頂，細腰兒不過兩扎高矮也勻和，果然是日秀眉清十分俊俏，小毛兒銀鼠皮褂身上穿着，玫瑰紫的灰鼠皮襖，領袖是銀針水綢，配合他身材靈便，會沒有半點兒勒嘔，月白綾的夾襖開襟兒半露，方頭兒皂靴學的是他哥哥，阿思哈發都行時就飄動，荷包是納紗，手巾是月白，小刀子時樣，小荷包一定圓滿，窩杭兒揀定，胸腰兒還是挺着。」

又風流公子云：「這是誰家幾阿哥，竟把燕山秀氣奪，瞧來不過十八歲，渾身蘇調露輕薄。夾衫兒元青洋綢時興花樣，袖裏兒一水天青四朵老則，開襟兒微露着汗巾是惹心緣，那小鞋兒大概是八寸罷做了個得，雖不是平金打子堆綾顧繡，消魂的俏步兒一挪那蝴蝶一哆嗦，配着那青緞岔褲水紅貼俏，小襪兒魚白漂布碾光磨，脖項兒耀眼鮮明銀鎖鍊，想那兜肚兒定是銀紅作裏越顯着面皮兒白，惟有那中衣的顏色難於意揣，須問那貼體的朋友自然明白，辮子兒雖則不鬆也不算緊，三岔繩是五穀豐登穗頭兒多，精細的窩圍擽兩道，趣青的頭皮兒臉蛋兒白，左邊上還搭着一個赤金艾葉，更顯得那嬌模樣兒與女孩兒活托，小眉毛特意的一掃還一抖，那眼珠兒不知他要怎

侍後服

麼，想着方法兒把人磨。」

又少侍衛云：「自是旗人自不同，天生儀表有威風，本就是趕武夫干城器，更兼他手頭散漫衣帽鮮明。精奇泥哈番頂兒紅帽，擺春風的孔雀翎，時興的樹樣兒拉三水，內造鮮明紫紅纒，翡翠翎管金瓶口，翎繩兒在帽外頭搭拉着，蠅蝶相逢，院樣兒靴子三直平底，提字號是京都久寓的內興隆，外套兒是帶膝的貂皮月白綾子做裏，庫灰線緞火狐皮袍暖而輕，小荷包平金打子三藍的穗，天青色扣縐搭包裏兒紅，錶抽兒是顧繡爪蝶赤金口，羊脂瓊是壽山福海寫相逢，帶着個油盤三針常行隨錶，他偏說是鋼輪金套單版鏤釘，小刀子是扇銀什件秦鯉魚的鞘，大火鏤嵌寶順銀式樣精，菠菜綠的撇指赤金掛裏，水上飄的煙壺兒蓋是紫精，水煙袋是大小兩分和闊口的嘴，荷包是紅皮太平袋數紗小膽瓶，馬半梅牛皮托子寶藍緞面，還有那螺螄花硬口腰刀嵌寶玲瓏。」（以上百本張鈔本子第書）

相公服

相公全穿的是西湖水色大綠五絲的軟羅布衫兒，沿一道精窄的青邊兒，帶一掛戴春林的香串兒，兜幾朵兒新鮮茉莉花兒，拿一把工筆團扇兒，貼肉兒是芙蓉根的汗襖兒，金鑄子緊扣着手腕兒，個個是黑髮銀牙白臉蛋兒，真賽過粉團花兒。（北平俗曲蓮花落）

鬚子服

北平俗曲鬚子論云：「有個哥兒正少年，渾身佩帶顯多錢，南琴雙臉漢文式，洋緞單衫萬字連，漂布縐裙偏喜窄，湯袖套褲總寬寬，蓬鬆辮打青絲線，摻繞鍋圈繫捻纏，脖項兒後半露兜兒銀鎖鍊，二鈕兒上十八羅漢數珠懸，綠撇指翠碧晶瑩驚肉眼，金圓錫光輝燦爛動雙顏，擎著個粉定煙壺珠嵌蓋，搖着把銀紗團扇鎊沿邊，襯著那粉妝玉鑿白牙亮臉，大凡是世人見了無不垂涎，那幾個衣履不如哥兒闊，但見他們一身士氣顯雅緻，盡都是綁肚膊的袖子，將將兒伸出手，最得意老鴉節衫望一水藍，太陽上人各兩張紅霞藥，大辮子蓋嚴了脖兒，纔兩三編，撐手的鼻煙瓶兒是煖皮蓋兒，可手心磕出足有半包煙。」

又鬚子論云：「有個相公在年輕，家道餘餘無正宗，帶一頂倭轎帽邊紡絲裏兒的草帽，穿一件萬字牡丹袖子



天足

大興宛平之士著，除滿洲蒙古漢軍向爲天足外，貧賤婦女，京諺所謂小住家者，亦皆不纏，所業爲針黹。西苑黃村等處同之。（天足考略）

舊式衣

舊式衣服之存廢：古裝，前明衣服猶存於優伶化裝；道裝，前清道老不肯剪髮者，或作道裝，仍家居如常；袍褂、朝頂、朝珠、荷包、花衣之類，惟內務府旗人當清廷差事者仍如舊；鳳冠，前清命婦服者極少，惟壽終或用以裝殮。（京兆地理志）

十八釵

或同間，京師婦女，衣服之淺條，道數甚多，號曰「十八釵」。

坎肩

京師盛行巴圖魯坎肩兒，各部司員，見堂官往往服之，上加纓帽，南方呼爲「一字襟馬甲」。

弓鞋

弓鞋，纏足女子之鞋也，京津人所著者，宛如弓形。（以上清韓編鈔）

曲院衣飾

曲院中衣飾妝置，往往表率時俗。寬袖衫裙，既等告朔餼羊，而狹襟高領，亦已不合時宜。今則博袖短襟，頗有大脚步便出半度。迹其不變，可得而言。鼎革初元，崇尚纖瘦，領作元寶形，紐扣密佈，作種種式樣，緊縛芳肌，無稍餘地。有玉環軀胖者，則懷中雙篆，隱隱隆起，而後庭肥滿，又時覺春色撩人也。丁戌以後，忽更奮觀，力趨擴大，一洗往之積弊，然長不逾腰，桃源勝景，依稀微露，滿園春色，難禁紅杏之出牆矣。時姬炫奇，每喜巾幘亂鬢，頤立亭亭，如玉樹臨風，撲朔迷離，幾疑鄭櫻桃復入塵世。又有燕翅高置，長袍方履，作旗裝者，亦有嚴束纖腰，博冠革履，效夷服者。近有縞裳素服，澹若梨花，名曰「繡妝」，則尤生面別開者也。戊午夏間，忽盛行紗外套，霧縠輕披，春色暗藏，蓋外套之內，雖纒有薄羅彩袴，而於方寸妙區，配以珠羅，于思甄甄，透自羅孔，春色暗滲，見者鮮不軒渠，服妝至是，足當「妖」稱。未幾爲有司所聞，以其枚傷風紀，飭警取締。

髮髻式樣

絡髮成辮，光可鑑人，北里嬌娃行之者十居八九。徐娘老去，尚謂少艾，青絲告竭，則乞靈假髻，效太真故事焉。間有圓成圓髻，衆形畢具，麻花、風涼、元寶、墜馬，推陳出新，式樣紛呈，前人粧臺記髻髻品所載，猶病遺漏。雖姬年未及笄，

圍髮作雙環髻，或垂鬢尾，或懸耳端，左右各分，其或唐宮不走落之遺意歟。而額次髮鬢，短髮壓鬢，初尚燕尾式，今行平形，謂之「前留海」，鬢束徐撥，亦自楚楚有致。時嫌多借異粧，青絲數縷，鬆緩不櫛，如輕雲籠月，名曰「東洋髻」，蓋防自扶桑也。

珠翠

美人視珠翠，猶英雄之於名寶，寶釵明璫，妃青儷白，庶幾雲髻柔夷，不嫌寂寞。顧飾不可缺，亦不可過，淡粧與濃抹，惟取相宜耳。倘必金珠簪釵，行列滿頭，則何異賣花草標，欲壯觀瞻，吾知其未也。昔所盛行，如琉璃玉品，今已陳舊，惟珍珠翡翠，猶行於時。比來金鋼鑽物興，其值至鉅，一戒一環所需，耗金逾千，甚者且及累萬，則等珠翠如瓦礫，不復標譽於芳叻矣。而俗尚浮華，往往移移有心，財力未足，則又乞靈料質水鑽，鑲以銀圍，招搖過市，欲亂人目，第魚目詎能混珠，自欺欺人，適見其儻野耳。

北里首飾

押髮、如意、髮釵、荷花瓣、及珠翠頭面之類，北里中今已罕見。時行者惟耳環、項圈、指戒、臂釧、別針、表鍊之屬，故雖俗趨奢侈，而實力則遠遜於前，徒務外表，不究實際，君子於此，足知世風澆薄之所由漸矣。

插花

花宮匠僧，善焙卉葩，手術所至，能令四季名花，先期開放。日色亭午，賣花聲遍鬪閩，曲欄麗人，爭相購取，姹紫嫣紅，佈置新粧，正不異前人誌記所云也。每值冬月，山茶、茉莉、薰蘭、珠蘭之屬，編以銅絲，幻作奇景，或如半環，或綴圓形，髮邊欲插，襟左點綴，鴨襲春暖，幾忘鴛瓦之雪深矣。更有芍藥、碧桃、海棠、玫瑰，摘取嫩蕊，採其含苞，圍成巨球，或作彩籃，懸之流蘇帳中，芳馨四溢，媚趣橫生。夜園夢迴，花開枕上，清芬挹人，微和蕪澤，益覺春意融融，撩人欲酥矣。

拖鞋

曲院中盛行拖鞋，鞋頭繡以花朵，式樣不一，而無後跟，疑即古韞鞋遺製，燈影下曳之以行，頗極才子之致。肚兜今已鮮見，惟盛行小半臂。背作月牙形，緊貼香懷，寒暑不廢，或紗或縐，制作絕工。其色則純白、鵝黃、藕綠、竹

小半臂

青，隨心所欲，而通行則以粉紅爲多。暑日添粧，輕羅薄縠中，徐映春色一鈎，雪膚綠縠，交映生色，正不必滅燭留髡，羅襦偷解，而雞頭新劍，始稱消魂也。（以上京華夢夢錄）

東洋書

衣著

時尙新談遊臨時營業場詩：「新髻蓮花號東洋，雙鏡金絲半面妝，利海人歸風弄笛，滿身俱帶麥荷香。」

衣著之宜，舊家必率禮法，謂之「款示」，俗曰「得樣」。大抵色取其深，以塵土重，淺色不耐澆也。非京式者謂之「怯」，近奇色者謂之「匪」，人皆非笑之。從前中級士民，製袍多用樂亭所織之細布，曰「對兒布」，堅緻細密，一襲可衣數歲。外褂則江綢庫緞爲之。半背俗名「坎肩」，其前襟橫作一字形者，曰「軍機坎」，亦有用麂鹿皮者。

近年交通便利，四方服飾，轉相摩仿，而遂無特式之土物矣。（舊都文物略）